

武俠世界
$4.00
第26年
18
劍魂（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東方白・文
白衣劍客燕凌涉嫌殺死某正派高手，而此人又是即
將與他爭盟主之對手，遂起公憤。大俠司馬斌公開支持
燕凌，且暗中與燕凌聯手除去大敵，但最後發現聯手對
付之魔頭居然是司馬斌之授業之師……

編者話 東南亞名武俠小說作家東方白今期又替本刊撰寫一部巨著——「劍魂」。是篇爲他繼「大漠悲笳」後最具倫理俠情氣氛之作。內容敘述一個劍客涉嫌殺死某一正派高手，而此人又是即將與他爭奪盟主之對手，事有蹺蹊，引起公憤。一位大俠風聞此事，公開支持那劍客，且暗中助其除去大敵，但事後那名大俠發現自己所對付之魔頭巨惡竟是自己的授業恩師……過程曲折，離奇詭秘，欲知眞相如何？請看本文。

＊＊　　＊＊　　＊＊

龍乘風下期的巨型現代科幻探險故事「玻璃罩」是一部甚爲罕見獵奇巨著，文中講及兩個各在天南地北的人，竟然不約而同遠赴重洋，在一個荒島之上展開一場莫名奇妙的決戰，於是連篇怪事接踵而來，案情發展牽涉之廣包括大半個地球，駭人聽聞，匪夷所思，究其原因，耐人尋味，下期揭曉。

＊＊　　＊＊　　＊＊

馬雲先生將在第２０期起又有新作貢獻，是一篇現代社會奇情故事：「快樂島」。他的作品久已膾炙讀者口味，構思新穎，行文流暢，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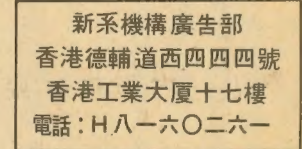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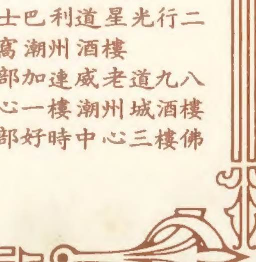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18期
（總號130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四元 ·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

劍魂

故事

東方白·文
可　飛·圖

白衣白馬白劍的俠士

春到大江南北。

盎然綠意瀰漫着整個雲台山。

但雲台山的太陽門卻發生了鉅變。

——太陽門門主康平康大俠和左右兩大高手趙震南和許淵，於十天前深夜遇刺身亡。

康平的大弟子上官慈，深夜輪值看到一個人影。

此人白衣、白面且揹了一柄白鞘長劍，一晃不見。

武林中穿白衣的不能說沒有，但年輕而肌膚白淨又英俊的高手，且用白鯊鞘長劍的卻只有一人。

這個人也就是三月後就要和太陽門門主康平一較短長，勝者即為武林盟主的燕凌。

× × ×

太陽門為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大門派。

康平是武林中名列數大頂尖高手之一的人物。

燕凌雖為後起之秀，卻頗有後來居上之勢。

只不過被殺和涉嫌殺人者，都是武林中極有盛名的正派人物。

有人深信不疑，因為也只有燕凌才能殺死太陽門三大高手！

也有人不信，那是因為燕凌少年大成，雖不免傲些，卻絕不會幹出這種事來。

× × ×

現在，最焦急的有兩撥人，一撥是太陽門或與該門有密切關係的人。

另一撥是燕凌的親人，尤其是他的紅粉知己藍楓。

只不過還有一撥主持正義的人，以「八不山莊」莊主的「八不劍客」司馬斌為首，主動偵察此一事件。

這種事大多數人避之唯恐不及，卻有人挺身而出，令人敬佩。

「八不劍客」司馬斌的技藝，據說不在康平之下，所謂「八不」，據說很少有人能在他手下走上八招。

他的名頭之健，隱隱還在燕凌之上。

× × ×

夕陽剛剛滑落西山之後。

原野上已被輕霧和暮色所湮沒。

此刻，一匹健馬自山坳中急射而出，馬上是個一身紫色勁裝，腰插窄刀的美艷少女。

人美馬健，單身一騎，格外惹眼。

這少女一陣急馳之後，正想下馬休息一下，也好讓馬兒飲點水，忽見前面斜路上馳出兩騎。

只是那麼一瞥，這紫衣少女的心弦一下子繃緊，幾乎斷裂。

× × ×

那兩騎一黑一白。

白的純白，不但衣白臉白，連劍都是白的，黑的少女除了臉白，衣服黑，連劍鞘也是黑的。

彷彿女的在逃，男的在追。

紫衣少女看到這白衣、白馬及白劍的青年人，眼前一陣昏黑。

只不過那在逃的黑衣黑馬妙齡少女猛揮馬鞭，卻不時傳來「咭咭」嬌笑聲。——

山野中到處都洋溢着歡笑聲。

看來這不是一對情侶，必是一對年輕夫婦。

只不過這些春天的旋律卻使這紫衣少女的心瓣像在秋風中片片凋落敗葉。

她一挾馬腹，追了前去。

大約七八里路，遠遠望去，濃蔭處似有住戶，洩出了燈光。

那黑、白兩騎消失在濃蔭之中。

紫衣少女馳近一看，竟是一座規模不大的尼庵。

× × ×

紫衣少女繞庵一週，發現一黑一白兩匹馬拴在庵後樹幹上。

紫衣少女的馬卻拴在距此庵一箭之地的林中，他又折了回來。

——她不信燕凌會是這種男人。

——她對燕凌很清楚。

——她知道燕凌風流，卻絕不下流。

但是，這一黑一白兩騎中的白衣青年人不是他是誰？

白衣白馬客或有之，用白色長劍的，武林中卻絕對找不出第二個人來。

現在，紫衣少女已在鏡花庵之內了。

佛堂內燈光甚暗，一個二十七八歲的艷尼正在唸經，灰色衣裝和那不雅的尼帽，掩不住她的冶艷。

要是時光倒流十年，必然風靡一時。

這時一小尼忽然進入佛堂中合什道：「師父，兩位施主又來了！」

艷尼道：「兩位施主？」

小尼回答道：「就是燕施主和慕容施主！」

艷尼的表情使人相信她不適合青燈伴佛。

而在窗外窺伺的紫衣少女，在初步證明那青年是姓燕時，她的表情比這艷尼更激烈。

× × ×

紫衣少女正是大俠藍天的掌珠藍楓。不希望是真實的事偏偏已獲證實。

所謂「燕施主」不是指燕凌還會是誰？因為武林中姓燕的獨此一家。

而白衣、白馬及白劍的燕姓俠士更是絕無僅有。

藍楓的手忽然緊緊地握住了刀柄。

× × ×

當他要離開這佛堂後窗外到後面捉奸時，艷尼冷漠地道：「他們在哪裏？」

小尼垂首道：「在師父的小齋裏。」

「熄了燈還是亮着燈？」

「一進屋就熄了燈。」

「太不像話！也太明目張胆……」艷尼大力一翻手中的經文，「唰」地一聲竟撕了下來。

艷尼沒有表情，小尼恰巧相反。

小尼道：「師父，聽師姐說，燕施主有殺死太陽門門主及二大高手的嫌疑。」

艷尼道：「唸妳的經去，以後這種事妳們少管！」

「是，師父。」

「他有沒有說今夜走不走？」

「沒有說。」

小尼走後，艷尼忽然自衣內取出一面小古銅鏡子，仔細地顧影自憐，眉梢眼角，春意盎然，喃喃地道：「我不如她？眞玄！少年得志，一味胡來，闖下滔天大禍，『八不劍客』司馬斌正召集武林高手調查此事，一旦證具確鑿，看他還有沒有這份心情？」

藍楓握刀的手有點發抖。

在一個女人來說，被騙去什麼都不會使她們痛心疾首，只有情感不可被騙。

她從未有過此刻的羞辱感。

——儘管她和他只是朋友。

——儘管他們還沒有私訂終身。

此刻她忽然覺得這艷尼的生活方式也頗有令人羨慕之處。

她悄悄離開佛堂窗外。

艷尼有意無意地向後窗外瞄了一眼，那眼神詭極而難以解釋。

× × ×

藍楓聽到黑暗的小齋內有女人「吃吃」的蕩笑聲。

還有些聲音藍楓雖不能確知，只不過二十一歲的武林少女，雖未經歷過，總能舉一反三猜測出來，不由臉紅耳熱。

「嗆」地一聲窄刀出鞘，瘋狂地砍着花牕。

她邊砍邊狠聲詛咒：「狗男女……不知羞恥……虧你還想當甚麼武林盟主，你給我滾出來！」

花牕在刀下拆散開來。

也許是不屑進去看那男女的狼狽相，或因一時氣憤過度而忘了衝進去，待她發現小齋內已無人聲時，才發現人去屋空。

× × ×

藍楓追到後面，僅看到兩匹馬已在半里外絕塵而去。

追出三五里把人追丟了。

她恨男人下流，却又不能否認是由於女人下賤而起。

× × ×

傷心欲絕的藍楓在鎭上落了店。

她發誓永不再見這個色鬼了。

只是她一直想不通，像她父親藍天，也居然會被燕凌騙過，老是誇獎燕凌如何少年有爲，如何不同流俗，且武功超凡入聖！

由此可見，這色鬼是如何善於僞裝的了。

爲惡而畏人知，惡中猶有善路，爲善而急欲人知，善處即是惡根。

也許藍天是受了這幾句話的影響？

要不是爲了約定在此和父親見面，她會立刻返回藍家堡去。

× × ×

不久藍天就到了。

這位武林名宿立刻發現女兒的臉色不對。

「楓兒，有什麼不順心的事？」

「爹，我們立刻回藍家堡去。」

「回去？事情還沒有一點頭緒！」

「有的……爹，我們父女都被人家要了！」

藍天笑笑道：「楓兒，能要爹的人可不多見！」

「就因爲爹太相信別人，才會被色狼所騙。」

「色狼？誰是色狼？」

「還會是誰？」藍楓冷冷地道：「不敢和人家對決，却暗中下手……」

藍天的笑容消失。

這次出門調查這件武林命案，是藍楓把父親硬拉出來的，想不到出門不久，女兒居然先唱了反調。

× × ×

只不過藍天到目前對燕凌還有信心。

他相信自己永遠也不會像女兒一樣，改變對燕凌的看法，道：「楓兒，爹眞不懂！」

「爹要是懂了，他也就曚不了人而會技窮。」

「到底是怎麼回事？」

藍楓大致說了昨夜所見到的一切。

藍天聽完立刻就搖頭。

「我就知道爹不會相信。」

「當然，爹對燕凌很清楚。」

「大概是女兒的眼睛沒開光！」

「妳的眼睛沒有毛病，只怕有人想使你的眼睛出點毛病。」

「爹不必再爲他掩蓋，當今武林中，沒有第二個白衣、白馬和白劍鞘，而且又是那麼年輕的人。」

藍天問道：「楓兒，妳曾經面對過他嗎？」

藍楓道：「就算女兒看錯了人，那鏡花庵中的艷尼和小尼交談也說錯了人？莫非武林中還有另外一個白衣白馬白劍鞘姓燕的？」

藍天的臉色凝重了些，道：「楓兒，妳沒聽錯？」

藍楓搖頭。

藍天想了一下，道：「走，我們到鏡花庵去看看。」

藍楓仍然搖頭，道：「爹，我對這個人已失去了信心。」

藍天說道：「楓兒，世事要是都這麼單純，也就不會有這麼多的紛爭了！我們走。」

× × ×

尼庵依舊，却無人聲。

父女倆拍了門環，無人應門，就掠了進去。

他們站在佛堂門外，推開虛掩的門。陽光射入，父女倆不禁同時失色。

艷尼似是坐在蒲團上被殺而仰臥地上，心窩上血漬透衣，插着一柄匕首。

小尼死在佛堂側門處，也是心窩中刀，血流得更多。

似乎這兒只有這兩個尼姑。

藍天走近看看血漬道：「死了不久，

看看還有沒有人？」

× × ×

的確，鏡花庵中沒有別人。

父女倆找不到兩尼被殺原因，立刻到外面張望。

向北望去，似乎兩里外塵頭大起，是去而不是來，藍天道：「楓兒，我們追追看，這撥人很可疑。」

父女向北追去。

他們都心事重重，藍天迄今仍不信燕凌是個色狼，藍楓却堅信：人心隔肚皮，狐心隔毛皮。她甚至還懷疑，兩尼是被他殺的。

追出五六里才追上，只不過和他們想的不同，原來是吉星鏢局的鏢車，一個個狼狽沮喪，像是出了事。

尤其是此行帶隊的總鏢頭羅廸，居然哭得眼泡都紅腫了。

一個大男人，既然幹了這種「托綫」（鏢行）營生，什麼事能使他哭腫了眼？

「這不是羅總鏢頭？」原來藍天和羅廸有數面之識。

羅廸一看是武林名宿藍天，抱拳道：「正是小可，不知藍大俠在附近有未逢上姓燕的？」

「姓燕的？」藍天一愕，不用問，燕凌又有麻煩了。武林姓燕的只有燕凌一人。他道：「燕某沒有看到，總鏢頭說的可是燕凌少俠？」

羅廸狠聲說道：「他那配一個『俠』字？」

果然燕凌又有了紕漏，藍天道：「羅總鏢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羅廸長嘆一聲道：「羅某在金陵保了一趟明鏢，賑銀十五萬兩，沒想到都快到徐州了，居然出了岔子。」

藍天愕然道：「這七八匹馬上不是馱着滿滿的銀子？」

「是的，藍大俠，只不過，在下在金陵將要出發前，忽然又來了一位富賈，託在下順便保一趟暗鏢。」

「是甚麼貴重東西？」

「是七顆鴨卵大小的東珠。」

藍氏父女不由大爲震驚，藍天道：「被刦了？」

「是的。」

「東珠放在什麼地方？」

「是在一個馬伕身上，那當然並非眞的馬伕，而是一位可靠的趟子手，喬裝成馬伕，才不受人注意。」

「那位馬伕呢？」

「在鏡花庵附近休息時被殺，身上的東珠不見，有人看到他身邊有個白衣人影一閃而沒。」

「白衣人影？」

「是的，似乎還揹了一柄白色劍鞘的長劍。」

藍氏父女驚愕着互視，皺眉不已。

一個素行良好，俠義可風的青年人，眞能忽然間變成一個淫徒或刦匪嗎？

× × ×

身爲總鏢頭丟了這麼貴重的暗鏢而哭紅了眼，也不能說他懦弱。

只不過，出了這事哭是無濟於事的。

藍天道：「是誰看到有個白衣人影一閃而沒呢？」

羅廸道：「就是副總鏢頭，也就是在下的堂弟羅文。」

羅廸指指一匹馬上的屍體，就是被殺的假馬伕。

藍楓恨透了燕凌，但她却知道燕凌一向視財貨如糞土，道：「羅總鏢頭，這趟暗鏢除了你和委託者外還有何人知道？」

羅廸道：「據委託者說，他那邊除他之外，無人知道，我們這邊也只有在下與堂弟知道。」

藍楓道：「委託者叫什麼名字？是不是武林中人？」

羅廸道：「此人腰粗一圍有餘，絕非武林中人，至於名字，因在下答應對方絕對保密，恕難奉告。」

藍天道：「既在東南方鏡花庵附近丟了暗鏢，總鏢頭爲何向西北走？」

羅廸道：「當時在下也和三五名趟子手四下找了一遍，知道已追不上，所以決定先到徐州把這批賑銀交了差再去找那丟失的暗鏢。」

× × ×

到此，藍氏父女已是愛莫能助。

只是藍天不能不表示一點意見，道：「羅大俠，在事情未經證實之前，似不可認定就是某人所爲。只見一白衣人就認爲是燕少俠，這也未免太武斷了些！」

羅文冷冷地道：「藍大俠說出此話，也就不足爲怪！」

藍天道：「羅大俠是什麼意思？」

羅文道：「誰不知道令嬡和姓燕的出雙入對？」

羅廸大聲道：「文弟，不可對藍大俠無禮，我們的確也不使一口咬定是燕凌所爲，況且藍大使一向樂於助人，他在遇上燕凌，必能代爲查問這件事的。」

藍天道：「一定，一定！」

羅廸道：「有所謂，『直躬不畏人忌，無惡不畏人譭』。燕少俠是否清白，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 × ×

藍氏父女和羅廸等人分手，又折向鏡花庵馳去，藍天道：「楓兒，妳以爲燕凌會做這等事？」

「爹敢保證他不會？」

「爹總以爲燕凌不會。」

「爹的看法是不是推翻了『蓋棺論定』的說法？」

藍天道：「爹看人一向並不僅僅着重外表皮相，就事論事，我敢保證他不會，楓兒，我們相信一個人，要不斷地拿出勇氣才行。」

「爹，我對他的勇氣付出太多，太多了！」

沒多久就快到鏡花庵附近。

藍氏父女忽然又楞在馬上，原來鏡花庵已是一片火海。

× × ×

兩人馳近鏡花庵，繞了一匝。

藍楓道：「這未免太巧了吧？」

藍天道：「妳眞以爲只是巧合？」

藍楓道：「難道說有人縱火，目的何在？」

藍天很久不出聲。

藍楓道：「會是刦鏢者放的火？」

「可能。」

「刦鏢者眞是燕凌?」

「爹以爲不是，不過我們待火熄了之後再進去看看。」

「看什麼?看看屍體有沒燒焦?」

「不，應該說看看有無屍體。」

藍楓看了爹爹一眼，道：「爹以爲有人巳把兩尼的屍體弄走了?」

藍天沒出聲，領先離去。

他們並未回客棧，而是在半里外林中等候。

大約在未、申之交，火巳完全熄滅。父女二人再進廢墟中，找得很仔細，藍楓大叫着：「爹，屍體燒成灰了。」

「不可能。」

「那麼屍體不見了?」

「走吧!楓兒，對一件事情的看法，千萬不要太直覺，野妮子呢?」

「八成和漆七在一起。」

× × ×

漆七是燕凌的師弟。

野妮子是藍楓的師妹。

由於燕、藍過去往來密切，漆七和野妮子也認識了，而且形影不離。

野妮子自然不姓野，而是姓葉，由於她好玩，野得像個小子，乾脆就叫她野妮子而不名。

現在兩人在這小鎭上一家酒樓喝酒。

野妮子够野，漆七更够瞧的。

野妮子一脚踏在櫈上吃飯，大姑娘沒有大姑娘的樣子，漆七却蹲在櫈子上吃。

兩個人都不到二十五歲，他們有太多相同之處，而有一點最相同的，那就是乍看不怎麼順眼，仔細看長得還不賴。

而且都很黑。

這工夫野妮子灌了一杯酒，道：「小七，你說你師兄眞的沒殺太陽門的人?」

「放屁!」漆七頭也沒抬一下，道：「別沒話找話說，我師兄是正人君子。」

「可是一路上聽來的消息，大家都這麼說。」

「要是我傳出個謠言，說是妳我未認識以前，妳巳經和別人生了十八個孩子，保證也有人相信……」

野妮子揪住了他的耳朶，道：「還敢不敢亂嚼舌頭?」

「快放手，這個耳朶都快撕下來了!這只不過是比喩而巳。」

就在這時，樓梯上一陣沉重脚步聲，魚貫走上四個漢子。

四人中兩人帶刀，兩個背插長劍，低聲說話，且不時打量一個角落中的兩個不起眼的老人。

野妮子說道：「小七，好像有戲可看呢。」

漆七道：「看這戲沒什麼好處。」

野妮子道：「你可認識這兩撥人?」

「那兩個老的八成的『荊山二狐』，剛來的這四個漢子是『太倉四英』。」

野妮子道：「聽說『太倉四英』和你師兄的私交不錯。」

「不錯，他們來此，八成是爲了這件事。」

這時「荊山二狐」老大鄒遜忽然站起走到「太倉四英」桌邊獰笑道：「姓馮的，你們一路上踩咱們兄弟的脚印，這是幹什麼?」

「太倉四英」年紀不大，却也相當出色的人物，而老四馮河性子極烈，他厲聲道：「你走你們的路，那個要跟你們?」

鄒遜兜心就是一拳，向馮河砸去。

馮河掄臂一格，竟被震退了兩步。

馮河還沒站穩，鄒遜滑上幾步，又是一掌，馮河再退兩步。

論內力雙方似乎相差很多。

這工夫鄒遜忽然轉身閃開一步，原來馮老大巳到了他的身後，那知寒芒一閃，差點射中鄒遜的耳朶。兩枚棗核鏢釘在門框上。

鄒遜冷笑道：「怎麼，玩陰的。」

馮海道：「對付你這種人還講什麼規矩?」

鄒遜道：「你們就是一齊上，看看老子在不在乎?」

這工夫樓下忽然又上來一人。

× × ×

此人也非泛泛之輩，正是「鬼手」巫雲。

他發現漆七和野妮子也在座，不禁心頭一窒，道：「鄒兄，你們怎麼跟『太倉四英』也幹起來了?」

鄒遜道：「姓馮的倚仗人多。」

巫雲道：「猜想各位都是捉拿兇手來的，什麼事都好商量!」

馮海道：「我們兄弟也是爲了查明兇手來的。」

巫雲說道：「血洗太陽門，連斃康掌門與及其屬下兩大高手的兇手不就是燕凌嗎?」

馮洋冷冷道：「江湖傳言，不可儘信，你說燕凌是兇手，是親眼目睹的嗎?」

巫雲回答道：「太陽門大弟子上官慈親眼看到一個白衣白劍的人影，逃出太陽門。」

馮洋冷笑道：「這也不能着實燕凌殺人之嫌!」

巫雲又說道：「除了燕凌，武林中無人穿白衣用白色劍鞘的劍，騎白馬的也不多。」

馮海大聲道：「誰不能弄套白衣穿穿，找匹白馬騎騎?至於白鞘劍更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巫雲道：「馮兄似乎和燕凌的交情不錯。」

「承燕少俠瞧得起，時有往還。」馮海道：「愚兄弟不像那些牆頭草，作人沒原則……」

巫雲大喝一聲，道：「好狂的東西，居然敢指桑罵槐!」

「本來如此，」馮江道：「此案未發生之前，有些人見了燕少俠，極盡諂媚之能事，而此事發生，眞相未明之前，就過橋抽板!」

「胡說，有人親眼目睹，你還想巧辯?」巫雲道：「巫某說的有什麼不對?」

馮海道：「古人說：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殺人之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何況此事疑點甚多，怎可人云亦云呢?」

巫雲狂笑道：「看到沒有，馮家兄弟想爲殺人的兇手平反遮蓋，莫非他們是燕凌的——」

漆七冷峻地道：「姓巫的，你如果把下面的屁放出來，我就叫你竪着進來橫着出去!」

巫雲自然認識這兩個年輕人。可在衆目睽睽之下，却也不便低頭，道：「怎麼?就憑你們幾個人就想一手遮天。」

野妮子道：「姓巫的，你再說一句話，我就把你攢入茅坑中吃屎去!」

巫雲還眞怕他們動眞的。

忽然，窗外傳來一聲冷沁沁的笑聲，說道：「你們要我本人爲太陽門報仇是不是?」

這聲音似乎有決定性的威力，震住了所有的人。

就連漆七和野妮子也不例外。

× × ×

就在衆人臉色驟變時，窗子微响，一條白影一閃而入。

劍芒閃爍，「太倉四英」連慘嗥尚未傳出，四顆人頭巳離開了他們的頸子。

太快太奇，被殺者還沒倒下，人影巳杳。

× × ×

巫雲面色煞白，吶吶道：「這不就是燕凌?」

鄒遜說道：「這小子眞是太狂了，光天化日之下，衆目睽睽之前，他也敢來殺人。」

老二鄒昌道：「而馮家兄弟還和他有點私交，他居然也不放過!」

此刻最最吃驚的莫過於漆七和野妮子了。

他們坐的位置，却只能看到殺人者的背影。

他們覺得此人的身材極像燕凌，只不過他們是不會相信燕凌會做這種事的。

尤其馮氏兄弟和燕凌有來往。

巫雲道：「『八不劍客』司馬斌爲了武林正義，挺身而出，正在邀請武林朋友，準備查個水落石出，爲太陽門康門主報仇。」

漆七道：「這麼說，你們都是司馬斌邀來的高手了?」

這時鄒昌忽然大聲道：「這兩個小崽子都是兇手燕凌的人。」

鄒遜道：「毫無疑問，他們是裏應外合預謀殺人!」

漆七喝道：「姓鄒的，把這句話收回去!」

鄒遜狂笑道：「你們聽聽，這是什麼口氣?」

巫雲說道：「什麼口氣?他們本來就是一丘之貉，你們二人在此暗暗刺探虛實，吸引馮氏兄弟的注意力，燕凌就趁機下手。」

野妮子道：「放你娘的螺旋屁，你再胡說試試看!」

鄒昌站了起來，道：「我就不信你們這兩個小崽子是三頭六臂!」

巫雲道：「不錯，不過是倚仗燕凌的一點虛名而巳……」

漆七說道：「那好啊，咱們就來試試看……」

他本是撲向鄒昌，其快逾電。

但他半途忽又轉向巫雲。

漆七雖比燕凌差一截子，但比這些人物，尤其是身法方面高明得多。

這一掌來勢太快了，巫雲自知不能倖免。

不過鬼手也不是泛泛之輩，就是要當面出醜，也要撈回點什麼。

「啪」地一聲，左肩被砸中，巫雲也抓住了漆七的左肘。

都够快，只是漆七更快而巳。

× × ×

但是，絕未想到，漆七滑溜得很。一縮肘把左臂收回。

巫雲的左肩骨巳碎。

他現在才知道，輕敵的另一解釋就是和自己過不去。

鄒昌這時却以爲有便宜可沾。

他親眼看到巫雲的左手曾抓住漆七的左肘。

以巫雲的手勁只要輕輕一捏，漆七的肘部不碎也會受傷。

鄒昌一滑就欺進攻出一掌。

漆七忽然躍起避過一掌。

鄒遜那裏會坐視，抽冷子就是一疊掌影。

巫雲似落未落，很難接下這凌厲的攻勢。

只不過野妮子不會閑着，她的作風更火爆，一蓬腿淚攻向鄒昌。

根本不給他還手的機會。因爲鄒昌只想一擧擊斃漆七，所以攻守無法兼備。

「啪!」地一聲，鄒昌的腰上中了一脚。

他想叠腰拿樁都辦不到，蓬然落地。

× × ×

不信是一回事，而現實又是另外一回事。

「荊山二狐」知道兩少學有專精，今天又長了一次經驗。

鄒遜急忙上前扶起鄒昌，爲他推拿服藥。

漆七說道：「野妮子，妳這一手挺帶勁!」

「當然!只不過一旦遇上眞正的高手就未必靈。」

「怎麼啦?你以爲二狐這人物不怎麼樣。」

「話不能這麼說，要是當當護院，或是在鏢行幹幹趟子手混碗飯吃，就不成問題。」

鄒氏兄弟氣得直翻白眼。

這工夫忽然窗外又瀉進一人，道：「不可如此消遣『荊山二狐』……」

兩小看了一會才認出，此人是震九州黃天壽。年約四旬，短小精悍。

漆七道：「黃天壽，原來你也是爲司馬斌跨刀的。」

「這是什麼話?司馬大俠不計個人的譭譽，挺身而出，爲武林除害，誰敢說他不對，恐怕也只有你這小個子心懷鬼胎的吧?」

野妮子道：「黃老怪，你也認定兇手是燕少俠?」

黃天壽道：「『太倉四英』被殺即爲一例。」

野妮子道：「這話我就不明白，燕少俠和『太倉四英』是朋友，他爲何要殺他們?」

黃天壽道：「這一手叫着混淆視聽。他殺了馮氏兄弟，一定有很多人不信，因爲他們有交情，但骨子裏却又非殺不可。因爲馮氏兄弟必然知道他的秘密。」

野妮子道：「這只是猜測。」

黃天壽道：「華山三老又被他殺死，且有目睹之人，你們想爲他開脫，都辦不到。」

兩小一驚，說道：「華山三老也被殺了。」

黃天壽道：「以華山三老的功力，也不在康平及其左右兩大高手之下。」

漆七道：「是不是又有人看到白影一閃而沒？」

「怎麼？這還不够？」

野妮子道：「如果有人看到藍影一閃而沒，你黃老怪豈不是也有嫌疑了？」

黃天壽一愕，問道：「丫頭，妳說什麼？」

野妮子道：「你老怪成年累月穿這襲藍衫，有人在太陽門門主被殺時看到藍影一閃……」

黃天壽環眼一瞪，道：「丫頭你敢信口誣栽？」

野妮子道：「那就請你自己說話也有點分寸，在事情眞相尙未弄清之前，不可敗人名譽。」

黃天壽冷笑道：「你們兩人當然不會承認是燕凌殺人的。」

漆七道：「其實我們也在偵查，要是家師兄眞的做出這種事來，我們也不放過他。」

黃天壽道：「那你們何不到『八不山莊』去，那才能證明你們大義滅親！」

野妮子道：「我們本來想去。」

「怎麼現在又不去了？」

「司馬斌邀請的都是你們這些邪魔外道，我們去幹啥？」

黃天壽大喝一聲，拔劍刺了過去。

野妮子並未亮兵刃，居然去抓劍身。

黃天壽的功力比「荊山二狐」等人猶高出多多，冷笑一聲，振劍猛刺。

漆七道：「不可用手……」

他忽然把野妮子撞開，掄劍迎上。

黃天壽本想一劍傷了野妮子，而他也未把漆七放在心上。

那知漆七畢竟是燕凌的師弟，爲人好玩，不太用功，却也是聰明絕頂，劍花一挽，差點挑中了黃天壽的腕脈。

他這才知道英雄出少年，這話不錯。

× × ×

黃天壽這一驚，竟有點失措。

漆七打鐵趁熱，劍勢一緊，又是一陣挑刺。

他們師門的「雷霆劍法」一旦展開，勢如奔雷閃電，黃天壽要避開這一劍已不可能。

「嗤嗤嗤」連中三劍。大腿一劍，腰上一劍，背上還有一劍。

一邊的二狐及巫雲不由暗暗心驚。輕視後生小輩，就會有這等後果。

這時忽然又有一人推窻而入。把將要倒下去的黃天壽扶住，說道：「好狠的小輩！」

漆七道：「你又是什麼人？」

來人道：「老夫『恨天叟』夏山。」

兩少互視一眼，想不到高人畢至，這夏山的身份比黃天壽又高出很多。

野妮子道：「想不到入蟄巳久的怪物都出動了！」

夏山道：「老夫久巳不問世事，聽說中原又出了一些英雄人物。」

漆七道：「既知如此，你何不再繼續回去冬眠，免得出醜？不用問，你也是司馬斌請來的。」

「當然，你們兩個小崽子何人？」

野妮子說道：「哼！我是你姑媽，他是——」

漆七道：「我是你姑爹！」

野妮子啐了一口，夏山放下黃天壽，道：「你們這兩個小崽子必是燕凌的同伙。要不馮氏兄弟被殺你們怎麼却無事？」

漆七道：「這兒還有鄒氏兄弟及巫雲，也還都在喘氣，他們也沒有被殺，對不對？」

夏山厲聲道：「這正是燕凌的詭詐之處。」

野妮子道：「凡是不站在司馬斌那邊的人都和燕凌是同伙？」

鄒昌大聲道：「夏大俠，這兩個小崽子都是燕凌的死黨。何必和他們客氣？」

夏山道：「那好，老夫找不到燕凌，逮住你們二人，不愁燕凌不出頭！」

這時忽然有人道：「要是眞主兒到了！你還敢不敢如此囂張托大？」

夏山驟然回頭，窻下巳站定一人，白衣，白鞘劍，還有蒙面白巾。

夏山道：「你就是燕凌？」

「嗯！」

「康平和華山三老都是你殺的？」

「嗯！」

夏山道：「快上！別讓他跑了！」

鄒遜道：「夏大俠，這小子很難纏，不如派個人去通知司馬大俠一聲。」

夏山道：「對，誰去一趟？」

巫雲道：「在下就跑一趟……」以這理由離開這兒，就不算臨陣逃脫。

但他才掠到門口，似未見白衣人晃動，寒芒一閃，人頭巳飛了出去。

這一手造成一片驚呼。

× × ×

夏山這老怪也不禁心頭一寒，再看白衣人，仍然站在那裏。

此刻就連漆七和野妮子，也都感受到一種死亡的威脅。

夏山老奸巨滑，對漆七道：「小崽子，如果你們不是他一伙的，現在就是你表明身份的時候。」

漆七道：「你老賊却該有個交待？」

夏山道：「老夫要交待什麼？」

漆七道：「拿下兇手爲太陽門及華山派報仇。」

「好！」夏山道：「老夫就命令你們兩個小崽子打頭陣。」

野妮子道：「你是什麼東西，也敢發號施令？」

夏山道：「不聽命令，老夫就先斃了你們。」

說着就向野妮子逼去。

野妮子年輕氣盛，正要迎上。

白衣蒙面人忽然冷聲道：「閃開，妳接不下這一招！」

野妮子有點不服。再說她也不屑於燕凌的行爲，她以爲此人就是燕凌。

野妮子一接，忽然發覺自己太狂，而夏山老賊也深藏不露，威力奇大無比。

「吭」地一聲，野妮子竟被震退三大步。

夏山正要去再補上一掌，漆七把他攔住，道：「老賊，你別些唬——」

那知白衣人冷峻地道：「退下！」

語出人至，未看清他是如何出手的，只見寒芒一閃，夏山的首級巳飛了出去。

「荊山雙狐」看得大駭，兩小也大吃一驚。

× × ×

漆七和野妮子也驚叫了起來。

漆七和燕凌師出同門，却未見過這種劍法，道：「你是我師兄燕凌？」

白衣人冷冷地道：「你不必多問。」

「你這樣濫殺，我就要問。」

「小心你的項上人頭！」

漆七道：「你有本領就拿去，我看不慣就要說。」

白衣人冷哼一聲，道：「你的人頭暫時寄在你的項上，他日來取——」

兩小發現又多了三具屍體。那是巫雲、黃天壽和夏山，白衣人又不見了。

兇殺案頻頻發生

兩小你看我，我看你。

野妮子道：「你以爲他是你師兄？」

漆七茫然也點頭又搖搖頭。

「怎麼回事？到底是不是？」

漆七又搖搖頭再點點頭。

野妮子道：「怎麼？你嚇瘋啦？」

漆七道：「我沒嚇瘋，只不過我們會被他騙瘋了！」

野妮子道：「這話怎麼說？」

漆七道：「我以爲他不是我師兄。」

「身材不像？」

「像。」

「用的劍不對？」

「對。」

「那麼你未看清他的面孔，又怎知此人不是燕凌？」

「因爲這不像是本門的劍法。」

野妮子道：「你只是根據這一點說他不是你師兄？」

漆七道：「對！這一點最重要。」

雙狐老大道：「我看這一點也不大可靠。」

漆七道：「你最好少插嘴。」

鄒遜道：「事情擺在眼前，怕人家說也不成。武功或劍法可以自他處學來，有很多人一生中有多次機遇！」

漆七道：「你似乎要一口咬定他是我師兄。」

鄒遜道：「用不着咬，要不是你師兄，以剛才的情況，他會留你們二人的活口才怪！」

漆七一愕，他也有此想法。

野妮子道：「可是他也沒有殺了你們二狐。」

就在此時，樓下走上兩個人。

前面的正是三十多歲，一表堂堂，揹着長劍的「八不劍客」司馬斌。

此人予人第一個印象就是正人君子，一派正氣。

後面的老者正是華山派掌門人陸羽。此人四旬左右，方臉無鬚，腰插長刀，一看便知爲人剛直，內功深厚。

× × ×

司馬斌和陸羽乍見這麼多的屍體，同時色變，司馬斌抱拳向鄒遜道：「鄒大俠，這是怎麼回事？」

鄒遜道：「司馬大俠，一言難盡，不過這兒還有兩個有力的證人。」

他指指兩小。司馬斌抱拳道：「兩位小友是……」

鄒遜道：「那小子是燕凌的師弟，女的是藍楓的師妹。」

司馬斌道：「久仰！久仰。」

鄒昌道：「司馬大俠，這兒死了這麼多的人，連太倉四英馮氏兄弟都未倖免，據說他們還是燕凌之友，這兩個小崽子却活着，這件事……」

野★子大聲道：「姓鄒的，可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你們兩個不也在繼續呼吸嗎？」

鄒昌道：「憑良心說，除非燕凌，武林中沒有任何人能一招不到，就殺死這幾個人的。」

漆七正要理論，司馬斌說道：「小友不必激動，這件事在一般人看來，的確有可疑之處，但是，在下却以爲不可據此武斷。」

陸羽也道：「司馬兄之言十分允當，眞相未明之前，不可僅憑猜測行事，以免親痛仇快！」

漆七道：「這才是公平之論。野妮子，咱們走！」

陸羽道：「兩位小友何不留下？」

漆七說道：「我們留下來也沒有什麼用。」

司馬斌道：「小友不可妄自菲薄，若以個人造詣來說，在下也非燕凌敵手，不過只要大家團結一致，要抓這兇手也非難事。」

漆七道：「我們也正要去查這件事，因爲這和本門聲譽有關，就此告辭！」

兩小一走，鄒昌道：「司馬大俠，怎麼可以放走這兩個小崽子，他們分明和兇手有默契。」

陸羽道：「鄒兄有何證明。」

鄒昌道：「死了這麼多的人，只有他們連一點傷都沒有，這不是證明嗎？」

陸羽道：「僅憑這一點還不能着實兩小和兇手間的關係。」

× × ×

兩小出了小鎭，野妮子道：「不是你師兄這人又會是誰？」

漆七道：「我又以爲可能是他。」

野妮子道：「令師兄會做出這種事來嗎？」

「很難說！人是會變的。」

野妮子道：「他講話的聲音也聽不出來？」

「有一點。」

「有一點像還是不像？」

「有一點像，也就等于有一點不太像了。」

「如果不是他，那又會是誰？」

漆七道：「至少這人的武功是和家師兄差不多的。」

「這等于是破壞你師兄的名譽。」

漆七道：「這個人一定和我師兄有極深的仇恨。」

夕陽下來了兩個女子。

一個三十出頭一點，滿臉風塵，衣着樸素，却掩不住她的嫵媚。

小的不過十五六歲，清麗可人，還有點稚氣。

雙方交臂而過時，年紀大的女人低聲道：「男的是燕凌的師弟。」

野妮子回頭望望，那少女也回頭看來，野妮子道：「喂！妳們在說什麼？」

那年紀大的女人道：「如果我沒有猜錯，今夜三更，請到由此往西約十里處一個道觀中，你們可以看到殺康平及華山三老的兇手！」

兩女沒有說什麼，匆匆遠去。

野妮子想追上去問個明白，漆七拉住了她，說道：「不要追了，今夜去看看就是。」

野妮子道：「會不會是個圈套？」

漆七說道：「就算是個圈套我們也不怕。」

「對！這兩個女人很邪門。」

「哼！她們要賺咱們可也沒有那麼容易。」

野妮子道：「可千萬不要在我師姐面前說白衣兇手就是你師兄。」

「說不說都是一樣。」

「你這是什麼意思？」

漆七道：「不要再問。」

「爲什麼？」

「再問下去你會大失所望。」

「不！我非問不可！小七，你要告訴我。」

漆七道：「妳眞的要聽？」

「當然是眞的。」

「絕不後悔？」

「我爲什麼要後悔？」

漆七悻悻地道：「我發現他對我們的師父很不尊敬。」

野妮子愕然道：「居然有這種事？」

漆七道：「我就知道妳不信。」

野妮子道：「令師兄一向俠名甚著，爲人熱情豪爽，怎麼會對師父不敬？我不信？」

漆七道：「妳如果信，你就不是野妮子！」

野妮子道：「令師盲如來對他的不敬有什麼反應？」

「家師雙目已盲，也許看不出他的不敬。」

「所以你因而相信殺康平與華山三老必是你師兄燕凌？」

「我只是以爲有其可能，一個對師不敬之人，什麼事都作得出來。」

「可是表面上你又十分反對別人把你師兄當作兇手。」

「那不過是爲了本門的榮譽。」

× × ×

小道觀建在一座小山上。

夜晚由山下望去，只見有一點燈光在閃爍。

這兒只有一個道士。

這個年約五旬，披散着枯髮，有一張白森森面孔的道士，兼任了觀主、炊事和道童等職。

現在，這道人在練功。

他練的工夫很怪，坐在殿前石階上，緊緊閉着嘴，用鼻孔吐氣，射向院中的椿樹。

最初椿樹並無異狀，不久，樹葉捲了起來。

再過一會，葉子焦黃，在微風中掉落下來。

這道人相距那椿樹約在二十步以上。

這門工夫非比等閒。

不一會工夫，椿樹上的葉子幾乎已掉光。

× × ×

道士睜眼看了一下，似感滿意。

然後再閉上眼，兩道白氣像扭麻花似的在椿樹幹上纏繞。

大約纏繞了三匝，忽見那比海碗還粗些的樹幹冒起一陣青烟。

在一陣輕微的夜風中，樹幹一截爲二，倒了下去。

以內力的奇熱切斷樹幹也許並不太難，難在不到半盞茶工夫切斷了樹幹。

在人身上會造成多大的傷害？就可想而知。

就在這時，忽然有人乾笑一聲道：「好强的內功……」

白影一閃，院中站着一個白衣、蒙面白巾，身揹白色長劍的人。

× × ×

道人睜開眼，看看來人，道：「我和太陽門的康平以及華山三老不同。」

白衣人道：「不錯。」

道人道：「所以你殺不了我！」

白衣人道：「不錯！」

道人一愣，道：「所你來幹什麼？」

白衣人道：「殺你！」

道人忽然失聲大笑，道：「矛盾。」

白衣人道：「的確矛盾。」

道人道：「什麼意思？」

白衣人道：「都矛盾。」

道人道：「你是說你我都矛盾？」

白衣人道：「是。」

「爲什麼？」

「因爲我們都高估了自己。」

道人緩緩站了起來，他是很有信心的，只不過他也不敢太輕估對方。他向前走下石階。

原來是個跛子。

兩個人蓄勢待發。

像兩隻欲鬥的公鷄，豎起了翎毛。

道人忽然又問道：「爲什麼你要來殺我？」

白衣人道：「因爲你是當今兩大惡人之一。」

「兩大惡人？」

「難道你以爲自己是好人？」

「不，我不是好人，我從不以爲自己是好人。」

「因爲你根本就不是好人。」

「你都知道些什麼？」

「我知道你做過很多壞事，如：你刦過鏢、殺過好人康平及華山三老，還有『

太倉四英』等。甚至你還玩弄過女人。」

跛道人居然沒有否認，就連玩弄女人這件事他都不否認。

× × ×

白衣人說道：「你死得不寃枉，對不對？」

跛道人道：「我要是眞的被你殺死，當然不寃枉，只不過當今之世，誰能辦得到？」

白衣人回答道：「我辦不到，就不會來。」

道人又笑了起來，道：「你錯了！」

白衣人說道：「我可不以爲我有什麼錯。」

道人道：「是我們要你來的。」

白衣人道：「是你們引我來對不？」

道人道：「是。」

白衣人道：「你們知不知道是我故意要你們引我來的？」

道人一楞，道：「不管怎麼樣？你今夜來得去不得。」

白衣人冷冷一笑，右手後撩，劍已在手，寒光一閃而至。

幾乎在此同時，道人不知從何處撤出了一柄緬刀。

「嗆！」地一聲，白衣人被擊退了兩步。

道人冷笑道：「你有什麼想法？」

白衣人道：「殺你很難！」

「哈哈……」道人得意地大笑。一個很難被人殺死的人，自然很高興。因爲別人很難殺得死他，就表示他很容易殺死別人。

白衣人又道：「儘管如此，今夜你非死不可！」

道人又大笑起來。

× × ×

白衣人凝目盯住這道人，對他任何一個小動作都不放鬆。

但跛道人却對白衣人視而未見。

白衣人忽然又發動攻勢，這一次的威力和上一次截然不同。兩相比較，好像上一次是故意示弱的。

劍勢兇猛、詭譎、迅疾無比。

只不過跛道人的緬刀更奇妙，而不可捉摸。

就在白衣人左支右絀退了一步時，忽然黝黑的殿中又射出一條白影。劍芒一閃，攻向跛道人側背。

在此同時，先前後退的白衣人劍式一變，反守爲攻。

「嗆朗朗」聲中，那緬刀忽然垂了下來。

兩個白衣人的長劍，一劍戳入跛道人的後腰上，一個刺入他的小腹之中。

× × ×

居然有兩個白衣人。

兩個白衣人似乎有某種默契。看來若非適時夾擊，這兩個白衣人任何一個都不是跛道人的敵手。

跛道人倒地後並未立刻死亡，看看兩個白衣人，道：「本來殺我很難……只不過你們還是殺了我……但是，絕沒想到你居然會向我……」這話似是向後來的白衣人說的，但未說完已經嚥了氣。

兩個白衣人都不出聲。

似乎他們都承認跛道人所說的話。

兩個白衣人互視一眼，後來者忽然又射入黑暗的殿中不見。

先來這個也正要走，忽然有人在牆外上瀉而入，道：「慢着，燕凌。」

白衣人回頭望去，竟是一代大俠藍天父女。

白衣人以冷電的眸子注視他們父女二人。

藍楓冷冷地道：「燕凌，你得把話說明白。」

白衣人攤攤手。

藍楓道：「康平、華山三老及『太倉四英』等是不是你殺的？」

白衣人搖搖頭。

藍楓道：「不是你，你也該知道是誰殺的？」

白衣人又搖搖頭。

藍楓道：「燕凌，你再不出面澄清，大家都會受連累。何苦？」

白衣人仍然搖頭而不出聲。

藍天道：「是不是燕凌？都請取下面巾，我們父女一定爲你保密。」

白衣人道：「不是！」

藍氏父女一愣，這口音有點像，也有點不像，藍天道：「如你不是燕凌，爲何也是白衣、白馬、白鞘劍仿他的形像？」

白衣人冷冷一笑，回答道：「是他仿我。」

藍氏父女又是一怔，問道：「尊駕何人？」

白衣人道：「不久自知……」他長身就要越牆而去，但藍天起步較早，先站在牆頭上。

白衣人要想自另一邊牆上逃走。藍楓又先擋住。

白衣人往前門掠去，前門外居然掠進二人，正是漆七及野妮子，漆七道：「師兄，請把事情解釋清楚。」

白衣人立刻就是一個側縱，想自黝黑的殿中自後面溜走。絕未想到，殿中也走出二人。

這兩人正是白天告訴漆七及野妮子消息的兩個女人。

中年老婦在前，少女在後，擋住了去路。

這次白衣人却不再退讓，往前直衝，「蓬啪」接了兩掌，把兩女震開，閃入殿中不見。

待藍氏父子及兩女追到殿後，已不見人影。

× × ×

野妮子和漆七見過藍天，野妮子道：「師姐，你們怎知白衣人會到這兒來？」

藍楓道：「我們是跟那第二個白衣人來的。」

野妮子道：「師姐，到底哪一個才是燕凌燕少俠？」

藍楓道：「誰知道？」

漆七道：「好像先來那個的口音有點像。」

藍天說道：「只不過老夫聽來又不太像。」

野妮子道：「我看後來那個也許才是他！」

漆七道：「這件事問問這兩位必然知

道。」

中年女人道：「我只知道其中一個是燕少俠，另一個是誰，我也不知道。」

藍天抱拳說道：「女士大名，可否見告？」

中年女人道：「小女子藉藉無名，不說也罷！」

「不對吧！」漆七道：「如果女士是個普通女子，豈知白衣人會到此小道觀中來？」

那少女忽然搶着道：「那色狠喜新厭舊，對不起我師父——」

中年女人瞪了她一眼，那少女急忙打住。

藍楓忙問道：「小妹妹，那色狠又是誰？」

少女這次連頭也不敢抬了。

藍楓忽然想了起來，失聲說道：「妳們二人正是那個失火小尼庵中的主持和小尼！」

中年婦人冷冷一笑，道：「好玄！」

但那小尼姑的驚色，似已證實藍楓說的不錯。

藍楓說道：「錯不了！小尼庵失火，卻不見了妳們的屍體。顯然那場火有點蹊蹺。」

中年婦人冷笑道：「姑娘眞會誣攀！我們走！」

她拉着少女正要迴身入殿，漆七和野妮子已上了台階，道：「慢走！」

中年婦人道：「小友有什麼事？」

漆七道：「我也相信藍姑娘的話。」

中年婦人道：「信了又如何？」

漆七道：「要不，妳說白衣人今夜會到這小觀中來是什麼意思？」

中年女人道：「我只不過偶然聽到白衣人說要來此，好意告訴你，好心反而賺了個驢肝肺！」

「不對！」漆七道：「當時妳明明知道我是燕凌的師弟。」

中年女人道：「燕凌是武林名人，你是他的師弟，很多人都知道。」

漆七道：「妳告訴我白衣人今夜要來，必然另有動機。」

中年女人道：「你說是什麼動機？」

漆七道：「妳心裏淸楚。」

中年女人笑笑道：「就算是我心裏淸楚，你心裏却不淸楚，你又能夠把我怎麼樣？」

漆七一窒。

中年女人拉着少女走下石階，藍天示意不要攔阻她們。

待她們出了小觀門外，才打個手勢示意要兩小暗中跟踪看。

× × ×

兩小走後藍楓道：「爹，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藍天道：「爹也不知道，不過這中年女人一定認識這兩個白衣人。」

藍楓道：「這件事我眞想不通。」

藍天問道：「是不是那兩個白衣人的事？」

「是。而且兩人居然能聯手。」

藍天道：「楓兒，如果妳知道這跛道人是誰？也就不足爲奇！」

「他是……」

「他就是二十年前的兩個大魔頭之一『萬里飄香』申拳。」

「他就是那個採花魔頭申拳！」

「對。在一次白道高手聯手圍殲中，左脚受了傷。從此失踪，想不到却隱在這兒。」

「那麼兩大魔頭之一的另一個又是誰呢？」

「『千手判官』婁大年，據說此人在那次圍殲中雙目失明。」

「都還活着？」

藍天道：「大概沒死，要不是兩個白衣人的默契好，功力高，剛才聯手也未必能殺死申拳。」

藍楓道：「後來的白衣人自殿中射出等於施襲。」

藍天道：「據說婁大年的功力比申拳還要高。而且他有個門人，身手了得。」

藍楓道：「爹在申拳將死之前有否發現一件怪事？」

「什麼怪事？」

「爹！申拳似乎認識後來的那個白衣人。」

「對對，這一點我差點忘記。」

「申拳望着後來的白衣人說：『居然會向我下手』之意。」

「的確，妳倒是心細。」

「由此推斷，後來的白衣人和申拳必有關連。」

「有理。」

「假如兩個白衣人之中有一人是燕凌的話……」

「妳以爲後來者是燕凌？」

「他怎會和申拳有關連？」

「如他不是燕凌他又是誰？」

「若知他是誰？要知道他和申拳有何關連就不太難！」

藍天深深地點頭，他們父女搜索小道觀，居然在秘密地下室內搜出兩個年輕民女和大量金銀財寶。

× × ×

漆七和野妮子跟踪二人，竟把二女追丟了。

漆七道：「咱們眞沒有用。」

野妮子道：「這兩個人有點邪門。」

兩人來到一家野店附近，三五十里內沒有人烟。

是一對老夫婦經營這個茅屋小店，只賣些現成的食物和大餅、饅頭、包子、滷肉和花生等等。

漆七向內瞄了一眼，似不打算進去。

野妮子道：「怎麼？練功夫？」

漆七道：「練什麼功夫？」

「難得遇上一家野店，不進去吃點什麼，是不是要練耐餓功？」

漆七不便駁她，就進入找了個座位坐下。老婆子冷冷地道：「吃什麼？」

野妮子道：「什麼最好吃？」

「豆腐青菜，各人所愛。」老婆子睜着一雙白多黑少的怪眼，說道：「包子好吃！」

野妮子道：「是什麼餡的？」

老婆子冷冷地回答道：「當然是肉餡的。」

野妮子本來還想問是什麼肉？漆七道：「算了！反正能塡飽肚子就成，就來包

子。」

野妮子道：「這一對老雜碎看起來好討厭。」

漆七道：「我們只是吃他們的包子，又不是吃他們的人。」

老頭端上一大盤包子，每個包子都有拳頭那麼大。熱氣騰騰，野妮子拿起就咬了一大口。

漆七却拿開來，還嗅了一下，道：「野妮子，味道好像不大對勁！」

野妮子餓極，吞了一兩口，皺皺眉頭道：「是有點不對！你說怎麼不對？」

漆七道：「我也說不出來，說是豬肉，不像，說是牛肉、羊肉什麼狗肉，也都不是，莫非是——」

「人肉？」野妮子本是開玩笑，却忽然皺皺眉頭，似乎咬到一塊很大的骨屑，吐在桌上。

漆七道：「還好，要是吃得太急，把這塊骨屑吞到肚中可就麻煩。」

「小七，你看這是骨屑？」野妮子用筷子撥來撥去。

漆七忽然想吐。雖然他連一口都還沒有吃。

× × ×

怎麼看起來都像是人類的脚趾甲。

漆七跳了起來，只是野妮子沒有跳起來。

因爲她已經跳不起來了。

老頭和老婆一前一後包夾住漆七，老頭拿着雪亮的菜刀，老婆拿着三尺長的打麵杖。

漆七道：「包子是什麼肉？」

老婆子道：「還會是什麼肉？」和剛才的語氣一樣。

「人肉？」

老婆子道：「還會是什麼肉？」

漆七道：「包子有毒？」

老頭道：「毒倒是沒有，只是有點迷藥，把人弄倒之後，看看肥瘦如何？適不適合作包子餡，當然也要看看身上帶了多少銀子而決定要不要卸開？」

漆七道：「你們看看她行嗎？」一劍掃出。

沒想到這兩個老東西手底下還眞有兩套。

老頭的菜刀用的是「北極刀法」，老婆子的打麵杖是「六合棍法」。

漆七雖然力拚，却未能佔半點便宜。村野匹夫匹婦，居然有此身手，漆七又得了一次寶貴的經驗。

越是焦急就越不濟事。

結果竟被老婆子一杖點中了「跳環穴」。人就躺在野妮子身邊。

× × ×

野妮子不能說話却能視物。由她的眼神看來，似在責他眞沒有用。

老頭子道：「老伴，這兩個傢伙倒是一身瘦肉，作包子餡挺合適。」

老婆子道：「只不過一時也用不了這麼多！」

老頭子道：「快別開胃哩！快把門關上，讓咱們的女兒來看看。」

老婆子急忙上門板，老頭子吆呼着：「媚娘……媚娘，出來看看！」

後面有兩個女人走了出來。正是兩小跟踪的那兩個，其實也正是小尼庵的兩個尼姑。

兩小一看，不由暗叫倒楣。

中年尼姑事實上是蓄髮修行。而她當然從也未修行過。

小尼庵是個藏汚納垢的地方。媚娘在那兒，像是金屋藏嬌一樣。

正是所謂：淫奔之婦，矯而爲尼，熱中之人，激而入道，淸靜之門，常爲淫邪之淵藪。

老婆子眉開眼笑地道：「媚娘，妳要的人已經放倒，妳看是作包子餡還是把他們剝開用大鍋滷上？」

「什麼滷上？」媚娘沒好氣地頂上一句。

老婆子陪笑道：「媚娘，妳說怎麼弄就怎麼弄。」

老頭嘻嘻笑道：「要不，把他們炰了餵豬餵狗！」

「你們就會出餿主意！」媚娘板着臉，道：「把他們弄到後面來。」

「是，是……媚娘……」兩老顛着屁股，一人拎起一個來到後屋中。

媚娘道：「你們到前面去，不招呼你們不要過來。」

兩老哈着腰退出，似乎對女兒相當孝順。

× × ×

媚娘嘆口氣道：「小菊兒，把他們的穴道弄開，讓他們能說話。」

少女上前踢了兩人各一脚。

而媚娘却寬了外衣。其實她還不到徐娘的年紀，肌膚細膩如脂，聳胸隆臀，幾乎不比這少女差。

當然，她身上還有衣服。

媚娘很媚，大多數男人見了她都受不了。

她向漆七瞟了一眼，道：「小七，你看我美嗎？」

漆七不假思索，道：「美！」

媚娘又道：「你喜歡嗎？」

漆七道：「喜歡！」

野妮子狠聲叫道：「漆七，你眞不是人！」

漆七道：「美的女人誰不喜歡？」

「對！」媚娘道：「漆七，你希不希望摟着這樣一個女人睡覺？」

「當然希望！」

「下流！卑鄙！」野妮子此刻如果能動，一定會在他身上捅幾刀。

媚娘道：「如果你不是漆七而是別的男人，你也會喜歡我。」

漆七道：「會的。」

媚娘又換了個半倚半臥的姿勢，道：「你要是有了我這麼一個女人，還會想別的女人嗎？」

漆七道：「不會。」

野妮子切齒道：「漆七，原來你是個色狠。」

漆七道：「野妮子，女人是成熟的好，這個，妳當然不懂。」

野妮子嘶呼道：「漆七，我要是能不死，絕不饒你！」

媚娘道：「漆七，如果我現在解了你的穴道，你願意和我同床共枕？」

「願意！」漆七今天這麼下流，實在

出乎野妮子意料之外，她氣得差點昏了過去。

媚娘忽然反問道：「你師兄爲什麼不喜歡我，對我變了心？」

漆七一愣，野妮子更是一怔。

×　×　×

媚娘道：「我不妨告訴你，我和燕凌是老相好的。」

漆七連連搖頭道：「不可能！」

「不可能？爲什麼？」

「因我師兄的心已給了藍楓姑娘。」

「我和他認識較早。」

「我不信。」

「不信也得信，最初一次是他强暴了我的。」

漆七大聲道：「這更不會，我師兄在這方面絕對是君子。」

媚娘面色一變，道：「你居然敢不信我。」

漆七道：「我認爲不合理就不信，有什麼不對？」

小菊兒大聲道：「的確，你師兄有一天晚上蒙着面玷汚了我師父，而且以後每次來都戴面罩，直到上次，他帶了一個姑娘來。」

媚娘厲聲道：「誰要你插嘴？」

小菊兒道：「師父，我一想起這件事，就不服氣。」

漆七道：「那姑娘是誰妳知道嗎？」

媚娘道：「不知道，只知道她穿了一身黑衣，身段很窈窕。」

小菊兒道：「我聽到你師兄叫她慕容婉兒——」

忽然有人踹開了後門，兩個人已站在屋中。

×　×　×

來人竟是藍天父女。

媚娘自然認識藍氏父女，這工夫藍楓已爲兩小解了穴道。

只不過媚娘見藍楓一臉怒色，她却笑得十分開心，道：「原來是藍大俠和藍姑娘。」

藍楓道：「你說的那個黑衣女子，和一個白衣少年人進入尼庵中的事，我們父女正好看到，想不到妳們師徒玩了個花樣，放了一把火把尼庵燒燬，大概旨在嫁禍那白衣人。」

媚娘道：「那白衣人不就是妳的情人燕凌。」

藍天道：「先別太武斷，穿白衣的還有一個，妳也在小道觀中見過他。」

媚娘臉色一沉，道：「藍大俠，另一個白衣人是誰？」

藍天說道：「藍某雖不知他是誰？但强暴妳而又帶慕容婉兒前去的一個絕非燕凌。」

媚娘冷笑道：「怎見得就不是他？」

漆七大聲道：「我師兄絕非好色之徒，他是君子！」

媚娘冷冷地道：「如果他是君子，會和另一個白衣人同流合汚？」

藍天父女一怔。兩小也爲之語塞。

×　×　×

的確，在小道觀中，任何一個白衣人都不可能是大魔頭申拳的敵手。

可見他們的聯手是預謀的。

如果其中之一是燕凌，他怎會和這淫徒聯手？那淫徒又是誰？

「有件事要先弄清。」藍天道：「殺康平康大俠及其門下兩大高手，以及華山三老者是什麼人？」

野妮子道：「是申拳老賊。」

漆七道：「可是申拳似乎認識兩個白衣人之一，也就是後去的那一個。臨死前的話，就證明他們的關係非屬泛泛。」

藍天道：「不錯。」

媚娘說道：「我也以爲他們有某種關係。」

野妮子大聲道：「我就想不通，那個白衣人當初强暴了妳，以後他再找妳，妳居然還會乖乖地順從他。」

媚娘狠狠地瞪了野妮子一眼，向小菊使個眼色，二人穿窗而出。

原來兩個老雜碎早就跑了。

數十年前江湖上有一對黑道夫婦，就是「雌雄人屠」花不香和謝獨早。他們生了個女兒媚娘也不正派。

後來，這「雌雄人屠」在江湖上無法立足，居然隱在此處賣起人肉包子來了。

漆七道：「藍前輩，不能讓這兩個老雜碎跑掉，他們賣人肉包子。」

「什麼？眞有這回事？」

「眞的！野妮子還吃了兩三口。」

衆人追出，却已不見了四人。這工夫野妮子忽然大力揪住了漆七的耳朶，道：「原來你跟你師兄一樣，見色起意，到處留情！剛才若不是藍前輩和我師姐趕到，說不定她眞會要你侍寢！」

「快放手，野妮子！那不過是隨機應變，設法脫困而已。」漆七道：「妳也不想想，她是什麼年紀？我是什麼歲數？」

野妮子道：「你們男人，哪有一個好東西？」

藍天在一邊裝沒聽見。

漆七道：「野妮子，妳連藍前輩也罵上了！」

「藍前輩知道我是把他除外的。」

「好哩！」藍楓道：「我們談談正事，不要再胡鬧！」

野妮子這才鬆了手。

藍楓道：「你們都以爲殺康平等人的不是燕凌？」

漆七和野妮子道：「不是。」

藍楓道：「可是他爲什麼和另一個冒充他穿白衣、騎白馬而且帶白鞘劍的人在一起？」

這件事沒有一人敢回答。

藍天道：「這件事情不久就會找到答案。楓兒，我們走。」

藍楓道：「野妮子，要不要和我們一道？」

漆七道：「我們想單獨去調查這一件事。」

×　×　×

春雨連綿。

這是杏花春雨季節。

漆七和野妮子在山澗石窟中避雨。

火在熊熊燃燒着，野妮子赤裸着烤衣服。

她是一個粗綫條的姑娘，不大在乎這些。

當然漆七要想進一步和她接近，可就

沒有這麼容易。

漆七去找乾木柴，這天氣找乾柴很難，所以他到遠處林中去找。

×　×　×

野妮子的胴體很健美。

她的人帶點野性，她的面貌有一種野性的美，而她的胴體，却又是野性美的極致。

可是她從不知道自己具有這種美。

堅挺的雙峯，配上細而有腹肌的小腰，下面再襯以修長、勻亭而結實的大腿，更顯得渾圓而微翹的玉臀別具風格。

她不停地翻弄衣衫，在火光照耀下，使她的胴體展顯着不同的美姿。

雨聲中，還可聽到她那帶有磁性的歌喉。

「眞饞人！」一個男人告訴自己說。

這個男人就站在石窟口內，他已經欣賞了很久。

忽然，四目相對，野妮子一聲驚叫，蹲在地上，雙手掩胸。

×　×　×

她本以爲是那混帳的漆七。

只不過漆七還不敢如此明目張胆地看她裸體烤衣服。

現在，她終于透過火焰看出，這人不是漆七。

不是漆七，更使她怒不可遏，她厲聲道：「敗類，你是什麼人？」

這人三十左右，看外表眞不像個色鬼，方面大耳，鼻直口闊，只是那雙眼和這堆火焰差不多。

「姑娘，春天已到，陽氣上昇，此時此地，妳就沒有一些寂寞之感？」

「呸！」野妮子唾了一口，急忙穿衣服。

她以爲自己的胴體被他多看一眼都會被汚染一些。

這工夫此人大步走了過來。

野妮子此刻剛剛穿上了下衣，還沒紮好腰帶，這人伸手接她的手。

野妮子怒極，也顧不得袒裸着胸部，施出一式狠招。

她絕未想到，這個人一下子就化解開去。

野妮子大驚，再出狠招還是一樣。這人邊打邊欣賞她的胴體。

這人的表情看來很正派，即使目不轉眼地看人，都不會使人以爲他邪。

只不過野妮子却能覺察出他的目光中蘊藏着十分邪毒的東西。

「啪」地一聲，野妮子的「秉風穴」上中掌，右臂無法抬起。

這人揪住了她的雙臂，她的全身力道盡失。

「莫負青春，春宵苦短……」輕輕伸腿一勾，野妮子倒在地上。

此人自然不會讓她摔着，居然是個罕見高手。

×　×　×

這種人有了這麼高的武功，眞是太可怕了。

此刻野妮子已不能動彈。

不，她只能輕輕地移動身子或手足，却用不上力。

即使想用手去抓此人的臉都辦不到。

現在，她那胴體上唯一的下衣又被褪去。

這人又在火中加了兩塊木柴，由于木柴有點濕，發出了「格巴」聲。

只是火太旺，木柴雖濕些，仍不影响火勢的威猛。

火焰的光影在野妮子胴體上閃爍着。

此人的手也在這胴體上輕輕地滑動。

他似乎從未見過這麼好的胴體。

或者他以爲，若不先欣賞個夠再佔有她，那和囫圇吞棗又有什麼分別？

「嘖嘖……嘖嘖……」邊欣賞還不斷發出感嘆聲。

要不是有感于自己的運氣好得邪氣，必然是以爲如今才發現這尤物，而感到惋惜。

×　×　×

漸漸地，由視覺而嗅覺，他覺得這體香也與衆不同。

他忽然站起，雙手極爲熟練的解着衣扣，但有點輕微的顫抖。

欣賞和佔有不一樣。

欣賞別人的古董或名畫不須負責，如要據爲己有可就要花很大的代價了。

野妮子的野性全失，只有目光像兩道利刄，只不過這利刄不能傷害這種人。

這人居然也一絲不掛了。

×　×　×

這是因爲他沒想到還有一個男人也在此。

此人以爲，野妮子既能在此秘窟中脫光烤衣，一定沒別人，至少不會有男人。

火在跳躍，野妮子的目中怒火在跳躍，這人的心念之火也在跳躍。

一切都順理成章。

他以爲必然是春宵苦短，但是，一個人鬼魅似地進入秘窟內。

漆七幾乎想暴喝一聲，但他聰明。

他緩緩地向此人接近，這人即將動手時，忽然發現多了個人影在晃動。

這人更陰更滑，他居然仍不動聲色，而且迫不及待地往下一伏身。

漆七自然不容他身子任何一部碰到野妮子，而此人更知道來人絕不容他去碰到她。

所以漆七的一招狠擊，正好被此人閃過。

正因爲漆七未防到此人反擊，一擊不中，反被此人踩了一脚，退了七五步。

漆七大驚，因爲此人的身手之高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而此人的狡猾更出乎他的意外。

漆七道：「你是什麼人？」

此人道：「你這不是多此一問？」

漆七道：「看你一表堂堂，怎麼會做出這種齷齪的事來？」

此人道：「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她在此赤裸烤衣，正有思春之意，我誘之有何不可？」

「你眞不是個玩藝兒！」

此人道：「你和此女是什麼關係？」

「她是我的未婚妻！」

「那眞不幸，從此以後，她已是我的未婚妻了！你走吧！」

漆七道：「你自以爲吃定了我們？」

此人說道：「當然了，我早就有此想

法。」

漆七撤劍攻上，這人赤手相搏，有守有攻。

漆七知道一個人不成，要是能設法解開野妮子穴道，兩人聯手就不同了。

但此人不給他接近野妮子的機會。

漆七越打越火，越火就越不濟事。

不久劍被擊落而被擒。

野妮子絕望地閉上了眼。

× × ×

此人發出一串得意的敵笑。

春宵苦短，又蹉跎了大好的時光，他又在火中加了些柴，要好好享受這大好的良宵。

他可以說是一步登天。

如果不是這次機遇，再練二十年也無今日之功力，當然也沒有今日之聲譽。

不久的將來，他將是太陽門的掌門人了。

這時，又是一個人影已到他的身後。

× × ×

這人的確厲害，他立刻就發現又來了人。

兩人對了面，來人白衣白面巾揹着白鞘長劍。

此人見了白衣人可就沒有那麼篤定了，眼珠疾轉，想奪門逃走。

白衣人伸手就抓。

就像此人對付漆七一樣。

這人急忙閃開，但白衣人一抓又到。

這人道：「你是誰？」

白衣人不出聲，不斷地出手，此人被逼得團團轉，道：「我知道你是燕凌。」

白衣人出手更快，似想把他摞倒。

這人忽然找了個機會，向窗外疾掠而去。白衣人並沒有追。立刻解了兩小的穴道。

× × ×

漆七大叫道：「師兄……師兄，我知道是你……」

白衣人出石窟不久漆七就追出來，一個人影都未看到。

漆七相信這個白衣人就是他的師兄。

他深信師兄變了。

返回石窟，野妮子已穿上衣服，臉色十分難看。

漆七道：「野妮子，是我無能！」

「你本來就無能！」

「只不過此人還眞不好纏。」

「誰叫你走出那麼遠？我差點被他汚辱。」

「要找乾柴必須到林中去。算了！妳說這白衣人是不是我師兄？」

「不是他會是誰？」

漆七道：「我眞奇怪，他爲什麼不認我們！」

野妮子說道：「除非他眞的作了虧心事。」

漆七道：「我以爲他也許認識這個色狼。」

野妮子道：「他只是不敢出聲，怕我們聽出他的口音。」

× × ×

這兒又是一座小尼庵。

庵中漆黑一片。

春雨還在下着。

今夜才是良宵苦短，因爲禪房中春色無邊。

巧的是漆七和野妮子又適逢其會。

他們在窗外聽到了風聲雨聲和屋中的異聲。

野妮子低聲道：「小七，這是什麼聲音？」

漆七當然不會這麼幼稚，道：「我們成了親之後妳就知道。」

野妮子紅了臉，擰了他一下，道：「小七，那女的又是那個尼姑？」

「對！」

「男的是誰？你知不知道？」

「當然知道，就是在石窟中想弄妳那個人。」

「對，正是他的口音。他們怎麼會在一起？」

「他們爲什麼就不能在一起？」

「那白衣人不是被割了靴子？」

「世上被割靴子的男士多得是，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有些人却是睜一眼閉一眼的。」

二人身後忽然傳來了一聲獰笑，駭然迴身，竟是那中年尼姑媚娘和那石窟中的色鬼。

這兩人衣衫不整，顯然聽到二人在外低聲交談，匆匆披衣而起。

漆七道：「眞是一對狗男女！」

野妮子說道：「女的還是釋伽的門徒哩！」

尼姑媚娘道：「眞是命該如此！」

那漢子道：「命中註定要死在我們手中，誰也救不了他們。」

漆七大喝道：「媚娘，妳這個面首是誰？」

媚娘蕩笑道：「哈哈……告訴你們也無妨……」

但那漢子搖搖頭，道：「還是不要說的好。」

漆七道：「媚娘，妳和一個白衣人有一腿，如今又和此人，妳到底有多少個男人？」

媚娘蕩笑道：「你想知道並不難，待我先把你們拿下……」

雙方又動上了手。

× × ×

這兩個人自然不是他們的敵手。

尤其這漢子的武功路子怪異。不出二十招，兩小就感到十分吃力。

對方似想速戰速決，兩小更加不濟。

兩小若是素日多下工夫，絕不會比他們的師兄、師姐相差這麼多。

這一次他們知道，必然是凶多吉少。

但是，就在最危急檔口，忽然人影凌空瀉下，劍光一閃，向媚娘掃去。

「司馬斌你——」人頭飛出，似乎還留着「你」的尾音。

這漢子似知不敵，一個倒縱就上了牆頭。

只不過，來人比他快得多，幾乎不分先後到了牆頭。一劍削出時，這人大叫：「你不能——」

此人的頭比媚娘的飛出更遠。

兩小在下面看得清楚，心頭駭然。

在年輕一輩中，也只有燕凌和此人差堪比擬。

× × ×

春宵苦短。

的確，在媚娘和這人來說，又豈僅是春宵苦短？簡直是人生苦短，蜉蝣人生！

漆七抱拳躬身，說道：「這位是司馬大俠？」

「八不劍客」司馬斌笑笑道：「正是在下，兩位小友是……」

漆七道：「我是燕凌的師弟，這位姑娘是藍楓藍姑娘的師妹，野妮子！」

司馬斌的外型也十分俊逸，不比燕凌差多少。只是比燕凌約大七八歲光景。似是十分愉快，握掌笑道：「原來都不是外人，一位是燕大俠的同門，一位是藍大俠千金的同門，這眞是幸會。」

漆七道：「司馬大俠怎麼會如此巧合來到此處？」

司馬斌忽然收斂笑容，喟然說道：「世上那有這麼多的巧事？我也是追人而來的。」

野妮子道：「司馬大俠追媚娘？」

「不是。」司馬斌忽然反問道：「兩位可知這漢子是什麼人？」

兩人一齊搖頭。

「這就難怪！」司馬斌道：「他就是太陽門大弟子上官慈。」

兩小不由同時一震，漆七道：「白衣人殺死康門主及兩大高手，當時親眼目擊者不就是這個上官慈？」

「對！正是他。」

「莫非這個人……」

「對！他吃裏扒外，弑師犯上。」

漆七道：「唆他殺人的是媚娘？」

司馬斌搖搖頭，道：「她還不夠，是兩個絕世魔頭。」

漆七道：「我知道其中一個！是不是『萬飄里香』申拳？」

「對對！」司馬斌道：「你居然知道是他。」

漆七道：「那是因爲在下和野妮子親眼見到申拳被兩個白衣人聯手殺死。」

司馬斌道：「申拳已死？」

漆七道：「是的，若非其中一個白衣人施襲，一個正面猛攻，恐怕沒有那麼容易得手。」

野妮子道：「司馬大俠一定知道另個白衣人是誰？」

司馬斌微微搖頭道：「在下聽說過又出來一個白衣人，但不知是誰？」

漆七道：「司馬大俠剛才說是兩個絕世魔頭，其一既爲已死的申拳，另一個不知是誰？」

司馬斌道：「昔年兩大魔頭爲害武林，白道忍無可忍，集數十人聯手圍剿，死傷過半，終于使兩魔身受重傷，一個跛了一足，一個瞎了雙目。瞎了雙目的就是『千手判官』婁大年。」

野妮子道：「此人還健在？」

司馬斌道：「是的。而他的武功比申拳還高。」

漆七道：「此人現在何處？」

司馬斌道：「應能找到他。」

漆七道：「司馬大俠，以前有人傳說家師兄即爲殺死太陽門門主康大俠及其高手二人以及華山三老的兇手，你的看法如何？」

司馬斌道：「此事我不便置評，只不過就我所知，燕凌兄一向爲人正直，當不會做出這種事來。」

漆七十分佩服，道：「司馬大俠，在下近來聽了許多傳言，還是以司馬大俠之論最爲公正，不偏不倚。」

「不敢。」司馬斌道：「在下只知道：『勿逞所長以形人之短，勿恃所有以形人之貧』的道理。」

「多謝司馬大俠。」

「兩位今後還要小心。如不嫌棄，何不到八不山莊舍下去，那兒已有武林同道數十人之衆。」

漆七道：「在下不久一定前去拜訪。」

「對對！那就偏勞你了，在下先走一步！」

× × ×

八不山莊氣勢雄偉。

這兒經常有食客流連不去。

越是有很多食客流連不去，八不山莊就越是有名，而越有名就越是富庶！

好像再多些白吃的人也永遠吃不窮八不山莊。

這可能是一個有趣而神秘的循環。

今天是清明。

無雨。

「八不劍客」司馬斌不在家，由總管司空亮兼代。

每年清明，司馬斌必然親自率領下去掃墓，以示愼終追遠之意。

今年清明他不在家，則由司空亮代替掃墓。

隨去的人有三個，有「賽彌勒」諸葛青，「金銀雙輪」馬速以及「炮拳」劉逢春。

司空亮代主人掃墓，尚有情可願，諸葛青等人就有點「非其鬼而祭之」了。

司馬家的墓不遠，經營得極爲宏大。

就在司空亮拜罷正在燃燒冥紙時，忽然傳來「吭」地一聲。

衆人望去，同時大駭。

原來「賽彌勒」諸葛青的肥頭大耳首級已被一白衣人斬了下來。

而這白衣人左手掌心中却托着五顆鴿卵大小的東珠，豪芒璀璨奪目。

× × ×

諸葛青是武林高手，這是人人都知道的。怎麼會一兩個照面就被人家斬下了人頭？

除非此人是施襲的。

按理，即使施襲，以諸葛青的身手也能接下來，最多受傷。

馬速大喝一聲，道：「何人敢施襲行兇？」

白衣人道：「諸葛青一月前在金陵託吉星鏢局保這五顆巨珠暗鏢保費三千兩，送到地頭付費，但在半途，諸葛青却劫了鏢，反向該行總鏢頭羅廸索賠。你們說他該不該死？」

司空亮厲聲喝道：「你是羅廸的什麼人？」

白衣人道：「我和羅廸無親無故，只是不平，非殺此陰賊不快。」

「炮拳」劉逢春道：「我看你是一派胡言……」

恃仗他的炮拳厲害，攻了上去。

但是，只見白光一閃一繞，又一顆頭顱滾了出去。

雖然對方用劍劉逢春赤手，但高手就不在于用不用兵刃。有兵刃是一種打法，沒有又是一種打法。

司空亮道：「你就是殺太陽門門主的人？」

白衣人道：「不是！」

馬速說道：「是與不是，取下面罩便知。」

白衣人道：「你不配！」

「金銀雙輪」馬速是「八不山莊」的貴賓，也是司馬斌的好友，要不，他也不會前來掃司馬家的墓了。

他此刻是羞刀難入鞘，向司空亮使個眼色，雙輪一錯就攻了上去。

白衣人沒有動，只格架不進攻。

馬速不論如何狂攻，總是不能逼開白衣人一步。

大約七八招過去，白衣人忽然「嘿」地一聲，劍光一閃，馬速嗓中發出一聲怪聲，人頭飛出。

而司空亮忽然失聲道：「莊……莊主你……」

白衣人伸手一抹，面罩已在手中。

此人居然是「金劍客」司馬斌。

× × ×

司空亮吶吶地道：「少莊主你這是幹甚麼？」

「殺人！」

「莫非諸葛青眞的交保暗鏢而又刦了鏢？」

「不錯。」

「可是他是莊主的好友。」

正因爲是好友我才要殺他。」

「這……屬下就不懂。」

白衣人冷冷一笑，道：「有些事不是人人都能懂的。」

司空亮覺得莊主一臉殺機，道：「那莊主殺馬、劉二位又是爲了甚麼？」

「他們和諸葛青同伙。」

司空亮喟然說道：「這件事該如何善後？」

司馬斌道：「很簡單。」

司空亮說道：「屬下愚昧，請莊主指點！」

司馬斌一字字地道：「你也死！」

「莊……莊主……」司空亮退了兩步，道：「莊主和屬下開玩笑！」

司馬斌冷蔑地一笑，道：「你也不配和我開玩笑。」

司空亮道：「這又是爲了甚麼？」

「滅口！」司馬斌道：「只因爲這東珠太珍貴，我必得之而甘心。而諸葛青又來此掃墓，命該喪於此。」

司空亮道：「莊主爲了五顆東珠而殺忠實的部下，不是太狠了些？」

「不，你死得很値，因爲你已在本莊弄了萬餘兩銀子，家少生活無虞！」

司空亮道：「這麼說，殺康平、華山三老『太倉四英』等人都是莊主了。」

「這些你都不必知道。」

「原來莊主想嫁禍燕凌燕大俠！」

「哈……」司馬斌大笑一陣，道：「只可惜你已沒有時間看這齣戲了！這結局不是局外任何人所能臆測的。司空亮，自衛！」

司空亮道：「我不是你的敵手，讓我自盡如何？」

「可以……」

司空亮抹了脖子，司馬斌又戴上了面罩。

× × ×

諸葛青等人之死，司馬斌爲他們隆重營葬。

「八不山莊」中掛素三日。

就連華山掌門人陸羽，也來此吊祭。

因爲死者在江湖中的風評不惡。

風評十分重要，只不過風評並不是一個人眞實行爲的紀錄。

× × ×

陸羽黯然離開了「八不山莊」。

臨行前，司馬斌鄭重表示，他要全力偵破殺死康門主及華山三老數案，以維武林安全。

陸羽十分感激，並聲言，不論案子能否偵破，華山派將負担偵察經費五千兩。

司馬斌責他迂腐，但陸羽非付不可。

現在，春暖花開，滿山遍野一片綠意，陸羽的心情却仍停滯在嚴冬季節中。

三老之被殺，顯示華山派的式微。

正如太陽門門主之被殺，顯示這些古老門派已非武林新銳可比。

× × ×

陸羽在馬上緩緩而行。夾道野花爭艷，他也無心觀賞。

人在心情落寞時，精神萎頓，必然不能集中。

這時候忽然有人在他的馬股上拍了一掌。

陸羽大吃一驚，馬也大吃一驚。

馬驚就會狂馳。

但才馳出十來步，竟然無法前進。只有四蹄不停地抓地，塵土飛揚中出現四個土坑。

原來是一對奇醜的老人婦全力揪住馬尾巴。

× × ×

陸羽相信宿命，人在背運時啥事都會遇上。

他大喝聲中跳下了馬，穩住了受驚的馬。

但馬在痛驚之下仍然會人立而起，悲鳴不已。

因爲這一對醜老人手中各握了一撮馬尾，顯然已拔了下來，馬尾根部還帶着血珠。

陸羽爲江湖上數大門派之一的掌門人，自然認識這一對醜夫婦，沉聲喝道：「『雌雄人屠』花不香，謝獨早，這是幹甚麼？」

醜婆花不香笑道：「咱們都是不走運的人，同病相憐，搭個伴兒！」

陸羽說道：「陸某和兩位走不到一起的。」

老頭謝獨早道：「那可不一定，你老賊的楣運還沒走完！」

「那是陸某的事！後會有期。」陸羽牽馬要走，花不香道：「陸羽，老實告訴你，我們是來打發你的。」

「打發我？」

「不錯。」

「爲甚麼？」

「因爲你似乎知道一些秘密。」

「甚麼秘密？」

「自然是近來江湖上發生的一些事情了。」

「你們知道我都知道些甚麼？」

「我們並不能太確定，只不過我們不冒這份險，凡是可能知道某些秘密的人，一定請他先走了一步。」

陸羽冷冷一笑，道：「這麼說！兩位也是爲人作嫁的人！」

兩人點頭道：「正是。」

陸羽道：「可以談談那位幕後的主子是誰？」

花不香道：「要走的人，又何必去傷那份腦筋？」

謝獨早道：「陸羽，你既然知道一點，何不說出來印證一下？」

陸羽以爲，以他的功力單挑這兩個怪物，倖免的機會不大。武林幾個大門派目前的確已是徒有虛名。

花不香道：「怎麼？不敢說？」

陸羽道：「我不想告訴你們。」

花不香道：「爲甚麼？把秘密帶到地下，總是不甘願的。」

陸羽漠然道：「只不過是不願使你們二人得到寶貴的經驗而已。」

謝獨早道：「好奸！」

「這不是奸！」陸羽喟然道：「造物者使人類遇着苦多樂少的日子，但給了人類經驗，使他們藉經驗規避錯誤，免得再受痛苦，但是這經驗大多必須自己去獲得。不能傳給別人，也只有極少數的人能藉別人痛苦的經驗改正自己的錯誤！」

兩醜翻了一陣白眼，謝獨早道：「聽起來似乎有點道理。」

花不香道：「有那麼一點。你爲甚麼不想使我們得到這種經驗？」

陸羽道：「因爲你們也該死！甚至早就該死了！」

兩醜互視一眼，忽然大笑起來。

× × ×

他們的笑就等於承認了陸羽說的話。承認他們都是罪大惡極，死有餘辜的人。

像這樣的人，他們根本不會否認自己的罪惡，否認也沒有用。

花不香道：「老頭子，咱們眞的那麼壞？」

謝獨早道：「這個我也不太清楚，至少我們絕不會是好人！」

花不香道：「可是我一直以爲咱們是不好也不壞的人。」

謝獨早道：「陸羽，要不要留下些遺言？」

陸羽道：「遺言由你們傳達，可想而知……」他抽出了他的七星劍。

七星劍已伴他三十餘年，歷經大小百餘戰。

但今天看來却黯然無光。

「雌雄人屠」相對吡牙一笑，兩人竟未撤兵刃，也好像根本未帶兵刃。

陸羽攻出凌厲的三劍。

兩醜也接下了凌厲的三劍。

——陸羽從不一上手就施出這三劍。

——他希望自己能向天地奪造化。

——他更希望向造化奪勝算。

三劍用完，他幾乎已知自己的結局，只不過他仍然要盡人事，展開華山絕學。

兩醜合擊之術精奧狠辣，要是陸羽對付其中之一就不會太吃力。

兩人聯手是相乘而非相加的。

他的劍施展不開。不過三十招左右，一掌一脚正中他的後腰及小腹。他有點後悔未用柳葉飛刀。

× × ×

陸羽仰臥在地上，陽光耀眼，使他很吃力地睜着雙眼，看着兩醜笑得見牙不見眼。

但是，他知道，這兩個醜傢伙的命運不會比他好到那裏去。

儘管如此，他總要先走一步。

忽然，兩醜的怪聲戛然而止。

就連重傷在地的陸羽都已發現，一個白衣人已站在兩醜的身後。

兩醜悚然轉身，抱拳道：「愚夫婦幸不辱命……」

「嘿……」白衣人並無褒獎之詞。

陸羽閉上眼。他以爲也許死前還可以知道一件更大的秘密。

白衣人道：「這兒的景色宜人。」

兩醜附和道：「是……是的，風景美極了！」

白衣人道：在此營建陰宅或陽宅都很不錯。

兩醜面色微變。

他們都是殺人的老油子，豈不知白衣人的話中之意？

花不香道：「我等屈就尊駕麾下，也有些功勞，況且，小女媚娘和你也有肌膚之親，就算看在這一點上……」

白衣人手一揮道：「自己動手。」

兩醜似知多說無益，謝獨早道：「算了，我們認命，但有件事不明白。」

「希望作個明白鬼？」

「對！我們希望知道你是誰？」

「本來不可以。」白衣人道：「現在就成全你們……」手一抹，面巾取下。

兩醜同聲驚咦。

× × ×

謝獨早吶吶後退，失聲道：「怎麼會是你？」

白衣人道：「爲甚麼不會是我？」

謝獨早驚疑地後退，道：「你俠名久著，有口皆碑，怎麼會是你？」

花不香也道：「眞想不到大俠燕凌會是這種人。」

燕凌迎風卓立，似乎他知道他們一定會驚奇。

任何人此刻看到他的眞面目都會驚奇的。

燕凌道：「你們本來以爲我是誰？」

花不香道：「我們本以爲是『八不劍客』司馬斌。」

「爲甚麼以爲是他？」

「因爲他沒有你正派。而且小女知道那個和他有肌膚之親的白衣人就是他。」

燕凌說道：「想不到我的風評還不差呢。」

花不香道：「你若改變主意，我們願爲你效勞。」

「效甚麼勞？」

「不論甚麼勞，在所不辭。」

「如我要你們去殺司馬斌？」

兩醜不假思索，道：「一定從命，全力而爲。」

「好……」燕凌道：「你們自己動手吧！」

兩醜大駭，道：「怎麼？你還是要殺我們？」

燕凌道：「不錯。」

花不香道：「爲甚麼？」

燕凌道：「因爲你們沒有是非感，當然也無情感，司馬斌和你們的女兒有夫妻之實，而你們過去也爲他作過事。一旦爲了保命，翻臉無情。這種人要不得，當然，實人肉包子的人死有餘辜！」

謝獨早道：「燕大俠，這是因爲司馬斌不如你正派，光明，良禽擇木而棲，我們有甚麼不對？」

燕凌道：「趁早上路，別誤了點卯的時限！」

花不香大聲道：「你不是和司馬斌一樣？」

燕凌冷漠地搖搖頭道：「不一樣。」

謝獨早忽然撩起衣抽出青銅鐝，花不香也自腿上拔出七首。

他們的攻擊是絕對的，不保留的。那就是絕不採守勢的攻擊。

這種攻擊法通常可以在重傷下保命。

但是，他們估計錯誤。

劍芒爆開，「嗆朗朗」聲中，兩醜被震退三四步。

他們幾乎不相信，世上有一種武功能在一招半式內把他們震退三步。

所以另一次的攻擊，有點像負隅反撲的野獸。

又是劍芒一閃，兩顆人頭在地上滾動一顆滾到陸羽的面孔之旁。

兩個白衣人真假難分

陸羽睜開眼時，首先看到那顆謝獨早的人頭，吡牙瞪眼地獰視着他。

他果然沒有說錯。他們的結局不會比他好，沒想到他們居然比他先走了一步。

他中了一掌一腳，內傷固然不輕，卻不會倒地而亡，也是兩醜一時大意，以爲他死了。

他拍拍身上的泥塵，慶幸之餘，又十分迷惘，此人居然會是燕凌，這是他所絕對想不到的。

他吃力地上了馬，離開了現場。

他要仔細去想，兩個白衣人之間是否會有些關連？他能不死，眞要感謝上蒼，因爲他是應該死的。

燕凌會不會是一個隱惡揚善之輩？

× × ×

漆七和野妮子一路爭執而來。

野妮子說燕凌不會是壞人，漆七說他的師兄很可能是個大壞蛋。

野妮子道：「小七，你爲什麼對他沒有信心？」

漆七道：「野妮子，我對妳說過，我曾發現他對已盲的家師什不禮貌！」

野妮子道：「家不叙常禮，也許他有時情緒不大好。」

漆七道：「不是，我看得出來，他是內心毫無敬意。」

野妮子道：「令師沒有責備過他？」

漆七說道：「家師似乎一直還沒有發現。」

野妮子問道：「令師盲如來是什麼樣子？」

漆七道：「高瘦，雙目天瞽。」

野妮子嘆道：「一個天瞽的人，居然能成爲武林第一高手，造化之奇，不可不信。」

漆七道：「妳錯了，越是天瞽之人，才會心無旁騖，專心一志地練功，想練什麼就練什麼，無有不成之理。」

「這我就不懂。」

「因爲天瞽的人，就是一生下來就未看到世上的一切，只憑聽是不夠的，因而他的腦中一片空白，沒有任何紛擾，專心練功，必是事半功倍。」

野妮子道：「原來如此，天瞽之人眞可憐。」

漆七道：「但在另一角度看來，他們也許最幸福。」

野妮子道：「這又是玄學玄論。」

「我說妳是少見多怪。」

「你彷彿比我聰明些。」

我雖不是有學問的人，妳也讀過書，總還記得『不見可欲』這句話！」

「當然。」

× × ×

二人進入一小鎭，見一茶棚，居然高朋滿座。原來此處以修竹爲籬，以花架爲篷，花香四溢，濃蔭處處。

在此品茗，自有另一番情趣。

兩人才坐下，忽然有人道：「陸大俠，貴門三老慘死，傳說爲燕凌所爲，你爲何不找他算帳？」

原來陸羽在此。

他的內傷尚未痊癒，氣色甚差，陸羽道：「江湖傳言，不可儘信。」

說話的是洞庭三寨主牛大壯，此人又道：「人人都知是他，你卻說不是。」

「荊山二狐」也在這裏，老大鄒遜道：「還不是明哲保身嘛。」

陸羽不出聲。

「荊山二狐」老二大聲道：「華山派歷代掌門人，數你最窩囊。」

陸羽嘆了口氣，還是不出聲。

野妮子道：「陸羽這個人眞是太差勁了！」

漆七道：「也許他有苦衷。」

野妮子道：「有什麼苦衷？」

漆七道：「快看！」

這茶棚是在露天中。

花架並不能擋雨，但夜間卻能擋住燈光。

幾株樹幹上掛着十來盞氣死風燈，往照不到架下茶客身上。

因爲這是夜晚。

陸羽坐在一角，這工夫他的桌旁忽然站着一個白衣人。

× × ×

首先看到這白衣人的自然是陸羽而不是兩小。

陸羽本以爲已逃出了死神的指縫，在郊外裝死，那白衣人殺了「雌雄人屠」就走了。

沒想到，他還是逃不出生天。

只不過，他不敢確定這個是不是殺「雌雄人屠」那個白衣人。

但不論是哪一個，這白衣人不找別人只找他，他的胆已寒，心弦幾欲綳斷。

因爲他確曾作過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事。

白衣人忽然向他桌上丢出三樣東西。

陸羽一看，先是一怔，繼而便面如死灰。

居然是三片柳葉。

× × ×

白衣人低沉而冷森的聲音道：「懂不懂？」

陸羽自然是懂了，但他不能回答。

他相信當他說「懂了」之時，也就是他的人頭飛落之時。

他有一次死裏逃生的經驗。

——他覺得活着比死了好。

——即使是苟活偷生也不錯。

——就算是活得比野獸還原始，活着還是比死亡好。

況且當初他在淫威脅迫下那麼做，還不是爲了苟活？華山三老是死在他的柳葉飛刀之下，他自然是奉命行事的。

白衣人側身而立，所以陸羽以爲有機可乘。

他知道自己的劍法不必獻醜，唯一尚可僥倖一搏的是賴以成名的一十二把柳葉飛刀。

所以他的綽號就叫「柳葉飛刀」。

此刻兩小見白衣人在陸羽桌前，站立不動，而陸羽也像是未出聲。

「荊山二狐」也剛發現白衣人在陸羽桌邊。

當然，這大茶棚中的武林人物還有很多人，可是沒有任何人站起來作聲援的準備。

只有兩少互交眼色，向陸羽之處凌空掠去。

× × ×

幾乎在此同時，陸羽的雙手在腰上一摸，三柄柳葉飛刀剛出手，劍光迸射，「噹噹」數聲，人頭飛起。

巧的是那人頭竟然飛落在「荊山二狐」一桌子上，把茶杯砸破，茶水濺起。

人頭面部向上，雙目中各戮了一柄柳葉飛刀。

「荊山二狐」是較早見識過白衣人絕技殺人的人，他們驚叫着離座，疾退了五步。

這工夫，陸羽坐在椅上的屍體才緩緩倒下。

兩小一左一右射到，伸手去抓白衣人的面罩。

此刻白衣人的劍已入鞘。

連他們自己都未弄清楚是如何中掌的？「啪啪」兩聲，被砸落地上。

醒來時，白衣人早已不見，只見「荊山二狐」等人在他們身邊指手劃脚地嚷嚷，道：「這小子正是燕凌的師弟，要是換了別人，今夜必死無疑。」

漆七一肚子火氣正無處發洩，一躍而起，「啪啪」兩聲摑了「荊山二狐」兩個耳光。

× × ×

「荊山二狐」要是事先有準備，漆七自然不易得手，這兩個耳光應該打出二人的怒火來的。

可是「荊山二狐」寒了胆，對這種殺人的手法服貼到家。居然只是「嚷嚷」着：「混帳！你怎麼打錯了人！」

說打錯了人比說爲什麼打他們好聽多多。

因爲打錯了人是多少值得原諒的。

很多人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輩子，胸脯總是挺不起來。欺軟怕硬，緊要關頭「寧彎不折」。

兩小可沒有時間和他們囉嗦，大聲道：「白衣兇手去了何處？」

有人道：「東南方。」

兩小向東南方急追而去。

× × ×

兩小心灰意冷。

即使是野妮子，此刻也相信殺陸羽的人正是燕凌。殺別人，他們未看到，而那些人死了似也不冤枉。只是陸羽在兩小心目中卻不是壞人。

他們自然並未追上那白衣人。

一路上二人很少說話。

現在兩小二人躺在碧綠的草地上。早晨的露珠還在，山野中一片清新，令人覺得舒暢。

野妮子還是很關心的，道：「小七，小七……」

漆七不出聲。

「你少裝死！我問你，你有什麼的打算？」

漆七停了一會才道：「我打算去投奔司馬斌。」

「爲什麼？」

「那才是實至名歸的俠士。」

「小七，也有人說他是沽名釣譽的僞君子。」

「至少我們所看到的司馬斌不是僞君子。」

「你眞要去投奔他？到『八不山莊』去作食客？」

「倒不是爲了這張嘴，而是此人可交。妳去不去？」

野妮子道：「小七，我說過，你走到哪裏我就跟到哪裏。」

「不正當的地方妳也去？

「是的，只不過，不正當的地方你也不會去的。」

「師兄能變壞我也能變壞。」

「小七，咱們不去『八不山莊』好不好？」

「爲什麼，是不是怕人家說我們以嗟來之食維生糊口。」

「不是的，我……總覺得司馬斌這個人……」

「怎麼樣？」

「小七，我實在說不出來，不過我這種奇妙的感覺往往很準很靈。」

「他比我師兄還邪？」

「小七，我總覺得你師兄不邪，也許他目前不得不如此。」

「不得不作壞事？」

「也許他作的不是壞事。」

「殺陸羽不是壞事，還是殺康平不是

壞事？」

野妮子道：「小七，我也很爲難。」

漆七翻了幾個身，滾到她的身邊，凝視着她，道：「野妮子，妳知不知道我們目前也很危險？」

她點點頭。

「像我們這樣橫衝直闖，必招來殺身之禍。」

她又點點頭。

「妳不怕死？不怕人頭飛出？」

「怕，只不過和你一起就不怕。」

她說得很自然，很實在。死，人人都怕，但和知心的人在一起就可以減到最低限度。

他忽然抱緊了她。

× × ×

此刻他不論是做什麼事她可能都不會堅拒。

但他所做的並沒有使她太不安，她喜歡小七的熱情，一種合乎她自己要求的那種野性的作風。

這還是第一次如此激情，又是如此的放得開。

他覺得野妮子正是他要求的那樣的女人。

她也覺得小七也正是她所需要的那種男人。

忽然，他們聽到了異聲。

野妮子正要坐起來看看，漆七按住了她且捂住了他的嘴。

兩人自三尺多高的野草隙縫中向二十丈外望去，不由大爲震駭。

來者竟是兩個白衣人。

白衣甲道：「到目前爲止，我並沒有負你。」

白衣乙道：「有沒有負我，武林同道心裏清楚。」

白衣甲道：「你是說……」

白衣乙道：「你做的一些事幾乎全栽在我的頭上。」

白衣甲攤攤手道：「我不是有意的，不知者不罪。」

白衣乙道：「就連仿我的白衣白馬及白劍，你都說是我仿你，你怎麼說？」

白衣甲道：「這是傳言失實，你又何必相信。」

白衣乙道：「據說他已來到中原。」

白衣甲道：「不錯，有人曾見過他，只不過現在還不到時機！」

白衣乙道：「你和他到底是個什麼關係？」

白衣甲道：「他是我的弒師仇人。」

白衣乙道：「眞是這樣的？」

白衣甲道：「你居然還不信任我。」

白衣乙道：「哦，咱們的遭遇竟然一樣——」

兩小在草中聽得很清楚。

他們要是遇上任何一個白衣人，還不能分辨哪一個是誰？

如今兩人對面談話，漆七不久就聽出白衣乙是燕凌。甲好像是司馬斌。

他們談的那個人是誰？兩小自然不知道。

只是從他們的語氣中可以聽出，兩人似乎有某種默契，作有限度的合作。

有一點似乎司馬斌未說實話，他說是燕凌仿他，事實上最早穿白衣，騎白馬佩白鞘劍的是燕凌而不是他。

漆七怒目大睜，似要發作。

這會兒輪到野妮子按撫他了，急忙示意叫他忍耐，繼續作個旁觀者。她低聲道：「先開腔那個是司馬斌，對不？」

「大概沒錯。」

「後說話的那個是你師兄。」

「對！」

「司馬斌說了謊。」

「他們之間這筆帳誰也算不清。」

「他們所指的那個人是誰？」

漆七搖搖頭。

白衣甲道：「你把陸羽宰了？」

白衣乙道：「這種人留他何用？華山三老不是他殺的？」

「殺得好！」

「諸葛青不是死在你的手中？」

「你是說他不該死？」

「當然應該。恭喜你因而發了財！」

「你這是什麼意思？」

「不是有五顆東珠。」

「只可惜不在他的身上。」

「放心！就算五顆東珠在你手中，我也不會見者有份。」

「要是找到了一定送你三顆。」

白衣乙哂然道：「我和你不一樣，我不重視這些珍玩。」

白衣甲低聲道：「有人來了！」

白衣乙也已聽到，衣袂破空，兩三個起落，已到了兩個白衣人附近的約兩丈之地。

× × ×

此人五旬左右，禿頭灰袍，足着麻鞋，身揹長劍，居然是個和尙。

不但兩小大驚，兩個白衣人也十分震驚。

因爲這是個瞽目和尙，剛才一掠十餘丈，竟是施展凌空虛渡的輕功。

這瞎和尙白眼一翻，說道：「凌兒在此？」

白衣乙這才躬身道：「徒兒在此，師父怎麼也到中原來了？」

瞽目和尙道：「爲師下山訪友。」

兩小這時可算是親眼目睹，他們看到燕凌對師父盲如來十分不敬。

盲如來到了現場，燕凌尙未出聲。

這顯示燕凌似想不打招呼瞞過師父。直到盲如來先道出了他的身份，他才承認。由此可見，他輕視師父，目無尊長了。

漆七低聲道：「看，現在妳可看到了吧。」

野妮子道：「眞想不到！」

漆七道：「一個對長輩不敬之徒，他會是一個好丈夫？」

野妮子道：「我要把這事告訴師姊，讓他愼重考慮。」

這時瞽目和尙又道：「凌兒，你身邊還有一位是誰？」

白衣甲急忙輕輕揮手，白衣乙道：「這是徒兒一位新交的朋友，世居南海，少履中原。」

漆七和野妮子更加氣憤。

他們心目中正派而豪爽的燕凌，居然是這樣一個大逆不道之徒。



陸羽力鬥「雌雄人屠」夫婦。

瞽目和尙道：「凌兒，旬日後，爲師在嘉興烟雨樓上等你，一起回山。」

白衣乙道：「徒兒一定及時趕去，不知師父何時到達烟雨樓？」

瞽目和尙說道：「應該在三、四更之交。」

白衣乙道：「徒兒會準時到達。」

瞽目和尙朝白衣甲方向道：「那位小友，後會有期。」

白衣甲含糊地說道：「前輩，後會有期……」

兩小不由愕然。因爲此人就是司馬斌，但他這兩句話却變了口音。要不是兩小已知是他，若僅聽這兩句話，必不知此人是誰？

瞽目和尙稍停了一下，似也無從自他的口音中聽出他的身份。又以八步登空絕技，改爲平沙落雁，一掠十餘丈，不久失去踪跡。

× × ×

兩小一臉悻悻之色。

要扳倒印象中的一個偶像很困難，也很痛苦。過去燕凌是他們心目中的偶像。

現在，他們輕視他，什至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

白衣乙道：「剛才你爲什麼示意不要爲你介紹？」

白衣甲道：「那會影响我們預定的計劃。」

白衣乙道：「眞的會？」

「當然。」白衣甲道：「若他知道是我，多少會有點戒心……」

「這話也對！」白衣乙道：「他似乎並不全信我的介紹。」

白衣甲道：「他雖然不全信，却絕對不知我是誰。」

白衣乙道：「莫忘了約會之期。」

「不會的。」白衣甲道：「下旬之日三、四更之交，在烟雨樓上見。」

白衣乙道：「不錯。」

白衣甲戲謔地道：「你眞是個不折不扣的叛徒！」

白衣乙大笑。白衣甲也大笑。

似乎叛徒這名稱一點也不會傷到他的自尊。

白衣甲揮揮手，首先離去。

稍後白衣乙也走了，而且他的輕功，可以說並不比瞽目和尙差多少。

兩小悵望空蕩蕩的二十丈外之地，許久沒有說話。

× × ×

他們要說的話幾乎已自眼神中表露出來。

「過去我曾以他爲榮。」漆七漠然道：「人心眞是太可怕！」

野妮子說道：「這位就是你師父盲如來？」

漆七點點頭，但又緊鎖雙眉，道：「奇怪！家師好像也有點變了！」

野妮子道：「變好還是變壞？」

「不是變好變壞。」漆七道：「而是變得有些不太像他。」

「玄！」野妮子道：「他是盲如來沒有錯吧？」

「應該不會錯的。要不，我師兄怎會向他行禮？只不過這次相見，我總覺得怪怪的。」

到底是哪裏不對勁？

「我也說不出來，反正總是有點不一樣。」

「也許你師父已發現你師兄對他不敬，連司馬斌都不爲師父介紹，而詭稱是新交的朋友，所以令師才會有那種怪怪的表情。」

「妳不懂，我說他怪不是指表情，而是指他的身材或其他部位。」

什麼？身材也不對？」

我以爲家師身材略高些，面部稍寬，而雙目雖盲却不太露白。」

野妮子道：「快別鑽牛角尖哩！師父還會是假的？」

當然，這不過是和妳閑聊而已。不過……」

「什麼事？」

「我還是想不通，司馬斌爲什麼要示意我師兄，不要介紹他的眞名實姓，而詭稱是新交的南海之友？」

野妮子道：「他們之間似乎有什麼秘密？」

漆七只哼了一聲。

野妮子道：「小七，我們現在到哪裏去？」

漆七道：「先去『八不山莊』看看，下旬再去烟雨樓。」

「對，到了烟雨樓就知道他們有什麼秘密了！」

× × ×

「一代大俠申拳之墓」

石碑上的碑文是這樣雕刻的。

申拳爲人如何？人所共知，由此可見碑文或墓誌銘是不可信賴的。

此刻墓碑前有人佇立膜拜。

這人竟是一個瞽目的和尚。

申拳有知，必然含笑九泉。他一生作惡，居然還有人來此拜祭。不用說，爲他收屍的人必也是這個瞽僧了。

此人正是昔年和申拳齊名，臭味相投的魔頭「千手判官」婁大年。

昔年血戰白道羣雄，連斬數十首級，最後他還是傷了雙目，傷癒後出了家。

太陽門大弟子上官慈，若非婁大年和申拳調理了一番，他那兩手如何能殺死康門主及兩大高手？

忽然，瞽僧冷冷地說道：「施主是何人？」

「是我。」三丈外有一位黑衣美艷的少女。看來不過二十二三，肌膚雪白如脂，衣衫却是黑的。因而黑白分明。

「你是何人？」

「慕容婉兒！」

瞽僧一愣，似乎想了一下，道：「慕容金粉是妳的什麼人？」

「你應該已經想到。」

「嘿……」瞽僧冷冷地道：「想不到妳是她的女兒，孩子，妳知不知道老衲正是妳的生父？」

「你不配！」

「孩子，我是，妳不信可以去問問妳娘！」

「我娘已對我說過，」慕容婉兒道：「家父是大俠藍天，因當時和他鬧彆扭暫時分手，你就乘虛而入。」

「孩子，妳們都不能否認老衲與妳娘有過夫妻之實。」

「即使如此，我的生父仍是藍天藍大俠。」

「何以見得？」

「因爲我見過藍大俠父女，我很像藍大俠。」

「孩子，旣然如此，妳來此地幹什麼呢？」

慕容婉兒道：「我娘知道你又和申拳設計害人，想憑你們二人之力統御武林。這件事她也不想管，只想問問你，昔年爲何要害我娘？」

「老衲會害妳娘？」

慕容婉兒厲聲道：「我娘不理你，你想殺她，那是因爲我娘後來發現你太邪，就到處去找藍大俠，但知藍大俠已成家，心灰意冷之下要出家，而被你找到，我娘嚴詞拒絕之後，你心生毒念要殺死她。」

「妳胡說！」

「不，我娘負傷而逃。這些年來到處找你報這一劍之仇。」

她負情我償她一劍並不過份。

我娘沒有負你。而是你不配。可恨的是，你那一劍毀了我娘的容，數十年來她羞於見人！」

婁大年道：「我當然恨她，妳如果是我也會如此。」

「所以我要索回這毀容之仇……」另一老婦冰冷的聲音傳來，已站在慕容婉兒身側。

居然是以「燕子三抄水」的輕功飛掠而來的。

此婦布衣布裙，長髮披散，大概爲了遮蓋由左頰到右下顎那一道劍疤。由於這劍由唇上部份劃過，上唇掀起，上面牙床全露出來。

若看此婦的臉孔上半部，應是一位大美人。

婁大年側頭凝聽着，問道：「是金粉嗎？」

婦人冷峻地道：「你叫我的名字我都認爲是一大侮辱！」

婁大年喟然道：「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故性氣清冷者，受享亦涼薄；唯和氣熱心之人，其福亦厚，其澤亦長。昔年老衲容或有錯，也是意氣之爭……」

慕容金粉厲聲道：「婁大年，我等了數十年，就爲了這一天，何必多言！」

婁大年忽然悲聲道：「金粉，如妳終不能原宥昔年我的過錯，你就下手吧！」

他居然跪在地上，等待授首。

慕容母女不由同時一愣。

× × ×

在她們母女心目中，婁大年絕對不是這種「拋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

慕容金粉冷笑道：「不管你如何矯飾，絕對瞞不了我慕容金粉。」

婁大年悲聲道：「金粉，如妳我眞正動手，妳絕非我的敵手，只不過我婁大年怎忍再傷害我的妻女！」

「別再陶醉！我們毫無瓜葛。」慕容金粉哂然道：「你以爲我還是昔年的慕容金粉？」

「金粉，不管妳如何？我仍是不忍下手。」

「告訴你，我傷癒之後，又拜在『金手指』藍天豪藍前輩門下爲記名弟子！」

婁大年對於「金手指」的大名，似乎無動於衷，反而滴下淚水道：「金粉，妳如果始終不能諒解我，妳就動手！」

慕容婉兒似乎有點心軟。

任何惡人，只要懺悔，都會博得同情的。

當慕容婉兒要攔阻母親上前時，慕容金粉却已撤出了長劍，叫道：「千萬別上當！」

慕容婉兒道：「娘，我們可以不理他，我們走！」

「走？」慕容金粉狠聲道：「娘苦等了二十多年才找到他。」

娘，妳能殺死一個不還手的人？」

慕容金粉已站在婁大年身側約三四步之地。

× × ×

婁大年跪地如故，身子佝僂，益顯老邁。

慕容金粉道：「婁大年，我殺了你會破例爲你收屍，和申拳葬在一起。」

婁大年凄然道：「多謝！」

「你還有什麼事要交待的？」

「婉兒眞的不是我的骨肉？」

「當然不是。但我也沒有告訴藍天說是他的。」

這工夫慕容婉兒已到了慕容金粉身邊，道：「娘，往者已矣！饒了他——」

婁大年的身形一幻，突然扣住了婉兒的腕脈。

原野上爆開一串陰冷的笑聲。

婉兒大驚，她終於窺知人性居然是這樣的。

慕容金粉臉上的血色消失，因爲復仇非但不可能，結局可能也會很慘。

她對某些人性的瞭解極深，畢竟還不夠深。

人性到底有多深？此刻的慕容金粉也無法臆測。

只不過她相信，人性是深不可測的。

× × ×

醜、陰詐，還要加上殘酷，居然集於一身。婁大年說道：「金粉，咱們要談談。」

金粉的身子微微顫抖。

復仇的雄心瞬間消失，道：「把婉兒放開再談不遲。」

婁大年道：「金粉，我不是眞的出家，我一直沒有忘記妳。」

慕容金粉冷冷地說道：「我已屆不惑之年，你也到了耳順之年，一切都不可能了！」

婁大年道：「我所希求的不是少年夫妻那種生活，只是住在一起。」

慕容金粉道：「辦不到！」

「好！」婁大年說道：「妳痛苦了二十餘年，我也差不多，喏！把女兒還給妳吧……」

一抖手，慕容婉兒已飛向慕容金粉。

只不過她一接到手中就知不妙，一試脈，面色陡變。因爲婉兒的心脈已斷。

× × ×

仇恨的深淺旣不像水可以量也不像其他東西可以秤。慕容金粉却以爲世上不會有比這更深的仇恨了。

她放下婉兒人到劍到。

但是，婁大年閃過三劍，說道：「金粉，我再提醒妳一次，妳再練五年還是不成。」

慕容金粉再次攻上。這才知道能被稱爲魔頭，自是非同小可。

這魔頭比申拳猶高出多多，根本未撤劍，又把慕容金粉震出三步，道：「妳就是改變主意我也不敢領教！」

「你以爲會有那種可能？」

「就算是有，我婁大年也不拾人的牙慧！」

慕容金粉施出「金手指」的絕技，而且是只攻不守，只見婁大年的劍芒一閃，「嗆」地一聲，她的劍已脫手飛出。

慕容金粉驚惶失措，因爲婁大年已凌空斬下。

「嗆」地一聲，婁大年的劍被另一道寒芒震開，來人却被震退了三步。

出手救助的竟是藍天。

在一箭之地的林中，有個白衣人正在覬覦。

「什麼人？」婁大年知道來人不弱，但仍非他的敵手。

來人道：「在下藍天！」

婁大年忽然仰天發出一串獰笑。

× × ×

藍天以爲婁大年狂笑不足爲怪。

慕容金粉却以爲婁大年狂笑是篤定，狂妄的心理作祟，表示他十拿九穩可以擊敗此一情敵。

藍天和慕容金粉互視一眼，情、仇、愛、恨，都在這一瞥中顯示出來。

藍天走到慕容婉兒身邊，試了一下心脈，道：「也許還有救。」

慕容金粉冷冷地道：「有救？」

藍天道：「是的，妳快救人，我來對付他。」

慕容金粉道：「不要低估此魔。」

「我從不低估任何人！」藍天道：「這件不幸，我該負一份責任！」

僅僅這幾句話，慕容金粉心頭舒暢多了。

她立刻去救人，藍天走近婁大年，道：「老賊，你們的一統武林陰謀，已不可能！」

婁大年道：「怎見得？」

藍天道：「因爲你的死黨申拳已經死了！」

婁大年冷笑道：「放心！我並不孤立的！」

藍天道：「你還有同伙？」

婁大年道：「不錯。只不過婁某並不太倚靠他，像目前這局面，我就有把握應付！」

藍天說道：「聽說你有個很不錯的徒弟。」

婁大年道：「不錯，我剛說的吾道不孤，也就是指他。」

藍天道：「婁大年，殺康門主及其手下兩大高手，以及華山三老和掌門人陸羽等人，都是你和申拳幹的？」

婁大年獰笑道：「那還不須我們自己動手！」

「聽說康平的大弟子上官慈是你的走狗？」

「藍天，不是婁某輕視你，你雖也算是一號人物，婁某却沒有把你放在眼皮子上！」

「當然！」藍天道：「爲了除去你這血賊而命喪於此，藍某也絕不後悔。」

藍天的刀已在手。

他的刀窄而長，以「七削、八斬、三十六剮」名聞武林。

未聽說藍天敗給誰過，却也未聽說藍天刀下死過任何人？

削也好，斬也好，剮也好，他對付的是對方的意志而不是對方的身體。

兩人都緊緊地握着刀劍。

× × ×

不論婁大年有多大的信心，却也絕不敢輕估藍天。

信心足而不輕估別人的人，必是常勝

的人。

藍天先攻出三刀。

刀路詭異，正是削、斬、剮的奇特殺法，不同於任何刀法。

但是，婁大年的劍路更怪，一柄劍像化為萬千，上下四方無所不在。

因為他叫「千手判官」。

他的劍路怪在全是逆勢，雖是右手搏劍，却像是由左手施出的，使對方覺得反其道而行，無法適應。

劍芒似想吞噬刀芒，刀焰也有湮沒劍芒的雄心。

只不過雄心要以實力作後盾。

藍天的技藝非凡，只可惜他遇上了更非凡的敵人。

「嗆朗朗」聲中，刀芒倏斂，藍天被震退了兩步。

「藍天，你不行！」婁大年倨傲地道：「叫你的老相好的一起上。」

「婁大年，我死而無憾！」

「那當然，因為婁某會讓你們一道走的！」

「婁大年，先別太篤定！」慕容金粉走了過來。

藍天一看她的神色，就知道婉兒凶多吉少了。

兩人這次的反擊是猛烈無儔的。

當今武林尚無人能接下這兩人聯手的一擊，尤其慕容金粉在女兒奄奄一息之下，形同自殺。

況且婁大年已盲。

也許兩人正因為婁大年有目而不能視，在攻守上，總是以對付盲人之法出招。

但詭譎絕妙的一劍，輕輕地到了婁大年左後側時，而藍天的一刀，也自前面攻上。

眼看婁大年非接前面的刀招不可。

如接刀招，這後側的一劍必然得手。

但是，所謂意外，通常都是指想不到的事。

婁大年的劍芒爆濺激射。

慘嚎聲破空而起。

慕容金粉的人頭飛了出去。

× × ×

藍天從未見過這種怪劍術，也沒見過這樣殺人的手法。

當然，他更未親眼看着親近的人被斬落人頭的景象。

驚心動魄的是人頭離開頸子的瞬間。

在這瞬間，藍天看到飛起的人頭似乎嘴還在動。

——飛起人頭的臉上有刀疤。

——刀疤經過人中部份，牙床突出。

——那離開的人頭雙目似還看了他一眼。

藍天在這瞬間忽然失去鬥志。

他並非被對方的奇技所震懾，也絕非算定自己非敗非死不可，他已心灰意冷。

他以為慕容金粉母女不是死在婁大年的劍下及手下，而是死在他的手中。

——他若是昔年不突然成家。

——他只要再等慕容金粉一年半載，她就會嫁他，她也許就不會被毀容，而今天也不會死在這裏。

所以他的刀已垂下。

他放棄攻守，就等於放棄了一切。

人類最可怕的意念就是心死！他現在以為，只有死才能使他心平氣和。

劍焰一閃，「喀」地一聲，他的右臂和那柄著名窄刀已飛了出去。

× × ×

藍天沒有動。

他看到自己的右臂飛出，右邊身子一輕。他也看到自己的名刀還緊握在斷臂手中飛出而落地。

似乎在這一瞬間，肉體上沒有任何痛苦。

而婁大年揮出這一刀也不是不能殺死他，而是只想要他一條右臂。

有時要敵人一條右臂，比要他的首級還有用。所以婁大年揮刀之後也沒有動。

× × ×

現在，藍天的斷臂處才流出了鮮血，他用衣衫紮住，道：「為什麼不殺我？」

婁大年以興奮的嘎音道：「我為什麼要殺你？」

藍天道：「你不是有很多理由可以殺我？」

婁大年道：「對，只不過，我只要有一個理由就可以不殺你！」

「什麼理由？」

「不想親手把你們撮合到一起，不論死活！」

「這理由很毒！」

「如果還有更毒的理由我一定也會用，只可惜已經沒有了！」

「你怎知我不能自絕？」

婁大年笑了起來。

× × ×

婁大年邊笑邊掠，不一會只聞笑聲，已不見人影了。

藍天痛得滿頭大汗，但更使他無法忍受的是心底深處之痛。

——他以為婁大年的笑等於是看穿了他。

——他相信婁大年知道他不會自絕。

——任何一個有志氣的人此時此刻都會苟延殘喘，設法苦練武功報此奇仇。

當然，他更猜透了婁大年的想法——今生今世，他已無法練成足以擊敗婁大年的絕技。

因為用左手練，幾乎等於從頭開始。

他的最大悲哀竟是時不我予。

鮮血已自衣衫中湧出，這時遠處有一人影馳來。

她正是藍天的女兒藍楓。

栽師兇徒遭報應

「八不山莊」中的黑白兩道人物已不少。

當漆七和野妮子到達時，他們受到頗為隆重的歡迎。

司馬斌親自設宴接待。

在座的有「漠北雙霸天」林天祥、林天吉兄弟。「獨釣寒江雲」李漁、「冰冷心」和「五雷手」張嘯峯等。

司馬斌舉杯道：「各位，我們敬兩位少俠一杯。」

兩小的輩份比在座諸人都矮了一輩，僅和司馬斌算是平輩。

眾人都舉杯，只有「獨釣寒江雪」李

漁未端杯子。

眾人乾了酒，「五雷手」張嘯峯道：「李兄為何不乾？」

李漁淡然道：「不值得尊敬之輩，李某從不勉強自己！」

張嘯峯說道：「兩位小友有何不對之處？」

李漁道：「一個是殺人兇手燕凌的師弟，一個是燕凌情人的師妹，如果吾人不能認清敵我，今日之集會就不如休去！」

張嘯峯道：「李兄，你這就不對了！兩位小友若非厭惡燕凌的行為，焉能投奔八不山莊？」

李漁道：「張兄何不問問他們？」

漆七道：「我們兩人並不怪李前輩的輕視和指責。」

張嘯峯道：「小友真能大義滅親？」

漆七道：「正如前輩所言，晚輩若不厭棄家師兄的行為，就不必來此。」

「好！」李漁忽然端起了酒杯，說道：「小友，我敬你一杯，也等于向兩位道歉！」

漆七道：「前輩不必過謙！」

「為什麼？」

「因為這樣正顯示了李前輩的是非分明。」

三人乾了杯，眾人陪了一杯，司馬斌鼓掌喝采道：「武林中人若都像兩位小友這樣，何愁宵小不顯原形？」

× × ×

兩小竟因此而和李漁成為忘年之交。

閑暇時三人常在一起下棋聊天。

時間很快溜走，已距烟雨樓的約會之期不到五天了。

深夜，兩小正在挑燈夜談，來了個熟人，正是「獨釣寒江雪」李漁。

「李老哥，是不是又上了棋癮？」

李漁忽然揮揮手，低聲道：「請姑娘到外面去警戒，老哥哥要和漆老弟談幾句話。」

野妮子以為對方不信任她，心中有點不悅。

漆七低聲道：「野妮子，不要誤會，李老哥所談的必是正事，他是怕讓外人聽到。」

「對對！慎防隔牆有耳。」

野妮子這才出屋而去。

李漁低聲地說道：「老弟，你們要快走！」

「為什麼？」

「遲了就沒命！」

「我不信。」

「你就是信也要暗暗溜走，明走恐怕你們脫不出『八不山莊』。」

「那你？」

「我當然也要走。」

「莫非司馬斌這個人靠不住？」

「豈僅是靠不住？他是個十分陰險的人。」

「李老哥何以證明？」

「因為我在無意中看到司馬斌殺了諸葛青及總管司空亮。」

「他為什麼要殺司空亮？」

「這該由諸葛青說起，此人在金陵托保五顆巨大東珠暗鏢，中途却又親自穿白衣刧鏢，使吉星鏢行總鏢頭賠了數十萬兩銀子。因為他若不賠就要全家被殺。羅通只好把他所保的公家賑災官銀暫且墊出，而他從此逃亡天涯，聽說羅通已被殺死滅口了！」

「司馬斌殺了諸葛青，這血賊有什麼錯？」

「諸葛青固是死有餘辜，但他殺諸葛青却是為了中飽私囊。他殺自己的總管，更是為了滅口。」

「這和我們有什麼關連？」

「因為司馬斌可能是殺康平門主及其他諸人的幕後唆使人。儘管司馬斌背後仍有個扯綫的人。」

「即使如此又如何？」

「老弟！這不是很明顯？他嫁禍令師兄，旨在使他成為武林公敵，待除去他，司馬斌就可以號令武林，再也無人能與他抗衡了！」

「不，」漆七道：「據在下所知，家師兄與司馬斌有某種默契。」

「什麼默契？」

「我也不大明白，他們約定在烟雨樓上見面，而且是五日之後晚上三、四更之交。」

李漁道：「不管他們有何默契，你還是要信任燕凌。」

「莫非李前輩認識家師兄？」

「我和令師兄只有兩面之識。」

「既然只有兩面之識，李老哥怎知他的心性？」

「老弟，老哥哥數十年精研相人之術，所以我深信令師兄是正人君子。」

漆七默然。

別人都有這種勇氣相信師兄到底，自己為何不能？

「老哥，我們一起走。」

「而且就是今夜。」

「那麼不走的人又如何？」

「邪道人物是他的死黨，白道中人已不多。」

× × ×

由李漁作响導，兩小逃出了「八不山莊」。

在三十里外山道上，三人的笑聲迴響着。

李漁道：「老弟，你和令師兄相差什遠是什麼原因？」

漆七道：「不用功，而且資質也不如他。」

「真可惜！」

「這話怎麼說？

李漁道：「能拜在名師門下，這是命運，如果資質好而無名師，成就仍是談不上，而令師盲如來乃是武林第一人！」

漆七道：「家師技藝之超羣，自不待言，要說是武林第一人……」

李漁道：「放眼武林，還有誰能與令師相提並論？」

野妮子道：「家師就不遜盲如來。」

李漁說道：「對，姑娘的師門是何人呢？」

野妮子道：「『四海一瓢』……」

李漁說道：「果然也是武林中頂尖人物。」

野妮子道：「李前輩以為家師是武林第二人？」

李漁道：「以『四海一瓢』的造詣來說，他的門人也該更高明些才對……。」

野妮子道：「我和小七一樣，不學無術，貪玩偷賴……」

前面林中出現了四條人影。

一字排開，在前面擋住了去路。

× × ×

野妮子道：「其中高瘦的人不就是『冰魃』冷心？」

漆七道：「不錯，還有『漠北雙霸天』林天祥、林天吉兄弟。」

李漁道：「另外一個正是張嘯峯。」

漆七道：「他們居然迎頭趕上。」

野妮子道：「原來他們早已發現我們逃走。」

現在雙方相距才五七丈遠近了。

「五雷手」張嘯峯道：「老李，怎麼才來？」

李漁回答道：「早來晚來還不都是一樣？」

「漠北雙霸天」老二林天吉道：「說的也是，讓這兩個小崽子跑了！怎麼向莊主交待？」

野妮子一驚，道：「怎麼？是司馬斌要你們來截捕我們的？」

林天吉大笑道：「你們聽聽，有多新鮮？」

漆七冷冷地道：「如此看來，司馬斌果然是個陰謀詭計，隱惡揚善之輩！」

「那倒不是！」「五雷手」張嘯峯道：「他是爲武林除害。」

漆七大聲說道：「哼！你少在這兒假道學！」

野妮子道：「只不過，就算你們來了四個，要想擺倒我們三人……」

「不不……」李漁忽然揚長走到一邊，坐在大石上，說道：「可別把我也算上去。」

野妮子又是一愕，道：「怎麼？原來你是一根牆頭草？」

李漁道：「錯，我壓根兒就沒有站在你們那邊過。」

漆七厲聲道：「出主意和我們一起逃出，只不過是要在莊外殺我們？」

「這一下子可就猜得八九不離十兒！」李漁大笑，衆皆大笑。

× × ×

兩小又獲得一次痛苦的經驗。

有的經驗是以最大痛苦換來，有的却要貼上性命。

五個人笑得好放肆。

在他們心目中，兩小簡直是剛脫掉開襠褲子的黃口小兒。

——如此幼稚的小崽子，莊主居然要他們五人來收拾他們。

——而如此重視這兩個小崽子，是否暗示對他們五人的輕視？

事實的確如此。

但是，兩小却知道，這是他們的生死關頭。

他們素日雖然嘻嘻哈哈，不大幹正經事兒，此刻却是心意相通。

漆七道：「論輩份，你們平均要比我們高出一輩到一輩半。」

林天祥道：「不錯，哪一個都可以做你們的祖宗。」

漆七道：「論年紀，哪一個也比我兩人的年齡加起來還大一倍半。」

張嘯峯道：「對，至少任何一個都能作你們的祖父。」

漆七道：「請問，你們五人當中，誰的功力最高？」

這話兒很不好回答，因爲誰也不願說別人比自己高些。

但是這五人當中，確實有人高明些。

五人互相觀望了一會，張嘯峯道：「以在下的愚見，認爲『冰魃』冷心兄的『寒冰掌』最具威力。」

李漁也附和道：「在下深具同感。」

這麼一來，林氏兄弟也只好附和。

「冰魃」冷心却傲然道：「這怎麼敢當？怎麼敢當？」

因而其餘四人口中雖說他高，心中實是不服。

至少他的傲慢使他們極不舒服。

漆七道：「既然冷心的武功比四位高出很多，我們二人想接他百招。」

此言一出，其餘四人自然不便反對。

事實上他們正好可以袖手旁觀。

他們也並非不知道，如果這兩個小崽子好調理，莊主會一下子派出五人前來？

× × ×

冷心在這情況之下，雖知五人上了這兩個小崽子的當，却又不能點破。

如他點破，四人未必就肯齊上，却顯示他有點胆怯了。

只不過李漁更滑，道：「冷兄，如果不太有把握，李某算上一個。」

「笑話！」冷心一張長窄而像長歪了的茄子似的臉，全是傲色，哼道：「姓冷的要是連這兩個小崽子都拾奪不了！還混什麼？」

李漁喟然道：「的確，在下是多餘操心！」

四人都各自退後了三四步。

兩小交換了一個極爲深沉而有內容的眼色。

冷心走出來，沒有撤下背後的雙斧。

兩小首先發動，各自撤劍在手。

他們知道「寒冰掌」的厲害，但如果不被拍實就不要緊。

兩人的眼色都能充分領會，所以在十來招時，野妮子忽然一絆，往前栽出了一步。

冷心正好夠上了施襲的部位，而漆七却在兩三步以外。

冷心放心大胆地全力出掌，他希望這一掌能把她砸出五步以外。

如無其他變化，他確實有此把握。

但是，漆七忽然間把手中的長劍出了手。

這一手竟使旁觀者大笑不已。

× × ×

兵刃是不可隨便出手的。

而冷心雖然一心一意要砸斃野妮子，却也顧到了後側。

見漆七的長劍出了手，而其餘四人在大笑，他幾乎也要笑出來。

但是，笑聲忽然像是硬生生被切斷。

因爲野妮子的長劍也出了手。

而兩人的劍柄上都有鍊子，約三尺來長。

冷心一震，不得不迴避。因爲這兩劍所攻擊的不是同一位置，甚至是相反的位置。

冷心閃是閃開了，他對自己的速度很是滿意。

兩劍同時落空。但二人一抖鍊子，劍身忽然同時離開了劍柄。

幾乎同時，又急射向冷心的前後身要穴。

絕的是劍身脫出劍柄，而兩劍劍柄上仍然各有一劍身。

不但冷心一愣，就是旁觀者也同時一驚。

「噗——」地一聲，野妮子那劍自冷心頸旁呼嘯而過，漆七那一劍身，正中冷心的背心。

他此刻心中亦不冷，而是熱血翻騰奔湍。

因爲他是這兩個小崽子的詭計下第一個犧牲者。

× × ×

屍體倒下，鍊劍各自收回。

四人的驚色還未自臉上消失，漆七笑道：「毫無疑問，以四位來說，當以林氏兄弟聯手的威力最大。」

林氏兄弟可就不敢托大了。

只不過他們也犯了同樣的毛病，不便在人前示弱。

他們希望李、張二人能共體時艱，主動揭破漆七的陰謀，四人齊上。

但是，以李、張二人估計，他們二人聯手，可以破兩小的鍊劍。

原來，劍身有三層，以薄薄的鋼片包住，一抖之下，劍柄處的彈簧即把最外一層彈出。

而且是恰巧劍尖對準了敵人時彈出。

這當然要十分熟練，時間、力道，以及彈出的方向和角度都要配合精密才行。

野妮子的火候不夠，就未能射中。

他們的鍊劍又必須聯手同時使用才具有威力，而且不用則已，用了就必須要對方死。

因爲他們這一手是秘密，一旦傳出，下次就不靈光了。

× × ×

林氏兄弟見李、張二人又要作壁上觀，兄弟二人立刻交換眼色，挺身出手。

他們既稱爲「漠北雙霸天」，自然有其霸道之處。

他們的兵刃是鋼佛手，長四尺，佛手指尖微曲，銳利無比。

兩小邊打邊交換眼色。

而一邊的李、趙二人，已作勢準備，隨時可以出手。

忽然，兩小的鍊劍又出了手。

漆七奔向林老大，野妮子直奔向林老二。

這麼一來，兩人的力量分散，攻擊力不能集中，威力自然大減。

然而，漆七抖動劍柄射出的第二層劍身，仍然射中了林老二的肩窩。

幾乎就在此同時，李、張二人見有機可逞，因爲兩小的劍身已射出，正在收回當中，他們立刻出手。

李漁用戟，張嘯峯用叉，有如猛隼攫食，銳不可當。

兩小再精，還是不如這些老薑。

劍尚未收回手中，敵人的戟和叉加上林老大的鋼佛手呼嘯着向他們掃到。

這是絕對無法倖免的。

但漆七只攻不守，希望以自己的一命或重傷，換取野妮子的死裏逃生。

忽然，劍光疾閃，慘呼聲破空而起四山回應。

李漁和張嘯峯的頭顱飛出，林老二和林老大掣着鋼佛手，驚駭過度，竟忘了逃走。

當劍芒再次閃爍時，二林連驚叫都來不及，人頭滾出。正好和李、張二人的六陽魁首聚在一起。

白衣人的長劍上一點血都沒有，而且已經入鞘。

因爲太快了，劍上根本不可能沾上血漬！

× × ×

兩小有死裏逃生的悸怖。

但是，漆七却冷冷地問道：「你是師兄？」

白衣人道：「正是。」

野妮子很高興，道：「燕大哥，我們終于遇上了你。」

白衣人道：「其實我一直未離開你們左右。」

漆七道：「師兄似乎在廻避我們。」

白衣人道：「某些時候，的確也有此企圖。」

漆七道：「爲什麼？」

白衣人道：「因爲我希望你們不要捲入這漩渦之中。」

漆七道：「你眞的只是爲了這個？」

白衣人道：「如果不是爲了這個那是爲了什麼？」

漆七道：「師兄心裏清楚。」

白衣人道：「我並不清楚，希望你告訴我。」

漆七說道：「你和司馬斌似有某種默契。」

白衣人道：「是什麼默契？」

「師兄何必多此一問？」

野妮子道：「小七，快別難爲燕大哥了！他也許有不得已的苦衷！」

白衣人道：「還是野妮子知我。」

野妮子道：「燕大哥，你有沒有見過我師姐和藍伯伯？」

「見過。」

「他們近況如何？」

「妳還是不知道的好！」

「怎麼？他們有什麼不幸的遭遇？」

白衣人喟然說道：「藍大俠已斷了一臂。」

兩小大驚，他們幾乎不信這件事實。

× × ×

以藍天的功力，加之父女在一起，當今武林誰能斷其一臂。

野妮子失聲道：「燕大哥，這是誰幹的？」

白衣人道：「聽說是『千手判官』婁大年下的手。」

兩小又是一震。

婁大年之名，在武林中連小孩子都會聞名色變，他們想不通，藍大俠怎會招惹這魔頭？

漆七道：「以婁大年的名氣和絕世武功，藍大俠父女能倖免已經不錯！」

白衣人道：「那時藍楓不在藍伯伯身邊。」

漆七道：「這麼說，藍伯伯的技藝更爲不凡。」

「但是，據藍伯伯自述，是婁大年不想殺他，而非不能。」

兩小同時驚愕。

白衣人道：「這是因爲婁、藍二人之間還有一段情仇。」

野妮子問道：「他們之間會有什麼情仇？」

「局外人當然不甚清楚。」白衣人道：「昔年江湖上有位慕容金粉女俠，和婁、藍各有一段情，而且和藍大俠還生了一位千金，名叫慕容婉兒，只比藍楓少一兩歲。」

野妮子大聲說道：「這恐怕是傳言失實。」

「何以見得？」

「藍大俠不是那種人。」

「妳最好先聽完了再說。是人必有人性，有人性必有缺點。」

漆七道：「此話有理，所以我們不必把某些人估得太高。」

他的話中有刺，白衣人自然能夠聽出來。

白衣人道：「慕容金粉因與藍大俠誤會而分手，後遇婁大年，交往頗深，發現他心術不正後，回頭再找藍大俠，但藍大俠已經成家。」

漆七道：「該時慕容女俠是否已懷了孕，也就是那位慕容婉兒姑娘。」

「正是。」

漆七冷冷地道：「藍大俠這臂斷得不冤枉。」

「小七，你胡說什麼？」

「種因得果，誰曰不宜。如果種因而不得果，誰還會作好事？」

白衣人道：「有理！」

漆七道：「以後呢？」

白衣人道：「慕容金粉心灰意冷之下，遠走邊陲，不意婁大年還不死心，在她峻拒之下，在她臉上劃了一劍，使她半生不敢見人。」

漆七道：「婁大年最該死。」

白衣人道：「只不過該死的人往往不死，而不該死的人卻又早死。像慕容金粉母女，就全死在婁大年的掌下！」

漆七怒極，發出一聲怪吼。

× × ×

漆七是哪一種人，由這一聲怒吼即可見一般。

野妮子道：「原來婁大年不殺藍伯伯，比殺了他還殘酷。」

「對！對某些人賜死往往是仁慈，不死反而是痛苦。」

野妮子道：「藍伯伯不礙事了。」

「身體已不礙事，只怕他的心已經死了！」

野妮子說道：「我師姐她必然痛不欲生。」

「那是當然。」

野妮子道：「你該留在我師姐身邊，多多開導、安慰她才對。」

「是的……只不過，你們不也需要照料。」

這語音忽然有點改變。

兩小心頭一驚，漆七道：「你……你不是我師兄？」

白衣人的笑聲忽然變冷，道：「你們的師兄的確在藍天父女身邊。」

兩小同時疾退五步。

× × ×

這人當然是司馬斌了。

有很多場面，司馬斌以燕菱的姿態出現，口音仿得極像。

今夜雙方談了這麼久，他們才聽得出來。

其實還是司馬斌故意露出破綻試驗他們。反正他以爲二人不會逃出他的手心。

他做事很牢靠，雖然派出了五個高手來殺兩小，還是不大放心。

結果還眞被他料中。

只不過，他最後出手，殺光了他派出的人。

凡是太接近他的高手，就算是對他忠心耿耿的，他也不會放過，因爲他知道人心的詭詐和人性的善于偽裝。

這些人性的弱點都可以自他自己身上找到。

白衣人道：「你們要明白，我必須殺你們。」

漆七道：「是不是怕我們揭穿你的陰謀？」

白衣人道：「那還在其次，因爲你們二人相當詭詐。」

「比你還詭詐？」

「雖然比我還差點，假以時日，恐怕不遜于我。」

「由此可見，你已承認自己是什麼人了。」

白衣人笑笑道：「高孟德並不否認他是奸雄，他的了不起處即在此。」

漆七說道：「你似乎以一對二十分篤定。」

白衣人道：「是的，而且我還可以破例。」

「破什麼例？」

「讓你們的劍中劍重行裝上，聯手施出鍊劍，這樣一搏之後，不論有何結局，你們必然毫無怨言！」

漆七道：「正是。」

白衣人伸手一讓，自行退後一丈有餘，讓他們兩人撿起射出的劍身，重行裝在劍上。

兩人看着白衣人的穩沉和篤定，相對地，他們的信心一寸寸地消失了。

× × ×

白衣人道：「好了沒有？」

野妮子道：「司馬斌，你似乎要殺光所有的武林高手。」

白衣人道：「也有我殺不光的人。」

野妮子道：「對那人你怎麼辦？」

白衣人道：「那些人通常都是明哲保身，入山唯恐不深，不管世事的人，所以兩不相犯。」

兩小不斷地交換眼色。

甚而還以傳音入密互通聲氣。

他們只能勝不能敗，因爲敗就是死。

漆七先攻出，野妮子一出手就是出手劍。

而野妮子玩絕的，漆七自也不敢怠慢，必須全力以赴。

漆七的出手劍也出了手。而且兩人同時抖動鍊子，劍柄牽動，劍尖轉向。

「騰騰」兩聲，各射出兩個劍身。

一出手就來這一手，實在出乎對方意料。

所以這勢道非同小可，而且射出的劍身，一支往右，一支往左，呈包抄之勢。

但是，白衣人並未費多大力氣，已脫身劍外，兩個劍身，「嗆」地一聲互撞落地。

如此出其不意，一開始就射尙且不能得手，兩小感到死亡的威脅。

白衣人道：「這一手威力不小，只不過在我看來仍然幼稚。」

漆七以蟻語傳音道：「野妮子，妳走吧！不要兩個人都栽在這兒，只要請師兄爲我報仇就成了！」

野妮子道：「還是你走好些。」

漆七知道她不會走，道：「野妮子，我們一道走也好！」

野妮子道：「小七，我一點都不怕，你呢？」

漆七道：「野妮子，我老實告訴妳，我怕。」

「你怕什麼？眞差勁！」

「我們的三層劍身，已射出了一層，另外兩層也未必能傷得了他。」這不是以蟻語傳音說的。

野妮子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能領會他的話意，道：「聽天由命吧！」

「幹……」漆七再次領先出手。

野妮子隨之，但這次並未馬上使用出手劍。

白衣人的長劍始終未撤下。

十招以後，野妮子先施出手劍，漆七跟上。鍊子一抖，兩層劍身射出。

白衣人再次閃過。

幾乎同時，兩人最後一層劍身又射出，而且是一個射前身，一個射後身。

白衣人輕笑聲中，身子作了幾乎不可能的轉折。最後，兩劍身又擦身而過射空了。

漆七厲聲道：「野妮子，拚了……」

兩人再次貼上。一劍刺出。

那知他們的劍身射出之後，只剩下劍柄。

白衣人閃過了這第四層劍身，這已經多了一層。絕未想到劍柄中又射出三柄小劍。

這小劍長不過三寸餘。

這是白衣人絕對不曾想到的變化。

在這剎那，他不能不驚服兩小的詭變和機謀。

六柄彈力極强的小劍，由不同方向呈品字型射到。

幾乎任何高手，都無法倖免。

也可以說，能閃過三支小劍已經是微天之倖了。

然而，白衣人忽然發出一聲怒嘯，他的衣衫，「卜」地一聲緊吸貼在他的軀體上。

他的身子同時蜷成了一個不及一抱大小的人球，在六柄小劍的隙縫之中射了出去。

「卜卜」兩聲，有兩柄小劍射穿了他左腋下衣衫及右胯骨外的下衣。

只不過皆未傷及皮肉。

× × ×

兩小驚得呆在當地。

到此，他們才相信，今夜難逃魔手。

——死亡只不過是雷前的閃電。

——聽到雷聲，死亡已經完成。人們怕死亡時，至少死亡尚未來臨。

只不過，也只有人類怕死亡時才是最可怕的時刻。

「好構想！好計謀！」白衣人看看腋下及胯骨處的褲子破孔，餘悸猶存地道：「可以說當今之世除了我，剛才無人能逃此厄運。」

這話雖是過份自負，却也不能不信。

兩小本有九成以上把握。

因爲他們事先已暗示，只有三層劍身，使對手有個先入爲主的概念。

由這概念可以造成對方的疏忽。

白衣人又說道：「我已不想再耽擱時間……」

他的速度是不可思議的。

兩小全力防守，也沒超過三招，已被砸了出去。

當他們尙未爬起時，白衣人已站在他們之間處，相距兩人都不過兩步之地，道：「號令武林，捨我其誰？」

「好狂的口氣……」人隨聲至。白衣人一旋身，閃退了五步。

他的身後站着一個皓首布衣的老人。

× × ×

野妮子忽然悲呼了一聲。

這聲音幾乎連她自己都聽不清楚。

因爲前此死亡已是定局，現在就完全不同了。

「師父……」野妮子又叫了一聲。

這一聲呼喚也喚回了漆七的信心，剛才他已閉目等死，他難過的是不能保護自己心愛的人。

白衣人冷冷地道：「你就是『四海一瓢』？」

老人道：「正是。」

白衣人道：「如果單挑，本人未必怕你。」

老人道：「的確，一對一老夫也毫無把握。」

白衣人道：「看來你仍要倚靠兩小的援手。」

「也許。衆志成城，武林道統才可以維持而捍衛正義，誰敢以意氣之爭托大逞强？」

野妮子道：「此賊沽名釣譽，陰毒無比，我們除去他。」

「四海一瓢」道：「不必，反正他活不久的。」

白衣人道：「你少在這兒賣弄。」

「四海一瓢」道：「不信可待數日後印證老夫之言。」

白衣人愕然道：「哦？你也知五日之約？」

「四海一瓢」道：「我不知道什麼五日之約。」

白衣人一個倒縱離開了現場。

兩小不由駭然，「四海一瓢」不會自

貶身價，連他老人家都無把握勝他。司馬斌的功力之高，眞是駭人聽聞。

野妮子這才上前行跪拜大禮，但「四海一瓢」把她拉了起來。

野妮子痛定思痛，含淚道：「師父，你若來遲一步，我們恐怕巳經死了！」

「四海一瓢」喟然道：「武林中出了這麼一個敗類，眞是刦數。」

漆七也見了禮，道：「前輩，五日後的約會，似乎您也知道。」

「四海一瓢」道：「是的。」

漆七道：「是不是指此人和家師兄的約會？」

「四海一瓢」道：「本來應該是他們的約會，但是，其結果却又不同。」

漆七道：「莫非還有別人參與？」

「四海一瓢」道：「不錯。而且從頭到尾是個大陰謀。」

野妮子道：「師父，誰是陰謀者。」

「四海一瓢」道：「很難說是誰？有人以爲自己是定計的人，智珠在握。有人以爲他是勝利者。但其結果很難說。」

野妮子道：「師父，是不是有燕凌燕大哥在內？」

「當然，他是主冈之一。」

「燕大哥有無危險。」

「參與之人都有危險。」

「到底有多少人參與？」

「應該是三個人。」

「都是哪三個人？」

「四海一瓢」道：「事關機密，爲師目前不便說得太多。」

野妮子道：「師父一定知道燕大哥是不是壞人？」

「四海一瓢」忽然嚴肅起來，道：「要在這次事了之後才知道。」

漆七道：「前輩，這到底是個什麼約會？」

「四海一瓢」道：「宴無好宴，會無好會。連我都不甚清楚。我只是在偶然中得悉此事。」

野妮子道：「師父，我們該不該前去支援？」

「要去也要十分小心技巧，反之必然壞事。」

「這話怎麼說？」

「只要對方知道，燕凌有了帮手，對他反而不利。」

野妮子道：「師父，這司馬斌的武功眞的就那麼厲害？」

「當然，難道爲師還會和他客套？」

「此人的師承是何人？」

「武林第一人。」

× × ×

兩小不由相顧愕然。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很多事往往是很單純的，但表面看來却十分複雜。

當然，也有表面看來相當單純的事，實際上是很複雜的。

漆七忽然面色一變，道：「會不會是司馬斌和他的人二人聯手對付家師兄的局面？」

「可能！」

「家師兄不知道還有人要去？」

「知道。」

漆七愕然問道：「家師兄不知道有危險？」

「四海一瓢」道：「按理說他該知道，聽說他的師父要去。」

漆七道：「前輩是不是還知道些別的，却又不說出來？」

「四海一瓢」道：「也不算多，所以我也不是不担心燕少俠的安全。」

野妮子道：「師父就是爲了這件事來到中原的？」

「四海一瓢」道：「是的，不過又發現另一件不幸的事。」

野妮子道：「師父，是什麼事？」

「四海一瓢」道：「爲師一個姪女遇人不淑，死得極慘。」

野妮子聽了失聲道：「莫非是慕容金粉？」

原來「四海一瓢」名慕容不忘。因而野妮子才能觸動靈機。

因爲以前師父從未說過有位姪女是武林中人。

「四海一瓢」慕容不忘喟然道：「正是她。可憐她們母女皆死在『千手判官』婁大年之手。」

漆七道：「慕容前輩可能知道藍天藍大俠和慕容前輩的關係？」

「知道一點。」慕容不忘冷漠地道：「說起此事，藍天昔年也有不是之處。」

兩小也以爲如此，却不便置評。

慕容不忘道：「男女之間容或有意見相左之時，怎可不聲不响倉促成家？這簡直也可以說是負情。」

漆七道：「至少顯示了對這份情感的不太重視。」

慕容不忘道：「不錯。所以年輕人處理情感糾紛，千萬要小心。」

漆七道：「藍前輩斷了一臂，極需保護。婁大年毀了他的一切。」

慕容不忘道：「婁大年當時不殺他，以後更不會殺他，這倒可以放心。」

野妮子又說道：「可怕的是藍伯伯自己。」

慕容不忘道：「最可怕的兇手不是殺人，而是殺死靈魂。藍天的靈魂巳不存在，他將在無邊痛苦中渡過餘年。」

野妮子道：「而師姐也會分担藍伯伯的痛苦。」

漆七道：「慕容前輩何不去救救藍老伯？」

慕容不忘微愕道：「怎麼個救法？」

漆七道：「設法使他恢復信心！」

慕容不忘搖搖頭，道：「要使他恢復信心，必須使他恢復武功！」

兩小默然。

× × ×

漆七道：「以前輩技藝，以及和藍老伯的關係，使他和前輩在一起，以三五年的工夫，也未始辦不到。」

「不錯。」慕容不忘道：「其實我也曾想到過這麼做的。」

前輩有什麼困難？」

慕容不忘嘆口氣道：「說說容易，救一個人也不難，但救一個心巳死亡的人却很難。」

漆七道：「當然，不過總値得去試一試。」

慕容不忘道：「其實最大的困難還不僅此。」

漆七道：「那是什麼？」

慕容不忘道：「你們知道藍天爲什麼還會苟活人世？」

野妮子道：「還抱有復仇的一綫希望以及爲了師姐。」

慕容不忘道：「主要原因還是爲了復仇，你師姐巳成人，作父親的總不能跟女兒一輩子。」

漆七問道：「前輩是否暗示復仇無望呢？」

慕容不忘漠然地點點頭道：「當然，我們常常說『迎頭趕上』那句話。其實這說法很不正確。」

漆七道：「世上很少有迎頭趕上的事情。」

慕容不忘點點頭，道：「等藍天能以左手用刀，恢復了功力，這巳是萬幸，但婁大年的功力又豈會停滯不前？」

兩少失望地不出聲了。因爲，這是事實。

慕容不忘長嘆一聲，道：「其實最令人担心的不是他的毅力不夠，也不是我不肯帮忙，而是担心一個最大的危機。」

兩小同聲問道：「什麼危機？」

慕容不忘道：「萬一婁大年在不久的將來死了……」

漆七喃喃地道：「藍老伯復仇的目標巳失，努力發憤的目標巳不存在，那時候他會陷入最最可怕的境界。」

他們相信，他可能瘋狂或自絕。

× × ×

藍天巳睡，臉色仍然十分蒼白。

他的生命中巳經失去了春天，雖然這正是春天。

藍楓悄悄地離開了父親的臥室，返回廂房中。黑暗的屋中站着一個白影。

她立刻就知道是誰？而且立刻抓起床頭的刀，抽出刺去。

但他沒有動一下，刀尖巳刺到他的心窩處，且戳破了衣衫。

「你以爲我不會殺你？」

「在妳沒有弄清我是否有取死之由前，應該不會。」

「一定要我歷數你的罪狀？」

「不必。就撿最使妳痛心疾首的說說如何？」

「數日前你和一個黑衣女人到鏡花庵去胡來，那艷尼和小尼交談巳說明是燕施主和慕容姑娘，我去捉奸，却被你們跑掉了。」

「就因爲這事要殺我？」

「而你在第二天又殺死了那艷尼和小尼。」

「還有？」

「我爹和我到庵中去調查，後來追上了一撥鏢車，總鏢頭羅迪聲言在金陵接了的暗鏢，是五顆鴨卵大的東珠，在鏡花庵附近被一白衣人所刦，還殺了一人。」

「妳以爲是我？」

「不是你是誰？」

「我說是司馬斌你信不信？」

「見鬼！他正在召集武林的高手來抓你。」

「這是因爲他非抓我不可。」

「你少胡扯。」

「妳當然不信，而且大多數人都不信，要是那麼容易相信，他還混什麼？」

「難道說那艷尼和小尼的交談也是假的？」

燕凌笑笑，說道：「妳可知那艷尼是誰？」

「你又要胡扯？」

「她就是空門浪女媚娘。」

「她？」

「不錯，她是司馬斌的相好，至于另一黑衣少女，乃是一個叫慕容婉兒的姑娘，我猜想，他可能就是令尊昔年的老相好慕容金粉之女。」

「慕容金粉？」

「不錯，這姑娘和他一起，結局必然十分悲慘。」

「你是說那兩尼的交談間只是故意說給我聽的。」

「當然，人家故意引妳到鏡花庵去看戲，再叫兩尼配合，希望能借妳的刀殺了我。」

藍楓一直沒有收回她的刀，道：「康平以及華山三老等人的死……」

「我還不敢確定，但必是司馬斌及『萬里飄香』申拳以及『千手判官』婁大年所爲。」

你是說司馬斌和那兩個老魔頭有關連？」

「大概是的，我還不大清楚。」

「我怎麼才能相信你？」

「四日之後，一切都會明朗。」

「爲什麼要待四日之後。」

「因爲有一次約會，到時候妳若在塲，必然大爲吃驚。」

「我爲什麼要吃驚？」

「因爲有太多的意外，至少你會發現我和司馬斌在一起。」

「和他一起？幹什麼？」

「可能要聯手對付一個人。」

「你和司馬斌聯手對付的人，會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不難想像，必是武林中的第一號人物。」

「如果你們不聯手？」

「誰也不是那人的敵手！」

她收回了刀，也收回了大部份的妒恨，而且巳在他的懷抱之中。

經過波折後的激情更狂烈，兩人都溶合在燎原的野火之中。

× × ×

烟雨樓在嘉興。

嘉興有個南湖，又名鴛鴦湖，雖不及濃粧淡抹兩相宜」的西湖，但湖心的烟雨樓却也相當出名。

湖上風光，樓台烟雨，加之渡船水手清一色是年輕女子，就連昔年的乾隆帝都動了遊興。

據說乾隆遊湖，忽動了釣魚之興，左右及地方官吏不能掉以輕心，怕皇帝老子釣不到魚而震怒，就派水性好的人在水底暗暗在鈎上掛上鮮活的錦鯉。

皇帝老子大悅之下，就在垂釣處立釣鰲磯」石碑留念。

此刻，三更將盡，四更未到。

這釣鰲磯附近，一白衣人疾行，到了

湖邊，跳上一小型的畫舫，催舟向湖山駛去。

夜霧瀰漫，三丈內即無法辨物。

× × ×

烟雨樓十分宏偉，佔地極大。

燕凌到達烟雨樓，盲如來已先到。

空蕩蕩的樓中，只有他們師徒二人。

「徒兒拜見師父。」

「不要多禮。」盲如來坐在石凳上不動。湖上的濃霧向樓中滾滾捲入。

燕凌道：「師父約徒兒來此何事？」

盲如來並未立刻回答。

他的影子越來越模糊，因爲霧不斷地舒捲而入。

「我叫你來不是比你約我來更好些？」這語氣就不像是師父對徒弟的語氣。

「您這是什麼意思？」

「你對我的瞭解不會比我對你的瞭解少些。」

燕凌道：「師父何出此言？」

盲如來忽然乾笑了一聲，道：「是不是在等什麼人？」

燕凌道：「等人？等誰？」

「誰知道？」盲如來又道：「反正你再狂傲，也不敢和老夫單挑！」

燕凌顧左右而言他，道：「徒兒是不是有什麼不對之處？」

盲如來冷冷地道：「燕凌，不必裝了！老夫相信你已知我的身份，也相信你繼續顧左右而言他，不過是帮手還沒有到達而已。」

「這……這徒兒就更不懂！」

「我告訴你。」盲如來忽然站了起來，冷峻地道：「眞正的盲如來早已被老夫殺死，因爲我和他有深仇，由于我和他的相貌和身材太像，又都是瞽目，所以我冒充了他。」

× × ×

燕凌應該跳起來才對，但他沒有。

他冷靜地聽着，似乎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我非但要殺盲如來，也要據有他的終南古堡。因爲那非但是座價値不菲的產業，而我更喜歡它的幽秘性，更愛它的宏偉。」

燕凌也很喜歡師門的終南古堡。

那古堡是師祖所建，佔了一座山頭。

「老夫就是『千手判官』婁大年，被稱爲當今武林第一人。」

燕凌冷漠而喃喃地道：「稱之爲武林當今第一人，並不爲過。」

婁大年得意的低笑，在霧中迴盪着道：「你總算聰明。」

燕凌冷冷地道：「如果我不聰明，如何能活到現在爲恩師報仇？」

婁大年道：「你是何時知道的？」

燕凌道：「當然是康門主及兩大高手以及華山三老死後不久。」

婁大年道：「你怎麼知道的？」

燕凌道：「因爲恩師盲如來從不離開終南古堡，而你却下山各處去動。」

婁大年道：「自那時開始，你才看出我有多處不像盲如來之處？」

燕凌道：「不錯，而最大的區別是，恩師眉宇間有慈祥之色和血氣，你則隱含暴戾之氣！」

婁大年並沒否認，對盲如來的技藝及人格，他都沒有話說。

× × ×

霧更濃了。

婁大年側頭向樓外濃霧，道：「時已不早，你可以動手！」

燕凌的目光仔細地向四方掃視，却不見人影。一對一，他絕非婁大年的敵手。

雖然他的恩師必是敗在婁大年的施襲之下，雙方的功力也不會相差太懸殊。

燕凌問道：「你把恩師的遺骸葬在何處？」

婁大年道：「老夫本不願埋葬仇人的臭皮囊，但爲了保密，只好草草埋在斷魂峽中寒潭之旁。」

「嗆」地一聲，燕凌撤劍在手。

婁大年自然也知道燕凌在武林中造成的震撼，絕非虛名浪得。

所以他也撤劍在手。

他相信燕凌可能邀了帮手，儘管他不以爲武林中還有比燕凌更棘手的人物和他聯手，但老賊却不敢太大意。

因爲他必須在燕凌的帮手未到之前速戰速決。

× × ×

燕凌儘量拖延。

婁大年却想儘量節省時間，劍在臂後，以身子往上硬闖。

這正是一種以大吃小，甚爲自負的打法。

燕凌後撤中，劍光閃爍，攻出三劍，婁大年閃避着，還不想出劍。

燕凌並不全力狂放，以免使對方動眞的，他現在能拖就拖。

只不過才十五七招，婁大年看出他才用了八成功力，正在熬時間，立刻攻出五劍。

劍勢凌厲，劍氣迫人，燕凌已退了兩步。

婁大年再主動攻了七劍，在第七劍上，燕凌再退三步，被一腳踹出。

自出道以來，燕凌還沒有如此灰頭土臉過。

但他不以爲恥。

因爲婁大年非一般武林高手可比，他摔出一丈以外，蓬然有聲。

幾乎在他的意念一轉之間，婁大年已掠近他的身邊。

劍光連閃，「嗤嗤」聲中，燕凌身上衣破血出，但也只是皮肉之傷。

出乎婁大年的意料，燕凌居然能夠一躍而起，挺劍再戰，而且劍勢又凌厲了一些。

只不過，在婁大年再次連攻二十三劍時，燕凌又被逼退一兩丈，已到了樓欄邊，可能被逼落湖中。

就在這時候，濃霧中又出現了一個人影。

× × ×

人影出現，形同鬼魅，沒有一點兒聲息。

而婁大年顯然要一口氣把燕凌傷在劍下，然後把他逼落湖中。

這企圖一點也不狂妄，奇怪而威猛的十九劍，把燕凌逼得團團轉，最後上身後仰，已在曲欄之外。

再加上三劍和一腳，曲欄忽然斷裂散開。

燕凌的身子向後退，眼看就要落入湖心。

附近濃霧中發出一聲尖嘶，顯然是年輕女子的嗓音。

幾乎同時，人到劍到，快得像一陣旋風。

婁大年只好暫時放棄燕凌，全力去閃避這凌厲的施襲。

而燕凌的鐵板橋工夫火候也到了家，上身幾乎已經到了湖面，居然還能反彈回樓中。

此刻婁大年已把施襲者擊退五步。而且手忙脚亂。

此人居然是「八不劍客」司馬斌。

而兩人也不打招呼，燕凌再次攻上，形成包夾。

濃霧繼續捲入，視野越來越模糊。

這對盲人來說是十分有利的，對于視力好的人却極爲不利。

搏殺更加慘烈。司馬斌也被踹倒兩次，皮肉之傷有三處之多。

婁大年每接司馬斌的狠攻，必然偏頭苦思，頗有似曾相識其招術之概。

兩人不遺餘力地拚搏，也僅僅勉强扯成平手。

霧再濃些，相距一兩步，人影就十分模糊了。

但是，霧越濃，盲人越有利才對，似乎這一人並不盡然。

「嗤嗤」兩聲，燕凌已在婁大年的左肩及右脇下划了兩道血槽。

司馬斌不甘落後，幾乎是只攻不守，也在他的腰上掃中了一劍。

婁大年發出一聲輕吼，道：「除了燕凌，另一個是誰？」

司馬斌不出聲。

燕凌也不出聲。

但這時一條人影疾射而來，道：「他就是——」

司馬斌似乎絕對不願透露自己的身份，忽然向來人攻出一劍，同時「啪」地一掌，把此人砸了回去。

司馬斌的功力由此可見。

被砸出的正是藍楓。而且滾出一丈以外就昏了過去。

燕凌大怒道：「你——！」

婁大年凌厲的攻勢，使燕凌不暇斥責司馬斌，且被一劍刺中左臂。

司馬斌配合得十分緊密，此刻二人眞正是一條心，福禍與共。

人與人之間利害關係一致時，就會如此。

這不一定是情感所使然，而是他們二人任何一人重傷或死亡，另一個絕對不能活着，離開烟雨樓。

× × ×

霧越濃，婁大年似乎越不濟了。

他的劍招已經不夠準確，但是仍很凌厲。兩人身上的皮肉傷勢不斷增加，霧對雙方似乎都十分不利，至少兩個年輕人的視力受限制，攻守也都不便。

燕凌的白衣上血漬斑斑，司馬斌的臉上也被掃了一劍，更爲慘烈。

（以下轉入第62頁）

飛天神鼠（下）

兩期完短篇俠情故事

南宮修·文
可飛·圖

血染桐溪赤　仇解兩莊歡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陸家莊莊主陸應龍爲人奸詐，武功高强，名頭响噹噹，性情暴躁，表面豪爽，似愛結交江湖好漢，文過飾非，講一套又另做一套的人物，現在他莊上又招待幾位市井豪雄，有卓方、羅剛、水仙三娘在座，突然護院武師回莊報告謂槐莊莊主收買飛天神鼠楊康來莊行刺莊主，陸應龍將槐莊和本莊因世仇之事向衆人披露，幾位豪雄願意協助，晚上果然來了飛天神鼠，却不是行刺，反游說行刺槐莊主人，談妥價錢，然後離去。他和卓方原是舊識，便將陸應龍對不起槐莊主人之事相告，請他提防暗算卓方、羅剛覺得有理，便暗中調查陸應龍的陰謀……

羅剛與卓方很熟，但對方這套鞭法還是第一次看到。他暗暗地想，卓方果然比自己不止高出一籌，看他此時出手，假如換了自己，只怕十招也抵擋不住就已經落敗了。過去他對卓方總有點心理反抗，此刻再無此存在了。

卓方取得平手之後，叫道：「羅兄，你快去帮三娘吧，先把那女人收拾了，再來對付史大全未遲！」

「好！老卓，你小心了！」

「你去吧！不用爲我担心！」

羅剛去帮水仙三娘，水仙三娘已經穩處上風，用不着他帮忙了。他也不好意思這時候加上一把手，免得有爭功之嫌。

「羅剛，卓方怎麼樣？他沒事吧？」

「沒事，他已經穩居上風了！」

「那是甚麼人？居然能跟老卓打成平手？」

「我不認識！老卓說他是花心狼史大全！」

「嗯，原來是花心狼奪魂刀，怪不得了！」

「三娘，你……」

「你放心，這妖婦雖然妖裏妖氣，要想迷我，可辦不到！」

「他是花小容！」

「花小容！原來是俏觀音，怪不得如此妖冶！祇可惜，她汚辱了純潔觀音！」

「你才是妖婦！今天不殺了你，難消我一口氣！」說着，花小容的招式已經加速，捲起一片刀光恍如層層雲浪，湧向水仙三娘，把水仙三娘籠罩在她的刀光之內，看似佔盡優勢，但是，水仙三娘手持雙筆，鑽隙尋縫，左點一下，右點一下，直指對方要穴，常常迫使花小容不能不臨時變招，退後迴避。再打了一會，水仙三娘越戰越勇，花小容却似氣促力竭，額汗下流了。

這時候，卓方已經佔盡上風，控制大局，鞭勢如狂濤巨浪，其勢難擋。打到分際，突然傳出卓方一聲斷喝：「着！」鞭過處，「啪」一聲打在史大全的左肩，撕裂了他的外衣，露出了一道血痕，痛得他全身抽搐了幾下。

史大全先後已經中了三鞭，左肩右脇與背部，傷勢最重的是脇部，被打斷了一根脇骨。

史大全知道不能倖免了，便企圖逃走，他逃，卓方尾隨追趕。史大全因爲受了傷，逃不快，看來就要被追上了，突然有個人讓過史大全，擋住卓方的去路。卓方見有個人撲來，陡然停住，脫口叫出：

「莊主，是你！」

陸應龍道：「不錯，是我！」

「你怎麼在這裏？」

「卓方，你別來這一套好不好？你早知道我在這裏，所以來找我！後來，又偷聽到我們的談話！你是早就知道我在這裏了！我請你，是希望你能帮忙我，想不到，你竟帮着飛天神鼠來對付我！眞對不起，你知道我的事太多了，我不能再讓你活下去！」

「你有這個本事？」

「我說有，你信不信？」

那我就只好試一試了！莊主，你接招吧！」言出招隨，一抖一扯，「啪」一聲是虛招，陸應龍理也不理，卓方暗吃一驚。他想不到陸應龍如此鎭定，連閃也不閃。他想：如果他不是給嚇呆了，就是一個可怕的勁敵！因此，第二招再不敢稍存輕敵之心了。一揮鞭，疾捲對方脖子，正是有名的鎖喉鞭。陸應龍退後一步，豎起手掌，硬把來鞭抓住，沉手一扯，身形一側，反手一招「倒撥琵琶」，以掌背反打卓方胸膛，狠、準、勁俱全。卓方用勁一扯扯不動，抖又抖不開，一急之下，只好

棄鞭倒退。但是，他退得快，陸應龍追得一樣快，就以奪得的鞭以頭作尾向前一送，點中卓方的穴道，卓方跌倒了，他萬料不到陸應龍有此驚人武功，也料不到自己只一招就會敗在他的手中。

「卓方，你且躺一下，等我把羅剛與水仙三娘都收拾了再來跟你算賬！」陸應龍把軟鞭一丟丟在卓方身邊，便走過另一邊去。

羅剛的快刀，本來也有名堂，但還比不上卓方，如何對付得了陸應龍？不到幾招，同樣是給奪走了刀，點了穴道，只有水仙三娘，思緒敏捷，一看勢頭不對，連花小容也不理，急急就跑逃下山去。

花小容自恃是陸應龍的朋友，留了下來，結果却代替了水仙三娘，給抓住了。不過，陸應龍也有疏忽，當他記起史大全，想找他，也已不知去向了。

走了水仙三娘與史大全，前者是卓方、羅剛一夥，後者知道他的秘密，又是花小容的姘頭，給他們逃了，必會留下後患！陸應龍爲此不安了。

陸應龍身懷絕技，卓方、羅剛、水仙三娘、史大全、花小容等都看不出，不知道，直至在一次打鬥中，卓方打敗了史大全，却被陸應龍點了穴道，羅剛與花小容也被他活捉，只走了史大全與水仙三娘。水仙三娘是羅剛與卓方的朋友，她逃了，勢必會找人帮忙營救羅、卓兩個；史大全是花小容的姘頭，他也必然會找人來救花小容的。因此，他們逃了，倒使陸應龍很傷腦筋。

原來陸應龍不僅僅是怕水仙三娘與史大全找他報仇算賬，更因爲他們都或多或少知道他的秘密，足以影响他的聲譽與地位，他爲了保護自己的聲譽與地位，勢必抓住水仙三娘與史大全，並且要快，要在他們未把秘密外洩之前抓住，殺人滅口！這是必須的，而且也是急須的。因此，他審問羅、卓、花三個，要他們說出史大全與水仙三娘可能去的地方！

「姓陸的，你扮豬食虎，倒扮得眞像啊！我自承有眼無珠，看不出來！」卓方答非所問的說，把陸應龍捧得老高，却迴避了回答問題。

花小容則以冷笑作答，根本不說話，問得急了，她就說：「你知道他的外號叫花狼，他這個人花心得很，女人第一，金錢第七！你到有女人的地方去找自會找到他了，至於他在那裏，我可不知道！」

陸應龍注視着她好一會，恨恨地說：

「你也別騙我，哼，方叫你知道我的 害！」他把她抱起來，抱進地洞。地洞本來有門，但他沒有關上，因爲羅、卓兩個都給點了穴道，無法移動，所以他肆無忌憚，連門也不關就把花小容抱了進去。

「你說不說，史大全會去那裏！」陸應龍的聲音自房內傳出來。

「我早說過了，他會到有女人的地方去，你到有女人的地方就會找到他！」

你眞這樣護着他？不說？

「我不是不說，是你不信！」

再問你，你說不說？

你作死了，史老大，他不會放過你的！

「我也不會放過他的！我也不會放過

你！」

「哎呀，你，你不要這樣！你，哎呀，我說，我說！我哎呀！」

她突然變得輕飄地蕩叫起來，她的叫，是不自禁的，而且，是歡愉的，和痛苦無關。她的叫，使羅剛恨恨地咒罵，卓方則有點難耐。

「你現在還向着他不？還說不說！」

「說！我說，他呀，就跟你一個樣，不分白天黑夜！想到就幹！你們都是花心人，喜歡往有女人的地方鑽，我警告你，小心史老大回來會要你的命！」

「哎呀，你才想要我的命！我非報復不可！」語出，花小容便呀呀地叫，完全是歡樂的叫聲。

過了好一會，花小容跟在陸應龍後面出來了。她春風滿面，頭髮微亂，有經驗的人一看就看出她剛發生過甚麼事情，卓方冷冷瞧她一眼之後，「呸」的吐了一口痰，別轉了臉。

「姓卓的，你怎麼啦，看不順眼？」

「我怎會看不順眼，姓史的才會看不順眼！你幹甚麼，干我屁事！」

「哼，你想管也管不了！你那寶貝跟史老大跑啦！你以爲她會三貞九烈，誰知道她現在是不是跟史老大也來一手！」

花小容的話侮辱了水仙三娘，羅、卓兩個都聽得刺耳，大爲震怒，羅剛大罵道：「你這不知廉恥的賤婦，誰沾上了你，都得倒霉一輩子，史大全倒霉了，陸應龍也快倒霉了！」

「你自己呢？你沾了誰，也倒霉？史老大人家倒霉却跑掉了，你呢？你跑不掉，不是比他更加倒霉？你剛才說誰沾上了我，誰就倒霉，那好吧，你也逃不了這個厄運！」她竟坐在他臉前，在他的鼻尖磨擦。他又羞又恨，却又無法閃避，心一急，嗅到一陣陣異味，難受極了。

花小容竟會來此一着，嚇得卓方不敢開口了，他想，好漢不吃眼前虧，給她這麼侮辱過，眞會倒一輩子的霉呢。

花小容把羅剛雙手抓住，拖死狗一般拖進山洞去，把他綑起來，卓方也一樣。

陸應龍看了呵呵地笑道：「你眞行，這樣，他們就跑不掉了！來，我們喝一杯，慶祝一下！」他斟了兩杯酒，把其中一杯遞給花小容，自己要了一杯，然後，兩個再喝了幾杯，便笑說：「這似乎太不公平了，讓他們每人也喝一杯吧！說不定他們會回心轉意，肯幫我的忙，再成爲朋友呢！嗯，你們喝不喝？如果不喝，我就留回自己喝，這酒不是普通的酒，是幾十年的名釀呢！」

羅剛自己要喝，卓方是被灌進口中的。這情形，卓方當然明白，那絕對不會是普通的酒，果然不出所料，片刻之後，他發覺眞氣四散，無法再集聚丹田，他一連暗暗試了幾次都不成功，知道已經着了道兒，頹然失望了。

「小容，把他們的繩子解開吧，他們喝了散功酒，眞氣盡散，比一個常人也比不上，再也無力逃跑了，放開他吧！」

「莊主，你，你給我喝的也是散功酒？」

花小容惶然地叫。

「不！我怎麼捨得？」

「你沒騙我？」

「你可以自己試一試呀！是不是，你自己知道，何必問我！」

「對！我可以試試！」花小容陡然抬出一掌，「啪」一聲打在石笋上，把石笋打毀了一角。

「怎樣，我騙了你沒有？」

「沒有，你待我眞好！」

「你可知道剛才喝的是什麼酒？」

「什麼酒？」

「培元毒酒！」

「什麼？毒酒？」

「不錯，是毒酒！」

「好呀，你害我，我不依你！」

「你不依也要依，我就是怕你不依！說眞話，嫦娥仙子也愛少年，我已不是少年了，說不定你碰上個少年，會把我丟下，還把我的一切都告訴了他，用來討好他！我不能不有所防備！

小容只要你好好的侍候我，聽我的話，我不會害你的，到了需要的時候，我會給你解藥！要是你背叛我，到了毒性發作，肝腸寸斷，七孔流血，那種苦處，不是你所能想象和忍受得來的！到了那時，你只可恨自己背叛我，可別怨我！」

花小容聽得毛骨悚然，冷汗暗流。她料不到陸應龍竟然如此狠毒，用這手段對待她。她恨，却不敢發作，强裝笑臉說：「只要有解藥就行了，我橫竪不打算離開你，管他作甚！」

「你眞這麼想？」

「將來你自會明白！」

那麼，我就放心了，你暫時留在這裏，我先回去看看，晚上再來看你！」

「你晚上一定要來呀，要是你不來，我會到莊裏去找你，我也有話在先，到時你可別怨我！」

「你放心，我一定來！」

「現在我不與你爭論，且等到了晚上再說！你聽準了，我只等到二更，二更鼓响之後，如果你仍未到，就不用來了，我會到莊上去找你！」

「好的！好的！我依你！我一定來，一定來！」

陸應龍邊說邊走，遠去了。

山洞中祇留下兩男一女，男的有氣無力，僅如常人；女的風騷入骨，媚態撩人，非常惹火，若果卓方有氣有力，他會馬上打她的耳光，可是，他服下散功酒，功力盡散，要想動手，也是有心無力，絕對打不過花小容的。

花小容對卓方果然有點意思，可是卓方飲了散功酒，她身上又無解藥，對他有意思也沒有用處，她也只好忍住，等待機會。

羅剛是火藥性子，看見花小容向卓方擠眉弄眼，媚態十足，實在看不過眼，忿然說：「姓花的，你別對老卓眉目傳情了，你誘惑不了他，你死了這條心吧！」

「姓羅的，這是你自己找苦吃，可別怨我！不給你吃點苦頭，你不知道我花小容的厲害！」邊說邊向羅剛走過去。

羅剛知道她要對付自己了，但他一點也不畏懼，反而激起了他的豪氣，把她臭罵！

「你罵吧，看你罵得多久！」她走近了，一抬手，似要打他耳光，不料却是虛

招，足尖那一下才是眞的，一腳踢在他的小腹上，痛得他哎呀大叫，然後她伸手一撕，把他的褲襠撕裂了，羅剛料不到她會有此一手，駭然脫口大聲叫道：「你幹甚麼？」

「我幹甚麼？我要你做太監！」

「你，你這賤婦，淫婦……」

「你罵吧，有本事你就把我罵到夠吧！」花小容一點也不緊張，他把羅剛的褲管不斷向上撕，動作是慢的，有點貓戲耗子的味道。

卓方看不過眼了，他說：「花小容，你是婦道人家，怎可以做這種事！你不應該這樣！」

「姓卓的，你別得意，你要是再吵，等一會你也免不了！」

「我不怕，我今生就不打算娶妻子，你可不能害羅剛！」

「啊，好偉大啊！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眞的偉大，風水先生騙人十年八年，等一會我就可以知道了！」

花小容拔刀而待，當最後一撕之後，一切已盡入眼簾，她入目之下，不禁嘩然而叫，把刀丟了，嘖嘖讚道：「這才是大丈夫，我從來沒有見過大丈夫，今天見到了！」她愛其偉大，不忍下手劏之，羅剛圖窮匕現之後，終於得免於難。

但是，他飲了散功酒，眞氣盡散，她却空有妙手，也難了却心願。她心癢難熬，反過來咒罵陸應龍了。

「這死鬼，不知把解藥放到那裏！害我心煩！」

她放過了羅剛，四處找解藥，怎找得到。

「你別找了，找到也不知是眞是假，說不定找錯了，更送了羅剛一命！」

「你別吵，我自有分寸！」

「你有甚麼分寸，他難道會在解藥上寫上字？你別胡來！」

「胡來？我不能忍……」

「不能忍也要忍！」一個陌生的聲音突然傳自花小容的背後，她一驚，驀然回頭，還沒看到甚麼，穴道已被制住，並被來人灌了兩杯酒，暈過去了！來人把她放到一邊，再走向羅、卓兩個去。

卓方看到他的背影，覺得有點熟，但是，當他轉過臉時，卓方脫口叫他：「楊兄，你怎麼在這裏！」

「別說話，我們先找個地方躲起來，然後再設辦法替你們找解藥！」

「你有解藥？」

「現在沒有！」他一手抱起一個，向外就走！

二更响了，一道人影快捷地自山下而上，一直奔向洞口，向內低叫：「小容！小容！」

洞內沒有回答，來人小心地向內窺望，低低地叫喚着花小容的名字。

花小容沒有開腔，洞內靜得可怕，一點聲音也沒有。

來人突然感到不妙，停了步，傾耳靜聽，仍聽不到甚麼。

「奇怪，難道都跑了，或者死了？」來人喃喃自語。

不過，很快他就發現了花小容。他對這地洞是十分熟悉的，用不着火也能走動。在走動中，他碰到一團軟而有彈性的物體，心中爲之大跳，本能退了兩步，靜以待變，見沒反應，這才亮着火摺子察看。

這一看，來人明白了，山洞中果然有了變化，花小容被人點穴道，暈倒在地，卓、羅兩個則不知去向，大約是給人救走了。

來人把花小容救醒，花小容撒嬌地哭訴，說她渾身氣力全無，連站起來的氣力也沒有。

「小容，你別急，把經過說給我聽，我自會有辦法救你！」

花小容撒嬌地罵：「救甚麼，都是你，要不是你丟下了我自己走了，怎會有這種事發生！一定是你叫人來害我的，叫人害了我，又出來做好人！」

來人沒有出聲，讓她罵夠了，再叫她把經過說一遍。花小容罵了頓，出了一口氣，也不爲已甚，把她被擊倒和灌酒經過說了出來。最後叮囑來人：「莊主，你一定要替我報仇啊！我出不了這口氣，我不依你！」

來人是陸應龍莊主，他輕輕替花小容按摩，並從洞壁暗格中取出一瓶解藥，倒了兩粒藥丸出來用水研開，花小容喝下，叫她好好歇一會，功力便可以復原。

花小容輕屑地一哂，道：「你以爲我是小孩子，這麼容易受騙？你還是留回口氣暖暖肚吧，我不會相信的，除非我現在就……」

「噤聲，有人！」陸應龍一閃身，到了石洞門口，注目外望，看到人影一晃，在洞外二三十丈處閃動。

這一晚雖然有月色，却不甚明，三五十丈之內，已不能看得清楚，陸應龍見相距不遠，又自恃武藝不凡，一點足，竟追了出去，人是找不到了，却聽得不遠處有異聲。他咬咬牙，再追過去。發現有隻兔子被縛在一株小樹下，兔子掙扎，便傳出聲响，小樹也搖動，他心頭一亮，知道上當了，但看到小樹飄動着的一張紙條，好奇心使他取去看看。紙上面寫着三行字，字很小，讀來十分贅口，不知是甚麼意思。他不免思索，希望知道。這麼一來，便躭了時間。後來，他終於看明白了，原來這三行字不是直讀，是由右至左順着次序讀下去的，應讀是：枉你自負聰明武藝好，原來是呆頭呆腦，兩隻兔子換解藥，飛天本領我高强！

陸應龍知道上當，勃然大怒，急急往回跑，回到山洞，見花小容端坐洞內，神氣清醒，這才稍爲放心，急忙問道：「剛才可有人來過？」

「沒有！你爲甚麼這樣問？」

「沒甚麼，沒人來過便好！」

「你在外，看到甚麼？」

「我先看看那瓶解藥！」陸應龍再一次取出藥瓶，見解藥依然未動，眞個放心了。

「你怕甚麼？就算是他取到了，也不知那一種才是解散的藥，難道他敢全都吞了去！」

「對！我把白色的檢起來，他們就偷去了也沒用處！」

「那是沒用的？你要他作甚？」

「不是沒用，每一種解每一種不同的

毒，吃錯了不但解不了，反而會有害！」

「那一種是解毒酒的？可是你拿起的白色這一種？你是怕我偷了，所以拿了起來？」

「不！這是解散功毒的，剛才，你吃的就是這一種！」

「眞的？怎麼我還是沒有氣力？」花小容說時踢出一腳，不小心踢在石頭上，「哎喲」一聲，單着腳跳躍着，幾乎跌倒在地。

「小心！你怎了……你是甚麼人！」陸應龍慌忙撲上去把她扶住，她在他身上一靠，他覺察出她的身型不同，一把將她推開。她借他一推之力，疾向門口飛竄出去。陸應龍一怔，知道又上了當，急急追出去，卻是夜風獵獵，虫聲唧唧，那還有半個人影，對方不知躲到那裏去了。

陸應龍找不到敵人，回到洞內再找花小容，她又被人擊暈，躺在一隅，身上只有褻衣，外衣是不見了。陸應龍當然知道是怎麼回事。他恨極，但對人家手腳敏捷，改裝巧妙也衷心佩服。

陸應龍救醒了花小容，記起身上的解藥，伸手一摸，半顆無存，再看放在一旁那瓶解藥，也失了踪。他惱恨之心情，不言可知了，他猜想那個人是甚麼人，猜想不出，花小容告訴了他，說是飛天神鼠楊康。

「你怎知道？」

「他叫我告訴你的。他說你如果要找他，可於半個月之內槐莊去找，自會找得到他，半個月之後，他就要離開槐莊，不等你了！」

「他眞這麼說？」

「眞的，我何必騙你！」

「好吖，我倒要去看看他有甚麼能耐，如此好胆，專與我作對！」

「莊主，自古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既然這麼說，必有所恃，說不定會在那兒設下陷穴，你何必逞這英雄，自投羅網，我勸你還是別去的好，何必爭一時之氣。」

「你說得對！我要好好考慮考慮！別上了當，還要受他取笑。」陸應龍顯出相當理智。可是，當他回到陸家莊，知道去夕遭賊人洗劫，他就無法忍了。他立即着人把武師召集一起，還親自去請來幾個朋友帮助，立心要去蕩平槐莊。

陸應龍自己是熟悉去槐莊的道路的，陸進福也是，他們一在前，一在後，一行七人直奔槐莊。

飛天神鼠此刻並非在槐莊。他在距離陸應龍那個山洞不遠的一個石洞中，這石洞十分乾爽，洞口甚狹，且極隱蔽，不易被人發覺。飛天神鼠就利用人們不相信敵人會有胆躲在附近這種心理，大胆的冒險一下，事實上他一個人也無法同時抱着兩個人遠逃，非冒這個險不可！

他取得解藥之後，馬上給羅、卓兩個服下，不多久他們同時瀉了兩次，洩出穢物，精神已好了許多，再吃過東西，歇一會，功力已漸漸增强了。他們知道吃的確是解藥，心理上也解除了威脅。不過，他們並未知道，陸應龍已經去了槐莊，及到第二天聽得這個消息，三個人都大爲着急，尤其飛天神鼠更覺不安。因爲此事由他而起，若槐莊眞有甚麼不幸，他的責任最大。爲此，他比別人更心急於趕去槐莊，趕得也最快！

陸應龍：陸應福等一行七人，快馬加鞭，趕去槐莊，途經桐溪河，又如前一次陸進福急着趕着回陸家莊一樣，河面沒有船隻，只有浪花。

「進福，沒有船，怎麼過河？」陸應龍以責備的口吻向陸進福查問。

「莊主，那些船，都被徵用了！」

「那可怎麼辦？你早兩天是怎麼回來的？」

「有位老漁夫指引我，向下游，我找到一隻船，他們把我送過河的！」

「現在那船呢？在那裏？」

「那一天在那邊樹下拴住，現在可不知道了！」

「你去看看，我們慢點走！等你的消息！」

「好，我馬上就去！」陸進福騎馬匆匆走了，陸應龍等幾個勒緊了馬韁，緩緩地走。

春末夏初時光，天氣已漸轉暖，山花吐艷，蜂蝶飛翔，看得出，確是夏初了。一陣蒼勁的男歌聲隨風吹來，音質厚，音量尖，十分悅耳。

陸應龍回顧各人，問道：「你們可知道是甚麼人唱的？」

「不知道！」幾個人同聲回答。

「快去查來！」

「莊主這個唱歌的……」武師蘇建業感到詫然，在這緊張心情之下，莊主居然還有興趣去追查一個唱歌的人，便忍不住發問。

陸應龍深沉地說：「這人可能是楊康的同黨！如果找到，大家都要小心。」

「楊康的同黨？有可能嗎？」

「有可能！你聽不出來？」

「莊主聽出甚麼了？」

陸應龍道：「此人內功深厚，只會在楊康之上！」

「莊主怎知道楊康內功深？外人的傳說不可信啊！我就不信！」

「你應該相信！對敵人的種種傳說，我們都可以不信，但有關他們的武功，却不可不信！」

爲甚麼？

「這個你還不明白，關於敵人好色好賭之類，與我們全無關係，何必理會是眞是假？信與不信都無大害；關於說敵人會飛天遁地，翻河倒海，我們大可不必相信，因爲世上實在沒有這種人，但關於敵人的武功一層，就要相信了，如果你不信，勢必輕敵，這樣就往往吃虧，後悔莫及，但你當傳說是眞的，你就會步步爲營小心，結果，如果傳說屬實，你有備而戰，不會吃虧，若所傳失實，你就更易成功！俗語有一句，死蛇當作活蛇打，就是這個道理。」

蘇建業道：「哦，經莊主一言點醒，我獲益良多，終生受用不盡，眞要謝謝莊主的教導！」

另一壯漢問：「但是，莊主又怎會懷疑唱歌的人是楊康的同黨？」

「楊康能有今日的聲譽，決不是憑傳說可得，必有眞本領。剛才唱歌的人，內

力深厚，歌聲不算响亮，却能歷久不散，迴聲不絕，可見其內功深厚！你們沒有留意，自然聽不出來，如果……咦，你聽，他又唱歌了！」

陸應龍一說，各人靜心諦聽，果然覺得這歌聲沉實有力，不由的對陸應龍暗暗佩服！

不一會，去調查的人查到了，回報是在上游地方有一小船，船上兩個老人在下棋，歌聲就由那小船上傳出來，至於是那一老人所唱，却不清楚。

「這就易辦了，抓那兩個老人來一問便可以知道啦！」

「不行！」莊主斷然攔阻！

「爲什麼？」

「你眞是不用腦筋，如果這麼容易就抓得來，還能在小船上下棋？」

「莊主這話我還是不明白！」

「你看，這兒那裏有船？只有他們一隻，爲什麼？他能保有自己的船，又自由自在的在溪河上下棋，還會是個平常的人嗎？」

「莊主，你意思是說，我們不易抓得住他！」

「當然不易抓住！如果辦得到，只怕早就給抓了，還會等到今天！」

「那怎辦？」

「你去向他們借船渡河，我們到了船上，再作打算！」

「莊主，他這船，小得只像一隻木屐，借來也沒用，他也未必肯借！」

「你未向他借過，怎知他不肯？」

「這個……」

「別這個那個了，快去吧！」

「是，莊主！」那人只好去借船了。

船在河的對岸，一根粗繩子把它拴在石塊上，船在水面上浮晃着，隨着波浪起伏。兩個老人坐在船上下棋，對於棋以外的一切，似乎都不在老人心上，不在老人眼中。

「嗯，老人家，坐在船上那兩位老人家，你們聽得到我的聲音嗎？請你把船開過來，載我們過河！」

河風呼呼，河浪翻騰，水聲嘩啦嘩啦的响，把人的叫聲都淹沒了。大自然的聲浪把人的叫聲完全壓下去了。

兩個老人仍在下棋，沒有絲毫異動，眞是兩段木頭。

叫喚的人再高聲呼叫，三個人一齊叫，聲音自然是大許多，可惜比之大自然的聲浪，實在是太渺小了，起不了作用，因此叫了一會仍然沒有反應。

不過，叫之不應，就改變方法，使用石頭，石頭擲出去，並未落到船上，却落在船旁的水中，激起水花四濺，射到老人身上，落在棋盤上，老人終於發覺了，側頭望去，看到對岸的三個人正在作勢擲石，於是便知是怎麼回事，其中一個老人叫道：「你們幹什麼？」

「老人家，快把船開過來，載我們過河！」

「什麼？你說什麼？」

「你快開船過來，載我們過河！」

「你說大聲一點，我聽不到！」

「我叫你，快開船過來，載送我們過河！」

「啊，你們要船過河？你別處找船去吧，我這船小，不行！」

「這裏沒船了，你快過來！」

「我說不行，就不行！不要囉嗦！」

「嗯，老頭兒，你最好明白點，不要敬酒不喝喝罰酒！」

「放屁！我說過不行，你別仗勢欺人，我雖然年老，決不怕你恐嚇！」

「糟老頭，你不要後悔！」

「你才要後悔！」

「你們走是不走，再不走，咱們就不客氣啦！」

「你怎麼不客氣？哼，你難道要跳到河裏自殺？說是我們迫的？」

「你不要貧嘴，咱說的句句是眞話，要是你不信，馬上就要後悔！」

那三個人自然是不信，各自撿拾石子再向小船擲去，居然有幾枚擲中小船。兩位老人恨極了，把一盤棋一推，不下了。然後，一個解開繫在石塊的粗繩，一個掌舵，把船划向對岸。那三個人不明對方來意，都退出了丈外，留出河邊，給對方泊船。

小船只划到河中心，停了下來，然後逆流而上，其快如疾矢，直朝上游划去，轉眼之間已經去得遠了，隨着河浪而來的，只有老人家的歌聲。

小船失踪了，三個人無法追及，只好照實回報，陸應龍大爲震怒，認爲他們辦事不力，痛駡了一頓。偶一遠望，更爲大怒，因爲他發現有一隻小船正在上游河邊停着，怎說已經遠去，失了踪影？他以爲那三個人揑造事實騙他，如何不氣惱。

但是，那三個人誓神劈願說沒有騙他，而且三個人的說法都是一樣，陸應龍爲此倍感震驚，便親自前去交涉，並看看究竟！

「嗯，你們到底有個完沒有？剛才我已經避開你們，現在又來騷擾，你眞以爲我是怕了你們？別做夢！」

「老人家，我只是想借你的船過河，要多少酬勞，你說好了！」陸應龍說。

「廢話！我不愁吃，不愁穿，誰稀罕你什麼酬勞？我才不稀罕！」

「老人家，你就不行個方便？」

「要方便，就到毛坑去，別在這裏放屁！」

「糟老頭，你嫌命長了？」

「我總不會比你命短！」

「好吖，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領！」

陸應龍向另兩個人揮揮手，道：「給我打！」

「是！」話聲落，石塊已經飛出去擲擊老人，老人一個握着短棒，一個拿頂破帽子，把所有擲到船上的石子都給打進水裏，或擋跌船上，再不就給接了去。

「姓陸的，你作的孽還少嗎？你的陸家莊已經落入別人手中，你已後退無路，有家歸不得了，還敢對咱們無禮！」

陸應龍大吃一驚，不知眞假，嚇得臉色也變了。於是急急發問：「你這話當眞？你怎麼知道？」

「咱自然知道！咱勸你還是趕快回去看看老巢吧！」

陸應能心頭大亂，失去先前的鎭定了。他喃喃自語：「不，這不是眞的，不會

是眞的！」但口如此說，到底還是担心的，所以他一時拿不定主意該奪船過河，還是該信老人的話！遲疑未決，老漁人已經將接下來的石塊逐塊逐塊擲回給陸應龍，幾乎打在他的身上。

老人的手勁好大，比陸應龍的手下擲過去還大得多，而老人所立足的是波動中的小船，不易受力的，但站在河邊的人，却是有進退餘地，較易用力的，這樣一比較，老人的功力，顯然是比他們高出許多！陸應龍又是心頭一凜，暗自決定，便拾起兩塊較大的石頭，冷冷地說：「剛才給你們送石塊的不是我，你既一定要還，禮尚往來，我若不回敬，就未免失禮了！」他一邊說一邊把石頭擲了出去，去勢甚勁，第一塊被老漁人用槳擋開了。不過，老漁人吃了點虧，他的槳給砸裂了，缺了一塊，身形一晃，使出千斤壓功夫，船板也裂了一塊。

陸應龍的目光何等銳利，已經看到了，所以另一塊石頭緊接着又擲了過去。同樣還是小船，老漁人沉勢以待，仍擬硬接，但另一個老人却微微一笑道：「牛有利角，氣力亦大，却聽命於童子，對付這種人，用智勝於用力，你看我的罷！」他不接石塊，只用足尖一蹴舷，船便斜斜移開，那塊石頭恰好擦過船上，那個老人以挖苦的口吻說：「好氣力！可惜眼力差些，擲不到船上！」

這老人姓勞，叫亦勞，他是什麼人，連老漁人也不甚了了，只知道在十三年前的一個風雨之夜，來了這個老人，奇怪的是，十三年了，他的容貌還是跟初來時差不多，老漁人與他相識了十多年，一直就不知道他的眞正身世，其他的人更加不知道了。

勞亦勞平時絕口不提武事，只好下棋，不管風雨多大，他每天都到小船上去找老人下棋的，時日久了，也覺得平常了。這時，他突然使了這一招，老漁人不由的打心底佩服他。

陸應龍受到諷刺，無法下台，便拾石再擲，可惜都落了空，乒乒乓乓的擊在河裏，响聲帶起浪花，看是好看了，只是白花氣力。

「陸應龍，你亦技止此矣，算了吧，楚河漢界，各得其所，你又何必定要破壞呢！」

「你是什麼人，敢和我作對！」

「你眞是孤陋寡聞，連咱桐溪老人也不知道，不是太笑話？姓陸的，咱勸你回頭，是一番好意，你別想歪了念頭，以爲咱怕了你啊！」

「住口！今天我若不殺了你們，難消心頭恨氣，你等吧！」

「這麼說，你這口氣別指望消了！」

「你們給我擲石，把他的船先毀了，然後再跟他算賬！」

「是莊主！」幾個人一齊回答。但幾個人加起來也只有五個人，陸進福與彭心平兩個去了找船，不在一起。五個人還包括陸應龍在內，他自己不動手，就只有四個人了，當時他身邊雖然有許多的石塊，但却大則嫌大，小又太小，無法適用。能適用的實在不多，因此各人都有點洩氣。

勞亦勞和老漁人兩個一站船頭，一守船尾，船本來就小，兩個人一頭一尾分開，已足以應付對方的石塊擲擊了。

勞亦勞接下了幾塊石之後，厲聲說：「你們眞是不知死活，叫你知道咱們老頭兒的厲害！」脫手擲出石塊都在半途把對方擲來的擊成碎片，反射向對方，一連幾次，對方已經有兩個受傷了！

「你們再敢搗鬼，還有更厲害的滋味叫你嘗嘗！」

勞亦勞的話十分有力，對方果然胆怯了。

「怎樣，姓陸的，你還是快回家去吧！」老漁人大聲說。

「莊主，下面有船！已經講妥了，一兩銀子一個人，馬當人計！」陸進福匆匆走向陸應龍。

「什麼？一兩銀子一個人？馬還當人計？想趁火打刦？」

「莊主，他說餌向河中投，願者上鈎，絕不勉强！」

「胡說，那有這麼貴的船費？

「莊主，我們要是不要？」

當然要，怎麼不要！」

「那麼，給他銀子？」

「不！船我們要，銀子，不給！」

「那怎麼可以？他不肯的！」

「不肯？他不要命了？」

「莊主！」

「別說了，快準備過河！」

「可是銀子！」

「由我對付！去！」

「是！是！」陸進福大聲叫道：「喂，船家，快把船開過來！我們莊主要過河了！

「來了！來了！」船家划着船，唱着歌。只聽得他唱：「船兒輕輕水上浮，爲衣爲食兩頭遊，難得客人乘船過，一人一兩無回頭！」

船家把船開近河邊，却不泊岸，說：「你們多少人過河？每人銀子一両，先付錢，再上船！」

「那有先付錢的？當然是到對岸之後才付錢。」

「那是別人家的事，你可以去找他，乘他的船！我不在乎，若果要乘我這隻船，就快把銀子拋過來，再不付錢，我可要走了，若要叫我們回頭，當兩次計，每人二両，先此聲明，不要後悔！」

陸應龍處此環境之下，除了屈服還有什麼辦法？什麼辦法都沒有！

五個人，一匹馬先過去，跟住是一個人三匹馬，之後又是一個人三匹馬，人與馬都過河了，陸應龍便反臉道：「剛才你共收了我們十四両銀子，快還我十五両，十四両是本錢，一両是利息，你識相就快交出來，等到我們動手，就沒有這麼便宜了！」

「哎呀，這還是我第一次做的虧本生意，算是我倒霉！不過，我提醒你，如果你要回頭，非得五両銀子一個，我不會載你們過去！至於這十五両銀子嘛，你來拿就是！」猝然船篙點地，使勁一壓，壓得臂粗的船篙也彎了。

船乘河浪急湧，順水而下，再加船篙之力，去勢甚疾，陸應龍要阻也阻不了，目送船向下游而去。

船去了數十丈外，才傳來船家的聲音：「姓陸的，你一生爲非作歹，害人不少，這一回你是自作自受了！你不用回來啦！我們現在就去接收陸家莊，你別再指望回去了！」

「狗賊，你敢動我陸家莊半根稻草，我就把你碎屍萬段！」

船家說：「你還是想個辦法先過了河再說吧！」

陸應龍想不到船家會來此一着，眞是被氣壞。他在驚怒交加中瞥見了上游那隻小船，一擺手，立即搶了過去。

「姓陸的，你的想法可不錯呀！你過橋抽板，要不給人家錢，結果是給人家棋高一着，佔了上風，你欺善怕惡，想欺負我們老頭子？不行，沒有這麼容易！」

「不行也要行！進福，去把他們抓起來！」

「慢着，咱把話說在前頭，咱先聲明，這船是咱的好朋友的，誰要是不聽勸告，一定要上船，除非他勝得了咱們，要不，咱們決不讓他乾着身子離開！來吧，誰不怕死，就請上船！」

桐溪老人勞亦勞坐在船舷，足浸水中，手中執着一塊長有七八尺，寬有七八寸的黑布，布在水中漂流，看他的樣子，彷如小孩子在玩水，極感興趣。老漁人則手執釣竿，長有丈許，另有魚絲逾丈，一揮一抖，其聲甚銳。他是蹲在船頭垂釣，桐溪老人說話的時候，他剛好釣起一尾紅鯉，約有斤多重，十分奪目。他把牠丢落船艙，手勢十分熟練。

陸應龍搶到河邊，本來可以搶登小船的，見了兩個老人如此悠閒不迫，竟然心胆俱怯，不敢迫近去。

在陸應龍的來路上，突然出現了幾個人，帶頭的一個來到河邊，急急叫道：「船上那位大哥，帮帮忙啊，送我們過河好不好？我們有急事，非得你大哥帮忙不行了！」

「你要過河，有商量，每人銀子一両，馬當人計，你同意就把銀子丢過來，我送你過去！」

「好！銀錢身外物，人命值千金！來，這是十両銀子，多出來的請你大哥喝酒就是！」

「人說飛天鼠重義輕財，我一直只是得個聽字，今日一會，果然名不虛傳，銀子事小，請上船吧！」

大哥過奬了，還未請教大哥怎麼稱呼呢！

「咱們是柯老大，柯老二，便是我們兄弟！」

「好哇，大水冲到龍王廟，自己人認不得自己人了，原來是柯家兄弟！」

「楊大哥此話怎講？」

「有一位叫做柯玉山的，可是你們本家？」

「那是我的二叔！楊大哥，你認識我二叔？」

「咱們何止認識？他是我的結拜大哥呢！」

「啊，這麼說，你該是我的三叔了，請三叔受我們一拜！」

「不！我們各交各的，不來這一套，我們該以年歲爲序，兄弟相稱。」結果，楊康居長，做了大哥。既成兄弟，船費自然不能提了。

「柯兄弟，剛才可曾見過有幾個人匆匆過河去了？」

「大哥問的可是陸應龍他們？剛才過了，你看，還在前面呢！」

「不錯，那就太好了，柯兄弟，你給我守住水路，別讓他由水路跑了！」

「你放心，他如果由陸路走，我或許無能爲力，他若是由水路走，保管他跑不了！」

「那很好，先謝謝你了！卓兄，我們走！」

陸應龍看到飛天神鼠與卓方、羅剛回來，就知道必有一場惡鬥了，當下把幾個人集中到一處，討論應敵辦法。

陸進福第一個被派出場迎擊卓方，打了不到二十招，卓方輕傷左腿，陸進福傷了左肩，傷得較重，給雙方的人救了回去，第二場是羅剛鬥金桂方，羅剛受了輕傷，金桂方被殺死了。

飛天神鼠打第三場，對方三個人出門，三對一，實行以多求勝，飛天神鼠打了好一會還未能取勝，還有一個更强的陸莊主虎視眈眈守在一旁，飛天神鼠精神上難免受到威脅，他因怕打得太久，有傷元氣，無力再鬥，也怕敵人趁他無暇兼顧之際，傷害卓羅兩個，心神恍惚，便失了許多機會。

陸應龍在旁看了一會之後，終於說：「確是好功夫，一生難得幾回見，來，我也來領教幾招！」說着話，不理對方反應如何，他已經先動手，逕向楊康下三路進攻了。

「好呀，你們都來吧！」楊康奮勇力鬥，以一敵四，雖無懼色，却也沒有取勝機會了。陸應龍打了一會，便對其中一個道：「郭烈，你走去收拾了那兩個再說，斬草除根，我們不能放過敵人！」

「是，莊主！」郭烈退出門場，撲向卓方，楊康大急，驚聲高叫道：「卓兄小心！」

「小心又有甚麼用！」郭烈疾撲而去，羅剛握着刀守在卓方身邊，但是，郭烈跑出幾步，突然「哎呀」一聲大叫，一個踉蹌，倒了下來，在地上連續翻兩個滾，撫着膝蓋呼號，說是遭人暗算。

「郭烈，你怎麼啦？」陸應龍問。

「莊主，他們有埋伏，我的膝蓋給打碎了！站不起來！」

「活該！活該，」老漁人搭上一句，「還好你沒有動手，要不，你左膝蓋也保不了！」

「老鬼，是你暗算我！」郭烈勃然大怒。

老漁人道：「你弄錯了，不是我暗算你，是你碰上我的石塊，你本來跟姓楊的打得好好的，誰知道你會突然離開，跑到這裏來！」

老漁人這話，等於是承認了是他打傷了郭烈，自然引起郭烈的仇視，他不能走！却仍能擲石，只歇了一會，仍可以起身，他便用石塊向老漁人投擲石塊，要報被暗算之仇！

桐溪老人在船上站起來了，伸伸手，活動一下手腳，日光一凝，陡然注視向一

個地方，大聲道：「嗯，躲在大樹下石塊後邊那位朋友，還有樹上那一位，你們已經蹲了半天，腿也快痲痹了吧？該出來啦，再不出來助陣！可嫌太遲了。」

桐溪老人這話頗出各人意外，因爲誰都不曾有所發現，不知道在這地方除了他們這些人之外，竟然還有其他人，所以，他們都不相信桐溪老人說的是眞話，以爲他說的只是胡言！

但是，桐溪老人說完話之後，跟着便有一個五旬左右的漢子自一株大樹附近的石後轉了出來。冷冷地道：「好眼力，眞是明察秋毫。」說着，仰起頭來向樹上道：「下來吧，已給人家看到，再躲便沒有意思了。」

「好厲害的一雙賊眼！」人隨聲現，一道人影自樹上飄然而下，下得很緩，姿勢美極了。

「原來是丁老黑與丁大娘，咱找了你們許久，總算是見到了！」

「師兄，師嫂，你們來得太好了！」莊主歡然叫嚷，希望師兄師嫂，帮他們的忙。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你放心，我會來帮你的，我先弄清楚這兩個老傢伙，就來帮你。」丁老黑先回答了師弟，又向桐溪老人道：「老頭！你說等了我許久，到底是爲甚麼？」

「咱找你當然有事！你不認識咱了，咱提一個人，你應該記得！」

「甚麼人？說。」

「勞其端！你還記得？」

「勞其端？鎭安鏢局的鏢頭？」

「正是，你總算沒有忘記！」

「你是他甚麼人？」

「那一次，有一個叫丁老黑的帶了幾個人刦鏢，刦了鏢銀，還打傷了鎭安鏢局的鏢師，可有這件事吧？」桐溪老人不答對方的問題，只顧自己說話，有無人聽，他却不理。

「你是他甚麼人，怎麼不說？」

「你刦了鏢之後，便躲起來享福，可憐勞其端受了傷，羞憤交迸，結果，是羞憤而死，至死還念念不忘他經手失去的刦鏢！」

「那只能怨他自己學藝未精，怎能怪我？我問你，你是他甚麼人，找我有甚麼事！」

「他在瀕死的時候，抓着他兄弟的手，請他無論如何也要替他報仇，他的兄弟同情他，答允了，於是，就在那一天起，便找尋丁老黑，找了足足十多年，到今天才找到！」

「你就是勞其端的兄弟？」

「你還算不笨，總算想到了！」

「你是——」

「勞亦勞，人稱桐溪老人的，便是咱了！」

「好哇，今天，我給你一個公平的決鬥機會，叫你死得瞑目，見到你的死鬼哥哥，也不至臉紅，你劃出道來吧，動拳脚，比兵器，我都奉陪！」

「你既然說得大方，那好吧，咱也不佔你的便宜，你夫妻倆一起來吧，咱不在乎！」

「你是說，要在船上動手？」

「你放心，咱說過不佔你的便宜，就不會不作數！」說話之間，小船已經靠岸，勞亦勞登岸了。

雙方相距越來越近，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了。丁老黑突然戟指向桐溪老人，喝道：「你到底是甚麼人，敢冒充姓勞的兄弟！」

「笑話，姓勞的又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大英雄，大豪傑，咱爲甚麼要冒認？難道冒認一個被人刦了鏢，羞憤而死的兄弟很是光榮？值得向人誇耀？」

「你今年多大了？你說！」

「咱多少歲跟你有甚麼相干？」

「你自認是勞其端的兄弟，總不能老過勞其端吧？可是你……」

「哦，你原來是爲了這個，你放心好了，咱不會比他老的！」

丁老黑道：「我問你，你今年幾歲，怎麼不說？」

「你有多少歲？你說！」

「我四十有八，再過兩年便……」

「五十歲，該死了！你不會再有兩年了！」

「你咒人！你……」

「咱說三十五歲，你信不信？」

「胡說！」

「胡說？姓丁的，你這一回是看走眼了！你看清楚一點，看看咱可像當年的勞其端！」勞亦勞伸手一抹，額上的皺紋沒有了，鬍子也不見了，他根本不是老人，只是一個三十出頭的壯年，輪廓確像當年的勞其端。丁老黑是駭然心怯，却不得不硬着頭皮說硬話！

「廢話少說，血債血還，你們一起上吧，十八年的利息，今天算上，正好是一本一利！」

丁老黑向妻子打個眼色，便雙雙撲了上前，然後道：「好吧，恭敬不如從命，且看你比你的哥哥能勝得了多少！」

丁老黑夫妻都是用刀的，男的用朴刀，女的用雙刀，三柄刀揮舞起來，互相配合着，刀光織成刀網，人在其中，不易破網而出。丁老黑夫妻的刀陣，經過長時間的練習，配合得非常緊密，不少成名的江湖人物都曾喪命在他夫妻的刀陣之中，他們明知勞亦勞决非易與，也還不致怯懦，仍具取勝信心。但是，交手不到十招，丁老黑却倒抽了一口冷氣，覺得不好了。

勞亦勞是用軟帶的，是布帶，長有數尺，寬不及尺，本來軟綿綿毫不着力的布帶，是不宜用作武器應敵的，但握在勞亦勞手中，却變化多端，十分厲害。勞亦勞把一條布帶忽然束成布棍，橫掃直搠，就如鐵棒，忽然抖開近尺，作爲佛門的功夫的方便鏟用，或作巨斧劈砍，有時却軟綿綿的毫不着力，丁老黑雖然用盡全力也無法把它斬傷，反受它倒捲奪刀的威脅。勞亦勞的布帶長有幾尺，比丁氏夫妻的刀要長許多，常常把他們夫妻迫離身體幾尺，刀短，無法傷及勞亦勞！

雙方打過十招，武器上的優劣已見，丁老黑夫妻只有靠內力才能擊敗對方了。可是由實招拚搏所得的反應，很明顯，勞亦勞的功力，尤勝對方，在此情形之下，丁老黑夫妻想獲勝，難了！

「姓丁的，你已攻過十招，快二十招

了，也該讓我幾招了！來！接着！」勞亦勞一抖手，布帶捲起了三個圈圈，套向丁老黑頭上，用招十分古怪。丁老黑一招「雪花蓋頂」刀光繞遍頭上空間，準備以眞功夫跟勞亦勞一拚。丁大娘怕丈夫有失，也撲前援手，揮刀疾攻勞亦勞！

勞亦勞恍如背後長了眼睛，發出攻擊丁老黑那一招還未用實，突然一沉手，抖回布帶反打背後的丁大娘，不擋她雙刀，却捲向她的纖腰，她給嚇得顏容失色，脫口大叫，倒縱不迭。還好退得快，雖然足脛給帶風刮了一下，却未受傷，算得是不幸中的大幸！

勞亦勞在桐溪首次出現便是一個年近五旬的人，十多年時光，使他成爲老人本極平常，怎料他却越活越年青，竟然是個四十不到的人，這一點，連與他長期相處，日日相對的老漁人也給瞞過了。

老漁人雖然知他身懷武藝，也想不到會這麼超卓驚人，看他此時出手，絕非自己可及，心中不免感到又佩服又慚愧！

丁老黑見妻子倒縱急退，急忙撲前牽制，一刀揮出大叫接招。

「來得好！」勞亦勞又使出反手攻勢，一條布帶由下倒揮上去，先脚後手，丁老黑不慮他故技重施，竟用此招，心中大急，廻避已來不及，迫得用出險招，身子一傾，就以手中刀向前一遞一沉，以刀尖在布帶上一點，借刀斜飄，雙方都用招極快，誰也沒有考慮的機會，勞亦勞果然上當，及至發覺放軟帶，已經遲了半步，終於被丁老黑躍出四五尺外，避過險着。

丁老黑嘆了口氣，暗暗流汗了。雙方都停了手，都怔了一下。丁大娘這時已回過氣，絞舞雙刀，疾攻勞亦勞下盤，雙刀離數寸，如水浸金山，迎地而來，確是非同小可，她雙刀使出地堂法！這是極難的，比單刀難許多，威力也大許多！

丁老黑和妻子合作已久，心意相通，見她用出這一套刀法，便知她心意，馬上予以配合，立即使出一套嘯風刀法，盡取對方上盤，攻勢同樣凌厲無比。於是，兩片刀光分由上下兩個不同方向不同高度進攻勞亦勞，似要把他分爲三截。但勞亦勞却滿不在乎的冷冷一笑，道：「好哇，一在上，一在下，倒像演出床上戲啦！哈哈，自古道，演戲不如看戲，這話眞對！」

他使出一招「烏龍絞柱」，布帶自繞全身，把來刀都擋在外圍，然後一抖再抖，帶聲「啪啪」兩響，先攻丁大娘，再擊丁老黑，連環招果然名不虛傳，丁老黑夫妻都捱了一下，肩頭受傷，衣破血流，不禁同聲叫嚷，氣得大怒，無法下台，互相叫出一聲之後，又雙雙回撲，再次進攻。

勞亦勞想不到他們如此拚命，又是發出一聲冷笑，喝道：「債有主，寃有頭，姓丁的，你有甚麼未了心事，就快對她說吧，你活不了，她却罪不至死！你若不快快交代，就遲了！」

「放屁！看刀！」丁老黑再進攻一刀，刀光一閃，又斬向勞亦勞。勞亦勞把手中布帶收回來，當中一摺，握住當中摺處，凝視着對方來招，陡然一抖手，兩端布帶同時飛起，一絞之下，丁老黑便失聲大叫，刀巳脫手，虎口流血，退後兩步，驀然看到一道刀光射來，要避巳來不及，只好拚命打出一掌，希望把來刀擊落，不料刀勢來得太疾，他拍的又是刀鋒一面，齊掌被削斷了，痛得慘叫，刀勢未衰，再插在右胸上，丁老黑又是一聲慘叫，人也倒地了。丁大娘撲到丈夫身邊，他巳無法說話，遺言也沒留下一句。

「不要走，我跟你拚了！」丁大娘慘遭喪夫之痛，形如瘋狂，忘却生死，明知不是對方對手，也拚命進攻，大有能報仇固好，不能報仇，死了也不在乎之勢，但勞亦勞對她却似無殺害之心，不予還手，連連避開，直至避無可避了，才使出一招「風旋水轉」，布帶套成幾個圓圈，把對方雙刀捲住，扯了過去，再拋出數十丈外，插在一株樹上！

丁大娘沒了刀，兩手空空，倒呆住了，不再撲擊勞亦勞，急急抱起丈夫的屍體，疾向山上狂奔。其他的事，她不理了。

陸應龍的靠山是丁氏夫妻，以爲有他們爲助，决不會輸的，怎料半途殺出個桐溪老人勞亦勞，他一個人就對付了丁老黑夫婦，擊殺一個，嚇退一下，陸應龍的靠山沒有了，他的鬥志也受到影響，由穩處上風，變爲處在下風了。

飛天神鼠楊康何等機警，一見有機可乘，立即就全力反擊，擇弱而攻，逐個擊破，結果是把陸應龍的幾個助手先剪除了，只留下一個鬥志巳餒的陸應龍，變成一對一，楊康就有信心勝他了。

桐溪老人和老漁人站在一起，監視着陸應龍。他們雖然沒有出手的意思，也沒有出聲，但是他們的監視却給予陸應龍心理上極大的威脅，以致他不斷出錯，章法大亂，和早先的有條不紊，相差太遠了。

桐溪老人道：「楊康，你怎麼不下殺手？還要利用他甚麼不？」

「不！我對他巳沒甚麼利用價值了，你對他有用處？」

「沒有！咱對他一點用處也沒有！」

「那是說，不必留活口啦？」

「咱不需要，你自己瞧着辦吧！」

「好，你既然這麼說，我就照自己的辦法去處理他！」

「好吧，你照自己的辦法處理他吧，咱們不會干涉你的！咱們只是替你掠陣，不讓他逃跑！」

「陸應龍，你還有甚麼指望？快快跪地叩頭吧！」飛天神鼠奮起全力再次進攻，很快就把陸應龍的左腿刺傷。他自料難免一死，怕被擒受辱，回手就要自刎，了此殘生。不料，手腕一痲，武器巳掉到地下，俯身再拾巳經遲了，被飛天神鼠飛步上前，兜胸一脚踢得翻了兩個筋斗，跌出了丈外，他就地抓起一塊石頭就向額上猛碰，結果又因手腕痛痲，石頭跌了，却跌中脚面，痛得慘叫狂呼，跳高幾尺。

「別詐死了，怕死又詐死，你的活罪還沒受夠呢！」飛天神鼠廢了他的武功，再給他敷藥治傷，帶他去陸家莊。

「楊康，你怎麼帶他到陸家莊？該帶他到槐莊才是！」老漁人大聲說。

「老伯，這傢伙是陸家莊人，我怕陸家莊的人不知始末，將會與槐莊再結寃仇，所以要他回去交代個清楚！讓他們知道他罪有應得，免得再生惡感，世世代代仇殺不休！」

自食其果

民間警世故事

劉汝胡・編繪

1　很久以前，有個喇嘛。一天，他對一個木匠說：「我們大家都是互相幫忙。你幫我蓋所新房子，我會禱告菩薩爺賜福給你的。」



2　木匠回答說：「只要我手裏有斧頭，誰也不能把我的幸福搶走。」說完扭頭走了。



3　喇嘛很生氣，他已經習慣于別人白給他幹活了。於是，他想了一條毒計，要整整這個不聽話的木匠。

4　喇嘛來找王爺說：「昨晚我上天了，看見了你歸天的父親。他要我交給你一封信。」說完就把自己預先寫好的信遞給王爺。



5　王爺見信上寫着：「我想在天上蓋一座廟，但天上沒有木匠，把你的木匠給我送來吧。喇嘛會告訴你怎麼送他來的。」



6　於是王爺叫人把木匠找來，對他說：「我父王要你在天上蓋一座廟，這是他的旨意。」



「你想得對！好辦法！」

「不，這不是個好辦法！」

「勞前輩有何高見？請明示！」

「你說怕陸家莊的人再與槐莊的人結寃是不是？」

「是！」

「你以為陸家莊的人眞會熱愛這廝，肯為他賣命，要為他報仇是不是？」

「如果有人從中挑撥，有此可能！」

「要是沒有人挑撥呢？」

「那就未必！」

「那是說，你認為陸家莊中眞心熱愛這廝，眞心要為這廝報仇的人不多，是不是？」

「我相信是！」

「那麼，你就不該把他帶回去，該帶他到槐莊！」

「帶他到槐莊？」

「不錯，帶他到槐莊！」

「那麼，陸家莊的人，不是很易更惹起挑撥？」

「那當然！」

「勞前輩，我不明白！」

「這廝欠下槐莊血海深仇，同樣也欠下陸家莊人的血海深仇！他做莊主，有爪牙時，各人自然不敢出聲，現在，他不是莊主了，你可以請他們到槐莊，一齊拷審這廝，讓他們在一起聽到，也讓他們一起明白，過去所以不和是全由這廝居中作怪，大家的仇人只是這廝，與別人無關！這樣，他們自然會盡棄前嫌和好起來了！」

「那何不請槐莊的人到陸家莊去！」

「可以，但沒這麼好！」

「為甚麼？」

「因為是陸家莊的人對不起槐莊，不是槐莊的人對不起陸家莊。要槐莊的人到陸家莊去未免欠尊重！」

「對！還是你老人家想得周到！」

飛天神鼠叫羅剛與卓方先押陸應龍到槐莊去，他自己則渡河去陸家莊中請人。兩日後，陸家莊有三四十人到了槐莊，槐莊的人熱情招待，首先向他們道歉過去失和的事，使陸家莊的人大為感動。他們來時還心有顧忌與不安的，想不到人家先道歉，反而感到不好意思了。

兩莊的人集中在一塊大空地，共有百多二百人圍成一個圓圈，十多位年紀大的坐成兩排，審問陸應龍早年如何姦殺槐莊婦女的往事，也査問他在陸家莊中濫殺無辜的往事，他知道說與不說都難免一死，為免受苦，倒也說得相當爽快，聽他說出當年的陰謀詭計與殘忍手段，無不髮指，要不是有飛天神鼠等人阻攔保護，即使他有十條生命，可以死十次，也早沒命了。

陸應龍生平殺害的人難以計算，仇家太多，審問的結果，他被就地處死，以消衆忿衆恨。飛天神鼠在處理了這件事之後，把他得自陸應龍的銀票都送了給槐莊購糧與工具，既解決目前，亦解決以後的生活。然後，飛天神鼠又陪陸家莊的人回去，分散陸應龍的家財給大家，讓大家可以生活得好一些。

飛天神鼠處理了這件事後，功成身退，又不知飛到那裏去了，桐溪老人仍然與在桐溪河畔的老漁人下棋，只是他已沒有那滿咀鬍鬚，不再是老人了。（全文完）



7 木匠看了信，問道：「我怎麼上天呢？」在一旁的喇嘛說：「天上的王爺命令把你鎖在柴房裏，柴房燒着，你就可以騎上火馬上天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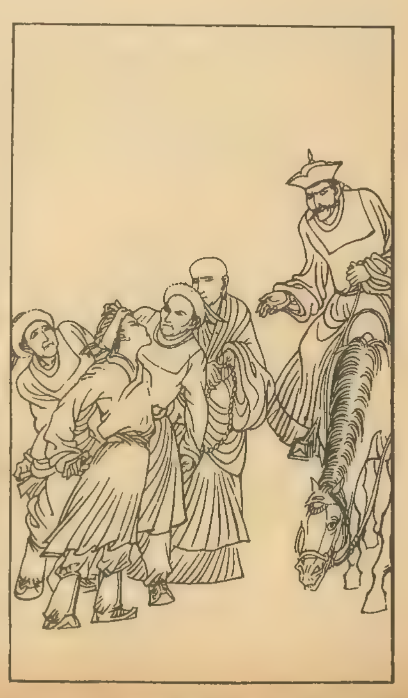


8 木匠想了想說：「那就這樣辦，明天近晌午的時候，送我上天去吧。」說完轉身回家了。



9 木匠明白這個喇嘛是想害死他，便想了一條對策。他和妻子一起，連夜在他家和柴房之間，挖了一條地下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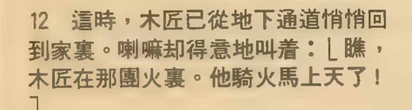
10 第二天中午，王爺派人把木匠帶走，鎖進了柴房。





11 接着，喇嘛用火點着了柴房。





12 這時，木匠已從地下通道悄悄回到家裏。喇嘛却得意地叫着：「瞧，木匠在那團火裏。他騎火馬上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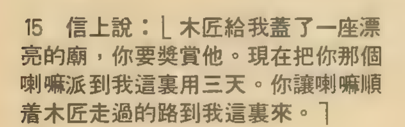


13 從此，木匠在家裏呆着，哪兒也不去。他用一種特制的馬乳洗臉、洗手。很快，他的臉和手便變得比雲彩還要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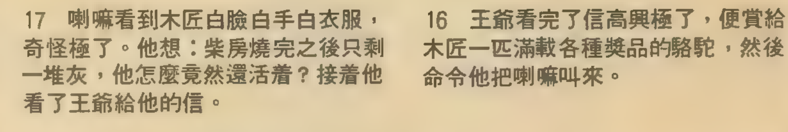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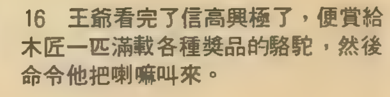
14 一個月過去了，木匠穿上白綢衣服來見王爺，說：「天上的王爺放我回來了，讓我把這信給你。」





15 信上說：「木匠給我蓋了一座漂亮的廟，你要獎賞他。現在把你那個喇嘛派到我這裏用三天。你讓喇嘛順着木匠走過的路到我這裏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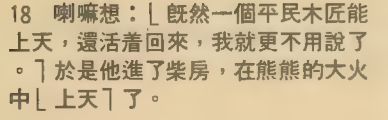


16 王爺看完了信高興極了，便賞給木匠一匹滿載各種獎品的駱駝，然後命令他把喇嘛叫來。



17 喇嘛看到木匠白臉白手白衣服，奇怪極了。他想：柴房燒完之後只剩一堆灰，他怎麼竟然還活着？接着他看了王爺給他的信。





18 喇嘛想：「既然一個平民木匠能上天，還活着回來，我就更不用說了。」於是他進了柴房，在熊熊的大火中「上天」了。



美蘇彈海爭霸戰

天兵勇鬥鬼殺手

勞力士・文

美機飛到地獄湖上空，投下化學劑，把湖水急速蒸發，敵人沒有水就無法生存。

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比較地獄湖更加凶險了，美蘇雙方在地獄湖大會戰這一場戰事極端隱秘，很少人知情，可以說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營長金巴利全軍覆沒

春天的晚上，美國國防部長「沙布奇」在五角大厦機密室召開緊急會議，到席的機關首長十多人，他站起來說：「現時我們面對着一項十分嚴重的困難，它涉及非洲地獄湖，希望大家發表意見，展開深入的研究，這一項緊急情報是非洲肯雅迻來的，當地的情報工作人員獲悉一項秘密，蘇聯方面派來的特種部隊巳經抵達非洲，短期內打算趁着地獄湖一連串火山爆發的時候，分別進入它附近的幾個國家，佔領首都以及各大城市，控制大局，我們萬萬不能夠坐視，却又不便派遣軍隊到那邊去，干涉非洲各國的內政，各位有何高見呢？」

參謀長柯杜烈說：「我認爲最可靠的辦法就是暗中派遣一些堅强有力的傘兵，在地獄湖降落，把蘇聯的特種部隊消滅，如果你同意，我才作出有實質的計劃。」

沙布奇苦笑一下，說：「我同意與否！那是另外一回事，照情形看，先決的原則並非跟特種部隊作戰，而是堵截他們爆炸火山。上次我們使用無數超級炸藥引爆，總是白費氣力，我眞是猜不透蘇聯科學家有甚麼方法使地獄湖重新噴火，爲了使你們比較深刻的瞭解它爲甚麼叫做地獄湖，我想介紹一位地質學專家古勃烈博士，解釋它的眞相，照事論事，它的火山一旦爆發，可不單是對非洲有極大威脅，甚至對全人類都有威脅，原因是火山灰威力太過厲害。」

他坐下來，有一個超過花甲之齡的老翁站起來，說：「我是古勃烈博士，閒話不多說了，現時我想跟各位討論的焦點就是地獄湖，它原名火湖，暗指它有一連串火山爆發的時期。十多個火山口在相距不遠的地方，一齊噴火，極端可怖，望之有如一個噴火的湖。

「當時距離現在大概是一萬萬年，也許距離更遠，由於地下噴火的緣故，非洲的地面被巨大的力量劈開，變成今日的大裂谷，不管那一個季節，地面總是熱氣升騰，化爲白霧，那些霧是有毒的，寸草不生，只是局部的峽谷仍然有洪荒時期的大動物生存，可以說是龍的世界。

「叫做地獄湖的一區，實際上包括三種地方，眞的有一個湖，湖底噴火，湖水比滾水更加熱，那是地獄湖的核心，旁邊有兩種地方，俱是絕地，叫做地獄谷的爲地獄門。

「値得注意的還是火山灰，它含有極强的輻射綫，能夠殺人，因此之故，接近地獄湖三百哩之內，杳然無人，相信莫斯科派到那邊去的特種部隊就在人跡罕到的地方紮營。

「我但不知道那些人是否企圖在非洲製造政治性的叛變，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地獄湖附近火山爆發，火山灰冲到六萬呎高空，不單是在非洲降落，還有可能在任何一處地面降落，變成隱形殺手，原因是它含有能夠殺人於死的輻射綫。」

他到底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多說幾句話，他就覺得氣往上湧，不自覺的閉嘴。

有人問：「博士，可能噴火的一處，究竟在地獄湖有水的地方呢？抑或在大裂谷的土地之上？又或在死火山的火山口噴烟兼噴火？」

「問得好，我這就很詳細的加以解釋，最容易噴火的地方，當然是死火山的火山口，因爲它巳經有了一個烟囱形狀的噴火口，不過，地獄湖那邊的形勢却是例外的，它沒有一處地方不可以噴火，大裂谷底層或者湖水最深之處，都可以噴火，防不勝防。」

他坐了下來，座上各人對非洲大裂谷的實際情況，有了比較深的認識，當然是傾向於參謀長柯杜烈了，跟着柯杜烈說：「我剛才說過，在黑夜使用傘兵去毀滅特種部隊，是最有效的一種措施，現時各位同意我的建議，我不妨作出更爲清楚的一項報告，我說的傘兵，並非活人，他們是機械人。」各人聽了，議論紛紛。

柯杜烈不理會他們有甚麼反應，自管自的說下去：「所謂機械人，即是用橡膠製造的人，它比較鋼鐵製造的機械人更好，因爲它全身以及武器沒有一絲一毫的鋼鐵，故此不會被電磁控制，至於它的戰鬥力，不會比鋼鐵人遜色，因爲它的武器包括噴火機槍以及手榴彈抛擲器，在五十碼的距離之內，它還使用放射電流的痲痺槍，使敵人渾身發抖，跪在地上，等候死神駕臨。」

「這種機械人要是變成傘兵，由高空降落的話，它能否很順利的抵達指定地點呢？」

「當然可以抵達指定地點，如同活人一樣。」

「照這樣看來，它是很厲害的秘密武器了，爲甚麼美國當局一直沒有派它去作戰呢？」

「假如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一定派它參戰。」柯杜烈很鄭重的說。

關於大裂谷之戰有了決定，國防部長沙布奇下令非洲肯雅這個國家駐防的美軍派三百人進入大裂谷搜索，先要知道蘇聯的特種部隊在甚麼地方紮營，報告華盛頓當局，然後才派出由機械人組織的傘兵在空中降落，把他們消滅，因此之故，那些美軍必須盡量避免跟對方接觸，免得打草

驚蛇。

他們的任務只是搜索，並非出擊，有一種嗅覺特別强的大狼狗最有份量，必須攜帶，此外，利用紅外光佈陣，也是搜索敵人的行踪的一種巧妙安排。

這個特務營的營長叫做金巴利，四十七歲，很有經驗，還沒有啓程之前，召集各人訓話：「我們此行只是搜索敵人的行踪，根據上峯指示，蘇聯的特種部隊戰鬥力極强，我們僅有三百人決不是他們的對手，因此之故，就算我們完全無法查探對方的動靜，也要隱蔽身形，盡量避免跟對方接觸，不管白天或黑夜，首先要注意敵人派出來的偵察機，我們不能夠聚在一起，十個人分做一個小組，每一個小組跟另一個小組距離一百碼過外，除非萬不得已，不要拋擲手榴彈，因爲大裂谷的高處是一座峭壁，經過幾萬年的陽光照射，全無雨水，石質疏鬆，提防手榴彈爆發之後的聲响升到高處，把它震裂，可能一座峭壁倒塌，下面的人就會生葬。」

這個任務十分危險，明知對方的實力强大，仍然要冒險深入，當然係凶多吉少了。

進入大裂谷的第三日，仍然找不到絲毫綫索，地上沒有脚跡，似乎谷裏沒有人，奇怪的是這一點，獵狗却頻頻走動，有時在谷裏打圈，走來走去，似乎發覺那個地方曾經有人出現，甚至那些人仍然留下來，沒有走出大裂谷。

營長金巴利經過一番考慮，立刻進行兩項工作，首先在比較穩定的一座峭壁基層，利用電力發動的鋼鑽，鑽出三個洞穴，每個洞穴，能夠容納一百人歇宿當作他們的巢穴，此外，在獵狗頻頻打圈的地方佈下神秘陷阱，肉眼看不見的紅外綫，縱橫交叠，好像一個圖案，只要有人碰着它，隱蔽的機槍便即向他掃射，另一方面，聽到槍聲，三個洞穴的伏兵齊出，盡快把敵人消滅。

本來國防部長吩咐他們不要發動戰鬥，爲勢所迫，他們只好硬着頭皮冒險出擊，不過，這樣做只係碰碰運氣，營長金巴利也覺得沒有把握取勝。

三個洞穴的士兵輪流看守，密切注意大裂谷地上有沒有人走動，每一個哨兵都留在洞穴之內，金睛火眼，全神貫注的偷窺。

凌晨一時，突然看見用紅外綫佈防的地方，火光一閃，槍聲震耳，密集射擊，分明是有人闖進禁地，經過了一會，沒有別的聲响發生了，他們守候到黎明，走出洞穴看看，一切景象毫無變動，紅外綫仍然留在那裏，不過，機槍已經發射了五分鐘之久，如果沒有人闖入禁地，决不會發生一連串的反應，反過來說，倘若眞的有人碰到紅外綫，一定無法逃走。

這件事情應該怎樣解釋呢？金巴利實在想不通，只好把它拍發電訊很詳細的報告，請求上峯指示。

這一項電訊是拍發到肯雅的美軍總部，沒有接獲新的命令之前，他們只好照常留在洞穴之內執行任務。

這一項電訊是四月十二日拍發的，此外消息中斷，肯雅美軍大本營的師長告魯士暗呼不妙，多次利用電訊跟對方聯絡，總是失靈，只好另外派出一百名士兵進入大裂谷，走向最後拍發電訊的方位，澈底調查。

他們抵達該處，抬頭一望，猛吃一驚，那一截大裂谷的通道已經變窄，其中有一座峭壁倒塌，變成一個小山，三百名的搜索部隊可能全部生葬。

那些人趕快用金屬搜索器向那座小山的深處搜索，證實下面有許多金屬品埋藏，分明是美軍携帶的槍械。

他們不敢久留，趁着夜色沒有降臨，離開險地，回到肯雅的美軍總部，向師長報告。

告魯士獲悉這個噩耗，大驚失色，立刻用長途電話向沙布奇報告，請求定奪。

沙布奇只有一句：「切勿派人再入大裂谷。」

只是這一句，已經反映出整個局勢十分緊張。

四月下旬，沙布奇召開第二次秘密會議，研究當前的局勢，說：「參謀長柯杜烈早已說過，對付蘇聯的特種部隊，普通士兵絕非敵手，必須運用由機械人組成的傘兵，從天而降，現時已經有事實證明，三百名美軍白白的送死，對方一定是運用沒有聲响的强烈震動器，把峭壁震塌，使他們全部活埋，這種事情隨時可以發生，我們用傘兵出擊，就佔了上風，那種傘兵如果是機械人，更加有利，即使它被沙石活埋，也能夠走出來，問題在這裏，至今仍然不知道蘇聯究竟派了多少人進入大裂谷，整個大裂谷，包括地獄門以及地獄湖，長達十哩，不知道對方的營地在那一處，就算有傘兵從天而降，找不到敵人，仍是白費氣力，各位有何高見呢？」

有一個機械人的專家站起來說：「我們可以派遣十個八個機械人向他們挑戰，那些機械人本身有雷達設備，就算他們躱着，沒有走出來，也可以利用雷達搜索得到，只要找到他們紮營的陣地，便可派遣機械傘兵出擊。」

沙布奇點了點頭，說：「這個辦法不錯，我們立刻把一百個機械人組成的傘兵隊派到肯雅參戰。」

一切決定之後，告魯士師長接獲命令，立刻籌備，在原來的營地撥出一部份，用來放置機械人，此外，美國的空軍機場也騰空一個地方，準備巨型運輸機在該處停放。

是否靠機械人就可以取勝呢？金巴利仍是半信半疑。

過了一旬，巨型運輸機就把塑膠製成的機械人送到肯雅，一切依照原定的計劃進行，爲了配合機械人的傘兵作戰，還有四架實力强大的一級戰機，在同日飛往肯雅。

指揮機械人出擊的只有三個人，仍是有官階的，上校雷江，中校何動，還有一個是科學家奧頓，他們對機械人的性能以及戰鬥力瞭如指掌，認爲這一場大裂谷之戰有充份的準備，必然獲勝。

有一個疑問始終在他們的心上浮動，難以找尋答案，儘管蘇聯的特種部隊極度威猛，他們始終是脚踏實地的，怎會査不出來？

這個疑問初時只是浮光掠影似的在腦

海中飄過，後來，每天派出十個叫做「搜索者」的機械人在大裂谷各處搜索，仍然找不到一個活人，雷江等人就覺得心情十分沉重。

有一天晚上，他們三個人連同師長告魯士坐在一起，召開秘密會議，徹底研究此事。

上校雷江說：「被派出去搜索的機械人，發生意外，甚至被對方毀滅，還算是有些結果，他們全部安然而去，安然而歸，那就不對了，我懷疑大裂谷裏面根本沒有蘇聯的特種部隊。」

「不，我不同意這種想法，由營長金巴利率領的三百名美國士兵，都是優秀份子，至於金巴利，身經百戰，他們都活埋在峭壁之下，顯然是死於敵人之手，我認爲大裂谷必有許多個强大有力的敵人！」告魯士很鄭重的說。

「你們是否已經把他們的屍體發掘出來呢？」上校雷江說。

「不單是全部士兵以及長官的屍骸掘了出來，獵狗的屍體也找到，俱是壓死的，那不是最好的證明嗎？」

「此外，你們有沒有找到另外一些有力的證據，足以反映出他們確是遇害，並非是偶然碰到機槍掃射的聲浪而引致山崩呢？」

「有的，請你聽聽營長金巴利所說的話，它是他臨終前說的，用錄音帶錄取，收藏在黑盒之內。」

告魯士說完這句話，把一個長方形的金屬盒子拿出來，打開盒蓋，取出錄音機，沒有啓播之前，先行解釋幾句：「黑盒的意思就是指某一個物體就快爆炸或者某一隊士兵全部消滅之前保留的三幾句話，特別是航機被刧機者炸毀之前，機師所說的話，用錄音機錄好，收藏在黑盒之內，那一種黑盒很有價值，因爲它可以反映出航機爲甚麼出事。至於一隊士兵突然遭受伏兵襲擊，黑盒錄取帶兵長官的遺言，它也是很重要的，我馬上啓播金巴利最後的語聲了，請你們細心傾聽。」

錄音機剛剛轉動，就有一個頗爲熟悉的語聲作响，隨後，間歇的有另外一些說話錄取，他斷斷續續的說：「今晚我預感到有些不測之變發生，可能二百多人會同歸於盡，我會得發生這種不祥的預感，因爲敵人的實力比較我們强大得多，我們用機鎗密集射擊，也沒法令到他們受傷，那就反映出强弱懸殊，相信天亮之前，我們可能變成射擊的目標。」

不過一會，他忽又開口說道：「眞是可惜，我們自始至終，沒有看見過對方一眼！」又有一句，這樣說：「我開始懷疑敵人從天而降，有一種無法用機槍掃射引致受傷的特殊衣物保護自己，不過有一點我是深信不移的，如果沒有沉重的物體在某地之內觸動紅外綫，我們的機槍决不會突然掃射。」

最可怖的是最後一句：「有一種近似山泥傾瀉的聲音，在遙遠的地方作响，敵人已經展開攻勢，我們完了，希望長官照料我的家屬。」

這是最後的「遺言」，大概他們聽到的沙沙之聲，正是峭壁頂上的崖石剛剛受到强力震動。

那個黑盒錄取的語聲，就是鐵證，證明金巴利全部官兵死於峭壁頂上的崖石倒塌，不需要炸藥也可以使峭壁倒塌，而唯一的秘密武器就是「超音波」，美國科學家隨時可以利用超音波使一座雪山倒塌，不過，利用它使峭壁倒塌，那就從來沒有發生過，雖然如此，也未必別的科學家辦不到，因此之故，雷江上校認爲黑盒是有份量的證據，他不再懷疑大裂谷之內沒有人紮營而居了，唯其如此，他更加煩惱，如果他一直在黑暗中摸索，怎能戰勝敵人呢？

想了想，他忽又提出另外一個問題，向告魯士請教，沉着氣說：「師長，你長期在肯雅駐兵，對於大裂谷的眞相，當然知之甚深，傳說這個裂谷是地面自動裂開的，當時地面不斷的噴火，還有很多地方冒烟，火山口有十多處，一齊噴火，熔岩在低處交流，望之有如火湖，雖然這種可怖景象是一萬萬年之前所發生，迄今仍有後患，倘非如此，那就沒有地獄湖以及地獄門之類的古怪名稱，其實大裂谷最可怖的是甚麼地方呢？」

告魯士稍爲想想，說：「最可怖的是地面忽開忽合。」

「只是地震的一天，才有這種可怖的景象出現，決不會天天出現地面忽開忽合的奇景，它在那一處呢？」

「那一處就是地獄門，暗示任何人走了進去，永遠不會走出來。地獄門裏面，並非每一吋土地俱是忽開忽合的，只是小部份地面有這種情況出現而已，不過，大部份地面不斷的冒烟，氣溫升到華氏表一百六十度過外，只是這兩種情形，已經使人望而却步。事實勝於雄辯，凡是絕地，除非傳說它有些金銀珠寶埋藏下來，才有人冒險深入，希望一夜發達，照我們所知，地獄門並非古代有一個富裕的皇帝居留，也不是海盜的巢穴，怎會找到金銀珠寶呢？故此我一直都相信沒有人能夠在地獄門之內居住。」

上校雷江聽了，稍爲想想，說：「地獄門裏面的地面，沒有人能夠支持得住，地面之下是否更加可怖呢？抑或地面難以藏身，地下反而可以躱起來呢？」

告魯士愕然，說：「這一點我從來沒有想過。」

上校雷江說道：「因爲我派出去活動的機械人，俱是空手而歸，故此我懷疑地獄門的地面之下，反而有一條通道可以溝通各處。你既然沒法回答這個問題，我只好想法對付隱形的敵人了，我想請求國防部核准，在你的陣營之內，撥出二百個人，跟我合作，他們到地獄門那邊走動，在峭壁之下鑿出巨大的洞穴躱起來，跟上次金巴利營長的活動方式一樣，我另派機械人相助，只要敵人向他們攻擊，機械人就展開攻勢，即使我沒法撲滅他們，也可以清清楚楚的知道他們的行踪，如果你同意，我立刻用長途電話跟沙布奇部長聯絡。」

「這個計劃不錯，在肯雅駐防的美軍有六千精兵，撥出三百個，給你調動，絕對不成問題。」

上校雷江說：「你必須弄清楚這一點，他們只是香餌，把對方的軍隊引出來，

並非派他們送死。」

「我當然明白，祝你成功。」告魯士說。

他們計議一番之後，上校雷江打長途電話向沙布奇報告軍情之後，順便提出這個建議，由沙布奇知會告魯士，很快他就得到三百個士兵，進入地獄門。

那些士兵由他率領，至於機械兵，由中校何勒指揮科學家奧頓協助，一百個機械人都放在巨型運輸機之內，隨時起飛，此外，還有四架戰機保護它，又有兩架二十四小時輪流出動的雷達偵察機在地獄門上空徘徊，稍有甚麼風吹草動，便即通知各位迎戰。

如此安排，如臨大敵，如果用作眞的打仗，衝鋒陷陣，區區的三百個士兵當然是不夠份量的，反之，他們只是誘敵進攻，那就可以應付得來，故此雷江上校信心十足。

第一晚，沒有意外的變化發生，第二晚的深夜，忽然聽到刺耳的戰車聲響，有兩架坦克不知道從甚麼地方鑽出來，它的戰鬥力必然十分出色。

地上早已密麻麻的佈下了紅外綫，只要有人碰了碰它，立刻遍地火燄，雷江上校發覺上次金巴利佈防沒法用機槍擊退敵人，改用火攻，這個辦法不錯，只是把一桶桶的汽油放在地面，到時它自行爆炸，便即火光熊熊，他認爲任何一種能夠移動的武器被烈焰包圍，不論遲早，便即毀滅，故此他很冷靜的留在洞口觀察。

對方兩架巨型的坦克向他們躲着的地方直衝過來，車聲隆隆，碰着紅外綫，汽油自動爆炸，美軍的一方面似乎佔了上風，他也很有高興，通知中校何勒，隨時下令運輸機起飛，必要時派出一百個橡膠製成的機械人參戰。

他認爲三百多人留在洞穴之內，十分安全，所担心的是洞穴的峭壁最高處，假如岩石炸開，整座峭壁倒塌，不堪設想，故此叫中校何勒下令戰機備戰。

上校雷江佈署一切，便即出動，雖然地獄門的形勢險惡，地面多處冒烟，氣溫升到華氏一百一十度過外，他們仍然支持住，還在高溫之下完成了鑽洞的工作，在峭壁下面弄了三個洞穴，三百人分別藏身，經過情形，跟金巴利營長相似，佈局誘敵，打算硬碰硬的拚一拚。

第二次展開大搏殺

又是一晚，月色朦朧，上校雷江有些預感似乎蘇聯的特種部隊即將出擊，下令各人提高警惕。

他們早已在地面佈下金剛陣，幾百條紅外綫密佈，就算一塊石頭跌下，碰着任何一條綫，埋藏在地下的汽油立刻爆炸，整個地面變成火海，沒有人能夠在火裏逃生，此外，他們在洞口放下機槍和火箭炮，更加犀利，他們只是担心敵人不肯走出來。

剛剛踏進午夜，從望遠鏡看見比較遠的一處，有兩件笨重的東西慢慢移動，向他們推進。

上校雷江富於作戰經驗，只是看了一眼，大聲叫喊：「各位當心，那是巨型坦克！」

兩架坦克好像一座山似的沉重，節節推進，看來這一場大戰即將爆發，雷江叫人拍發電訊，向總部報告，叫中校何勒趕快起飛，把機械人送到地獄門。

電訊剛剛發出，兩架巨型坦克已經衝入金剛陣，紅外綫截斷，埋藏在地下的幾十桶汽油一齊爆炸，火光冲天，巨型的老虎坦克絕無所畏，很快就越過火綫，向他們衝來。

雷江下令總攻擊，機槍密集射擊，火箭炮瞄準目標發射，還有幾十個敢死隊，各人携帶一袋手榴彈，離開洞穴，冒險出擊。

兩架坦克，等於兩塊極沉重的鋼鐵，炮火密集撲攻，還有手榴彈抛到它的身上，然後爆炸，光火四射，它絲毫無損。

雷江上校非常焦躁，却又無可奈何。

空中傳來了軋軋機聲，救兵到了，他才鬆一口氣。

負責把一百個機械人送到戰場的巨型運輸機，抵達戰場上空，立刻低飛，一百個用橡膠製成的機械人，用降落傘降落，每個機械人都有噴火槍，那些機械人用超級防火膠製造，就算地面有火，也不會損害分毫，看來他們跟敵人有一場十分劇烈的龍虎鬥，怎料老虎坦克的車頭燈那一處忽然吐出兩條白光來，火力超過華氏五百度，機械人的傘兵部隊還沒有降落地面，已經被它燒熔，跌落地面的時候，變成一團膠。

眼見機械人全都毀滅，巨型運輸機趕快升到高空，掩護它的四架戰機，急急忙忙的逃走。

上校雷江看見大勢已去，不敢戀戰，下令撤退。

他確是老謀深算，預先在洞穴最深的一處掘了一條通道，三百人分別從秘密通道逃生。出口已經是地獄門之外，然後避過這一場浩刦。

逃命要緊，所有重兵器全部留下。

剛剛逃出地獄門，立刻聽到背後一連串的爆炸聲，恍如天崩地裂，雷江上校嘆息了一聲，說：「從坦克噴射出來的白光，實在可怕，金巴利營長全部官兵殉職，生葬在峭壁之下，一定是白光摧毀了峭壁高處的岩石，突然倒塌，如果我們不是預先鑽了一條秘密通道，現時已經化爲地獄亡魂。」

這一晚的決鬥，美軍方面慘敗，一百個機械人化爲烏有，二十多個敢死隊也死在白光之下，最慘的就是他們完全沒有力量招架，甚至沒有看見過一個敵人，上校雷江吩咐其餘的人留在肯雅，他單獨回到華盛頓報告這一場戰役。

沙布奇召集另外一次緊急會議，雷江上校當衆述職，把當時實地拍攝的活動影片放映出來，加上錄音帶所錄取的音響，在座欣賞的人有如看電影，非常逼眞。

沙布奇說：「那兩架巨型坦克，簡直是怪物，普通的武器無法傷害它，它還有白光噴射出來，用防火膠製造的機械人，不堪一擊，我們非派巨型的轟炸機，在空中抛下千噸過外的炸彈，然後有希望把它毀滅。」

雷江上校不同意這種想法，說：「我



這是蘇聯的老虎坦克，噴出來的白光，可以毀滅一切。

親眼看見幾十個手榴彈在它身上爆炸，它絕無所懼，部長，我明白你的意思，打算把地獄門的峭壁炸毀，使它埋葬在岩石之下，認爲這樣安排，有希望毀滅它，我不會如此樂觀，我覺得這種怪物可以在岩石埋藏之下鑽出來，不要忘記，它發射的白光根本可以擊破岩石。」

這一場會議無結果，就此散會。

翌日下午，參謀長柯杜烈跟沙布奇喝下午茶，談及這件事，說：「上次我們佈局捉了國際特務的天王巨星龍飛，囚禁在星星監獄之內，我想入獄看看他，說不定他有奇謀妙算，能夠毀滅老虎坦克，可否讓我試探他的口風呢？」

沙布奇說：「這種人是特務的奇才，說不定他有些辦法，如果他辦得到，戰勝老虎坦克，我們認爲可行，索性派他出戰，將功贖罪。」

當晚柯杜烈單獨入獄去找他，龍飛臉露微笑，說道：「我的救星來了，一定有非常困難的任務落在我的身上，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先行把蘇聯苦心研究出來的秘密武器從頭到尾講出來，然後徵求你的意見，如果你有辦法去毀滅它，你可將功贖罪。」

龍飛笑了笑，說：「參謀長，就算我說出我的身份，你也懂得，凡是見錢開眼的特務，沒有國籍，隨時單刀赴會，這種人然後有資格稱做國際特務，我不妨告訴你，摧毀噴出白光的老虎坦克，包在我的身上，不過，除了將功贖罪之外，還要給我五百萬美元，補償我被囚禁三個月的損失。」

柯杜烈眉心一皺，說：「別人入獄，總是吃苦，你一個人獨佔一間套房，美酒和佳餚，任意取食，還有電視欣賞，怎樣算得是坐牢呢？入居三個月，就要補償五百萬美元，未免太過份吧！」

「我不喜歡討價還價，如果你不能作主，立刻跟上峯商量，至於我，則分文不減。」

「好的，你先要稍爲談談怎樣擊毀老虎坦克的妙計，我才可以說服部長。」

「好，你不妨對他說知，這樣沉重的坦克絕對無法飛上天空，它突然出現，一定是從地面之下爬出來，只有我懂得它藏身在甚麼地方，不必派千軍萬馬，只派我一個，就可以把他們全部毀滅，包括老虎坦克在內。」

「你眞的知道它躲在甚麼地方嗎？」

「有資格的國際特務，對每一個國家的秘密，瞭如指掌，鈔票沒有到手，我不會把準確的地點說出來，你還是趁早跟部長商量吧！」

龍飛傲氣凌人，柯杜烈看不過眼，終於走到外邊打電話，沙布奇渴望早日毀滅老虎坦克，一口答應，叫柯杜烈盡快把龍飛帶到華盛頓。

龍飛被帶到華盛頓之後，在白宮相距不遠的一間大酒店住下來，儼如貴賓。

第二晚，有兩個人走進七一七號酒店房間找他，他們就是國防部長沙布奇以及參謀長柯杜烈。

沙布奇很爽快的說：「龍飛，如果你眞的有把握戰勝老虎坦克，我們可以答應你提出來的條件，先交二百五十萬美元，事成之後，再交另外的二百五十萬，不過，你所講的話一定要有根有據。你曾經誇口說過一句，自稱有本領知道老虎坦克以及駕駛者的藏身地點，這句話很難引人入信，你未必到過肯雅，就算你曾經到過肯雅遊玩，未必冒險進入大裂谷，看來你一定沒有到過地獄門，憑甚麼理由你說有辦法獲悉對方藏身之地呢？」

「我沒有到過大裂谷，肯雅只是路經之地而已，照情形看，我沒有理由知道蘇聯特種部隊的藏身之地，不過，我認識埃及的日月教大法師溫倫，已經夠了，他一定有辦法替我把那個地點找出來。」

沙布奇哈哈大笑，說：「龍飛，你以爲我們是三歲小孩嗎？就算埃及的法師溫倫，有本領睇穿石，他的法力只是在埃及境內稱雄，怎能在相距幾千哩的肯雅施術呢？坦白點說，我不信他懂得老虎坦克的巢穴。」

龍飛冷然說：「你不高興跟我合作，那就算了，至於我，確信這個大法師有力量解開這一個結，你不要胡亂批評他，當你批評他之前，最好查問他的底蘊，我們今晚交談到此爲止，算是結束了，你有興趣然後再來找我！」

沙布奇跟柯杜烈離開大酒店，鬱鬱不歡，他們認爲龍飛不是開玩笑，終於抱着試探的心情，叫人翻閱日月教大法師溫倫的紀錄，進一步研究這個人是否眞的有些本領。

兩天之後，兩人在晚上再到大酒店找龍飛，落坐後，沙布奇沉住氣說：「龍飛，你說的一個法師，果然有些本領，能夠在沙漠裏面憑着鼻子嗅覺就找到地下的水源，他是現時埃及尋找地下水最出色的一

個人，儘管如此，仍然不能夠因此就說他能夠把坦克找出來，關於這點，你作何解釋呢？」

龍飛很冷靜的說：「坦克不會自動行走的，一定有人駕駛，駕駛者每天一定要喝水，甚至坦克開動之後，也要喝水，因此之故，人和坦克躲藏之處必然有水，可能是地下水，亦有可能是蘇聯按時派人送水到那個地方，只要某一處不應該有水的一處，空氣中也含有微量水氣，法師溫倫也嗅得到，你說吧，他是否對我大有幫助呢？他不能夠坐在埃及用嗅覺去分析大裂谷那一處地面之下有水，必須跟隨我一直離開埃及，遠赴肯雅，你說吧，沒有大批金子，怎能使他啓程呢？」

原來如此，沙布奇急於戰勝强敵，勉强答應，說：「好的，我願意撥出巨欵，進行此事，你明天就可以用這張支票拿二百五十萬美元，不過，你甚麼時候啓程到埃及的首都找尋大法師呢？希望你說出一個日期，我派人作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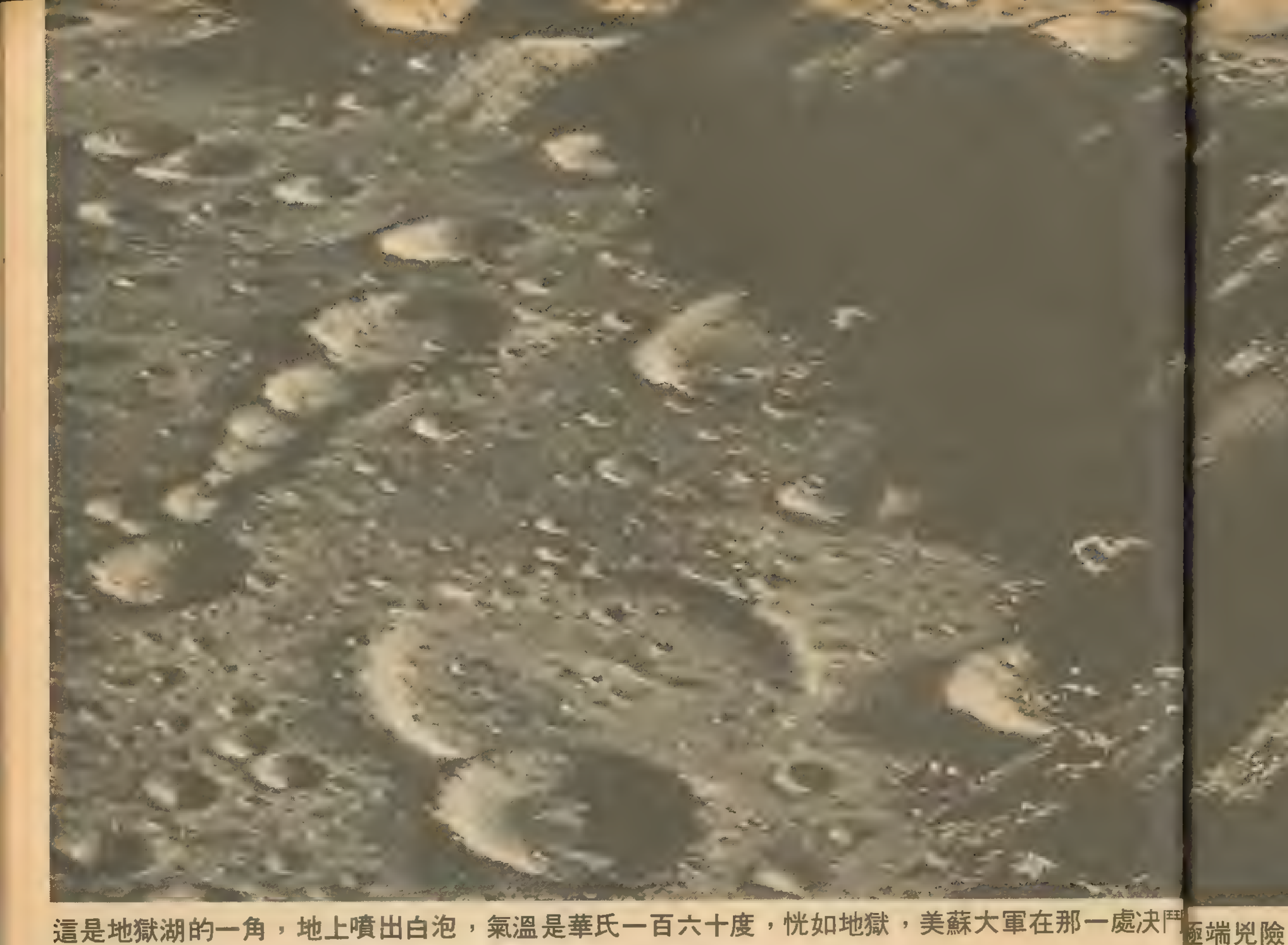
「三日後，我就動身，你派出來監視我的人，越少越好。」龍飛很幽默的說。

第二天的晚上，有人站在七一七號房間外邊敲門，問清楚他在房間裏面，隔了房門說：「龍飛先生，我是伴遊的人，叫做蘇菲亞，你可否開門讓我走進來？」

龍飛開了門，看見一個艷光四射的少婦，體型臉貌跟銀幕上面出現的蘇菲亞相似，因為她年輕，比較眞的蘇菲亞更美，不覺臉露微笑，說：「沙布奇先生眞是善解人意，我更加要替他賣命了，蘇菲亞小姐，你除了監視我之外，可能給我一些鼓勵，是也不是呢？」

「你需要那一種安慰，我都可以做得到，不過，我先要向你警告，如果你只是一派胡言，無法完成任務，我就要把你殺掉！」

龍飛很快回答：「你必然是一個很出色的特務，殺人有如割草，我聽了，一點也不覺得驚奇，不過，我決不會死在你的手上，因為日月教急需巨欵建造神廟，我



這是地獄湖的一角，地上噴出白泡，氣溫是華氏一百六十度，恍如地獄，美蘇大軍在那一處決鬥，極端兇險。

可以給他一百萬美元，即使我犧牲一條性命，大法師溫倫也不會推辭。」

「我知道你很信任他，值得懷疑的還是他的鼻子，就算是狗也不能夠嗅出沙漠的地下水，何況是人？」

「蘇菲亞小姐，你聽見過法術這個名稱嗎？懂得法術的人，能夠做別人沒法做得到的事情，嗅吸地下水，只是其中的一種，看過他施術的人，談到他的大名，肅然起敬，認為他是活神仙，閒話休提，你既然來到我的身邊，我想邀請你逛逛夜總會，盡情享樂，玩夠了然後去搭航機，遠征開羅！」

她擺出情侶的姿態，不斷的向他點頭微笑。

那晚他倆玩到天光，彼此都是江湖人物，末了，睡在一起，彷彿是一對新婚夫婦。

兩架老虎坦克突然消失

抵達開羅，他倆仍然擺出一對夫婦的姿態，此行只是渡蜜月。

龍飛熟門熟路，毫不費力的找到一處沒有名氣的廟宇，走了進去，跪在大法師的前面，吻吻大法師的錦袍，說了幾句埃及話，她聽不出來，由於大法師臉露笑容，她知道對方已經答應他的請求了，她也很高興，不自覺的微笑。

「蘇菲亞，法師溫倫不單是有本領嗅到地下水，還有本領透過一個人的眼睛，看得出對方的心事，你可以試試他！」

「好的，大法師，你能夠知道我的心裏想些甚麼嗎？」她似信非信的說。

龍飛在旁插嘴，說：「蘇菲亞，溫倫法師練習過他心通這種法術，故此他能夠看穿你的心裏想些甚麼，即使它是你一生中最隱秘的秘密，他也看得出來，不過，你先要把它放在腦袋之內不停的默想，不管那是一個人抑或一個地方，他才可以看得出來，不然的話，只是一盤散沙似的亂想一頓，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想些甚麼，他就不能夠清清楚楚的說個明白，現時開始做這種測驗了，你在三分鐘之內，腦海中默默地思索一個人，辦得到嗎？」

蘇菲亞嫣然一笑，說：「默默的思念一個人，很容易做得到的，我立刻依你的指示去做。」

她說完這句話，閉上了眼睛，過了一會，仍然沒有開口，法師溫倫却開口，對龍飛講了幾句。

他說的是埃及話，蘇菲亞聽不懂，龍飛轉達說：「法師認為你默默的思念一個人，這個人相當英俊，還有小鬍子，你在床上跟他熱吻，突然伸手抓住他的頭髮，張開了嘴巴，一口咬住他的咽喉，流出許多血，他給你活活的咬死。」

非蘇亞大驚失色，無法開口，顯然是法師說對了，龍飛很冷靜的說：「蘇菲亞，這位大法師確實有些本領，他能夠看睇穿你的心事，也就能夠睇穿石，指出地下水來。」

蘇菲亞不再爭論甚麼，似乎她逐漸對那個法師有了信心。

在龍飛的細心安排之下，三個人踏上了征途，一共有六隻駱駝，三個人各乘一隻，另外三隻駱駝携帶食水和乾糧，還有幾十個椰子。

不管陽光怎樣猛烈，椰子裏面的水總是晒不乾，故此，它係最後的糧食，如果在沙漠行走，吃完了椰子，仍然沒法找到水源，那就完了。

照龍飛的估計，他們不想跟蘇聯的特種部隊碰頭，放棄從肯雅進入大裂谷那一條路，改從遙遠的路啓程，離開埃及，穿過蘇丹，從荒山野嶺走向地獄門，那一條叫做東非大峽谷，人獸俱絕，熱氣升騰，甚至蠻族的戰士也不會留在那裏，故此他們順着路走，沒有人挑戰，相當順利。

連續走了八天，捱了許多苦頭，穿過大峽谷，從高原走向盆地，那天，黎明即起，照常走動，忽然望見相距一千碼過外的地方，有一團白氣，不斷的升上空中，好像陰雲不散，法師溫倫說了幾句，仍是由龍飛轉達，說：「那團白氣就是地獄門，只要陽光照射，湖水立刻化為熱浪，升到空中，奇怪得很，它永遠晒不乾，越過地獄門就是大裂谷，向前再走兩天，就是地獄門，這條路非常凶險，認眞當心。」

蘇菲亞苦笑一下說：「踏上這一條路，分分鐘可以晒死，根本上不必計較那一處特別凶險。」

龍飛由衷的說：「蘇菲亞，你眞是了不起，晒了八九天，膚色逐漸變黑，你仍是那麼嬌艷！」

路上交談，只是輕描淡寫的說幾句話，便即閉嘴，免得吸進太多的熱氣，逐漸走近地獄門，熱浪如潮，片刻也無法忍受，只好繞道而過。

靠近傍晚，他們然後停步，找個地方紮營睡覺。

經常在沙漠走動的人都有過這種經驗，走倦了必須睡覺，白天陽光普照，如果埋頭埋腦的睡，血往上冲，頭昏腦脹，患了日射病，立刻倒斃，寧取睡眠，只好改變主意，寧願白天趕路，夜間熟睡，那些駱駝是不可缺少的，牠能夠捱二十天不喝水，晚上就在營幕外面睡覺，但有甚麼變化，牠立刻哀鳴不已，幾隻駱駝的叫聲，必然吵醒營幕裏面的人，可以說是最理想的哨兵，所以人可以放心睡覺。

翌日早上照常走路，到了中午，置身於平原之上，駱駝站着不動，牠的身體有一個巨大的投影，他們就在駱駝的陰影之下午睡，一切進行得很順利，最可惜的是這一點，法師溫倫多次像狗似的伏在地上，不斷地嗅吸着，過了一會，站起來又搖搖頭，一次又一次的做這種動作，毫無結果。

他用埃及話對龍飛說：「我已經盡力而為，無法找到地下的水，看來我們只有冒險走進地獄門了。」

在荒涼的峽谷或者大裂谷走動，一切要聽從法師的話去做，他們沒法可想，只好把一切憂慮拋開，進入地獄門，繼續搜索。

在大裂谷以及地獄門之間發生過兩次惡戰，蘇聯的特種部隊佔盡上風，美軍毫無招架之力，營長金巴利率領三百人迎戰，全軍覆沒，他們僅有三個人，更加不是對手，法師溫倫說：「地獄門必有伏兵，我們想死裏逃生，只有一個辦法，依照埃

及古敦的規矩去做，行十步就跪下來叩頭，向前面跪拜了三拜，站起來再走，這是苦行僧留下來的一種格式，所有妖道或山賊不會找他的麻煩，每一次跪拜我都乘機嗅吸地氣，尋找地下水。」

對龍飛來說，大丈夫能屈能伸，吃些苦頭，不算甚麼，蘇菲亞畢竟是個美女，這樣走動，吃盡苦頭，她咬着牙齦走動，毫無怨言，龍飛看了，十分佩服。

他們在心驚胆跳的環境之下穿過地獄門，毫無所獲，再往前走，就是屬於肯雅的大裂谷，此行走了半個月，從肯雅大裂谷走出來，置身於有餐廳和夜總會的大城之內，恍如隔世。

他們先把幾隻駱駝送到經營這種生意的地方，委托他們飼養，然後到附近的餐廳大吃一頓。

法師溫倫聳了聳肩，說：「請你們注意這一點，我只是替你們找地下的水，沒有說過包管那個地方有水。」

龍飛說：「大法師，我們決不會埋怨你的，此行白費氣力，我也覺得傷心。」

過了一會，他喃喃自語：「蘇聯的軍隊和坦克，怎能夠沒有水也可以活下去呢？我眞是想不透！」

蘇菲亞突然臉露笑容，說：「龍飛，我想出來了，謎底就是冷氣！」

龍飛莫名其妙，向她望了一眼，說：「蘇菲亞，你必然是給太陽晒得多，腦袋鏽了綫，謎底怎會是冷氣呢？」

蘇菲亞喘息着說：「眞的謎底確是冷氣！這一間餐廳的冷氣從海水製造出來，美國許多電影院的冷氣也是利用自來水製造，可見有水的地方就可以製造冷氣，同時可以從冷氣變成食水，你有沒有想過呢？法師沿路嗅吸地氣，一步也沒有放鬆，總是失望，可見水源在別個地方了，只有一個地方他沒有嗅吸過，那是地獄門的湖底，儘管湖水熱到發燙，甚至變成滾水，它仍是水，可以製造冷氣，如果蘇聯的科學家有這種本領，在湖底挖了一個大洞，把湖水引進洞內，利用化學劑使它的熱氣降低，跟着依照餐廳把海水變成冷氣的方法去做，就可以獲得他們必需的水。」

一言驚醒夢中人，龍飛拍案叫絕說：「蘇菲亞，你的頭腦眞是靈活，這種解釋十分合理，謎底確是冷氣！」

當時龍飛收了美國的一份厚禮然後出動，既然他找不到確實的答案，索性把蘇菲亞講的一番話當作自己找出來的巨大發現，確定那些坦克必然收藏在地獄門底下，還有許多人，糧食全部係罐頭，貯備多時，食水和冷氣取自地獄門。

龍飛還有一個意見補充：「那些人不容易對付，擁有極犀利的武器。」

雖然是寥寥數語，很有價值，國防部長沙布奇立刻召見有權威的科學家研究對策。

十多個科學家輪流發表談話，有了結論，決心採取利用化學劑令到湖水化氣的方法，湖裏沒有水，敵人一定走出來，到時施放毒氣，把他們撲滅。

正式打仗不准用毒氣，在荒山野嶺作戰，無人知曉，怎樣毒辣的氣體都可以放射出來，上次他們交手，吃了大虧，故此改用毒氣進攻，沙布奇認為這一次龍虎門，敵人會屈居下風。

為了配合總攻擊，留在肯雅的美國戰機全部起飛，至於在空中投下化學劑的飛行物體，形狀古怪，但是却很有威力，它並非加入戰團，只是負責把湖水蒸發而已，不管是成敗，投下化學品，便即遠高走飛。

上次派遣機械人作戰，並不符合理想，故此這一次下令總攻擊，不再携帶機械人。

到了總攻擊的一天，全部依照原定計劃進軍。最重要的一種活動就是冒險衝入地獄門上空，投下化學品，湖水深達六十呎，只靠幾十包藥品，就把它全部化為氣體，升到空中，化為烏有，那是不可想像的，雖然在實驗室裏面做過多次的實驗，證明它行得通，眞的利用它作戰，是否行得通呢？仍是一個疑問。

那天幾路人馬看見古怪的飛行物體闖入地獄門上空，隱沒在一團白氣之下，抱着賭博似的心情，用望遠鏡眺望，十分緊張。

半個鐘頭之後，雷聲隆隆，從白烟中爆發，本來只是一團霧似的白烟，發生變化，大霧迷漫，幾個山頭被濃霧遮蓋，伸手不見五指，龍飛喜形於色，向蘇菲亞說：「湖水變了霧，我們大功告成，密切注意老虎坦克的行踪，它可能在霧中出現，看見車頭燈的强光，立刻噴射毒氣。」

他剛剛閉嘴，突然看見一條白光在霧中掃射，幾個帶兵官立刻用噴射筒把鐵罐向白光出現的地方射出，這種鐵罐離地十尺，自行爆炸，鐵罐裏面的毒氣立刻散開，吸入了它，三分鐘便即喪命。

照軍方的估計，任何一種坦克由鋼鐵造成，必有裂縫，甚至氣孔透氣，毒氣包圍着它，從透氣的小孔侵入，任何人都無法支持，照理是大獲全勝的，毒氣紛紛爆炸，很快就散佈各處，自己人也要戴防毒面罩，對方難逃一死，怎料老虎坦克穿過濃霧，也穿過毒氣的包圍，向東非大裂谷那邊疾馳而去，若無其事，龍飛愕然，上校雷江說：「我們白費氣力了，老虎坦克裏面沒有活人，有的是機械人！」

儘管對方是機械人，仍要設法把它消滅，四架戰機奉命追擊，距離三千碼，就在空中發射飛彈襲擊。

各人都看得見老虎坦克車頭的白光十分厲害，好似知道飛彈從那一個角度發射，利用白光迎擊，飛彈全部在空中爆炸，仍然無法傷害它。

這一次出擊，師長告魯士親自督戰，他下令全部官兵在坦克的背後追踪，即使是無法傷害它，也要知道它駛向甚麼地方去。

在空中襲擊的美國戰機知道飛彈無法傷害它，仍然在空中監視。

快要靠近中午，他們追踪到東非大峽谷，忽然看見一團白霧籠罩兩架老虎坦克，久久不散，他們不敢走近，入黑之後，白霧逐漸消失，靠近午夜，全部薄霧化為烏有，再也看不見老虎坦克了，顯然它靠白霧掩護，突圍而出。

超過萬噸重的坦克，既然不是飛天，也不是遁地，怎會全部消失呢？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金蕾施展最毒的一招

這一場戰役仍是有收獲的，毀了地獄門的巢穴，等於打贏仗，料想對方無法在大裂谷耀武揚威了，可是，一個敵人也沒有被殺，兩架老虎坦克去得無影無踪，怎能算是打贏仗呢？這樣想想，他們就覺得啼笑皆非。

事後龍飛向蘇菲亞說：「這件事情仍未了結，我想在肯雅留下來，希望你替我辦一件事情，或者別人覺得它並不重要，我却認為它很有價值，當時國防部第一次派人到大裂谷調查蘇聯的特種部隊，一定有人從肯雅發出秘密情報，我要找這個人，你不必留在我的身邊監視我的活動了，快些回到美國向沙布奇部長提出這個問題，斟酒問提壺，我深信交出情報這個人並非效忠於美國，亦非蘇聯特務，他的身份必然是雙重間諜。」

蘇菲亞聽了，說：「龍飛，為甚麼你這樣想呢？」

「你也看得見的，找遍了大裂谷，地獄門以及地獄湖，只有兩架老虎坦克，以及幾個機械人，根本沒有特種部隊，由此可見這傢伙向華盛頓以及莫斯科伸手要錢，煽風點火，製造戰爭。」

蘇菲亞恍然大悟，說：「我立刻乘搭航機返美，你單獨留在大酒店裏面，聽候佳音。」

臨行之際，依依不捨，她忽又提出一個問題，說：「龍飛，照理你可以離開肯雅或華盛頓，為甚麼你仍要留下來呢？」

龍飛說：「我們這種人，一生都在找刺激，並非找安慰，更加不是尋求穩定，眼前這一場戲還沒有進入高潮，故此我不想走。」

「連場打鬥那麼劇烈，你還說沒有進入高潮嗎？」

「是的，我一直有這種感覺，只是單對單的搏鬥，才算是高潮。」

蘇菲亞哈哈大笑說：「讓我替你把這個人找出來，讓你殺了他，滿足你的征服慾。」一說完，她毅然的離開他，自管自的踏上旅途。

五天之後，龍飛在大酒店的房間看電視，聽到電話那邊嗚嗚的响，他把聽筒抓起來。

「先生，有一個長途電話打給你，它從美國華盛頓打出來，請你接聽。」說話的是酒店的接綫生。

他立刻接聽，果然不出所料，與他交談的人正是蘇菲亞。

蘇菲亞在電話的那邊說：「你必然是龍飛了，認不認得我的語氣呢？」

「當然認得，你是蘇菲亞，我聽得出來，快些告訴我，當時，向華盛頓告密的人是誰？」

「可能使你覺得出乎意外，這個人不是男人，是女人，她可能是個美而蕩的傢伙，適合你的口味，你必須特別當心！」

「她怎樣說？」

「她不單是我們的人，還是莫斯科卡波里夫元帥的情婦，她從枕上盜取這個秘密，指出蘇聯企圖在非洲製造騷動事件，出頭控制，乘機進軍，那些地方正是東非大峽谷以及肯雅大裂谷，包括地獄門以及地獄湖，她還說卡波里夫元帥率領特種部隊，設法使火山爆炸，那是他們製造騷動事件之一。」

「憑甚麼理由美國海外情報局租給她呢？」

「關於這點，我無法查悉，你還是直接問問她吧，她現時仍然每晚在肯雅夜總會登場，表演脫衣舞，那些舞蹈很有刺激性，你不妨看看她，她在美國情報局的編號是一七四三，你可以採用投石問路的方法跟她接觸，她的芳名，叫做金蕾。」

最後，蘇菲亞問他還有甚麼話說，他笑了笑，說：「你似乎欠了我一個香吻，見面時你要把它送給我。」

她吃吃地竊笑。

兩個人的談話就此結束。

那時只是夜間十點鐘，到夜總會欣賞艷舞，正是最適當的一段時間。

他放下了聽筒，穿衣出門。

他騙車抵達「肯雅夜總會」。

以他的氣派，當然很快就有人替他找到一個最為貼近中央通道的座位，他只是一個人，要了一張圓桌，寧願付出四個人的入場費，只是這一點，已經可以反映出他豪氣逼人。

夜總會是可以一邊吃喝一邊欣賞歌舞的，有人做司儀，逐場介紹，輪到脫衣舞金蕾卡茜娜出場，他全神貫注的欣賞她。

蘇菲亞說得不錯，她確是又美又蕩那種女人。

肯雅的脫衣舞是德國式的表演，脫衣

雞娘脫到半裸的時候，一定緩步走下來，離開舞台之後，在通道來來去去的走動，偶然向最爲貼近通道的花花公子拋媚眼。

她發覺有一個人獨佔一張圓桌，而且刀叉作十字形放置，一個人同時抽吸兩枝香烟，這些特徵正是圈內人做的記號，表示他想跟她單獨見面談談。她一看就明白，沒有說甚麼，只是向他打一個眼色！

跟着，她像隻蝴蝶那麼輕盈的飛開。

過了一會，有個侍役把一張字紙送給他，寫了一句：「見字到後門等候我。」

沒有署名，他也知道它必然是金蕾寫的，很是高興。他付了賬，帶着幾分酒意，緩步走出戶外，然後走向後面那邊。

五分鐘後，有一個女人閃身從後門走出來。他迎了上去，柔聲叫喚了一聲：「金蕾。」

「你有汽車沒有?」

「有，就在停車塲那邊。」

「你可以送我返寓所嗎?那是一座很細的別墅，我單獨居住。」

他點了點頭，依她的說話去做，送她返家。

他看清楚那座上下兩層的別墅空空洞洞，沒有伏兵，很是放心。

「喝酒嗎?」

「剛才已經喝過了，不過，跟一朵花交談，應該多喝一點。」

他說得很幽默。

她送上了酒器和酒，斟了兩小杯，各要一杯。

她發覺他隨便舉杯沾唇，說：「龍飛先生，你不怕我在酒裏下毒嗎?」

「你沒這種需要，故此我很放心，此外難得喝到這樣的酒，毒死了也值得。」

「龍飛先生，你眞是風趣，我很喜歡跟那些常常嘲笑自己的人交朋友。」

他忽然說：「一七四三，我們要談論正事了，最近在大裂谷以及地獄湖發生大戰，我們死了許多人，對方却毫無損失，這些慘劇大概你知道了，不必談它，我想向你查問的只是這一句，分明莫斯科沒有派出大隊人馬到地獄湖或者大裂谷，你却向上邊告密，認爲有特種部隊派到那邊，爲甚麼你要這樣說呢?」

「我沒有說錯，特種部隊的意思就是機械人，即使它只有三幾個機械人，仍是特種部隊。」

「眞是奇怪，美國情報局長居然相信你!」

「他是必然相信我的，因爲我跟卡波里夫元帥在這一座別墅幽會，從頭到尾錄音，事後把錄音帶轉交華盛頓，他們認得出那是他的口音，由他在無意中透露，故此認爲可信。」

「你呢?你信不信這一項征服非洲的計劃?」

「我不信任所有的人，你別把這些問題問我。」

「金蕾，你應該把自己的意見轉達，卡波里夫有資格列入蘇聯十大元帥之一，怎會在你的別墅交談却又不怕你預先放下錄音設備的，他可能是故意透露事情，看看英國的反應，根本上沒有企圖爆炸火山的一回事，換句話說，他只是想知道美國製造的橡膠機械人是否敵得過他們製造的鋼鐵機械人，僅此而已，還有一點，他們可能借此試驗噴出白光的巨型坦克是否有力橫掃千軍。」

「可能是這樣子。」

「我眞是不明白，爲甚麼我們大軍包圍東非大峽谷的入口，那些坦克只是噴出白霧，便即化爲烏有。」

「這一點我倒是很瞭解，到了機械人知道沒法再逃，它就從坦克之內取出一種液體洒遍坦克，另又洒在身上，化爲白霧，它並非逃走，只是毀了自己不留痕跡，照情形看，莫斯科稱做天兵的機械人，比較美國稱做鬼殺手的機械人厲害得多。」

龍飛很是高興，說：「你終於不打自招了，最低限度，你也是兩面人!」

「是的，我不單是兩面人，還傾向於蘇聯那一邊。」

「你眞狂妄，你不怕我殺了你嗎?」

「龍飛先生，五分鐘之前，我絕對不敢如此狂妄，現時我便可以任意妄爲了，你已經失去主宰，想移動手脚也辦不到，還想殺我嗎?」

龍飛試一試，果然渾身痲痹，想移動一個指頭也辦不到，嘆息一聲，說：「果然是酒裏有毒，你大概是吃了解藥吧?」

「是的，我預先吃了解藥。」

「你打算怎樣對付我呢?」

「你沒法逃走的，我離開這座別墅之前，先行縱火，一方面向卡波里夫元帥領功，另一方面，向肯雅的美軍報告，你已經死在蘇聯特務之手，我無法搶救。」

「眞巧妙，你居然可以兩邊討好!」

「閒話不再說了，事實上你的舌頭從此麻痺，沒法跟我交談，就在這裏分手吧!再會!」她緩步離開，走開之前，她把一罐汽油倒在樓板上面，投下一枝已經燃亮的火柴，霎時間，火光熊熊。

龍飛恨透了她，想開口多說一句也辦不到，不過他仍是很有風度，臉含微笑。

她的脚步聲走開了，不久，聽到汽車開動聲。

他逐漸覺得舌頭痲痹。

忽然，有人走近，從寢室拿出一張毛氈，企圖撲滅火焰，但却辦不到，只好傾全力扶他走出客廳。

這個人正是蘇菲亞。走出戶外，蘇菲亞把他放在安全的地方，再把藥丸送入他的口中，設法帮助他吞食。

他吃了藥丸，逐漸清醒，能夠開口了，叫了一聲：「蘇菲亞!」

「那個女人眞是毒辣，我立刻找她算賬!」

「不必找她了，我的汽車有特殊設備，行駛了五分鐘，便即爆炸，看來她就快喪命!」

忽然之間，從遠處傳來了一聲巨響，還有火光，證實了他說的話。

金蕾炸死自己，罪有應得!

他稍爲有些氣力，說：「蘇菲亞，你怎能這樣快就從華盛頓飛到肯雅呢?」

她吃吃地竊笑，說：「那個電話只是在大酒店打給你，我賙了接綫生一百美元，他就串同我騙你相信我不在肯雅，使我有機會跟踪你。」

「蘇菲亞，你眞有頭腦!」龍飛由衷的讚她一聲。

（全文完）

劍魂

（本文承自第36頁）

但是，燕凌冒險攻出決定性的一劍，由婁大年的大腿上穿透。

司馬斌本已被踢倒，滚過來掃出一劍，又中了婁大年的小腿肚。

婁大年本想凌空下擊，一使勁打了個踉蹌，高手過招就不能差這麼一點，燕凌一脚正中婁大年的小腹，老賊血箭噴出。司馬斌反背又是一掌，砸中了老賊的後背。

婁大年以劍柱地，連連退了六七步，喘着氣道：「莫非……另一個是劣徒司馬斌——!。」

燕凌一愣，剛醒來的藍楓也大吃了一驚。

× × ×

沒有人知道司馬斌居然是「千手判官」之徒。也沒有人想到這居然眞是個弒師犯上的塲面。

本來都以爲是燕凌弒師犯上，以爲婁大年是盲如來。

雖然燕凌爲了報殺師之仇，歡迎同仇敵愾之人共同對敵，却絕不希望弒師的事發生。

因爲師道並不分邪正，一日爲師，終身爲父。

就在燕、藍兩人大爲驚凜時，劍芒一閃，婁大年又中了一劍，倒地不起。

「好……好……好……殺得好……」

婁大年胸腹骨肉翻起，血水激濺，說道：「這就是報應……老夫沒有教他作好事……而老夫的雙目也未全盲，這可謂罪有應得……」

司馬斌又補上了一劍，表現了人類狠毒的一面。

「畜牲!」燕凌冷峻地道：「原來你自願與我合作爲武林除害，只是爲弒師舖路。」

「這叫着大義滅親!」

「呸!虧你讀得出這四個字，殺康平及其同門，華山三老，諸葛青，『太倉三英』以及慕容金粉母女等人，都是你們師徒及申秦所爲。而慕容婉兒還是你的情侶，她和你在鏡花庵中故意造成藍楓的錯覺，想離間我們，甚至造成仇恨而不相容。是不是這樣?」

「不錯。」

「你弒師不過是爲了繼承婁、申二人的野心，枉想蹂躪武林，號令江湖。」

「這又有什麼不對?」

所以你冒充我，白衣、白馬、白劍嫁禍於我，使我成爲衆矢之的，成爲武林公敵，其陰共毒，令人髮指。」

司馬斌道：「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狗賊!你納命來!」燕凌攻出了一劍。

藍楓要上，被斥退下去。

司馬斌之所學實在和燕凌不分軒輊，兩人力搏七十餘招各有斬獲。

燕凌中了他兩劍，司馬斌也被人插了兩劍，論傷勢司馬斌還重些。

此刻濃霧中出現了幢幢人影，即使是黑道中人，也絕不欣賞弒師的人。

司馬斌知道勢孤，再又中了兩劍，且在劍被擊落時，忽然拔出匕首，嘶聲道：「燕凌，沒想到你烟雨樓有同道趕來，今後武林是你的天下了——」

「卜嗤!」一聲，匕首直貫入腹膛之中。鮮血自匕首柄上冒出來，人也萎頓倒地。

此人正可謂一代梟雄，竟落得如此下塲。

四周出現了不少的武林中人，專程趕來看這龍虎之爭。

本來有的還想爲司馬斌援手，却因他弒師犯上，都裹足不前了。

× × ×

道上的朋友圍成一圈，望着司馬斌的屍體唏噓不已。

這時藍楓依偎在燕凌身邊，站在較遠處，說道：「燕哥，小妹差點上了他的當，把你當作一個淫徒。不過此來之前，我爹說你不會有凶險，因爲你已賦予劍以靈魂。」

燕凌道：「換了別人，十之八九也會上當。」

藍楓道：「像司馬斌這個人，他居然也會在尚未完全失去反擊機會時自絕，眞叫人想不通。」

燕凌皺皺眉頭，回頭望去。

的確，以司馬斌之狠之邪，他不大可能輕易絕望而放棄反撲的機會。

如他善泳，所以逃走，機會也不能說沒有。

這時大多數人離去，只剩下三個人。所以燕凌看到其中一個人對另外二人道：「這柄匕首看來不是凡品……」

另一人伸手把司馬斌腹上的匕首拔下，這人忽然驚叫着，原來匕首無刄，刄已縮回柄內，而是柄端的鐵皮夾住了衣服而未掉落。

在此同時，司馬斌忽然一躍而起，而且已抓起了地上的長劍。

劍光一閃，三顆人頭飛出，他已向樓外射出，原來那樓外有一艘快船，船上有六人六槳。

一旦被他落到快船上，任何船也追不上他。

藍楓驚叫聲中，燕凌已經整個人急躍而起。

因爲當藍楓剛才談及司馬斌未失去反擊力量而自絕時，燕凌也有同感，已起疑心。

所以幾乎在三顆人頭飛出，司馬斌剛剛向外疾掠時，一道人箭已射到。

劍芒由下而上一挑一刺，慘烈的塲面出現了。司馬斌的身體已由胯間被挑開，直延伸到上腹部。

所以屍體還未落下，一掛大小腸已潑了下來。

然後，幾乎劈成兩片的屍體才「蓬」然落地。

那快船上的人驚呼一聲，運槳如飛，如箭消失在大霧之中。燕凌拿着劍，像是仍在噩夢之中，這時侯漆七和野妮子才趕到。

（全文完）

新派俠情 中篇故事

七色劍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佟元璋、藍如玉按照管家甘祿堂的說法，由他和佟元璋押住藍如玉去見那不明帮派組織的頭人，目的想尋找失去踪跡的甘莊主，來到插花廟觀音殿，在神龕內聽到那神秘人物從神像口內發出聲音，說明要求和藍如玉等人合作，因爲擄去甘莊主的那帮人是他的對頭人，此時又來了幾個青衣人，雲飛白和甘明珠亦暗中跟隨趕至，那神秘人暗中用百步聞香協助甘明珠將幾個青衣人——雙掌開天路東華、玉女雙嬌捉住，謊說怕他們中香毒，取出解毒露給佟元璋、藍如玉、甘明珠作解毒藥，三人飲後暈倒，只有雲飛白被管練霞趕到，及時將他救走……

用度氣逼毒　找高手增援

快四更天了！

小茅屋中一燈如豆，雲飛白臉如金紙，躺在木板床上，一動不動，依然昏迷如故。

門口、春雨、秋霜，各自手仗長劍，臉情緊張而肅穆的嚴神戒備，如臨大敵！

就在木板右側的地上，盤膝坐着管練霞，雙目垂簾，似是正在調息運功。

現在，她已經緩緩睜開眼來，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說道：「好厲害的『百步聞香』！」

秋霜聽到管練霞的聲音，急忙奔了過來，急着問道：「管姑娘，雲相公傷得很重麼，我家主人呢？」

管練霞道：「雲大哥中了毒，二姐，四妹和佟總管都上了賊人的當……」

春雨也趕了過來，急道：「那怎麼辦呢？」

管練霞道：「目前只有首先把雲大哥救醒了，再行設法。」

春雨道：「雲相公中的是什麼毒呢？小婢身邊有我家老主人煉製的『八寶化毒丹』，能解奇毒，不知管不管用？」

管練霞微微搖頭道：「我已經喂了他三粒『解毒護心丹』，暫時可保無虞，雲大哥中的毒不深，但『百步聞香』，不是普通毒物，必須要用眞氣從他體內逼出不可。」

秋霜道：「管姑娘方才也中了『百步聞香』嗎？」

管練霞頷首道：「我和她對了一指，她彈出的毒粉已被我震散了十之八九，要不然，我也不能回來了。」

秋霜問道：「管姑娘現在已經沒事了吧？」

管練霞舉手攏攏秀髮，含笑道：「我足足化了一頓飯的時光，才把毒物逼出，現在自然沒事了。」

春雨問道：「這人究竟是誰呢？會有這麼厲害？」

管練霞說道：「詳細情形我也不知道，這個人好像是個女的，她只是仗着『百步聞香』的毒粉霸道罷了，唉！我去得遲了一步，二姐、四妹都已喝了她調製的毒藥……」

春雨、秋霜聽得身軀一震，同聲驚啊道：「主人喝下了毒藥，那還有救麼？」

管練霞道：「妳們不用急，我看她似乎別有居心，那盞毒藥，也決不會是穿腸毒，所以二姐她們是不會有危險的。」

她不待兩人說話，接着道：「目前只有先把雲大哥救醒了，再作道理。」

春雨道：「管姑娘是不是要替雲相公逼毒？」

「嗯！」管練霞臉上不禁飛起兩片紅雲，低低的道：「除了給他把毒物逼出體外，別無辦法可解。」

說到這裏，目光一抬，說道：「我功力尚淺，方才給自己運氣逼毒，尚且足足化了一頓飯工夫，如今要替別人運氣把毒物逼出體外，只怕要化更多的時間才行，你們在天亮之前，務必守在門外，不可驚動。」

春雨道：「小婢省得。」

兩人迅快的轉身走出。

管練霞靦覥的道：「秋霜，妳把房門……掩上了……。」

秋霜看她一副嬌羞模樣，心知她怕羞，不願讓人看到，口中答應一聲，隨手掩上了房門。

管練霞轉身走近床前，看到雲飛白本來溫潤如玉的臉色，這時已呈一片青黑，心中不期生出一絲憐憫，伸手一探，鼻息甚是微弱，心知「百步聞香」只要吸入一絲毒氣，就會使人昏迷不醒，如若要替他運氣迫毒，至少也要讓他先醒過來，才能施爲！」

要使他先清醒過來，自己就得先度他幾口眞氣，才能抗拒侵入體內的毒物。

「這度氣……」

管練霞想到度氣，粉臉不由得驀地湧起兩片紅潮！

她究是一個女孩兒家，如何能和他口對口的度氣呢？

縱然他是自己的結義大哥，但是男女授受不親，何況……她心頭小鹿不禁一陣跳動，站在床前，只是趦趄不前，猶豫不決！

但當她目光接觸到見雲飛白雙目緊閉，昏迷不醒，不覺又緩緩的移前了一步，要待……

她又停住了，她自小至大，從未和男人接觸過，這是多麼羞人之事……

不！雲飛白既是自己結義大哥，自然和長兄一樣，如今，二姐、四妹，全已淪入人家手中，亟待自己和雲大哥去救她們，雲大哥中毒昏迷，自己不救他，還有什麼人救他呢？

何況，當日……自己第一次到雲大哥，就芳心默許，才一路跟踪着他下來的，如今他在危難之中，自己怎麼反而拘泥起小節來了？

她鼓起勇氣，不再顧慮男女之嫌，驀地俯下身去，伏在他身上，櫻唇緊緊合在他唇上，用舌尖輕輕挑開了他緊閉的牙關，深深吸了口眞氣，緩慢的度入他口中。

她從小練的原是玄門正宗內功，何況這口眞氣又是少女純陰之氣，度入雲飛白口中，一直逼下丹田，自然就可帶動他體內的氣機了。

管練霞再吸再度，等到第三口眞氣，度入雲飛白口中，雲飛白陷入昏迷的人，漸漸清醒過來。

他只感覺到嘴唇被人合住了，無法張口，舌尖和管練霞抵住他上顎的舌尖相遇，極自然的輕輕吮吸了一下，心中甚是奇怪，不覺抬動眼皮，倏地睜開眼來！

管練霞剛把一口眞氣，度入他口中，突覺舌尖微微一麻（被他吮吸了一下），雲飛白已經睜開眼來，這下直把她羞得心頭狂跳，一張粉臉登時紅得比大紅緞子還紅，但此時度入的眞氣，又絕不能中途停止，只好緊閉着眼睛，把眞氣緩緩的送下丹田，才急忙直起身子，一顆心兀是顫抖不止。

雲飛白看到管練霞不避男女之嫌，伏在自己身上，正在給自己度氣（一股眞氣直下丹田，他自然感覺得到），怕她害羞，眼睛睜了一下，又緩緩閉上。

管練霞心頭雖然又羞又窘，但自己度了他三口眞氣，才使他清醒過來，時間稍久，自己度入的眞氣，又將消失，豈不前功盡棄？

一時顧不得羞澀，急忙開口道：「雲大哥，剛才我度了你三口眞氣，你才醒過來的，現在我扶你坐起，還得運功給你逼出體內劇毒，你靠壁坐好，和我手掌相抵，等我催氣輸人之際，你必須按平日運功之法，和我眞氣會合。」

說完，伸手扶着他緩緩坐起，背抵牆壁坐好，自己也脫了弓鞋，和他對面坐下，然後伸出一雙玉掌，和他雙掌相抵。

雲飛白心中一陣感動，虛弱的道：「三妹，眞謝謝妳，又是妳救了我。」

管練霞霞生雙頰，低低的道：「快別說話了，記住，要和平日運功一樣，不可分心……」

「分心」，這是暗含警告之意，他看到了方才度氣的情形，自然會心生遐思，但運氣行功，可不能有絲毫的雜念。

她說到「分心」二字，臉上又是一陣熱烘烘的，害起羞來，但她練的是玄門內功，這一運起玄功，心神立時寧靜下來，兩股熱流，緩緩從掌心透入。

雲飛白自然不敢大意，也寧神壹志，運起本身眞氣，以峨嵋心法，引導管練霞逼入體內的眞氣，循着十二經絡而行。

要知雲飛白雖是峨嵋高僧靈芝大師的唯一門人，但峨嵋心法，乃是佛門神功，必須循序漸進，修行以佛法爲主，俗家弟子，自然無法練到最上乘的功夫，何況雲飛白從師十年，功行尙淺，要他自己運功把吸入的毒粉逼出體外，自然無法辦到。

此時有管練霞源源輸入體內的眞氣相助，情形就不同了，因爲佛門內功，練的是純陽之氣，少男爲艮，管練霞少女之身，在卦爲兌，正好陰陽和合，相生相成，兩股眞氣，合而爲一，功力自然大爲增强，隨着眞氣流注之處，「百步聞香」的殘餘毒氣，極自然的被逼出體外。

這道理雖然說來容易，但運氣行功，可不能一蹴即就，必須十分緩慢，方合乎自然之道，要走完全身十二經絡，最少也要一頓飯的時光，何況這是逼毒，終究隔着一個身體，自然比自身運功逼毒較爲困難，因此也就更爲費時費事。

遠遠巳經聽到鷄啼，窗戶外也漸漸露出魚白！

管練霞才緩緩收回雙掌，她練的雖是玄門正宗內功，但總是功力尙淺，經過這番催氣行功，內力消耗甚多，一張勻紅嬌嫩的臉上，浮現出一片蒼白，額上也巳隱見汗珠，輕輕吁了口氣，喘息着說道：「雲大哥，你再運功試一試，是不是完全好了？」

雲飛白本來只是吸入了少許「百步聞香」，才昏迷不醒人事，本身內力，並未消耗，此時又有管練霞內功之助，不但體力完全恢復，也更覺得精神煥發，聞言笑道：「三妹，眞該謝謝妳，我巳經完全好了……」

話聲甫落，忽然發覺管練霞臉色蒼白，嬌喘不巳，不覺大吃一驚，急忙問道：「三妹，妳怎麼了？」

忍不住伸手去扶。

管練霞蒼白的臉上，飛起一片紅暈，幽幽的道：「你完全好了就好，我不要緊，只要坐息一回，就會好的。」

× × ×

天色巳經大亮！

管練霞雙目微闔，正在木床上趺坐運功，雲飛白右手搭在未出鞘的劍柄上，靜靜站在窗下，算是替她護法。

昨晚離奇的遭遇，使他幾乎有如夢如幻之感，要不是管練霞及時趕到，把他從插花廟救出，再以本身眞氣助他，逼出體內劇毒，眞不知道後果如何？

想到自己，就使他想到了藍如玉和甘明珠，她們喝下了那盞毒汁，現在不知怎麼了？

想到她們，忍不住回頭朝管練霞看去，只見她本來蒼白得沒有一點血色的臉上，經過這陣調息，巳經恢復過來，細膩如玉的膚色，透出一片勻紅，宛如朝霞初生，瑩光照人，嬌艷欲滴，不由看得一呆！

想起剛才她口對口度氣的光景，丁香含膩，心頭禁不住爲之一蕩，但立時暗自責備自己：「飛白呀飛白，三妹爲了替你逼出體內劇毒，不避男女之嫌，不惜耗損眞元，你怎好起此遐思？」

這一想，立即移開目光，眼觀鼻，鼻觀心，正襟站立。

管練霞緩緩睜開眼來，看到雲飛白目不斜視的站在窗下，不覺輕啓櫻唇，叫道：「大哥，你怎麼了，可是有那裏不舒服麼？」

聲音嬌柔，顯示出她無限關切。

「沒……有……」雲飛白俊臉一紅，忙道：「三妹，妳醒得這麼快，是不是完全恢復了？」

管練霞巳經跨下木榻，擧手攏攏秀髮，嫣然一笑道：「我說過坐息一回就好，自然完全好了。」

門外春雨、秋霜聽到兩人說話的聲音，就推門走入，春雨問道：「雲相公好了麼？」

雲飛白道：「我早就好了，三妹助我運氣逼毒，體力耗損過甚，又運了一回氣，才到現在。」

秋霜問道：「管姑娘，主人和甘姑娘究竟怎麼了呢？」

雲飛白道：「這事還是由我來說，較爲詳細，前面一段經過，只怕三妹也不知道呢？」

管練霞道：「是啊，我趕去正好雲大哥要喝那盞毒汁，前面的情形如何，我也正要聽聽呢？」

雲飛白這就把自己和甘明珠趕回茅屋，如何擒住青衣人（甘祿堂），引去插花廟觀音殿，神龕中神像如何說話，要二妹（藍如玉）合作……

秋霜道：「那神像如何會說話呢？」

春雨攔道：「妳別打岔，聽雲相公說下去咯！」

雲飛白接着說出神像如何示警，說廟外發現敵踪，發現來人，只須口中喝出一、二、三，以指凌空點出，就可克敵了……

秋霜忍不住又問道：「那是什麼手法呢？」

春雨叱道：「妳不說話，不會當妳啞吧的。」

管練霞道：「此人使的就是『百步聞香』，那是一種無形毒粉，用指功把它彈出，不論武功多高，只要聞上一點，就走不出百步，昏迷不省人事。」

春雨問道：「雲相公，後來呢？」

雲飛白接着說出殿外果然又來了一個青衣人……

秋霜道：「那青衣人不是他們一路的吧！」

「不是。」雲飛白道：「其中內情好似十分複雜，這回來的青衣人，並非神像一路的人。」

接着說出甘明珠如何依照神像的方法，接連把青衣人（雙掌開天路東華）和玉女雙嬌一併制住，藍如玉藉口和神像合作之事，須趕回和管練霞商量，神像如何要大家運氣檢查，結果每人果然都發現有輕微中毒現象……等經過說了一遍。

秋霜急道：「那是神像暗中使的手脚了。」

雲飛白道：「如今想來，確然是他的預謀了……」

接下去又把神像如何要他手下取出幾盞解毒露，要大家服了，才可無事，佟總管懷疑他有詐，先行服下，證明確是解毒露，藍如玉和甘明珠才各自取服，等到自己要服之時，管練霞適時趕至，以「傳音入密」阻止自己，這時，佟總管和藍如玉、甘明珠巳經相繼倒了下去，詳細地又說了一遍。

春雨急道：「這麼說，主人和甘姑娘、佟總管都巳中了他的劇毒了。」

秋霜道：「管姑娘，那麼，這如何是好呢？」

管練霞道：「你們不用焦急，方才大哥不是說那神像要二姐和他合作麼？讓他們服下那盞毒汁，只不過是一種手段而巳，他好脅迫二姐就範。」

秋霜道：「他有這麼厲害，爲什麼一定要主人和他合作呢？」

「他只是善着用毒而巳，也說不上厲害。」

管練霞微微一笑，接着道：「遇上眞正武功高强的人，使毒並不管用，也許他自感人手不足，企圖拉攏二姐，能把二姐收服更好，因爲二姐手下，有佟總管和七色劍士，所以我認爲二姐他們不會有危險的。」

春雨道：「管姑娘，求求妳，無論如何要設法把主人救出來才好。」

「這還用妳們說麼？」

管練霞婉然一笑，接說道：「我和二姐、四妹、結爲姐妹，豈會袖手不管，只是……」

春雨道：「管姑娘，只是什麼呢？」

管練霞道：「第一，這人故作神秘，到目前爲止，他到底是什麼路數，我們一無所知。第二，他那『百步聞香』，是一種劇毒藥粉，昨晚，我和他對了一指，雖把他指功震散，還差點中了毒，我們沒有藥物可解他的劇毒。無法和他抗拒。第三，和他刼持妳們老主人的一羣人，巳極明顯不是一路的，我們目前處境，是在兩帮强敵的夾縫之中，敵暗我明，所以最要緊的就是要先離開這裏，保全自己，才能談得到救人，何況現在巳是大白天，救人之事，只有等到晚上再行設法。」

秋霜道：「我們要到那裏去呢？」

管練霞道：「目前我也說不出來，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說到這裏，探懷取出一顆紫醬色的藥丸，遞給了雲飛白，說道：「這是一顆易容藥丸，只要少許塗到掌心再抹到臉上擦勻，就可改變容貌，這裏的農家留有幾套舊衣衫，大哥改扮成農夫，先行走出去，小妹和春雨、秋霜，自會隨後跟來，我們分開來走，目標就不集中，先離開這裏再說。」

說完，和春雨、秋霜一起退出房去。

雲飛白關上房門，脫下長衫，找出一套破舊的藍布衫袴，換好衣服，然後用藥丸在掌心抹了少許，兩手搓勻，塗到臉上，把長劍貼身藏好，才開出門去。

只見管練霞也巳挽起長髮，換上了男裝，那是甘明珠穿的長衫，臉上也塗了易容藥物，變成一張帶焦黃的面孔，看去像個三十來歲的人，春雨扮作她的僕人，穿了一件青布大褂。

只有秋霜換上了農家裝束，花布包頭，一身花布衣袴，像是種田人家的少婦。

管練霞看到雲飛白走出，忙道：「大哥，我們四個人還是分作兩撥，你和秋霜先走，繞着山脚過去，我和春雨從林間小徑繞出去，到山前大路邊會合，但見了面，不用招呼，依然各走各的，才不至引人注意，好了，你們可以走了。」

雲飛白點點頭道：「秋霜，我們先走吧！」

秋霜一向跟隨藍如玉，可沒有和男人在一起過，雖然雲飛白是主人的大哥，總是有些靦覥，聞言口中「嗯」了一聲，隨手從桌上取過竹籃，挽在臂彎裏，低着頭跟在雲飛白的身後。

春雨道：「雲相公，你們從後面走，門口有一把鋤頭，可別忘了。」

雲飛白道：「在下省得！」

管練霞說道：「春雨，我們從前門走出去，如果有人監視，也可分散他們的注意力。」

春雨答應一聲，果然跟着管練霞身後，開啓木門，走了出去。

雲飛白走到屋後，隨手取起一把鋤頭，扛在肩上，越過一片菜畦，順着溪流走去。

秋霜一手挽了竹籃，低着頭，跟在他的後面，走了幾步，低低的叫道：「雲相公……」

雲飛白脚下一停，回顧無人，說道：「妳不可別叫我雲相公了。」

秋霜臉上脹想通紅，低低的道：「方才管姑娘吩咐的，小婢要叫……叫你……當家……的。」

當家的，就是丈夫了，反正這是假扮的咯！

雲飛白也臉上一熱，爲難的道：「那我叫你什麼呢？」

秋霜羞澀的說道：「你叫我翠花就好了。」

「好！」雲飛白點頭道：「我們快走吧！」

兩人沿着山脚，走了兩里來路，只見路旁一塊大石上，坐着一個一身翠綠衣裙的女子，左脚脫下弓鞋，只是用手揉着，敢情是山路走累了，小脚疼痛難行，才會脫下鞋，用手揉個不停。

雲飛白沒有看她，只是急步走過去。

只聽那女子嬌滴滴叫道：「喂，你這位大哥停一停。」

雲飛白聽她相喚，只得停下步來，問道：「姑娘可是叫我麼？」

這一抬目，才看清那綠衣女子一張瓜子臉上，眉如新月，眼如秋水，只是臉孔稍微黑了一些，但却是黑裏帶俏，年紀不過二十來歲，體態豐滿而苗條。

這時她一手迅快穿上了弓鞋，俏生生站了起來，眼波流盼，盈盈一笑道：「這裏只有二位，奴家自然叫你了。」

秋霜道：「姑娘有什麼事麼？」

綠衣女子輕唷一聲道：「這位大概是大嫂了，奴家是回娘家去的，只是走迷了路，想請問這位大哥一聲。」

雲飛白道：「姑娘要去那裏？」

綠衣女子含羞的說道：「奴家不是姑娘。」

回娘家去，自然是出嫁了。

雲飛白道：「對不起，請問小娘子的娘家在那裏？」

綠衣女子道：「奴家娘家在馬家店，不過我娘關照過我，回家之前，要奴家順道到插花廟去許個願……」

她頭漸漸低了下去，靦覥的道：「因爲……插花廟……送子觀音有求必應，所以……所以……娘家奴家去上柱香，求……菩薩保佑，早生……貴子……」

雲飛白聽她說出插花廟，又是送子觀音，心中不由一動，冷冷的道：「小娘子那是要到插花廟去了？」

「奴家走了許多冤枉路，就是找不到插花廟……」

綠衣女子眼中流露出希冀之色，說道：「這位大哥，大概是本地人了，自然知道插花廟如何走法？奴家的意思，是想見這位大哥帶個路，不知這位大哥可肯行個方便？」

雲飛白道：「眞對不住，我田裏正忙着，沒工夫給小娘子引路，我告訴妳走法，小娘子自己去吧！」

綠衣女子道：「大哥也費不了半天工夫，奴家一雙脚都已走起了水泡，想請大哥扶着奴家去，奴家不會虧待大哥的，這樣吧，奴家可以出二兩銀子，大哥意下如何？」

雲飛白說道：「在下抱歉，實在沒有空。」

綠衣女子急道：「這位大哥，奴家再加一兩銀子，好不好？」

秋霜道：「當家的，我們走吧！」

綠衣女子急忙說道：「喂，你們不能走。」

秋霜道：「我們爲什麼不能走？」

綠衣女子道：「奴家在這裏已經等了半天，才等到你們從這裏經過，你們怎麼可以走呢？」

雲飛白聽得心頭又是一動，右掌暗聚力道，問道：「小娘子在這裏等我們很久了是不是？」

綠衣女子道：「是啊，奴家在這裏等了很久，但這條山路，地勢荒僻，經過的人不多，老半天只遇上你們二位。」

雲飛白聽他這麼說，也就把右掌凝聚的力道散去。

綠衣女子又道：「這位大哥，你陪不陪奴家到插花廟去呢？隨便你呀，你也可以在觀音菩薩面前，替大嫂許個願，求子得子！可靈得很呢！」

她看了秋霜一眼，哈哈笑道：「大嫂，妳要這位大哥去許個願，明年保妳養個白白胖胖的小娃娃！」

秋霜被她說得身上一陣臊熱，啐道：「要去妳自己去，咱們可沒這閒工夫，和妳閒磕牙，當家的，時間不早了，快些走吧！」

綠衣女子伸手一指秋霜，吃驚的道：「這位大哥，你……你那大嫂臉色好壞，是不是累了，還不快叫她坐下來歇息？」

她話聲未落，秋霜口中輕咦一聲，一手扶着自己的頭，說道：「當家的，我頭好昏……」

口中說着，人已搖搖欲倒。

雲飛白看得大驚，急忙一手把她扶住，問道：「翠花，妳怎麼了，快坐下來休息一回再走，好嗎？」

綠衣女子道：「你這位大哥眞體貼，我的他呀，有你大哥一半溫存，奴家就滿足了……」

就在她說話聲中，雲飛白耳中突然聽到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大哥，這女子可能又是躲在神像後面說話的人了，你等我現身之後，就抱起秋霜，往後躍退，動作必須迅速，往後躍退三丈，就得立時旁躍變換位置，使她捉摸不定，無法向你偷襲，切記！」

這是管練霞的聲音。

這綠衣女子會是躲在神像後面說話之人？

雲飛白心頭暗暗一懍，故意裝出夫妻恩愛模樣，一手摟着秋霜身子，低低的道：「翠花，翠花，妳……噫！妳……怎麼……快快坐下來……」

他舉目亂張，似是在找一個平坦大石，才能把她放下來。

正好離綠衣女子三丈遠處，有一整片大岩石，甚爲平整，這就半扶半抱，把秋霜扶了過去。

綠衣女子叫道：「喂，這位大哥，你快把大嫂扶過來呀，奴家也好帮你照料一下咯！」

這時山徑上又有一個青衫黃臉中年人，奔行而來，走近綠衣女子身邊，忽然喘了口氣，含笑道：「這位小娘子，這裏沒人坐吧？」

他似是奔行得十分吃力，話聲一落，就挨着綠衣女子身旁坐了下去。

綠衣女子橫了他一眼，厭惡的攢攢眉，虎的站了起來，柳眉一揚，怒聲道：「你找死！」

黃臉中年人道：「在下山路走累了，歇歇不行麼？」

雲飛白一看管練霞現身，立即抱起秋霜，一下倒縱出去，緊接着又是一個閃身，橫掠開去。

綠衣女子一見雲飛白抱着秋霜縱身躍退，不禁「咦」了一聲，叫道：「喂，這位大哥，你別走呀！」

正待揚手，那知這一舉手，突覺右臂竟然又痠又痲，再也抬不起來，心頭一驚，忽然柳腰一扭，恨聲道：「好哇，雲飛白，原來是你暗算了姑奶奶……」

要待縱身進去！

黃臉中年人跟着站了起來，含笑道：「小娘子別走，妳不是要到插花廟去嗎？在下送妳去也是一樣。」

綠衣女子哼了一聲，左手揚手一掌，朝黃臉中年人臉上揮來，嬌叱道：「你給我滾開些！」

她左手剛剛揚起，突覺一陣痠痲，不

由自主的又軟軟垂了下去。

綠衣女子目光一掠黃臉中年人，格格的笑道：「原來妳就是玫瑰劍傳人管練霞，奴家差點失之交臂了！」

她雙手都已酸痲無力，但口中却「嚶嚀」一聲，一個「乳燕投懷」，苗條而豐滿的嬌軀，竟然朝管練霞懷中依偎過來。

這一下身法奇快，她雙臂受制，居然還敢投懷送抱，自然必有原因。

管練霞就因她善於用毒，所以在走近她身邊之際，暗施手法，先制住了她雙手穴道，但却也沒料到綠衣女子竟然把身子往自己懷中投來！

她對綠衣女子的來歷，一無所知，只知她善於用毒，用毒的人，自然全身都是毒物，她不敢用手觸及她的衣衫，急忙身形一動，往後斜退了一步，冷然的說道：「不錯，我是管練霞，妳呢，妳叫什麼名字？」

綠衣女子格的一聲嬌笑，道：「奴家姓秦，人稱九毒觀音的便是。」

管練霞道：「在插花廟裝神弄鬼的，也是妳了？」

綠衣女子道：「妳猜得很準，不過妳和雲飛白，今天休想走了。」

雲飛白抱着秋霜，這一瞬間，已奔行出去十丈開外，現在他已可放心，「百步聞香」縱然厲害，也彈不到了！

就在此時，突見前面一片大石崖後，忽然轉出一行人來，擋住了去路！

你當這一行人是誰？赫然是藍如玉、甘明珠、和佟元璋率領的二十名七色劍士，一個個手仗長劍，怒目而視，看到雲飛白，竟然恍如不識！

雲飛白看到藍如玉、甘明珠等人無恙，心中方自一喜，叫道：「二妹，四妹，妳們都沒事了吧？」

藍如玉、甘明珠只是瞪着眼睛，望着他，既沒說話，也沒有過來。

這情形管練霞也看到了，心頭不由一驚，一時之間再也顧不得向九毒觀音追擊，口中急急叫道：「雲大哥速退！」

九毒觀毒雙臂穴道受制，自然也不敢停留，一條人影飛快的飄退出去十丈之外，格的笑道：「姓管的丫頭，妳以爲制住我雙手，不能使毒，你們就能逃得出去了麼？」

雲飛白聽到管練霞的叫聲，方自一怔，還未退下！

管練霞已經一下掠到他身邊，急忙的道：「雲大哥，快些退入林去，由我來斷後。」

雲飛白手中抱着秋霜，遲疑的道：「但二妹她們……」

管練霞道：「你還沒有看出來麼？她們全被九毒觀音毒物所迷，已經分不清敵友了。」

九毒觀音站在十丈外一方巨石之上，一陣陣格格嬌笑說道：「青字三號，可以發令啦！」

她話聲甫落，突聽藍如玉等人身後，忽然響起一聲尖細的口哨！

哨音很急，聲調也轉動得極快！

管練霞催道：「你還不快退？」

在這一瞬間，雲飛白也已發現不對，因爲口哨甫起，藍如玉、甘明珠、佟元璋以及二十名七色劍士，臉上突然泛起一片青氣，變得十分獰厲，雙目之中也有了異色，所有目光都朝自己和管練霞兩人投來，這目光就透着欲得之而甘心的模樣！

不！他們隨着口哨的轉動，舉步朝前逼了上來！

這已證明管練霞說得沒錯，他們果然全被九毒觀音毒藥所迷！

雲飛白看得心頭大爲凜駭，無暇多想，急忙一個轉身，飛掠而起，朝右首一片樹林中投去！

他身形堪堪掠起，就聽到身後響起一陣衣袂飄風之聲，至少已有七八個人急撲過來！

雲飛白那敢回頭，加速奔入林中。

管練霞一聲嬌叱，雙手十指連揚，指風交織，緊接着一陣「砰砰」連響，當先凌空撲到的七名劍士，差不多在同一時間，跌倒在地。

但也在此時，一道雪亮的劍光，裹着一條人影，當頭撲落，來勢十分勁急！

管練霞不用看就知道這道勁急劍光是藍如玉了，她身形輕輕一閃，便已斜飄開三尺來遠！

藍如玉凌空一擊，方自落空，甘明珠和佟元璋也已一左一右撲到身邊，他們全爲九毒觀音毒物所迷，失去了理智，兩柄長劍，交叉劈到，藍如玉更是快速，長劍一圈，回身就刺。

這時十幾名七色劍士也紛紛掠到，圍成了一個半圓形。

管練霞不好還手，只得左手一撥，把佟元璋劈來的長劍「噹」的一聲，架住了藍如玉劍勢，身形一個輕旋，從三支長劍中轉出，宛如一溜青烟，倏然閃入樹林。

她此時自然不敢去追雲飛白，只是藉着樹林隱蔽，躲入了一株大樹之後。

現在，她心頭稍稍定了下來，如果有人追入林來，她有把握可以一一加以制住。她當然希望藍如玉和甘明珠追進來，只要制住了藍如玉和甘明珠，豈非就是把她們救下來了！

但正當藍如玉、甘明珠、佟元璋追到樹林外面，口哨突然又響，只是聲調變了，不似先前那麼急促，就只吹了那麼一聲響，他們居然全都停止下來。

管練霞不知九毒觀音這口哨要他們停止之後，又有什麼擧動，但她却趁着對方這一停止攻擊的機會，悄悄引退。

只聽林中傳來一陣輕快的脚步聲急奔過來，這就輕輕叫道：「是雲大哥麼？」

雲飛白道：「正是愚兄。」

隨着話聲，已從兩棵大樹之間，現出身來。

管練霞道：「秋霜呢？」

雲飛白道：「已經交給春雨了，我是不放心三妹……哦，二妹她們……」

「快走！」管練霞催道：「有話出了這片樹林再說。」

這片樹林相當綿密，等到穿林而出，已經隔了一重山頭。

春雨抱着秋霜焦急的站在林外，看到二人，急忙問道：「雲相公、管姑娘，主人……」

「他們沒有追入林來。」

管練霞道：「不過現在大家已可放心了，至少二姐她們目前只是被毒所迷，尚無危險。」

雲飛白問道：「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

管練霞目光轉動，沉吟了一下，接着道：「此地不宜久留，雲大哥，你們隨我來。」

她腳下不停，急步朝前走去。雲飛白、春雨跟着她一路急奔。

辰牌時光，便已趕到潁州（阜陽），這裏是豫皖交通要途，商業極爲發達，一路上車馬行人，不絕於途。

管練霞沒有入城，就在城外招呼了一輛馬車，言明要趕去安慶（懷寧），路上要儘快趕程，車費加倍，車把式自然願意，等四人上車之後，就揚起長鞭，趕着牲口，馬車就馳上了大路。

管練霞放下車帘，伸手從身邊取出一個綠玉小瓶，傾出一顆藥丸，納入秋霜口中，一面攢着眉道：「這是解毒護心丹，只能護住他心脈，不受劇毒侵襲，無法解得九毒觀音的奇毒，我們必須在五日之內趕到地頭才行。」

春雨問道：「管姑娘，咱們要去那裏呢？」

管練霞道：「妳不用多問，到時就知道了。」

雲飛白問道：「那麼二妹她們呢？」

管練霞盈盈目光，看了他一眼，才說道：「事情有些出於我意料之外，那九毒觀音，既以九毒爲號，自然是昔年號稱天下第一毒聖九毒老鬼的門下，此人用毒之能，天下無人能解，今天我若是不先發制人，點了她的雙手穴道，我們只怕眞的走不了啦！」

雲飛白道：「三妹方才應該先制住她，不就可取到解藥了麼？」

「你說的倒容易！」管練霞道：「她如是九毒門下，全身都是毒，誰敢去碰她？再說，我顧慮的是九毒老魔，不但善於用毒，一身武功，也高不可測，萬一我們全落在他手裏，還有誰來救我們呢？」

春雨發愁道：「這麼說，主人他們是沒有救了？」

「妳不用着急！」

管練霞微微一笑道：「我們在短短的兩日之內，既發現了南山十戾的癩蝦蟆，又發現了九毒門下，這不是說我們處在兩股強敵之間麼？再要不走，只怕就會全軍盡墨，那時就是想討救兵也討不成了。」

雲飛白心中一動，問道：「三妹是說，咱們此行是討救兵去的了？」

管練霞微笑點頭，說道：「也可以這麼說，但事情還很難說，哦，對了，我和春雨去安慶，你卻要中途就下車了。」

雲飛白一怔道：「愚兄中途就要下車，那是到什麼地方去呢？」

「舒城。」管練霞笑了笑道：「爲了救人，雲大哥必須去找一個人……」

雲飛白道：「三妹，妳要我去找什麼人？」

管練霞道：「現在說還早咯，等到了舒城，我自然會告訴你的。」

× × ×

曉行夜宿，這輛馬車的車把式爲了貪圖車資加倍，果然趕得比一般車子快了些多。

第三天早晨，大家上車之後，管練霞從身邊取出一塊用綵絲絡着的玉珮，遞給了雲飛白，說道：「雲大哥，你把這個收着……」

她塞到了雲飛白手中，粉臉不禁泛起紅暈。

雲飛白不知就裏，怔了一怔，道：「這是……」

「快收起來。」

管練霞低低的道：「今天中午，大概可以到舒城了，大哥就該下車。」

雲飛白道：「三妹這玉……」

「你聽我說咯！」

管練霞不待他說下去，忙道：「我前天說過，你要去找一個人。」

雲飛白道：「這人是誰呢？」

管練霞道：「我只知他住在白石山，哦，你要記住，白石山有兩處，一在含山縣西南六十里，是道家所謂二十一洞天的瓊秀長貞之天。一在廬江縣北，巢湖南首，你要去的是含山西南的白石山，可別弄錯了。」

雲飛白問道：「這個人是怎樣一個人呢？」

管練霞道：「我只知道他自號瓊天逸士，是一個文士裝束的人，黑鬚垂胸，手裏經常拿着一把白紙摺扇，還有，山上有一處大岩石的平台，上面有一顆盤根古松，他早晚經常在松下盤桓，口中吟着：『靜中有眞趣，身外即浮雲』這兩句詩，有時你也可以在林下溪邊遇上他。」

雲飛白道：「找到了又和他說些什麼呢？」

管練霞道：「你就說有人叫你去找他的。」

說到這裏，忽然改以「傳音入密」說道：「他會問你東西呢？你就把我給你的玉珮雙手呈上，不用多說，如果他不問你，你就不可拿出來。」

接着說道：「他如果轉身就走，你就跟在他身後三尺，不可多說，他問你一句，你就答一句。」

雲飛白道：「就是這樣了？」

管練霞嫣然一笑道：「反正他要你做什麼，你都聽他的就是了。」

雲飛白問道：「那麼我們在那裏見面呢？」

管練霞道：「小妹去的地方，和大哥去的地方，相距甚遠，時間上也無法配合，你從白石山出來，不妨到插花廟附近去看看，小妹如果趕回去了，一定會在附近等你的。」

「好。」雲飛白點頭道：「愚兄記下了。」

管練霞看了他一眼，赧然以「傳音入密」說道：「你把玉珮穿在腰帶上，愼防失落……」

雲飛白看她每次提到玉珮，都十分認眞，一再的叮囑自己小心，心知這方玉珮，一定關係重大，這就朝她點了點頭，因爲她是以「傳音入密」說的，他也不好多說。

車行迅速，巳牌方交，便已趕到舒城，車把式早已經由春雨上車時關照過了，

因此不待吩咐，便自在道旁停下車來。

雲飛白站起身道：「三妹，愚兄下車了。」

管練霞粉臉生霞，叮囑道：「你多小心。」

雲飛白和她目光相對，只覺她雙目中，流露出無限依依之色，他自然感覺得出來，這位三妹，相識以來，她一向有一種少女的矜持，但自從她給自己度氣行功逼毒之後，比起以前，就顯得親近多了，時常會在說話之時，紅起臉來，他望着她，一時不知說什麼好。

管練霞被他看得玉頰一紅，低聲道：「你快去吧！」

雲飛白經她一說，才如夢初醒，口中說了聲：「三妹路上珍重。」

回身掀帘跨下馬車，車把式不待吩咐，等他下車之後，就馳車絕塵而去。

雲飛白早已在車中洗去了易容藥物，換上一件青紗長衫，望着車子遠去，擧手拍拍身上灰沙，才擧步入城，在街上找了一家麵館，隨便吃了碗麵，就一路朝東趕去。

這條路，正是循着北峽山脈而行，沿途盡是山間小徑，行人不多，正好施展輕功，正在奔行之間，忽聽一陣撲撲之聲，從林間上空掠過！

雲飛白擧目看去，只見一隻灰鴿，快似箭射，朝東北方投去，就在前面那頭灰鴿飛去不久，又是一陣撲撲輕響，掠過頭頂，那是一頭純白的鴿子，飛得同樣快速，也朝東北方飛去。

心中不禁暗暗忖道：「這明明是兩頭信鴿了，這山區之間，有什麼人以飛鴿傳書？」

他因自己此行，是找瓊天逸士來的，管練霞雖然說得不太清楚，但聽她口氣，似乎十分重要，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爲在插花廟附近，發現了兩帮強敵，一邊有南山十戾中癩蝦蟆莫元奇，一帮似乎又和素有毒聖之名的九毒老魔有關，才會要自己上白石山找瓊天逸士而來。

救人如救火，他想到二妹藍如玉、四妹甘明珠身陷魔掌，自然是愈快趕到愈好，因此他也並不往客店投宿，日夜趕路。

這是第三天清晨，雲飛白已經趕到白石山下。這白石山道家稱之爲瓊秀長貞之天，果然是靈氣所鍾，羣峯凝秀，曲溪清幽，不啻人間仙境！

雲飛白漸漸進入勝景，目光左右顧盼，但覺山林間淸氣逼人，俗慮盡捐，胸襟爲之一暢，腳下也不自覺的緩慢下來，不知道的人還以爲他是入山遊人，徜徉山色而來！

正在緣溪徐行之際，只聽林間有人低吟道：「靜中有眞趣，身外即浮雲……」

雲飛白聽到吟聲，不由一喜，急忙擧目看去，只見從林間緩步走出一個人來！

這人身軀偉岸，穿一襲月白長衫，生得濃眉隆鼻，頦下留一部疏朗朗黑鬚，手搖白紙摺扇，步履從容，果然是有一派隱逸！

雲飛白眞沒想到自己剛一入山，就會遇上瓊天逸士，這眞叫得來全不費工夫，當下急忙迎着趨了上去，恭敬的抱拳一禮，說道：「老丈請了。」

瓊天逸士看到雲飛白朝他抱拳施禮，不覺一手拂着他垂胸長髯，呵呵一笑道：「小友想必是遊山來的了，白石之山，靈秀所鍾，値得一遊，呵呵，値得一遊！」

雲飛白聽他語帶玄機，心中益發恭敬，說道：「晚輩雲飛白，是專程叩謁老丈來的。」

瓊天逸士微微怔了一怔，望着他，問道：「小友是找老夫來的？你不會找錯人吧？」

雲飛白道：「老丈世外高人，隱迹靈山，晚輩如何會找錯人呢？」

瓊天逸士又是呵呵一笑，含笑問道：「小友那倒說說看，老夫是什麼人？」

雲飛白道：「老丈隱居白石山，道號瓊天逸士？」

「小友說的倒是不錯！」

瓊天逸士濃眉微微一攏，口中忽然「咄」了一聲，才道：「無怪老夫夜占周易，忽有浮雲出岫之象，正感驚異，數十年來，老夫從未做出岫之想，怎會生有這等卦象？哈哈，看來這也是天意如此……」

雲飛白聽他只是自言自語，不敢插咀，但聽他口氣，似是已知自己來意，心中更是暗喜不止！

瓊天逸士看他神色恭敬，沒有作聲，輕咳一聲，問道：「小友究竟是什麼人指點你來的？」

雲飛白道：「是晚輩義妹管練霞說老丈隱居於此，囑晚輩前來拜謁的。」

「管練霞？」

瓊天逸士望望他，口中忽然「哦」了一聲，若有所悟，點頭道：「你說的管練霞，不是玫瑰劍傳人麼？」

雲飛白並不知道管練霞是玫瑰劍的傳人，但他記得上次自己和藍如玉負傷之時，她曾在茅屋門口畫了一張有一朵玫瑰花的長劍，後來癩蝦蟆稱之爲「玫瑰劍令」，這就點頭道：「正是。」

「咄！」瓊天逸士又輕輕「咄」了一聲道：「這小妮子眞是饒舌！」

說到這裏，回身沿着清溪走去。

雲飛白沒有作聲，只是跟在他身後三尺，緩步相從。

瓊天逸士忽然間回頭問道：「玫瑰劍傳人既要小友前來，可有信物？」

他一擧一動，和管練霞說的完全符合，雲飛白自然深信不疑，正待回答！

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吟道：「靜中有眞趣，身外即浮雲……」

隨着吟聲，從清溪上游，正有一人飄然行來！

這人身穿藍布長衫，貌相奇古，頦下垂一綹烏黑長鬚，手搖白紙摺扇，邊吟邊行，迎面而來。

雲飛白那就心頭大爲驚奇，這人口中吟的也是這這兩句詩，手中也同樣搖着白紙摺扇，到底誰是瓊天逸士呢？

這兩人除了相貌不同（前者生得身軀偉岸，濃眉隆鼻，臉色紫中透光，後者貌相奇古，疏眉凹目，臉色微黃），衣着各異（前者身穿月白長衫，後者身穿藍布長衫），但他們相同之處，都是吟着：「靜中有眞趣，身外即浮雲」這兩句詩，同樣黑鬚飄胸，同樣手持白紙摺扇。

（未完・七）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中州四奇的劍陣內，四種服色，交錯而立，却是一派七絕的劍勢，劍光映日，盡是貔貅猛虎，斑斕奪目，劍陣佈成，殺氣騰騰，蕭寒月長劍打閃，劃出一圈劍芒，頓成一片劍氣，朱盈盈感到來自對方和蕭大哥佈下的劍氣，形成一股無形壓力，眞是初生之犢不怕虎，加上情意盎然，面臨生死關頭，願與蕭寒月生死共存亡。蕭寒月面對勁敵和可憐的郡主，眞有橫眉冷對，俯首憐惜之意，見她不肯離去，只好併肩作戰，此時楊方鶴突然出現游說二人，蕭寒月那肯聽他胡說八道，劍陣圍攏過來，指使盈盈應敵，自己配合發揮銀月飛霜的寶刀作用……

開殺戒衝出劍陣

蕭寒月大喝一聲，左掌推出，早已氣絕的藍衣劍手，被兩人强大的內力一擠，身軀竟然爆裂，洒下一片血雨。

朱盈盈也乘勢收回了「銀月飛霜」。

寫來很慢，事實上這些事，不過是發生於一瞬之間，蕭寒月借勢倒退，人又飛落到朱姑娘的身側。

沒有生、活兩門的七絕劍勢，在這接手一回合中，完全沒有發揮出威力。

但蕭寒月自己感受到這座劍陣的厲害。心中忖道：他們死了一人，不知道這座劍陣的威力，是否受到影响。

沈出神情肅然的冷冷說道：「好功夫，今日不殺你，日後必爲大患。」

朱姑娘一擊得手，精神爲之大振，高聲說道：「吹什麼牛！蕭大哥的武功天下第一，你們怎會是他的敵手？」

疑劍帝遭受刦持

說完話，還回眸一笑，嬌媚橫生。

蕭寒月吁一口氣，道：「盈盈，妳的『銀月飛霜』是他們的尅星……」

成英冷笑一聲，道：「不過是憑仗寶刄鋒利罷了。」

朱盈盈道：「你們那麼多人，我們的兵刄鋒利一些，有何不對？」

只見楊方鶴低聲對沈出說了數言，竟然轉身而去。

他說話聲音極低，蕭寒月雖在凝神傾聽，但竟也未能聽到一點聲息。

顯然，這個楊方鶴並非只是一個讀書人，讀書人不會用千里傳音之術。

沈出突然揮揮手，紅、黃、藍、白四色劍手，突然向後退了一丈多遠。

但他們並未散去，仍然佈守四方，等候令諭。

蕭寒月凝目望去，發覺了五個被削去兵刄的劍手，手中執着半截斷劍，仍然守在一定的方位上，却並未重換兵刄。

人手一劍，一時間，實也無法換把新劍。

沈出、成英、上官傑、韓成方幾個人聚集一處，低聲交談。

蕭寒月回顧了朱盈盈一眼，道：「那些劍手劍上的力道如何？」

朱盈盈低聲道：「很强大，如不是你及時出手，我恐怕會被他們抓住了索禍，那就收不回『銀月飛霜』了。」

蕭寒月道：「千萬不能失去控制寶刄的力量，一感到力量消減，儘快收回。」

朱盈盈點點頭，道：「這個，我會記住你說的話。」

蕭寒月凝目望去，發覺中州四奇交談正切，看樣子，還有一些爭論，在雙方敵對的戰場上，有此等情形，極爲少見。

四大領隊頭腦，陷入爭執，使得隨從的劍手，頓有着無所適從之感，雖然各守方位，但劍陣的活動已經停頓。

這是最好的時機，蕭寒月決定先行衝出，和羣豪會合再仔細研商一下。

上官傑用出了疑似劍帝的劍招，使得蕭寒月心中升起很多的懷疑，必須要借重閑雲大師和墨非子的廣博見聞，常九對江湖中的瞭解，找出這件事的原因。

中州四奇在年齡上和蕭寒月有着很大的距離，這就使得蕭寒月想到，很可能在劍帝傳授他武功之前，先傳授了中州四奇的劍法。

他對那傳授劍藝，武功的殘廢老人，有着無比的敬慕，當他瞭解到那老人給予他的造就時，仰慕之情更加深重。這種感藏的深重情義，擴及到和老人任何有所關連的人物。

中州四奇爭論，越來越見激烈了，只聽沈出高聲說道：「你們這不是胡鬧嗎？怎能不聽二先生的令諭……」

韓成方接着說道：「大哥，咱們和他早有約定，他如不按約定行事，咱們自然可以抗命了……」

蕭寒月未再聽下去，長劍一擺，道：「闖……」直向正南方位撲去。

朱盈盈緊隨身後，同時，右手揮動，搶出「銀月飛霜」。

她劍刄鋒利，已有不少人長劍被削斷，眼看輪月一般的寒光捲襲過來，紛紛後退。

蕭寒月右手接劍，左手突然伸出，抱住了朱姑娘的柳腰，大聲喝道：「走！」躍飛而起，天馬行空一般，一躍三丈，一連三個起落，人已到十丈開外。

七絕劍陣還未來及發動，兩人已破陣而出了。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蕭大哥，多謝你了。」

蕭寒月放開左手，道：「咱們走吧？」

兩人奔到湖邊，只見閑雲大師等，一排橫立，正在低聲商議。

原來，墨非子、白玉仙等都担心蕭寒月的安危，决心留下，準備馳援，决死一戰，但亦有人覺着應該保留部份元氣、精英，以便連絡天下英雄，揭發二先生的陰謀，免得武林中各大門派應變不及。

但蕭寒月却及時而來，朱姑娘亦是安然無恙。

蕭寒月拱一拱手，說道：「諸位，怎還未走。」

白玉仙道：「我們在恭候蕭兄……」

「這就不是寒月的本意了……」

閑雲大師道：「請上船吧！渡過這段水面，就是遊人衆多之區，除非，他們已準備正面

不官府抗拒，大概不會再出手了。」

蕭寒月大步行向泊岸的方舟之上，羣豪魚貫登舟。

閑雲大師道：「聽說，中州四奇劍術奇厲，墨非子道兄和白玉仙姑娘，都為蕭施主担心，不肯離去……」

蕭寒月接道：「寒月心中有很多不解之處，也急欲向各位請教？」

白玉仙道：「甚麼事？」

「關於中州四奇的劍法和寒月似是同出一源，實叫人費解得很。」

墨非子道：「不錯，中州四奇昔年都非貧道劍下十合之敵，想不到數十年不見，劍上成就，竟然高明如斯。」

常九道：「士別三日，就得刮目相看，何況一別數十年……」

蕭寒月接道：「寒月奇怪的是，他們的劍法頗似七煞劍招。」

閑雲大師似是聽墨非子提過，慈目微揚，道：「蕭大俠和他們動手，當眞難以分辨眞假了。」

「大同小異……」蕭寒月說：「他們出劍的方法，劍路變化，頗似晚進所學，唯一不同的是他們不能把劍上的威力發揮到最高的境界，似乎是又有些不同之處。」



閑雲大師道：「令師玩世不恭，似乎是從未聽說他收過弟子。」

蕭寒月道：「晚進雖想到他老人家的傳授武功，但亦未能拜列門牆。」

方舟在水面上移動，已可見對面岸上的景物。

墨非子道：「貧道一生習劍，雖然未登大乘，但對劍法上却有很深的認識，中州四奇的劍法，和蕭大俠同出一源，絕對不錯。」

閑雲大師苦笑一下，道：「難道劍帝眞會傳他們劍法不成？……」

常九接道：「這件事，在江湖上，從未聽人說及過……」

閑雲大師搖頭說道：「不對！不對！中州四奇息隱江湖已數十年，他們又怎麼會遇上劍帝，如若他們在息隱之前，已學到劍帝武功，又怎會息隱……」

墨非子道：「最奇怪的是，中州四奇和貧道交往密切，可算得上知己好友，過去常常清茶一杯，聚談終宵，但這次相見，竟然是形同陌路，這一點，貧道是百思不解。」

「道長和中州四奇之間，可能會有甚麼誤會？」



墨非子道：「沒有，他們交往的朋友不多，貧道雖不是他們唯一來往的朋友，但却是他們最好的朋友？」

常九道：「這就大背常理了，蕭兄弟，你和他們交談時的情形，他們是否會受到藥物迷惑？」

「不像……」蕭寒月說道：「他們神情正常，言談清晰，不像受藥物所迷。」

閑雲大師說道：「我看這件事別有隱情，中州四奇絕非劍帝親授弟子，他能得到劍帝奇學，只怕別有奇遇，這一點，蕭施主可以放心了。」

蕭寒月道：「晚輩只希望能瞭然他們是否和晚輩師門有關？」

墨非子道：「蕭大俠，就算有關，他們學習劍招，也絕對在你之前，而且相差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蕭寒月道：「何以見得？」

墨非子道：「他們的劍法，變化不如蕭大俠，如若眞是劍帝所授，亦屬前期，日後，劍帝修正之後，才傳授於你。」

常九搖搖頭，道：「道長之言雖然有理，但這中間，却有甚多可疑之處……」

蕭寒月道：「常兄，請說出來。」



常九目光轉動，發覺閑雲大師、白玉仙等所有人的目光，全都投注在他的臉上，個個神情凝重，心中不禁微微震動。這情形表現出了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那就是說，大家都對墨非子的解說並不很滿意，但却又說不出那裏不對，希望常九能說出個所以然來。

劍帝是近百年江湖上的傳奇人物，他雖然沒有逐鹿江湖，爭取武林霸業，但他在江湖上的聲譽，却無人能出其右，他的影子，也一直影響着江湖的黑、白消長。事實上，三十年前的武林頂尖人物，聽到了劍瘋子三個字，都有些頭大，他不爭霸業，不爭名利，但却很喜歡找人切磋武功，他一旦找上你，你又無法推辭，那就必得和他動手交戰，凡是和他動手過招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人勝過。但劍帝也不是輕易隨便的就找人動手，他所找上門的人，不是一方豪雄、宗主，就是如日中天的江湖高手，他沒有目的，只是在比武過程中讓你受點挫辱，殺殺你的銳氣，當然，他僅點到即止，這手法就使你心有警傷，而不敢胡作非為。

受挫的高手，心中有數，却自知收斂。

這就是劍帝的作風。

他沒有一定的地盤，也沒有開山立寨，廣收弟子，聚集人手，但他的影子，却一直在影響江湖中武林同道的人人事事。

這種特殊奇異的方法，却維持了江湖上一個微妙的平衡，儘管羣雄並起，龍爭虎鬥的，但仍沒有鬧成天下大亂之局。

而劍帝本人，都是見首不見尾的神龍一般，來去如風，瞬即消失了。

但應該出現的時候，他却會突然出現。

晚一輩的人，沒有見過他，但却聽說過他無數的傳奇事跡，因為，劍帝未死，他尚在人間，不知道他會在何時何地出現？

× × ×



常九輕輕咳了一聲，清清嗓子，也借着這個機會整理一下思緒，然後緩緩的說道：「我們幾人之間，只有閑雲大師、墨非子道兄，才有機會，有資格親身受到劍帝的指教……」

閑雲大師接道：「老衲跳出三界外，不再在五行中，劍帝不會找上老衲。」

墨非子道：「貧道倒是希望能見他一面，很可惜，未能見到。」

常九問道：「諸位之中，還有何人見過劍帝？」

除了蕭寒月之外，大家都搖頭無語。

常九道：「這是說，咱們之中，除了蕭兄弟受過劍帝親身傳授劍法之外，無人見過他老人家了，所以，蕭兄弟的話也最可靠。」

白玉仙道：「常兄，你要說什麼，儘管說吧，用不着吞吞吐吐的。」

常九苦笑一下，道：「我這就要說入正題了，劍帝一生未收過弟子，也不傳別人武功，但却傳授蕭兄弟一人，而且，還經過了相當的磨練和考驗，所傳授的都是他老人家千錘百鍊，化繁為簡的絕技，才能使得蕭兄弟在很短暫的時間內，有所成就，既有造就蕭兄弟的用心，怎會一走了之，別離數年，不再相見？」

他說的入情入理，只聽得羣豪們不住點頭，蕭寒月也心神震顫，出了一身冷汗，強壓下心中的激動，道：「常兄，說下去！」

常九吁一口氣，道：「七煞劍招，除了劍帝之外，天下無人學會，所以，常九斗胆斷言，中州四奇的劍法，一定是得自於劍帝的傳授，絕不會錯，劍出一源，但却又大同小異，明顯點說，就是中州四奇的七煞劍招，變化上不如蕭兄弟。」

朱盈盈道：「這又是什麼原因？同是一個人所傳授的，而劍法却又不盡相同，是不是因為蕭大哥天賦異稟比他們聰明？」

常九輕吁一口氣道：「這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劍帝故意把精要所在隱藏起來。」

這幾句話，不是說的很明顯了嗎，稍有思維的人，都會聽得出個中所指了。

蕭寒月突然說道：「諸位請登岸吧！我要回去。」

原來舟子已在幾人言談間靠岸了。

數人尚未有行動。

朱盈盈却瞬快的直接反應，道：「我跟你回去。」

蕭寒月淒涼一笑，道：「這一次，我生還的機會不大，妳不用回去了。」

「你答應我的，要和我生死與共，何況，我知道，和你在一起，一定不會吃虧的。」朱盈盈輕聲漫語，一片純眞自然。

看看朱盈盈這樣純潔，痴情的俏模樣，實在叫人難以堅持，但迫於情勢，只有橫下心來了。

蕭寒月道：「這一次不同……」

朱盈盈詫異道：「有什麼不同呢？」

常九突然接口，道：「蕭兄弟，遇上大事，愈要冷靜，我的話還未說完。」

蕭寒月道：「不用再說下去了，我明白，家師也陷入了他們的手中。」

幾人的心中也都有所懷疑。

「就算確有其事，你這麼毛毛躁躁的趕着回去，又能作些什麼？……」常九冷厲的目光，盯注在蕭寒月的臉上，說道：「劍帝當年傳你武功，對你的寄望是何等的重大，而你這般輕浮躁進，不顧大局，一旦被他知道了，豈不令他傷心失望嗎？」

這些話倒提醒了蕭寒月。

蕭寒月黯然說道：「那我應該要如何？」

常九道：「聽我說完，咱們大伙兒來研究個可行的辦法，但必須先要求證。」

蕭寒月長長吁一口氣，道：「是是是，常兄所言極是，寒月受教了。」

常九回顧了一眼，道：「船暫勿靠岸，咱們就在船上談談吧！」

這的確是很安全的方法。

白玉仙放目環眺一眼，道：「好！這裏視界廣闊，不慮被人竊聽。」

墨非子說道：「常兄，說下去，貧道久居山林，論判事推斷之能，貧道是難及常兄萬一的……」

常九急急接道：「道兄言重了，如常某有推述不足之處，還望道兄指點……」

語聲一頓，接道：「所以，我料想劍帝他老人家可能已落在了對方的手中，現在，可能正在迫他交出他的武功、絕學……」

墨非子接道：「他們為什麼選擇中州四奇，這四人天資不高，二先生的手下，盡有強過他們甚多的人？」

這一問，擊中要害，蕭寒月亦覺得大為有理，忍不住用心聽着。

常九沉吟了良久，道：「這可能是出於劍帝的意旨。」

蕭寒月道：「常兄，怎會作此論斷？」

常九道：「中州四奇昔年在江湖之上，不但不是傑出的高手，而且，他們四人很少和江湖中人來往，還保留了一些純樸之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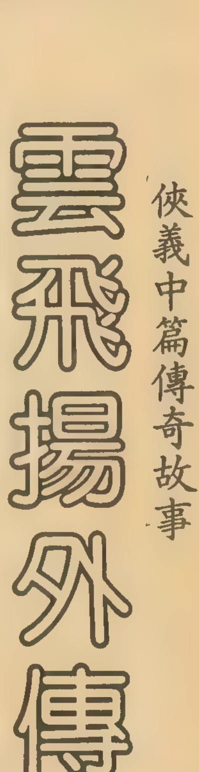
墨非子接道：「他們四人都是明辨是非的人，才會和貧道交往數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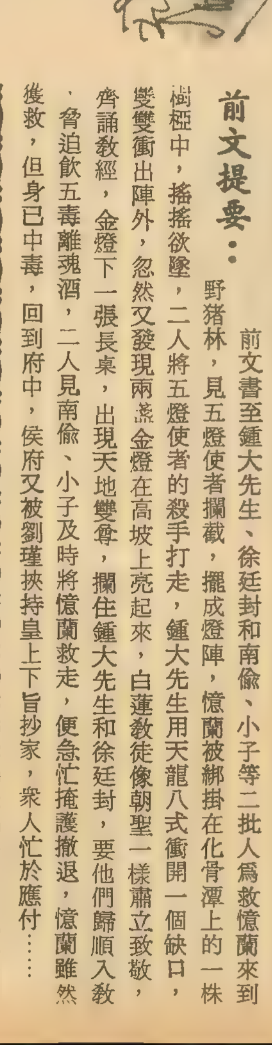
常九接着道：「這就是了，因為他們的心中還有是非之感，所以，劍帝才指定傳他們四人劍法。」

蕭寒月說道：「如若老人家眞正是受迫傳藝，我就不明白，二先生又怎會給他選擇的自由？」

的確是令人懷疑。

（未完．五十五）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鍾大先生、徐廷封和南偷、小子等二批人爲救憶蘭來到野猪林，見五燈使者攔截，擺成燈陣，憶蘭被綁掛在化骨潭上的一株樹椏中，搖搖欲墜，二人將五燈使者的殺手打走，鍾大先生用天龍八式衝開一個缺口，雙雙衝出陣外，忽然又發現兩盞金燈在高坡上亮起來，白蓮教徒像朝聖一樣肅立致敬，齊誦教經，金燈下一張長桌，出現天地雙尊，攔住鍾大先生和徐廷封，要他們歸順入教，脅迫飲五毒離魂酒，二人見南偷、小子及時將憶蘭救走，便急忙掩護撤退，憶蘭雖然獲救，但身已中毒，回到府中，侯府又被劉瑾挾持皇上下旨抄家，衆人忙於應付……

殺帮兇滅口　刺朝臣失手

常勝緊接撲上，殷天虎也不慢，陸丹點着瓦面翻滾，閃過四掌十六擊，翻過屋脊，眼看是閃避不下去的了，屋脊後陰暗處突然躍出一個幪面女子，手中一枝長劍展開，截住了常勝殷天虎的攻勢。

殷天虎常勝再接三招，已看出幪面女子的劍路，常勝一聲冷笑。「原來是華山派的高手——」

「寧王府的人。」殷天虎接一句。「郡主好身手。」

那個幪面女子一怔，反手撕下幪面黑布，果然是朱菁照。「是我又怎樣？」

殷天虎笑了。「我們本來不敢肯定，你若是有本領將陸丹帶走，即使我們有這個懷疑，跑到寧王府，只要你一聲否認，我們亦無可奈何。」

「現在可好了。」常勝接上口。「九千歲大可以到寧王府要人，到時候不知道令尊又如何解釋。」

「這可是我的事。」朱菁照有些慌了。「劉瑾要人，找我就是。」

殷天虎搖頭。「還是找令尊的好。」

常勝笑接。「九千歲對令尊推心置腹，發生這種事，令尊對九千歲應該有一個合理的交待。」

殷天虎隨即偏身讓開。「郡主請——」

「陸公子也請——」常勝洋洋得意的。

朱菁照怔在那裏，陸丹悶到這下子才道：「怎麼請你也不走？」

朱菁照目光一轉。「都是你，功力還未完全恢復就跟他們動手，要不是我及時趕來——」

「我的功力到現在還未能夠完全恢復，都是拜郡主的軟骨散所賜，說來尚未向郡主道謝。」

朱菁照面上露出尷尬之色，却是這樣說：「一個人悶在王府你知道日子是怎麼難受，我只是希望你留下來陪伴我一段日子，那知道你整天都嚷着走，一急之下，才胡亂想出一個那樣的辦法來。」

陸丹顯然還未知道朱菁照利用他向徐廷封迫婚那件事，聽說一顆心不由軟下來，朱菁照鑑貌辨色，立時有了分寸，委屈的接道：「我也知道那樣做不好，可是沒有其他的辦法，總之都是我不好。」

陸丹隨即一陣很過意不去感受。「那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你眞的不怪我？」

「郡主若是對我有惡意，今夜也不會到來救我。」陸丹歎了一口氣。「到這個地步，郡主還是請回，以免節外生枝。」

「我是這種見死不救的人？」朱菁照有些生氣的。

「當然不是。」另一個聲音應道：「只是殷常兩位大人一番好意，却之不恭。」

衆人循聲望去，只見蕭三公子一隻孤鶴也似背着一輪明月立在那邊不遠的屋脊上。

「師父——」朱菁照脫口叫出來。

蕭三公子應聲雙臂一振，身形拔起，飛舞着落在朱菁照的身旁，道：「你們怎麼還不走？」

朱菁照方要說什麼，蕭三公子又一聲：「快走——」

朱菁照跟了蕭三公子也有一段日子，如何不清楚蕭三公子的性格，知道他必已有打算，也就不再說，推了陸丹一把。「快走——」

陸丹沉吟着還未有反應，朱菁照已抓着他的一角衣袖奔出去。

常勝殷天虎看在眼內，似乎要有所行動，但結果還是停下，殷天虎目光一轉落在蕭三公子面上。「蕭兄可知道這樣做有什麼後果。」

蕭三公子悠然道：「兩位不跟劉瑾說，劉瑾又怎會知道？」

殷天虎大笑。「蕭兄忘記了我們是九千歲的什麼人？」

常勝接問：「未知道蕭兄有什麼辦法可以要我們不回去告訴九千歲？」

「辦法很簡單。」蕭三公子冷笑。「兩位相信都知道有一種人是絕不會說話的。」

殷天虎不覺追問：「什麼人？」

「死人——」蕭三公子這一聲出口同時，常勝一聲：「小心——」亦出口。

也與之同時，蕭三公子長劍出鞘，斷去三寸劍尖的那柄斷腸劍一道閃電也似刺向殷天虎的咽喉。

殷天虎的反應相當敏銳，雙掌一拍，將來劍夾在雙掌當中，這個人方才的反應看似比常勝要遲鈍，實在不是，也看準了蕭三公子劍勢是自己可以應付的程度。

常勝如何不知道殷天虎的爲人，那一聲小心其實是說給蕭三公子聽的，也因爲合作已慣，配合殷天虎的行動，一旁搶上，「千疊掌」展開，一掌緊接一掌印向蕭三公子的要害。

殷天虎雙掌若是能夠控制蕭三公子的劍勢，常勝雙掌的配合絕無疑問恰到好處，那蕭三公子便非要棄劍不可，只惜殷天虎看得雖然準確，雙掌亦如此迅速，蕭三公子却更準確迅速。

看他的出劍，那剎那是不可能再也變化的了，可是那剎那他的劍偏偏又還有一個變化，劍鋒突然間扭轉。

殷天虎雙掌若是繼續拍下去，便得拍在劍鋒上，他雖然自誇雙掌堅硬如鐵石，到底不是鐵打的，一拍下去，不難斷成四截。

他居然也算到可能會有這種變化，雙掌及時一翻，還是要拍在劍脊上。

「叭」的一聲，他雙掌終於拍在一起，果眞有似兩塊鐵石相撞，却不是拍在劍脊上，而是互相在一起。

間不容髮那剎那，蕭三公子的劍還是能夠從殷天虎雙掌之間閃出，閃射向常勝雙掌。

那剎那的變化完全在常勝意料之外，發覺有變，騰身倒翻，右掌已齊腕削斷。

蕭三公子身形按動，身形翻滾同時劍自下削上，削進了常勝的咽喉。

常勝悶哼，一個身子倒飛開去，倒摔在瓦面上，當場喪命。

蕭三公子斷劍一轉，隨即封住了殷天虎的掌勢，這一連串的動作他用得很準，也很險，險中求勝，稍有差遲，便不勝反敗的了。

殷天虎掌勢封住，驚怒之下還是不由脫口大讚一聲：「好——！」

這一個「好」字出口，他一個身子便裹在蕭三公子綿密的劍網下。

蕭三公子一心速戰速決，全力施爲，殷天虎被困在劍網中，左衝右突都破不了劍網，反而被劍網連傷了六處，雖然不在要害，亦嚇出了一身冷汗，一想這樣下去，劍網收緊便是死路一條，暴喝一聲，十成功力運在雙掌上，便要拚命。

他雙掌才擊出，劍網便散開，千鋒化回一劍，蕭三公子仗劍倒退半丈，突然又迫回，劍光同時大盛，一劍雷霆萬鈞之勢劈出。

這實在出乎殷天虎意料之外，雙掌擊空，身形變化亦盡，再要閃避蕭三公子一劍反擊已經來不及，只有接着犧牲一隻左手，往上迎去。

他自問手掌運足功力，開碑裂石，但蕭三公子一劍亦是全力施爲，手掌到底是血肉之軀，迎劍而斷，這一斷實在迅速，殷天虎完全沒有疼痛的感覺，也就因爲太迅速，他原要乘空反擊的右掌尚未拍到蕭三公子身上，蕭三公子的斷劍已挾着破竹之勢，劈進了他的面門。

入肉不到一寸，但劍上注滿內力，便是一分亦足以致命，殷天虎應劍被撞飛丈外，臉龐幾乎分開了兩邊，倒斃瓦面上。

蕭三公子一劍劈出，身形便停下，斷劍順勢垂指瓦面，劍鋒上只有一縷鮮血，到殷天虎倒斃，這一縷鮮血亦滴盡，他回劍入鞘，帶着一聲無可奈何的歎息拔起身子，掠進迷茫夜色中。

× × ×

走了一段路，朱菁照到底忍不住問陸丹。「怎麼只得你一個人在安樂侯府？」

「侯爺他們應白蓮教五燈使者之約到野豬林去……」

「又是什麼事？」

「蘭蘭落在白蓮教徒的手上，侯爺不去也不成。」

「不是說白蓮教徒與劉瑾勾結，這當是劉瑾的主意了，怎麼劉瑾又要皇上下旨抄家？」

陸丹沉吟道：「看來侯爺他們已經將蘭蘭救出來，劉瑾是老羞成惱，狗入窮巷，反咬一口。」笑一笑又道：「我總算沒有做錯。」

「你又說到那裏去了？」

「侯爺他們這時候是必經由秘道回來了，若是給劉瑾安排在府中那個細作將殷天虎他們帶到秘道所在，後果便不堪設想了。」

「侯府中有秘道？」

陸丹點點頭。「侯爺他們現在是必已有所發現，由秘道離開。」

「秘道的出口在那兒？」

陸丹手一指。「我們趕到那兒去，說不定還來得及與侯爺他們會合。」

語聲甫落，蕭三公子便如飛掠至，朱菁照一眼瞥見，一面揚手一面迎前去。「師父，那兩個奴才怎樣了。」

蕭三公子淡然道：「他們不會追上來的了。」

「還是師父本領，將他們都打傷。」

「傷了回去告訴劉瑾這件事，不是一樣麻煩？」蕭三公子若無其事的。

朱菁照一怔，隨即一聲歡呼。「早知道我們也不用跑得這麼急。」一頓又嚷。「還是要急的。」

「你們到那兒去？」

陸丹應道：「去會合侯爺鍾大先生他們。」

蕭三公子面色一沉。「也好——」一轉向朱菁照。「路上要小心。」

「師父不去？」

「不去——」蕭三公子轉過身子，身形展開，又迅速掠進夜色中。

朱菁照知道蕭三公子與鍾大先生有宿怨，只要蕭三公子不阻止她去見徐廷封便已滿足，那還會多說什麼，與陸丹匆匆再上路。

× × ×

還未到安樂侯府秘道的出口，朱菁照陸丹便已被小子截下。

秘道的出口當然並不是安全的地方，徐廷封他們隨即離開，只留下小子在附近

接應，小子原就是牽掛陸丹的安全，等候着正要折回安樂侯府一探究竟，便看見陸丹向這邊走來，自是喜出望外。

對朱菁照他本來沒有多大好感，但知道陸丹是朱菁照救的，亦無話可說。

× × ×

徐廷封他們一方面是考慮到城中到處都是劉瑾的細作，一方面也實在沒有其他安全的地方藏身，出了秘道，立即躲到城外白雲觀去。

那原是武當派的地方，陸丹傅香君都曾經寄住在那裏，到被劉瑾發現，武當派的弟子總算能夠及時離開，白雲觀也隨即被查封。

劉瑾的人沒有留下來，只是在門外貼上封條，對徐廷封他們來說，這反而是一種保障。

白雲觀的圍牆在他們來說更就不是一回事。

傅香君隨即替憶蘭仔細檢驗，弄清楚了毒性才下藥，這本來不是一件容易事，南偷對那種毒藥的成份特性却竟似瞭如指掌，省却了傅香君許多工夫。

「都是家兄生性護短，太過縱容，明知道狼子野心，還是要將他們留下來，否則又怎會有這許多事發生？」南偷有意無意還有這番話。

衆人聽着奇怪，正要問，憶蘭已醒轉，睜開眼，呆呆的望着他們。

「蘭蘭——」徐廷封連忙衝上前。

憶蘭呆望着徐廷封，沒有多大的反應，徐廷封慌了，搖着憶蘭的肩膀。「憶蘭，是爹啊，你不認識爹了。」隨又問傅香君：「傅姑娘，怎會這樣的？」

傅香君還未答話，憶蘭已「哇」的突然哭出來，撲入徐廷封懷中。

陸丹朱菁照也就在這時候找到來却不見小子，一問原來是留在城中打探消息。

× × ×

小子回到白雲觀已經正午，衆人也這才知道劉瑾同時迫皇帝下旨要江彬交出兵權，江彬看出是劉瑾的詭計，當機立斷，拒絕將兵權交出。

劉瑾派去做這件事的除了皇甫兄弟還有白蓮敎的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幸好南宮世家的人傾巢而至，才將他們擊退。

南宮世家爲甚麼插手這件事誰也猜不透，小子却肯定南宮世家是名門大派，武林正道，除非不知道，既然知道了這件事，自然不會袖手旁觀。

由於南宮明珠，對南宮世家小子份外有好感，事實南宮世家中也只有一個姜紅杏令他產生反感。

「劉瑾是趕狗入窮巷，瘋狂反撲的了。」徐廷封歎了一口氣。「看情形他是不會輕易放過江彬。」

小子很放心的道：「有南宮世家的人在江將軍旁邊，還不夠安全？」

徐廷封沉聲道：「我只是担心白蓮敎天地雙尊。」

陸丹朱菁照不知道天地雙尊的厲害，當然沒有甚麼反應，小子却不由怔住在那裏。

鍾大先生接道：「合我們之力，縱然不能夠擊倒天地雙尊，要將他們截下來大概還不成問題。」

南偷搖頭。「我們雖然都有一身本領，却不能夠連成一氣，他們却隨時可以將內力滙合在一起，全力一擊，這一擊却不是我們任何一個所能夠禁受得住。」

鍾大先生道：「我也知道白骨魔功乃是白蓮敎的秘傳絕技，匪夷所思，威力奇大。」

南偷嘟喃的道：「也不是全無破解方法。」

鍾大先生追問：「如何破解？」

南偷沉吟着。「以我所知，白蓮敎有一塊碧玉令，乃是敎王的信物，破解白骨魔功的方法據說亦是記載在其中。」

「碧玉令？」鍾大先生目光轉到徐廷封面上。「廷封，你放在那兒？」

徐廷封道：「弟子本是藏放家中，但想到是敎主信物，受人所託，萬一失落在劉瑾手上，不堪設想，所以近日一直帶在身上。」說着隨即將那塊碧玉令從懷中拿出來。

南偷目光落在碧玉令上，脫口道：「不錯，就是這塊碧玉令，怎會落在你的手上？」

徐廷封道：「嵩山一戰，不老神仙敗在雲飛揚手下，重傷垂危，只恐碧玉令落在天地雙尊手裏，不可收拾，交給晚輩保管。」

南偷笑了笑。「這也認眞的是天意，天地雙尊惡貫滿盈，難逃此刦。」

徐廷封目光一轉。「晚輩可是看不透這塊碧玉令有甚麼特別。」

南偷從徐廷封手中接過那塊碧玉令，走到窗前，將碧玉令迎向日光。

日光正照在窗櫺上，南偷索性坐上窗櫺。「你現在看到了。」

徐廷封走前仰首望去，只見碧玉令在烈日下變得更晶瑩透徹，隱隱約約現出蠅頭大小的字來。

「以神通則勁透體，以氣通則通全身，以力通偏剛不柔，人不能離氣，氣不能離神。」徐廷封搖搖頭。「這又是甚麼意思？」

南偷尚未有反應，鍾大先生已經叫起來。「不錯，就是這樣子。」

南偷接道：「白骨魔功乃吸取童男童女精華，神、氣、力亦將以貫通，三合爲一，但人不能離氣，氣不能離神，不錯是邪魔外道，終究是凡品。」

「若以道爲體，神氣爲用，才是仙佛之品，以仙佛之品，便縱是邪魔外道亦不難將之掃蕩清除。」鍾大先生拈鬚微笑。

徐廷封有點明白的道：「師父的意思是要大家修煉仙佛之品？」

「仙佛之品又豈是人力隨便所能夠修煉，何況我們亦沒有足夠的時間。」

「那如何是好？」

「破他們凝神聚氣的所在。」鍾大先生雙眉疾揚。

南偷補充道：「也就是所謂死門。」

鍾大先生沉吟道：「問題是在人身穴道這麼多，那一個穴道才是他們的死門所在？」

南偷接道：「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練成了白骨魔功的人死門雖然只得一個，却是能夠隨意移動。」

「甚麼？」鍾大先生大吃一驚。

「但也不用太担心。」南偷道，「雖然移動，不出靈台、太陽、中府三處。」

「也就是說，死門也就在這三個地方的了？」

「若是運氣好，一擊而中，事情便簡單得多。」南偷歎了一口氣。「到現在為止，我們的運氣不也是很不錯？」

沒有人作聲，他們的運氣其實都不很好，不很好是不是等於很不錯。

× × ×

徐廷封的推測並沒有錯誤，劉瑾跟着的行動果然就是刺殺江彬，派去做這件事的也果然就是天地雙尊。

老太君也早已考慮到有這個可能，與江彬說清楚明白，商量如何應付。

他們推測考慮到的天地雙尊一樣考慮到，却沒有改變初衷，依照原來的計劃採取行動。

以他們現在的修為，的確已無須畏懼甚麼，也無須避忌任何人，他們的計劃很簡單，只是要出其不意，突然殺進去，結果了江彬，也原是要從大門直殺進去，不過不想太麻煩，才改為突襲。

江彬的房間所在他們早已調查清楚，以他們的身手要避開逡巡的軍兵，又是何等簡單。居高臨下，他們清楚看見一個裝束上應該就是江彬的人正在背窗伏案細讀，偶然搖頭，狀甚感慨。

他們也提不起興趣等待甚麼機會，半身一靠，一左一右出掌相抵，從藏身的屋脊後飛出，飛越一片瓦面，直撲入那個窗戶內，另一掌伸出，拍向江彬。

那份迅速連他們自己也甚為滿意，與之同時，衣袂驟然作响，破空聲也大作，但江彬竟然沒有多大的反應，他們便知道大有問題，只是人既已在房間內，自恃本領，那一掌仍然拍出去。

那個江彬中掌飛去，飛撞在一面牆壁上散開數截，赫然是一個稻草人，不過頭部繫連着繩子可以搖動。

天尊身形一頓，打了一個「哈哈」，再一聲：「中計——」

地尊笑接：「這又如何？」

「當然是走為上着。」話是這樣說，天尊的動作却毫不起勁，懶洋洋的。

地尊也是，當然自恃已練成白骨魔功，任何陷阱埋伏都不放在眼內。

房間外這時候經已燈光通明，除了江彬，還有韓滔高陞與一眾軍兵，南宮世家五個媳婦都在，天地雙尊看樣子若無其事的推門而出，令他們多少也有些意外。

南宮世家五個媳婦立即採取行動，一齊踏上前去，天地雙尊看看她們，又笑了，天尊笑着搖頭。「我們只是對小孩子有興趣。」

地尊接問：「那一個是江彬？」

江彬挺身而出。「大胆刺客，還不束手就縛？」

天地雙尊好像聽到了甚麼笑話，放聲大笑，舉步向江彬走去。

唐月娥當先發難，暗器出手，射向天地雙尊，天地雙尊也是存心賣弄，運起白骨魔功，那雙彷彿只剩下白骨的雙手只是隨隨便便的一抓，便將射來的暗器盡抓在手內，抓成了一團廢鐵。

謝素秋姜紅杏梅傲霜鍾木蘭相繼身形射出，兵器齊動，要將天地雙尊截下，她們都看出要將天地雙尊擊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仍然盡力而為。

天地雙尊輕描淡寫的，幾招便將南宮世家五個媳婦迫退，直迫向江彬。

那些軍兵還未上前去阻擋，老太君便在南宮明珠與南宮博侍候下凌空躍落，擋在天地雙尊面前。

天地雙尊身形一頓，天尊又打了一個「哈哈」。「老太君也來了。」

老太君龍頭杖擺開冷冷道：「天地雙尊白蓮教中高高在上，何必為虎作倀？」

天尊反問：「南宮世家獨霸一方，又何必跑到這裏來賣命？」

老太君道：「劉瑾禍國殃民……」

「人各有志，各為其主，又何必多說這種廢話？」天尊接道：「我們目的在江彬，若有人阻止我們做這件事，那是他們自討沒趣，自尋死路。」

「那的確不必多說了。」老太君龍頭杖一沉一頓，地面為之震動。

南宮博一旁搶出。「這件事交給孩兒就是。」

老太君尚未答話，天尊已接上。「聽說南宮世家這一代兄弟五人，死了四個，尚餘一個，就是你？

地尊接問：「你就是南宮博？」

不等南宮博說話，天尊問老太君：「南宮世家這一代已經四個寡婦還不夠？」

老太君沉下臉。「廢話——」

南宮博劍同時出鞘，明珠也不慢，仗劍搶到南宮博身旁。「四叔，我跟你一起，殺掉這兩個老怪物。」

南宮博一聲：「好！」老太君龍頭杖已然將他們截下。「你們都給我退下。」

南宮博明珠清楚老太君的脾氣，只好退下去，老太君接向天地雙尊。「兩位既然不肯罷休，我也無話可說。」

「早就該動手了。」天尊一掌拍出。

老太君龍頭杖劃起一道金虹廻環一匝，杖末端射向天尊的掌心，未觸及便已一變，龍頭砸向地尊的面門。

地尊雙掌暴翻，一齊拍向砸來的龍頭，天尊配合，從另一個方向撲上，老太君「神龍擺尾」，身形凌空，龍頭杖橫掃兩人的頭顱。

兩人的身形也隨即拔起來，四掌齊出，迎向老太君的龍頭杖。

好一個老太君，年紀雖然一大把，龍頭杖又是沉重的兵器，在她的手中飛舞自如，彷彿變成了活生生的一條神龍，飛舞半空，而她的身形竟然一些也不受影响。

接連七招，老太君都是避重就輕，天地雙尊也竟然都被她擋下來。

天地雙尊相顧一眼，身形倒翻，各出左右掌相抵在一起，便要下殺手，鍾大先生徐廷封南偷小子已從瓦面上躍下來，擋在江彬面前。

江彬喜動形色，天地雙尊一張臉却沉下來。「又是你們？」

鍾大先生拈鬚微笑。「野豬林來去匆匆，未及領教兩位的白骨魔功，不得不再來。」

天尊冷笑。「野豬林倖免於難，我以為你們知道死活，夤夜離開京城。」

地尊搖頭接道：「他們既然一心到來

民間諷刺趣畫

百貫錢

羅維克·繪編

1 有三個商人來到一家小客店歇宿，將一百貫錢存入店家，並相約：來取錢時，必須他們三人同時在場，店主方能付錢。

2 年關到了，三個商人又來到這家小客店。



3 飲酒時，其中一人到裏間對店主說"我們三人都已到齊，今天特來取錢回家過年。"



4 他得到錢以後，立即逃走了。其他二人便找店主吵鬧："明明約定，三人同在，方能付錢，你為什麼交與他一人？"他們要店主賠錢，不然就上衙門打官司。

5 店主覺得自己理虧，悶悶不樂。晚上，他的小孫女知道了這件事，對爺爺說了一句話，便解了圍。請你猜一猜，她是怎麼說的？（答案見本期）。

送死，我們索性就成全他們好了。」

天尊隨即揮手。「你們有多少人，一齊上來好了。」

鍾大先生跨前一步，正要向老太君說甚麼，老太君已道：「我跟他們還沒有分出勝負。」

徐廷封插口道：「不敢再勞煩老太君，當夜野豬林原該有一個勝負分明。」

天尊揚眉截道：「不錯，是你們師徒必敗。」

「錯了。」鍾大先生搖頭。「當夜既要救人，又在貴教兩位與五燈使者，還有眾多殺手色圍下，正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不得不走。」

天尊冷笑。「是這樣啊。」

地尊接問：「也是說，這一次你們也只是兩師徒的了。」

「已經足夠。」鍾大先生成竹在胸的，悠然拔劍出鞘。

地尊再問：「若是敗了。從此退出江湖？」

「又有何妨？」鍾大先生笑笑。「但敗的若是兩位，兩位是否也一樣？」

天地雙尊聽他說得認眞，心裏疑惑，對望一眼，天尊冷笑。「現在說甚麼也是廢話，分出了勝負再說。」

鍾大先生帶笑搖頭。「到底是邪魔外道，不似正道武林中人的言出無悔，光明磊落。」

「胡說——」天尊白骨魔功隨即提起來，地尊也不慢，與天尊同時撲前，齊喝一聲，攻向鍾大先生與徐廷封。

（未完·廿一）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虬龍倚馬錄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小玉的傷勢，漸有好轉，江東五傑帶着他和水瑩兒來到一座城市，在客棧住下，研究如何殺上飲血峯去，江東五傑正在口沫橫飛之際，突然又來了「神指先生」應伏，用彈指擊穴的功夫將四傑點了穴道，大傑常掛珠不敢應敵，水瑩兒見應伏嘲笑自己便和他打鬥起來，知道她是布北斗女弟子，只是將她戲弄一番，驚奇的武功，使岳小玉嘆絕，及後知道布北斗死去，却傷心痛哭，原來他們都是玩世不恭的怪物，後來又來了兩位怪客「逍遙雙刀」皇甫靈和司馬實，衆人商議闖上飲血峯逞一逞英雄，要和茹毛飲血鬼獨夫練驚虹，爭一日之雄……

志同道不合

岳小玉吸了一口氣，才說道：「但不管怎樣，咱們越人多，勢越衆，而且這三位都是一流的好手，最少比江東五傑還更强得多，對於我們來說，必然是大大有利的。」

受挫各分途

水瑩兒忽然輕輕地一按他的胸口：「還疼不疼？」

岳小玉心口一熱，搖頭道：「早已不疼。」

水瑩兒嫣然一笑，雖然她年紀輕輕，但這一笑居然還是美得出奇，美得令人心醉。

× × ×

天色終於亮了。

常掛珠買了一輛很舒適的馬車，又買了幾匹健馬，他叫岳小玉和水瑩兒坐在車廂裏，然後由他來趕車，至於其餘人等，一律騎馬。

白世儒道：「咱們闖進血花宮，看看練驚虹是否有三頭六臂。」

胡無法哼了一聲：「就算他有三頭六臂，也及不上咱們江東五傑，別忘記咱們是五頭十臂的！」

五個人，當然有五顆頭顱十條手臂。

應伏冷冷一笑，說道：「像你們這幾個渾人，就算加起來有千頭萬臂，也不管用。」

常掛珠眉頭緊皺：「咱們昨晚之敗，敗在各自為戰，倘若咱們五傑一齊出手，只怕形勢就會大有不同。」昨晚他早已俯首稱臣，但一夜之後，這位常老人又似乎不怎麼甘心了。

皇甫虛連忙叫道：「大敵將至，咱們千萬不要大水沖倒龍王廟，應該齊心協力，先對付了練老魔然後才再說！」

常掛珠道：「說得對！咱們這次上飲血峯，必定要把血花宮夷為平地，方洩心頭之恨！」

岳小玉却搖頭道：「這種想法，乃是大錯。」

常掛珠道：「何錯之有？」

岳小玉說道：「我們這一次上飲血峯，只是為了……要為郭堡主取藥，倘若郭大哥已得到了解藥，咱們也就不必多費力氣了。」

常掛珠想了想，笑道：「倒也言之成理。」

岳小玉道：「但練老魔兇殘暴戾，想取得解藥，只怕大大的不容易。」

胡無法道：「取到解藥也好，取不到解藥也好，還是先殺上飲血峯再說！」

常掛珠道：「合該如此，誰擋去路，殺無赦！」

× × ×

飲血峯看來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險峻，但峯下却有一座熱鬧得出奇的鎮甸。

沒有到達這裏的人，多半都想不到，在兇名赫赫的血花宮脚下，居然還會有一座這樣的市鎮。

當岳小玉等人來到這裏的時候，天色相當晴朗，風也不怎麼冷。

「眞是好天氣！」常掛珠在車轅上笑着說。

白世儒道：「天氣好，心情也特別開朗愉快。」

胡無法道：「天氣好，就算流血也會乾得快一點。」

舒一照道：「這鳥鎭叫甚麼名字？」

鮑正行道：「管他娘的鳥，就叫它做鳥鎭好了。」

話猶未了，只聽見「崩」的一聲，一支金光閃閃的弩箭已向他迎面疾射過來。

鮑正行怔住，他連閃避的念頭還沒有升起，弩箭已射中了他的鼻子。

他「啊呀」的叫了一聲，立刻便從馬鞍上栽倒下來。

江東五傑餘下四人無不臉色大變，胡無法首先怒喝道：「何方鼠輩暗箭傷人，殺我五弟？」

白世儒也咬牙切齒地說：「這個血海深仇，咱們非報不可？」

誰知鮑正行却突然又從地上跳了起來，大聲道：「我還沒有死，也沒有流血！」衆人都是大感詫異，只見他手裏拈着一支短小的弩箭，原來在箭鏃部位，居然是包着一層厚布的。

舒一照把弩箭取過來，瞧了一會兒：「這算是甚麼玩藝兒？」

胡無法道：「簡直就是開玩笑。」

常掛珠道：「若不是開玩笑，老五的鼻子早已活不下去。」

白世儒搖頭道：「你這句話大有語病，活不下去的並不是他的鼻子，而是他整個人都活不下去。」

常掛珠大不服氣，正待反駁，應伏已沉聲對他們道：「你們看見發射弩箭的人沒有？」

江東五傑齊齊搖頭，應伏冷笑一聲，道：「連暗算老鮑的人，你們也沒法子瞧見，還在你爭我吵，簡直是不知死活。」

鮑正行一摸鼻子，咧嘴笑道：「我現在還活着，看來在七八十年之內絕不會嚥氣。」

忽聽舒一照叫道：「這支箭上寫着幾十個小字！」

胡無法道：「你說錯了，箭上沒有甚麼小字，寫着小字的是包在箭鏃上的那塊布。」

白世儒急道：「不管他是箭是布，到底寫着的是甚麼？」

舒一照道：「你們聽着了：『飲血峯上，亂七八糟，血花宮內，一塌糊塗，與其登峯聞屁，何不靜坐鎭中，聽琵琶，斟美酒？我雖不才，總有餘力，可保諸位平安大吉於此，若然直登山峯之上，則只好各安天命，實乃他媽的之至也！』」

衆人聽聞至此，莫不眉頭大皺，司馬實首先問：「這人是誰？」

胡無法道：「多半是某婦人之子。」

司馬實一楞，皇甫虛已笑道：「這話準不會錯，人人都是某婦人之子，總不成會是從石頭裏爆出來的。」

鮑正行搖頭道：「這可不一定，就以水姑娘來說，她就一定不會是某婦人之子！而是某婦人之女了。」

司馬實蹙着眉，正要喝斥，忽聽一陣琵琶之聲，從街角不遠處傳了過來。

胡無法點點頭，微笑道：「這琵琶彈的不錯。」

鮑正行忖測道：「這女子也一定很漂亮。」

常掛珠道：「何以見得？」

鮑正行道：「若不是漂亮的女子，又怎奏得出如此漂亮的曲子？」

常掛珠道：「放屁！讓我看，這女子說不定奇醜無比，甚至瞎眼跛腿，頂上只有半邊頭髮。」

胡無法哈哈一笑，道：「這次老大說得有理，說不定這女子塌鼻崩唇，臉有刀疤，甚至左手右掌也已齊齊早被砍斷。」

「荒謬！」鮑正行道：「倘若兩手皆斷，她還能彈奏琵琶嗎？」

胡無法抓腮搔耳，一時爲之語塞，但白世儒卻「仗義執言」，代爲回答道：「江湖之中，奇人輩出，說不定這女子以腳代手，用腳趾來彈奏琵琶，那又有甚麼稀奇了？」

舒一照急忙用手掩鼻：「用腳來彈奏琵琶，豈不是很臭嗎？」

白世儒道：「你娘的一雙腳固然臭氣薰天，但天下多美腳，有些腳不但不臭，反而芳香撲鼻，勝似蘭花。」

鮑正行咧嘴一笑，道：「醋浸豬腳，肯定香得要命。」

應伏沉聲道：「少囉唆，彈這琵琶之人，大有蹺蹊，咱們且去看一看是甚麼來頭！」

岳小玉忽然從車廂裏探出頭來，道：「依我看，這人未必就是個女子，難道男人就彈不得琵琶嗎？」

常掛珠哈哈一笑，道：「小岳哥兒說得對，說不定彈這琵琶之人，是個和尚，或者是個他媽的臭道士！」

江東五傑又再七嘴八舌，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擾擾攘攘地跟着琵琶之聲向前追去。

衆人轉過街角，就看見了一間酒家。

這酒家甚是寬敞，而那琵琶之聲，正是從酒家之內傳出來。

胡無法一看見酒家，登時精神爲之一振，也不管彈奏琵琶之人是誰，一進門就扯直喉嚨叫道：「酒保，給我打二十斤好酒來。」

語聲甫落，一個大酒罎突然凌空直綫飛來，胡無法不敢怠慢，立刻凝運內力，把酒罎牢牢地接住。

琵琶之聲依然不絕，但卻有人同時大叫：「我的媽啊，怎麼有人居然把整桶炸藥抱住了？」

胡無法大吃一驚，立刻把酒罎拋開。

但他才把酒罎拋開，又有人把酒罎抱住。

只見這人身材略胖，眼略浮腫，臉上的表情似笑非笑，他把酒罎接過後，馬上就拍開泥封！「咕嘟咕嘟」地仰首喝個不停。

胡無法這才知道上了大當，不禁大是恚怒，喝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騙我的酒喝！」

這個身材略胖，眼略浮腫的人嘻嘻一笑：「誰說這罎酒是你的？」

胡無法哼一聲，道：「就算不是我的，也決不會是你的。」

這人又仰首大喝了一口酒，道：「是我的也好，不是我的也好，反正既然不是你的，你就無權可以干涉。」

胡無法氣得哇哇大叫，應伏已迎了上來，抱拳道：「在下應伏，請問尊駕高姓大名？」

這人格格一笑道：「我姓許，叫許不醉。」

「許軒主！你果然還沒有死！」

忽然有把清亮的嗓子從衆人背後叫了起來。

許不醉陡地呆住。

他把酒罎放在一張方桌之上，兩眼直盯着人羣中一個年紀輕輕的少年。

那是岳小玉！

許不醉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他的臉上很久，才乾咳着說道：「我的小祖宗，你怎麼居然會在這裏？」

岳小玉也學着他乾咳一聲，才道：「許軒主，你又怎麼跑到這裏來了？」

許不醉蹙了蹙眉，半晌才道：「這裏有好酒，也有好曲，正是人間樂土，最適合許某心意，所以我就不請自來了。」

岳小玉哈哈一笑：「正是英雄所見略同，小岳子也是這麼想。」上前伸手一抓，就想把那罎酒抓了起來。

但他一抓之下，心中就暗叫苦也，原來那罎酒少說也有二三十斤，不要說他受傷未癒，即使平時，也未必就能一手將之抓了起來。

可是，他的手已伸了出去，若連酒罎也抓不起來，在衆目睽睽之下，這個臉也未免青得太大了，一想及此，只好咬緊牙關，運氣用盡全力，非要把酒罎抓起來不可。

想不到他一運氣，居然就有一股大力，從丹田之內源源湧了出來。

這一股大力究竟有多大，是連岳小玉也不知道的。

他這時候，他已抓起酒罎，而且好像還沒有費了多大的力氣。

岳小玉怔住了，他原本以爲自己一定抓不起酒罎的，誰知情急運氣之下，一隻小小的手掌彷彿就有了驚人的力量，居然可以「抓重若輕」！

許不醉望住他，忽然哈哈一笑，大聲的說道：「好小子，你今天準備陪我喝酒了？」

岳小玉道：「喝酒又有何難哉，總要大家高興！」

正要擧罎暢飲，忽然有一隻羊脂白玉般的小手搭在酒罎上，水瑩兒的聲音同時響起：「岳哥哥，這酒不能喝。」

岳小玉回眸盯着她，道：「爲甚麼不能喝？」

許不醉也瞪着水瑩兒，悻悻然道：「難道妳以爲酒裏有毒嗎？」

水瑩兒道：「酒雖無毒，但岳哥哥現在是萬萬不能喝酒的。」

許不醉一怔：「這又是甚麼道理？」

水瑩兒嘆了口氣：「他受了傷，現在還沒有痊癒。」

許不醉悚然一驚，忙問岳小玉：「她的說話當眞嗎？」

岳小玉訕訕一笑，道：「瑩兒之言，雖然不盡不實，但喝一兩斤酒，又有甚麼打緊了？」正要推開水瑩兒的手，冷不防許不醉的手來得更快，一下子就把他掀開一旁。

岳小玉眨着眼，望住許不醉道：「你怎麼了？」

許不醉冷冷道：「這小妞兒對你蠻不錯，她叫你別喝就別喝！」

岳小玉道：「但遇上了許軒主，不喝點酒實在不夠高興。」

許不醉道：「這倒容易，請把舌頭伸出來。」

岳小玉一楞：「我又不是個青蛙，這裏又沒有蚊子，何以要把舌頭伸出來？」

許不醉喝道：「你伸不伸？」

岳小玉苦笑一下，道：「大丈夫能屈

能伸，就算當衆伸伸舌頭，卻又何妨？」

依言把舌頭伸出，許不醉立刻把指頭在酒罎中浸了一浸，然後又在岳小玉的舌頭上幌了一幌。

於是，有一滴酒滴在岳小玉的舌頭上了。

岳小玉一楞：「這是甚麼玩意？」

許不醉怪笑一下，道：「你現在已喝了一點酒，該高興了罷？」

岳小玉啼笑皆非，只得說道：「高興，高興！一千一萬個高興。」心裏卻在暗罵：「沒你娘鳥興才是眞的！」

許不醉仔細地凝注着岳小玉半晌，才道：「傷得重不重？」

岳小玉道：「不重，不重，只是一點點皮肉傷而已。」

許不醉冷哼一聲，忽然在他胸口之上拍了一拍。

許不醉這一拍，雖然並不怎麼用力，但岳小玉卻還是忍不住「唷」的一聲叫了出來，只見他登時面色蒼白如雪，顯見傷口還是疼痛得很。

水瑩兒陡地怒道：「你怎麼出手來傷人？」

許不醉橫了他一眼，「小妞兒，我的事，妳少管爲妙。」

水瑩兒道：「若是其他事情，我才懶得插手，但你若傷了岳哥哥，那可一千一萬個不行。」

岳小玉忙道：「瑩兒，許軒主對我很好，他是絕不會令我受到任何傷害的。」

許不醉這才滿意地一笑，過了半晌，忽然問岳小玉：「你這傷勢不輕，是誰下的毒手？」

岳小玉眉頭一皺，一時間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水瑩兒已昂着臉，大聲說：「是我。」

許不醉的面色倏地變了，岳小玉吃了一驚，忙道：「不是她，不是她！」

許不醉哼聲一笑，道：「不是她又是誰？」

岳小玉道：「是……是我一時不小心，自己弄傷了自己的。」

許不醉嘿嘿一笑：「你又不是有神經病，怎會自己傷了自己，而且還傷得這樣嚴重？」

岳小玉道：「我的傷不算嚴重，最少，我現在仍然活着，而且還活得很好。」

水瑩兒幽幽的看了岳小玉一眼，但岳小玉卻怒目直射回來，顯然怪責她，把誤傷之事向許不醉洩漏。

許不醉向水瑩兒冷然地望了半晌，才道：「妳年紀雖小，本領倒還不錯。」

水瑩兒吸一口氣，欲言卻又終於止住了。

許不醉又道：「小岳子受傷的時候，妳在甚麼地方？」

水瑩兒又吸了一口氣，才道：「就在他身邊。」

許不醉冷冷道：「眞實的情況是怎樣的？」

水瑩兒道：「是我。」

「不要再提這件事，」岳小玉瞪着水瑩兒，許不醉卻又直瞪着他。

許不醉道：「你爲甚麼老是要維護着這個小妞？」

岳小玉道：「我高興，因爲我高興，你滿意了沒有？」

許不醉道：「不滿意，一千一萬個他媽的不滿意！」

岳小玉「呸」一聲：「你不滿意，可以去跳樓，可以一頭撞在牆角上，也可以把我宰掉，以洩心頭這一口鳥氣。」

許不醉一呆，道：「我爲甚麼要宰了你？」

岳小玉道：「誰知道你心裏怎樣想？總而言之，你若再找瑩兒的麻煩，小岳子就操你祖奶奶的老祖宗。」

許不醉怔住了，他怔怔地瞧着水瑩兒，良久才道：「妳叫瑩兒？」

岳小玉冷冷道：「她姓水，是布北斗的徒兒。」

「布……布北斗的徒兒？」許不醉的身子倏地一陣顫抖。

水瑩兒道：「先師不錯姓布，名諱是上北下斗。」

許不醉陡地長長嘆息了一聲，不再說話。

岳小玉心中有數，忖道：「許軒主與武林皇帝之間的恩怨，眞是三百年也計算不清，瑩兒偏偏又是布北斗的弟子，嘿嘿，這筆帳只怕弄得一塌糊塗了。」

許不醉雖然忽然沉默下來，但那琵琶之聲，卻仍然從來沒有靜止過。

常掛珠早已按捺不住，不禁大聲叫道：「是誰在彈奏琵琶？」

琵琶聲中，忽然夾着一個人優雅的聲音，道：「此曲奏出人間正氣，對諸君身心大有裨益。」

常掛珠一怔，望了胡無法一眼，道：「這是個男子的聲音？還是個女子？」

胡無法搖搖頭，道：「分不清楚。」

白世儒淡淡道：「總比呂足金的聲音動聽。」

鮑正行道：「多說無用，衝上前看看便知這廝是個怎樣的傢伙。」

許不醉卻忽然冷冷一笑，道：「不必看了，他是個男的。」

常掛珠「噢」的一聲道：「眞是個男子？」

許不醉道：「決不是個女子。」

常掛珠道：「此乃何人？」

許不醉道：「江湖異人。」

常掛珠道：「武功怎樣？」

許不醉道：「比我好。」

常掛珠道：「好多少？」

許不醉道：「無可估計。」

應伏的臉色很不好看，逍遙雙刀也是一樣。

這三人的武功，都已經是高得無可估計的了，但這時候，他們都隱隱感覺得到，這彈奏琵琶的人，似乎有着一種更懾人魂魄的氣勢。

但他們卻根本還沒有看見這人的臉。

然而，若不看看，這三個人又怎能心息？

終於，應伏居中，逍遙雙刀分從左右倚傍着，三人緩緩地向內走了進去。

琵琶之聲忽然中斷，酒家中變得一片靜寂。

×　×　×

應伏、皇甫虛和司馬實終於看見了一

個人。

這人坐在一張八仙桌之前，桌上有琵琶，琵琶旁邊還有錫酒壺，靑瓷酒杯。

這人穿着杏色綢袍，腰佩玉帶，年紀約莫三十六七左右。

他不算很英俊，但却有着一種奇異的神采。

他一直微笑着，但在這微笑中又似乎帶着一種不含霸氣的威嚴。

那是一種很獨特的氣質。

應伏看了他半天，才抱拳道：「在下南星門掌敎應伏，請敎兄台尊姓大名？」

杏袍人淡淡道：「我姓張，名三。」

「張三？」

「對了。」

司馬實冷笑道：「既有張三，那麼誰是李四。」

杏袍人道：「你若喜歡自稱李四，自無不可。」

司馬實道：「久聞血花宮高手如雲，未知閣下在宮中司任何職？」

杏袍人道：「這裏並不是血花宮的地方，你可別弄錯了。」

皇甫虛道：「在飲血峯下，難道還會有太平之地。」

杏袍人道：「最少，這裏一定比峯上安全得多。」

皇甫虛道：「只怕那是閣下自以爲是而已。」

杏袍人說道：「若在一年前，這裏的確是危險重重之地，但如今形勢却已經變了。」

司馬實道：「何以見得？」

杏袍人道：「本鎭有一位新鎭長，在他管轄之下，連血花宮的人都不敢輕易在此惹是生非。」

應伏眉頭一皺，狐疑地說：「這位鎭長是何方神聖，竟然有這等能耐？」

杏袍人淡淡的一笑，說道：「正是在下。」

應伏「哦」的一聲，說道：「原來如此，張兄倒算是人中龍鳳，武林奇葩。」

這顯然是冷言冷語，絕不是甚麼恭維的說話。

杏袍人却似乎毫不在意，哂然道：「張某是旣來之則安之，但求跟血花宮中人和平共存，河水不犯井水，已是心滿意足，不敢苛求。」

應伏道：「此鎭前一位鎭長，又是何人？」

杏袍人道：「任昆。」

司馬實矍然道：「是閩北『惡靈官』任昆？」

杏袍人慢慢地點點頭，道：「你說對了，就是這一個惡靈官。」

皇甫虛道：「任昆怎會跑到這裏做這勞什子鎭長？」

杏袍人淡淡道：「老任三年之內，連犯十七巨案，姦三十五婦，殺逾百人，到了後來，六扇門中極厲害的『鐵髮木眼紫電槍』三位神捕聯手要緝拿他歸案，他若不改名換姓在這裏，又還能躲到甚麼地方去？」

皇甫虛吸一口氣，道：「他如今又怎樣了？」

杏袍人笑了笑，道：「很好。」

「很好。」應伏眉頭一皺，「這算是甚麼意思？」

杏袍人道：「老任在這裏做鎭長的時候，化名爲柳一生，表面看來體面十足，但其實天天過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唯恐『鐵髮木眼紫電槍』這三個捕快會突然直殺過來，但現在，他再也不必有這個恐懼心了。」

皇甫虛道：「莫非三位神捕已遭殺害了？」

杏袍人搖頭道：「他連一點兒事情也沒有，只不過任昆現在已不知道甚麼叫做恐懼？」說到這裏，忽然輕輕地拍了拍手掌。

他輕輕拍了幾下手掌之後，背後就出現了一個玄衣勁裝，年約四旬的漢子。

這人看來沒有甚麼特別之處，但應伏却認出了他腰間懸掛着的那口劍。

「木眼！」他眉心一聚，叫出了這兩個字。

勁裝中年漢子沒有開口，只是把劍緩緩地從鯊皮鞘中抽出。

杏袍人淡淡道：「木眼是一個人的名字，也是一口劍的名字，但到底世間上先有木眼這個人，還是先有木眼這一口劍，却已無從考究。」

司馬實冷冷的道：「這根本不值得考究。」

皇甫虛道：「唯一最值得考究的，只有劍法。」

司馬實道：「劍法不好，就算握着神兵利器，也和手執廢鐵一般無異。」

木眼還是沒開口。

杏袍人忽然又吹了一聲哨子，這一聲哨子並不响亮，但却很尖銳。

頃刻之間，又有一個黑袍金靴，腰纏軟鞭的中年人出現。

「鐵髮！」應伏的臉色又是一變。

杏袍人笑了笑，道：「應大掌敎好眼力，鐵髮是他的名字，而他腰間的軟兵刄也同樣叫鐵髮。」

鐵髮乾咳兩聲，道：「這條髮鞭，是用先父的頭髮捲成的，先父遺言，叫我用這條髮鞭，殺盡世間所有不義之人。」

司馬實冷冷一笑：「天下間不仁不義之輩多如牛毛，你能殺得幾個。」

鐵髮黯然道：「千萬分之一也殺不了，而且，我也不想殺人。」

木眼終於開口：「雖然鐵髮早已厭倦殺人，但今年他還是殺了二十四個。」

皇甫虛道：「如此何不去充當刑塲上的劊子手？」

杏袍人淡淡道：「只要遇上可殺之人，又有何處不可作刑塲？」

應伏冷冷道：「鐵髮，木眼都已來了，還有紫電槍呢？」

杏袍人道：「紫電槍不在這裏。」

應伏道：「怎會不在。」

杏袍人道：「他有了麻煩，而且是很大很大的麻煩。」

應伏道：「你不是說過『鐵髮木眼紫電槍』這三個人還活得很好嗎？」

杏袍人道：「本來是的，但在不久之前，紫電槍受了傷。」

皇甫虛道：「是誰傷了他？」

杏袍人道：「這件事，在下並不怎麼

清楚？」

司馬實目光一沉，問道：「還有任昆呢？」

鐵髮又說道：「今年我殺了二十四個人。」

司馬實盯住他的臉：「任昆就是其中之一？」

鐵髮搖搖頭，道：「不是。」

司馬實一怔，鐵髮接着又說：「我去年殺了五十一人，任昆是最後一個。」說來說去，任昆仍然是他所殺的。

皇甫虛道：「何以不留活口，把他送進官府裏治罪？」

鐵髮道：「沒有這個必要。」

應伏道：「爲甚麼沒有這個必要。」

鐵髮道：「當我決定要殺任昆的時候，同時也已決定不再當差。」

司馬實冷冷的道：「這又是有甚麼緣故？」

鐵髮又說道：「爲官府賣命，並不值得。」

皇甫虛道：「何以從前却沒想到這一點。」

鐵髮道：「不是沒想到，而是拏不穩主意，所以一直蹉跎下去，直至遇上了張公子，咱們終於決定脫離官場，置身於江湖之中。」

「你們？」應伏皺眉道：「你是說：『鐵髮木眼紫電槍』三位名捕，都同時向官府呈辭了？」

木眼淡淡道：「是的。」

應伏又望了杏袍人一眼，道：「就是爲了這位張公子？」

木眼道：「不錯，咱們認爲，跟着張公子，遠勝在官場中打滾。」

應伏閉上了嘴，臉上連一點表情也沒有。

鐵髮却直視着他，忽然道：「不要妄想了，憑你們的力量，只要一登上飲血峯，就只有一條死路可走。」

應伏冷冷笑道：「我們是死是活，與閣下又有甚麼相干？」

鐵髮道：「雖然沒相干，但彼此同屬武林一脈，又豈可見死不救？」

司馬實冷道：「人各有志，鐵兄這番好意，我們會在心裏記住了。」

杏袍人盯着他，淡淡道：「你們眞的準備蠻幹了？」

應伏冷笑道：「我們蠻幹也好，智取也好，似乎都不勞閣下費心。」

杏袍人乾笑着，道：「三位旣然一意孤行，在下自然不便勉强，但有一位小兄弟，却非要給我留下來不可。」

應伏瞳孔暴縮，道：「你說的是那一位？」

杏袍人道：「他姓岳，叫岳小玉。」

應伏一怔，皇甫虛已笑道：「這個容易，我們答應便是。」

驀地，只聽見岳小玉扯直嗓子大聲叫道：「是誰要老子留下來？」

他一面說，一面已直衝了進來。

× × ×

杏袍人的說話，岳小玉每一句都聽得清清楚楚，他當然知道，這杏袍人絕對不會姓張名三。

可是，岳小玉却也感覺得到，杏袍人絕非等閒之輩，否則，他絕不能令「鐵髮木眼紫電槍」那樣的人，甘願脫離官府而跟隨他左右。

本來，岳小玉對杏袍人是頗有好感的，但忽然聽見杏袍人要把自己留下，不禁立刻爲之生氣起來了。

杏袍人微笑，兩眼直望着岳小玉：「是我要把你留在這裏，行不行？」

「不行？」岳小玉斬釘截鐵地說：「若要我不上山峯，除非把我殺了。」

杏袍人道：「我不喜歡隨便殺人，更尤其是還沒有長大成人的孩子。」

岳小玉道：「你有你的事，我有我的事，你爲甚麼要管過來？」

杏袍人道：「因爲我不想看見一個不懂武功的孩子去送死。」

岳小玉道：「我不怕練驚虹。」

杏袍人道：「練驚虹是否會令人感到震慄，那是另一回事，但如今飲血峯上亂七八糟，一塌糊塗，無論是誰走上去，都很難找到任何便宜的。」

岳小玉道：「我並不想找便宜，只想求取一個公道。」

杏袍人哈哈一笑，道：「你這種想法，眞是太可笑了，你可知道，在江湖上最公道的是甚麼？」

岳小玉不假思索，立刻朗聲回答：「是人心，公道自在人心。」

杏袍人搖頭道：「這種想法眞是太天眞了，其實最公道的是拳頭。」

「拳頭？」

「對了，拳頭也就是武功，誰的拳頭最快最硬，他就是最公道的人。」

岳小玉心中暗罵，道：「簡直是邪門學說。」

杏袍人忽然又道：「你是不是很想見郭堡主？」

岳小玉心中一凜，道：「你說的是那一位郭堡主？」

杏袍人道：「當然是號稱『流水客』的百勝堡堡主郭冷魂！」

岳小玉道：「不錯，我正想見他。」

杏袍人道：「你若見郭堡主，更不能上飲血峯。」

岳小玉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杏袍人淡淡一笑，道：「因爲郭堡主根本就沒有來過這裏，更沒有登上過飲血峯。」

岳小玉吸一口氣，半晌才道：「只怕他已在峯上，而未爲外人所知罷？」

杏袍人道：「外人知道不知道，我不必說，但我却可以肯定，郭堡主不在本鎭，更不在飲血峯上。」

岳小玉道：「郭大哥不在飲血峯，又在甚麼地方？」

杏袍人道：「你現在不必知道。」

岳小玉道：「但我現在就想知道，因爲我非要見到郭大哥不可。」

杏袍人道：「要見郭堡主，只有一個辦法。」

岳小玉道：「甚麼辦法？」

杏袍人道：「留在這裏等他。」

岳小玉道：「他會來到這裏嗎？」

杏袍人道：「當然會來，這只是遲早之間的事。」

岳小玉道：「但我怎能聽信你片面之

辭，就躭在這裏守株待兔？」

許不醉忽然走了過來，道：「郭堡主可不是個兔子。」

岳小玉說道：「我這麼說只是一個比喻。」

許不醉道：「但這比喻不太好。」

岳小玉道：「我們的形勢也同樣不太好。」

許不醉道：「想不到你比公孫老兒來得更早。」

岳小玉道：「不是我來得早，而是我師父來得太遲了。」

許不醉道：「我也以爲他早已到了飲血峯，誰知却不是。」

岳小玉道：「郭大哥，諸葛前輩和師父是不是出了事？」

許不醉道：「當然是出了事，否則他們早就應該來了。」

岳小玉焦慮地，說道：「那便如何是好？」

許不醉道：「在這裏，等他們來！」

岳小玉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他們會來嗎？」

許不醉道：「一定會。」

岳小玉道：「你怎知道一定會？」

許不醉道：「因爲張公子這樣說，所以我也就敢肯定他們一定會來。」

杏袍人微微一笑，道：「許軒主其實是個極精明，極厲害的老江湖，他這樣信任我，當然是有理由的。」

岳小玉道：「但我不知道這是甚麼理由。」

杏袍人淡淡道：「因爲許軒主比較瞭解在下，而岳小哥兒却對在下的爲人一無所知。」

岳小玉說道：「但我會弄個水落石出的。」

許不醉道：「不必太多疑慮，就在這裏等候他們的消息好了！」

岳小玉遲疑着，許不醉瞪着他，道：「是不是不相信我的說話。」

岳小玉道：「連師父都這樣信任你，我怎敢對許軒主的說話有所懷疑？」

許不醉道：「這就好了，飲血峯之行，你暫時按下，在這裏盤桓幾天再說。」

應伏冷冷一笑，道：「不敢上飲血峯的人，自然應該留下。」

皇甫虛道：「咱們可不怕。」

司馬實說道：「我們要繼續行程，讓那練老魔知道一下中原武林其他門派的力量！」

杏袍人嘆道：「這是螳臂擋車，不自量力！」

皇甫虛冷笑道：「閣下此言，未免是太過份了。」

杏袍人道：「一點也不過份，飲血峯若是任何人隨隨便便都闖得上去的地方，它也不會叫作飲血峯了。」

司馬實臉色一沉：「聽閣下語氣，似乎要伸手阻攔咱們的去路。」

杏袍人道：「在下確有此意。」

應伏嘿嘿一笑：「早就看出，你並不是甚麼好人。」

杏袍人道：「好人不易爲，與其委屈自己，何不幹得風流寫意一些？」

應伏冷笑連聲，突然身形微幌，一掌攻了出去。

他出手如電，這一掌更是有如雷霆一擊，但杏袍人仍然四平八穩地坐在椅上，全身上下紋風不動。

就在這時，另一道掌影也已揚起，發掌之人，却是鐵髮。

但見應伏掌法變幻莫測，每一掌皆可在半途改變去勢，甚至在一瞬息間從好幾個方位疾劈過來。

反觀鐵髮，他的掌法甚是平實，有時候看來甚至有點生硬遲滯，但兩人對拆了二三十招，應伏却連他衣角也沒法沾上。

鐵髮忽然喝叫道：「應掌敎指法造詣高明，何以不肯施展出來，讓大家開開眼界？」

應伏沒有答腔，也沒有使用獨門指法，依然只是揮掌應戰。

杏袍人輕輕嘆了口氣，對皇甫虛、司馬實兩人說道：「飲血峯並不是你們可以直闖直入的地方，兩位還是速離此地也罷。」

皇甫虛、司馬實都沉默不語，只是靜觀場中惡戰。

木眼却忽然向兩人踏步走前，喝道：「你們是不是聾子？張公子叫你們馬上滾出去！聽見了沒有？」

皇甫虛望了他一眼，半晌才緩緩道：「你的嘴好臭。」木眼立時一笑，笑中充滿了殺機。

司馬實早已抽刀在手，突然展開地堂刀法，滾向木眼內側閃電般揮刀疾砍他下盤。

木眼冷冷一笑，手中長劍急刺司馬實右腕。

但司馬實雖然以「實」字爲名，但這一招刀法却是虛着，木眼劍光甫落，他抽空斜身退開去。

倒是皇甫虛後發先至，司馬實一退，他已挺刀搶攻過來。

他刀法極快，木眼看不清來路，向後退了兩步，司馬實突然迅速無比的旋轉身子，人如陀螺一般轉個不停。

岳小玉看得連眼也花了，心中却不免暗自奇怪：「這樣轉法，不錯是好看極了，但可以用來對付敵人嗎？」他自然不知道，這是逍遙雙刀自創的獨門刀法，名堂是「旋風急斬絕命刀」，可以在急轉如陀螺之際發出致命一擊。

誰知道他轉了一會之後，却突然倒了下來。

岳小玉一怔，暗道：「這又是甚麼名堂？是那一門那一派的功夫？」但司馬實這次倒下之後，却再也沒站起來，更沒有發出厲害的攻擊。

皇甫虛却看得眞切，司馬實之所以倒下，是因爲杏袍人用隔空點穴的手法，點住了他的穴道。

能用隔空點穴手法傷人者，必是高手無疑，何況司馬實身子正在急轉之中，杏袍人依然可以隨意施爲，這份能耐就更令人爲之震駭了。

木眼冷冷一笑，目注着皇甫虛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句話永遠錯不了的。」

皇甫虛不怕木眼，也不怕鐵髮，但對於這個莫測高深的杏袍人，却有看不透的

忌憚。

司馬實倒下之後，他再也不敢逞强，立時退開盈丈，拱手道：「張公子神功蓋世，在下甘拜下風。」

杏袍人嘆了口氣，道：「在下只是希望息事寧人，並非存心對兩位館主不敬。」說着，伸指向司馬實遙點一下。

司馬實陡地長長吁一口氣，臉色青白地站立起來。

但這一張青青白白的臉，很快又已脹紅。

皇甫虛長長嘆息一聲，道：「我們敗得五體投地，實在無話可說。」

司馬實瞧着杏袍人的臉，道：「逍遙雙刀不錯是栽了，但尊駕高姓大名，我們還是很渴望知道的。」

杏袍人道：「我到底是誰，兩位遲早一定會知道，但此刻我却不想說。」

司馬實還想再說兩句，皇甫虛却已拉着他，道：「張公子說的是，我們遲早總會知道的。」

這時候，應伏與鐵髮之戰也已停頓下來。

首先退下的是應伏，鐵髮也沒有向他繼續緊逼。

應伏目光陰晴不定，面上更是木無表情。

鐵髮道：「應大掌敎技藝超羣，鐵某由衷佩服佩服！」

應伏道：「你沒有敗。」

鐵髮道：「却也勝不了你。」

應伏喟然道：「老實說，我以爲可以在十五招之內把你擊敗的。」

鐵髮道：「如今你我過招，已超逾三百之數。」

應伏說道：「尊駕不愧是三位神捕之首。」

鐵髮道：「鐵某早已不是官府中人，而且學藝也不及木眼、紫電槍。」

木眼立刻道：「你的確比不上紫電槍，但却總比我强一點點。」

應伏道：「看來，在下已無法如願以償，可以一試闖上飲血峯的滋味。」

杏袍人道：「三位既已明白，也應該走了。」

應伏道：「好，應某告辭。」

皇甫虛與司馬實當然也走了，這三位高手，可說是來得突然，走也突然。

岳小玉忖道：「這三人來去匆匆，顯然不是爲了郭大哥，更不是爲了小岳子，倒不知道此輩中人，心裏有甚麼打算？」

只見應伏、皇甫虛與司馬實再也不敢逗留，先後離開了這酒家。

常掛珠皺着眉，叫道：「怎麼都溜掉了？」

白世儒接着道：「沒有全部溜掉，最少，我們還在這裏。」

胡無法道：「此地不俗，就算躭上十年八載，却又何妨？」

常掛珠道：「應大掌敎，逍遙雙刀都吃不了兜着走，咱們又怎樣？」

水瑩兒這時輕輕地嘆一口氣，道：「五位一直跟隨到此，一定是很辛苦了，事到如今，你們還是離去也罷。」

鮑正行大聲道：「這絕不可以。」

胡無法道：「咱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水姑娘的事，也就是咱們江東五傑的事。」

岳小玉忙道：「水姑娘她沒事，有事的只是小岳子而已。」

白世儒道：「岳小哥兒的事，也就是水姑娘的事，既是水姑娘的事，算來算去也同樣是咱們江東五傑的事情啦。」

岳小玉正待說話，杏袍人已淡淡一笑，道：「難得五位義氣深重，岳弟弟也就不必推辭了。」

岳小玉瞪着他，忽然冷冷一笑：「我爲甚麼要聽你的說話？」

杏袍人淡淡道：「你認爲我這個人有甚麼不對？」

岳小玉道：「連眞名實姓也不肯說出來，這已經是大大的不對。」

杏袍人笑道：「但就算我說了，你又豈知是眞是假？」

岳小玉道：「總比隨便說自己姓張名三好一些。」

杏袍人道：「你這種說法，也可算是自欺欺人了。」

岳小玉道：「人在江湖，頭腦太清醒未必就是一件幸福的事。」

杏袍人道：「你要知道我的名字，那是可以的，但却得等到明天才行。」

岳小玉道：「爲甚麼要等到明天？」

杏袍人道：「明天你就會知道了。」

× × ×

鎭內有酒家，也有客棧。

酒家已不錯，客棧的修飾更是華麗得不像是客棧。

它幾乎有點像是宮殿了。

在午夜時份，岳小玉捧着一杯已涼透了的巖茶，獨個兒坐在一道欄杆旁邊，呆呆地在想得出神。

許不醉忽然來了，他搖搖幌幌地來到了，站在他的身邊，道：「你怎會來到這裏的？」

岳小玉道：「有人把我從蛇公公那裏刦了出來。」

許不醉吸一口氣，似笑非笑地說：「這人是不是布北斗？」

岳小玉道：「不錯，但他後來却又死了。」

「死了？」許不醉苦笑一下，「他倒死得很是乾淨。」

岳小玉道：「但我看得出，他心裏是很痛苦的。」

許不醉道：「他有甚麼痛苦？」

岳小玉道：「也許，這是良心上的譴責，使他一直都得不到眞正的快樂。」

許不醉道：「你認爲布北斗虧負了誰呢？」

岳小玉道：「是許軒主，還有他的女兒武林公主。」

許不醉長長嘆息一聲：「舊事俱往矣，那又何苦再提？」

岳小玉說道：「我想知道郭大哥的下落。」

許不醉道：「他遇上了麻煩？」

岳小玉道：「他當然是遇上了麻煩，否則也不必到飲血峯求取解藥。」

許不醉道：「我不是說這一點。」

岳小玉一愕：「難道他又再有了另外的麻煩？」

（未完・十九）



中篇武俠故事

陳瑜・文
可飛・圖

劍中劍（七）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南武館的幾位武師在橋上攔截狄少青、單逢春二人，糾集他們的同門師叔和師兄弟，向狄、單尋仇，首先由九頭鷹簡老九和單逢春對敵，那九頭鷹是淮南鷹爪門的人，還有通臂門、大聖門，在大江南北都是有勢力的門派，尤其是老九和江南武館金館主是同門師兄弟，單逢春因面對強敵，見他們來意不善，想置自己於死地，故先同他們談妥條件，以挖招子爲懲罰準則，便投身應戰，先將簡老九師叔二人挖去雙眼睛，狄少青將通臂門向元奇打走，單逢春再將荊山二呂各挖去一眼，衆人才散去，周友成帶着狄、單二人來到李青店報到……

臥底總武館　查江湖是非

單逢春道：「這張單子不是金館主親手交給你的？」

周友成道：「不是。」

單逢春道：「那是什麼人交給周兄的呢？」

周友成道：「是石子信總管。」

單逢春道：「周兄不會問一問石總管麼？」

周友成道：「問也白問，石子信也不會知道。」

狄少青含笑道：「單兄不用性急，金館主交下的路程單，既然到這裏爲止，他自然會有安排的了。」

周友成道：「狄老弟說得極是，咱們就在這裏吃喝就是了，反正總會有消息的了。」

單逢春道：「要是吃喝完畢了，我們該到那裏去呢？」

周友成道：「咱們就先去落店，晚上再來。」

單逢春又問道：「晚上若是再沒消息呢？」

周友成道：「就回客店休息去，明午再來，反正總要等到消息爲止。」

正說之間，一名堂倌送來了酒菜。

周友成伸手取過酒壺，說道：「咱們這一路上，也可以說是鞍馬勞頓，風塵僕僕，現在總算已經到了地頭，二位可以放懷暢飲了。」

他替兩人面前斟滿了酒，然後又給自己斟了一杯，舉杯道：「狄老弟，你是咱們的副座，兄弟先敬你一杯。」

狄少青道：「我們說好了的，周兄是在下的老哥哥，不許提副座二字的。」

周友成道：「那是路上，現在到了地頭了，你老弟是副座總不錯吧！來，兄弟先乾爲敬。」

一口把酒喝了下去。

狄少青只得和他乾了一杯。

周友成又斟了酒，朝單逢春道：「單兄，兄弟敬你了。」

「慢點。」

單逢春道：「我不會喝酒，只喝兩杯，一杯是我敬狄兄，應該先敬。」

他舉杯朝狄少青一照，一口喝乾。

狄少青道：「單兄不會喝酒，不會慢慢喝麼？」

「謝謝狄兄。」

單逢春笑道：「這是兄弟敬狄兄的咯，敬酒，自然要先乾爲敬了。」

狄少青道：「那我就非乾不可了。」

也一乾而盡。

周友成又斟了酒，說道：「單老弟，現在該我敬你了。」

「不！」單逢春道：「兄弟方才說過，我只喝兩杯，這杯酒自然是我敬周兄的了。」

說着果然又一口喝乾，兩杯下肚，他臉上就紅了起來，他果然不會喝酒。

狄少青道：「單兄請用些菜吧！」

周友成道：「現在這壺酒是兄弟和狄老弟兩人的事了，咱們喝酒，單老弟吃菜就好了。」

單逢春道：「你們不吃飯麼？」

周友成笑道：「咱們要在這裏等消息，自然要慢慢喝，消磨時間了。」

單逢春道：「你們喝酒，我可要吃飯了。」

他要堂倌裝了一碗飯送來，就自顧自低頭吃了起來。

狄少青和周友成兩人對酌，喝完了一壺又要堂倌添了一壺，酒樓上的食客，漸漸少了，最後全樓食客只剩他們三個人了，依然不見有什麼消息傳來。

周友成搔搔頭皮，說道：「看來只好晚上再來了。」

三人起身下樓去，周友成走到櫃上付賬。

坐在櫃上的是一個戴着老花眼鏡的帳房先生，朝周友成點點頭招呼道：「這位客官，你們三位大概是遠客吧！要落店的話，小店後進，就是客店，房間乾淨，進出方便，三位就不用到別家去了。」

周友成道：「那敢情好，咱們正要找客店落脚，這裏就方便多了。」

帳房先生喜道：「客官那就不用結帳了，等一起再算好了。」

一面趕着朝一名伙計吩咐道：「你快領三位客官到後進去，給他們開三間上等客房。」

那伙計答應一聲，就回身道：「三位客官請隨小的來。」

三人隨着那伙計穿行一條長弄，進入後進。

那伙計道：「這裏是並通客房，三位客官要上等客房，還在後面一進。」

穿過大天井，折入另一條長廊，長廊盡頭有一扇木門，推門而入，居然是一座很大的花園，到處花木扶疏，花間是砌着白石的小徑，頗具亭台樓閣之勝。

周友成道：「這是客房？地方眞是不錯。」

那伙計陪笑道：「這裏本來是大戶人家的花園，後來前面開了酒樓，後面就闢爲客店，這些樓台亭閣，就是客房了。」

他領着三人穿行白石小徑，來至一處修篁叢中三楹樓閣前面，才道：「到了這裏是天風閣，樓上正好是三間臥室，樓下一間客室和一間膳廳，客官可以吩咐侍兒到前面去叫酒菜，送到這裏來吃。」

狄少青道：「這樣的客房，就是京城裏也找不到。」

說話之時，只見兩扇雕花長門啓處，走出兩個一身青衣長裙曳地的少女，俏生生走下石階，躬身道：「貴客請進。」

這兩名少女長得眉目娟好，身材苗條，說話之時，瓠犀微露，笑靨迎人，顯得十分親切。

那伙計陪着笑道：「三位客官，她們是這裏的侍女，一個叫娟娟，一個叫細細，三位有什麼需要，只管吩咐他們好了，小的告退。」

說完，躬躬身，就退了出去。

兩名侍女垂手伺候，似在等着三人入屋。

周友成道：「兩位姑娘請帶路啊！」

左邊一個道：「姑娘二字，婢女愧不敢當，小婢叫娟娟，她叫細細，三位貴客以後叫小婢的名字好了，三位貴客請隨小婢來。」

兩人移動蓮步，走在前面引路。

周友成道：「狄老弟，單老弟請。」

狄少青知道和他客氣，他也未必肯走在前面，這就舉步跟在一個侍女身後，跨進堂屋。

娟娟邊走邊道：「這是客室，也是起居室，左首是膳室，客官如要用膳，宵夜，只要吩咐小婢一聲，前面就會送來。」

再從客店後面一道門進去，就是一道樑漆得發亮的樓梯，壁上裝着一盞琉璃燈，登上樓梯，是一條走廊，共有三間臥室，兩間在前，一間在後。

娟娟伸手打開了三扇臥室的房門，說道：「三位客官請看看房間，不知還滿意麼？」

每一個房間都相當寬敞，裏面擺設了一床、一桌、一几和兩把椅子，都是花梨木精工雕刻，甚是古雅，連床上錦帳被褥，看去也都是新的。

這樣的房間，除了富豪之家，簡直沒有一家客店有如此豪華。

狄少青含笑道：「太好了，這簡直不像是客店。」

細細接口道：「這裏本是從前做過大官人家的後花園，改爲客店之後，到這裏來住的也都是過路的達官貴人，自然要講究一點，才能賓至如歸呀！」

周友成道：「狄老弟和單老弟就住前面兩間好了，兄弟住後面一間。」

娟娟道：「三位貴客請坐，小婢去端臉水。」

她和細細退了下去。

狄少青道：「我們就在這一間房裏坐吧！」

三人走入右首一間，各自落坐。

單逢春道：「眞想不到一個小小的李青店，居然有如此豪華的客店！」

周友成笑道：「單老弟沒聽細細姑娘說麼？這是從前官宦人家的花園。」

狄少青却只是惦記着報到之事，說着：「周兄，咱們沒地方去報到，怎麼辦好呢？」

周友成笑道：「我想金館主交代，總不會有誤，今天晚餐時候，再到前面酒樓

上去等着，反正咱們已經來了，遲早總會遇上的，有這樣舒適的客店，先住上幾天再說，也不要緊。」

娟娟、細細替三人端來了洗臉水，洗臉自然要各自回房去洗，於是單逢春和周友成都各自回房盥洗。

接着娟娟、細細又沏了三盞香茗，送到狄少青的房中，方自退去。

三人盥洗完畢，又在狄少青房中坐下來閒談。周友成道：「二位老弟，一路鞍馬勞頓，可要休息一會！」

狄少青道：「這一路上，最辛苦該是周兄了，在下和單兄按時吃飯、按時休息，那有什麼勞頓，周兄如要休息，就請便吧！」

周友成大笑道：「兄弟也沒什麼忙的，二位老弟不想休息，那就是煮茗談天，也是人生一樂！」

狄少青捧起茶盞喝了一口，抬眼問道：「周兄從前沒到江南館之前，是在那裏得意。」

「談不上得意。」

周友成道：「兄弟從前是在金陵王虎鏢局，是局主介紹兄弟到武館去的。」

狄少青道：「周兄，在武館已有很久了？」

周友成道：「差不多三年了。」

單逢春道：「這麼說，周兄對總館也一定很熟了。」

周友成搖搖頭道：「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兄弟直到現在，還不知道總館在那裏呢？甚至連總館主姓什麼都不知道。」

狄少青道：「周兄也沒聽人說過？」

「沒有。」

周友成道：「在武館裏，大家都不談這些，兄弟一年之中，也難得看到金館主一面，連金館主都是高高在上，就不用說總館了。」

單逢春道：「聽起來好像很神秘。」

周友成道：「這倒不是神秘，江湖上人有個習慣，不關自己的事，誰都不想多問，多說。」

狄少青道：「兄弟聽江湖上人都叫金館主做金午橋，後來武館裏的人却叫他金聲望……」

周友成哦了一聲笑道：「午橋是金館主的名，他字聲望，現在叫他午橋的人，大概只有一個了。」

單逢春問道：「誰？」

周友成道：「自然是金館主的頂頭上司總館主了。」

他說到這裏，就打岔道：「咱們不談這些，還是談談別的吧。」

單逢春道：「周兄要談什麼呢？」

周友成臉上浮起笑意，低低的說道：「這店裏的兩位姑娘，年輕貌美，着實不錯。」

狄少青道：「周兄可是動心了。」

周友成道：「兄弟年已半百，少年風流，早就過去了，倒是二位老弟，人不風流枉少年……」

單逢春臉上一紅，說道：「周兄休得取笑。」

「哈哈！」周友成大笑道：「單老弟大概還沒遇上意中人，唉！這也難怪，以單老弟的人品……」

單逢春臉色更紅，不待他說下去，不悅的道：「兄弟不喜說笑，周兄最好不要把兄弟當作談笑的目的。」

周友成知道他生性冷傲，連忙抱拳，說道：「單老弟幸勿見怪，兄弟不說就是了。」

三人又喝了一會茶，時間已接近黃昏了。

娟娟蓮步細碎走到門口，躬身問道：「三位客官可要叫前面把酒菜送到這裏來麼？」

周友成道：「不用了，我們還是自己到前面去吃的好，因為咱們還要等一位朋友。」

娟娟應了聲「是」，便自退去。

周友成站起身道：「時間差不多了，咱們到前面去吧？」

三人出了花園，來至酒樓，堂倌自然認識三人，把他們領到中午坐的那張桌子，問過了酒菜，方自退去，一會工夫，便陸續送上酒菜。

三人原是等消息來的，一面喝酒，一面談天，為的是消磨時間，那知從黃昏時分，一直等到快近初更，依然不見有人前來。

單逢春是不會喝酒的人，不知不覺也喝了兩三杯酒，周友成和狄少青喝得較多，都已有了五六分酒意，眼看今晚不會再有什麼消息，也就回轉天風閣，各自回房休息。

× × ×

周友成剛回到房中，喝了酒，覺得渾身冒着熱氣，敞開了衣襟，還嫌不夠涼爽，就打開了兩扇後窗，站在窗口，當風而立。

只聽房門輕啓，身後响起一個嬌嫩聲音說道：「小婢給客官冲茶來了。」

周友成急忙轉過身去，只見進來的是細細，她一手提着銅壺，把几上的茶盞冲了開水之後，他就點點頭道：「多謝姑娘了。」

細細嫣然一笑低聲道：「客官是周爺吧。」

周友成聽得一怔，他不曾告訴她們姓周，一面頷首，道：「在下確是周某，姑娘……」

細細低低的道：「我們總掌櫃要見見周爺……」

他伸出一根纖纖玉指，朝窗外指了指，低聲道：「周爺從窗口出去，在六角亭等候小婢，小婢自會前去替周爺領路，不可驚動了另外二位客官。」

說完，不待周友成回答，躬躬身道：「貴客晚安。」

提起銅壺，退出房去。

周成友心中暗覺得奇怪，忖道：「酒樓的掌櫃要見自己？哦，總掌櫃，莫非就是……」

他過去門上了房門，然後輕輕穿窗而出，躍落地面，循着一條小徑，走沒多遠，果然有一座六角亭子。

周友成跨進亭子，他不知道這要見自己的人，究竟是何等身份？一面把敞開的衣襟一粒粒輕輕扣上。

就在此時，只聽身後响起一個嬌嫩的聲音道：「周爺久候了。」

是細細的聲音。

周友成回頭看去，細細已經含笑站在身後，這不由使他暗自一怔，以他的武功，細細到了身後，居然會一無所覺，一面含笑道：「姑娘是說你們總掌櫃要見在下，只不知你們總掌櫃是……」

細細俛首一笑道：「周爺見到總掌櫃，不就知道了麼？」

周友成道：「你們總掌櫃在那裏？」

細細道：「周爺隨小婢來就是了。」

說完，舉步往前行去。

周友成跟在她身後，問道：「姑娘總可以告訴在下，你們總掌櫃貴姓？不然見了面，在下如何稱呼他呢？」

細細走得很快，一面說道：「總掌櫃有交待，小婢就不好說了，周爺還是當面問總掌櫃吧！」

周友成笑道：「姑娘那是一點口風也不肯透露了。」

細細道：「周爺原諒，小婢只是下人咯。」

周友成心中暗自咒罵，道：「好個黠婢！」

穿花拂柳，行了不多一會，便已到了一處院子，院中是一座樓宇，細細領着他走進院子，走到樓宇前面的階下，先自停步，回身說道：「到了，周爺請自己進去吧。」

周友成知道她這麼說了，就得自己進去，問是多餘的，這就舉步跨上石階，跨進樓宇的大門，裏面是一間佈置精緻的堂屋，燈光很柔和。

室中却有兩個人，一個是瘦削臉的老者，斜倚在一張錦榻上，正在閉目養神。

老者身邊，是一個中年人，身上穿着一件長衫，垂手而立，看情形，那老者自然是總掌櫃了。

周友成進來之時，腳步放得極輕，雖然還不知這位總掌櫃的身份，但他已可猜出一大半了，是以不但腳步輕，而且垂下雙手，作出拘謹之狀。

但他腳步雖輕，他剛跨進門，瘦削臉老者也正好在睜開眼來，正在看着他，咀角間微露笑意，點頭道：「周兄來了？」

周友成連忙趨上前去，拱手道：「在下是聽細細說的，總掌櫃見召……」

瘦削臉老者頷首道：「請坐。」

周友成只好坐下來再說，這就在他左首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一面抬頭望望瘦削老者，說道：「總掌櫃……」

瘦削臉老者咀角又露出一點微笑，說道：「金館主大概沒和你說清楚了？老夫霍天來。」

他提到金館主，周友成就證實自己料得不錯，這位總掌櫃就是總教練了，他故作吃驚，慌忙站起，拱着手道：「屬下不知總座……」

「不用拘禮。」

霍天來微一擺手，續道：「老夫請周兄前來，是希望瞭解一下情形，周兄和狄少青、單逢春一路同來，對他們二人，應該知道得較多，老夫想聽聽你的意見。」

周友成恭聲應着「是」，說道：「屬下動身之時，金館主也這樣交代過屬下，多注意他們的言行，據屬下看，狄、單二位武功極高，但入世未深，沒有什麼江湖經驗，因為胸無城府，所以就難免意氣用事……」

霍天來道：「他們對總館好像極為注意。」

這話，就表示下午三人在狄少青房中的談話，他們知道了。

周友成陪着笑道：「這就是他們沒有江湖閱歷，如果是老於江湖的人，就不會追根底的問了。」

「唔！」霍天來同意他的說話，點點頭道：「你認為他們不是別有居心？」

周友成恭聲應「是」，道：「這倒似乎不像。」

「如此就好。」

霍天來道：「你是江南武館的人，狄、單二人乃是新進的人，總館提升你為教練，就是要你隨時注意他們的行動，這點你應該明白。」

周友成道：「屬下明白。」

霍天來道：「好，周兄如果有什麼發現，可以隨時向本座報告。」

周友成應了聲「是」，諂笑道：「這個總座就不用吩咐屬下，屬下也會向總座報告的。」

霍天來道：「好，你可以回去了，明天領他們來見老夫。」

周友成應着「是」，站起身道：「屬下告退。」

× × ×

快二更天了。

狄少青帶六分酒意上床着睡意正酣！

這時房門被人輕輕推開，一條人影輕快的閃身而入又輕輕的掩上了房門，現在這人已經悄悄走近床前，伸手撩起帳子，悄然閃入帳中，又輕悄的放下了帳門。

一個練武的人，就是在睡夢之中，只要有人進入臥室，不管你的腳步放得多輕，也會及時驚醒過來。

狄少青就是睡夢中驚覺的，那人撩起帳子，閃入帳門，他沒有動，只是睜開着眼睛看着那人，那是娟娟，他臉上紅紅的，敢情太緊張了，連呼吸都有些急促，鼓騰騰的胸脯還在起伏不停。

狄少青從未遇到過這種事，他也感到一陣心跳，慌忙翻身坐起，放低着聲音問道：「姑娘來做什麼？」

放低聲音，是為了顧全她的顏面。

娟娟臉色更紅，她舉起左手豎起食中二指，擱在櫻唇上，輕輕「噓」了一聲。

狄少青看得不覺一怔，她掩咀在唇上的是食、中二指，拇指搭着無名指和小指，這不是揑的劍訣。

劍訣指向鼻尖，這是「劍盟」的暗號，她會是「劍盟」的人？

娟娟一雙秋水般發亮的眼睛，望着狄少青，羞澀一笑，悄聲道：「狄爺一定知道小婢的來意了？」

狄少青用右手撫撫心，冷然道：「我不知道。」

娟娟低垂粉頸，低聲道：「小婢不是賤女人。」

狄少青道：「我知道。」

娟娟又道：「小婢不賣身。」

狄少青問道：「那你賣什麼呢？」

娟娟低低的道：「人在江湖，自然只有賣命了。」

狄少青想道：「我也是。」

娟娟臉上有了喜色，「低聲道：「我早知道了。」

狄少青道：「姑娘是……」

娟娟柔聲道：「你還是躺下去的好，說話比較方便。」

說得也是，她雖在帳門之內，人還是站着，狄少青坐起來了，兩人說話自然不方便了。

狄少青俊臉一紅，依言躺下。

娟娟側着身，在床沿上坐下，上身微俯，湊在狄少青耳邊低聲道：「江南武館的石總管昨天來過了。」

狄少青道：「他來作甚……」

娟娟道：「他是奉金聲望之命，給總教練送信來的。」

狄少青瞿然道：「總教練是誰呢？」

娟娟說道：「就是這裏的總掌櫃霍天來。」

狄少青道：「原來總教練就是這裏的總掌櫃，今天我們來了，他怎麼沒派人通知我們呢？」

娟娟道：「他今晚先要召見周友成，大概要問問你們路上情形了，明天就會正式接見了。」

狄少青道：「姑娘就是爲這事來通知在下的麼？」

「不！」娟娟道：「我是給你傳達消息來的，據石總管得到的消息，『劍盟』有一撥人進入了伏牛山區，調查六合門和少林北派掌門褚斗星出事之事，似乎已有了眉目，這邊也許會有舉動……」

狄少青怔一怔道：「姑娘這話是誰說的？」

娟娟說道：「自然是石總管說的了，他是金館主身邊的人，消息自然較爲靈通的。」

狄少青又是一怔，說道：「石總管怎麼會告訴你這些話呢？」

娟娟嫣然一笑道：「他是這個……」

她又用左手做了個樣子，纖纖玉指捏着劍訣，指指鼻尖。

「啊！」狄少青道：「我在江南武館，他怎麼沒和我說呢？」

娟娟低笑道：「不是已經有人和你說了麼？」

狄少青想起替自己收拾房間的老謝說過，他是賣命的，當時自己沒有再問他，後來自己臨行時，賞了他三百兩一張銀票，他又說：「副總教練如果眼光好，就可以明察秋毫，不然，這花花世界，就會眼花繚亂。」指的豈不是這裏的女侍麼？

他想了又想，又說道：「照你這麼說，兩年前的事，果然是南北武館的人幹的了。」

「還很難說。」

娟娟說道：「目前只有江南武館和北海武館有我們的人，總館沒有人能進得去，拿不到確切的證據，石總管也只是猜想，因爲總館把你們調來，也許你們是生人，不容易被人發覺，所以，很可能會有舉動……」

她沒待狄少青開口，接着又道：「但你也必須小心，因爲霍天來是個生性多疑的人，也許會借這件事試試你，你不可不防，還有……」

她俯着下身，在狄少青耳邊說話，兩人離得很近，狄少青仰着臉，幾乎可以聞到她吹氣如蘭的口脂香澤，也可以隱隱聞到她少女身上的幽香，只是目不轉睛的望着她，一眨也不眨！

娟娟似乎微有所覺，飛紅着臉，把頭抬起了些。

狄少青問道：「還有誰是呢？」

娟娟道：「那單逢春是什麼人，你對他的來歷知不知道？」

狄少青道：「不大清楚，但單兄不會是他們的人。」

娟娟道：「還有周友成，你也該提防他些！」

狄少青道：「這個在下省得，姑娘還有什麼事？」

「沒有了。」

娟娟道：「如果有什麼消息，我會隨時通知你的，我走啦！」

她沒待狄少青回答，站起身，悄然閃身而出，又悄悄開啓房門，閃了出去。

狄少青想不到除了自己，還有這許多人在自己之先已經混入南北武館，如此看來，南北武館果然大有問題了。

× × ×

第二天一早，狄少青醒來，聽到有人輕輕叩着房門，叫道：「狄老弟，你醒了麼？」

叩門的是周友成，狄少青急忙披衣而開門出門去，含笑道：「周兄早啊！」

周友成道：「狄老弟昨晚睡得好吧，時間也不早了，咱們洗洗臉，吃過早點，就可以去報到了。」

狄少青問道：「周兄，已經有消息了麼？」

周友成含笑點點頭道：「說來也正巧，總教練就是這裏的總掌櫃，方才打發人來通知的，要兄弟領二位去晤面。」

狄少青其實早已知道，一面笑道：「難怪金館主要咱們到這裏來了。」

說話之時，只見娟娟端着一盆臉水進來，朝狄少青道：「狄爺請洗臉了。」

狄少青忙道：「多謝姑娘。」

娟娟粉臉一紅，說道：「狄爺不用客氣。」

周友成道：「狄老弟請洗臉吧，兄弟在樓下等你！」

轉身下樓而去。

狄少青盥洗完畢，走到樓下。單逢春、周友成已經在樓下等候，娟娟、細細替三人端上了早點，三人匆匆用過早膳。

娟娟一直也在伺候，這時欠身一禮道：「總掌櫃有請三位移駕一敍，小婢給三位帶路。」

周友成道：「姑娘請吧！」

娟娟道：「三位請隨小婢來。」

三人隨着她出了天風閣，一路穿林而行，不多一會，來至一處院中。

娟娟走到階下，就躬着身道：「啓稟總掌櫃，狄副總教練，單教練，周教練來了。」

她剛說到這裏，只見從門中急步迎出一個瘦高老者，呵呵笑道：「狄兄，單兄，周兄請了，三位遠來，兄弟有失迎迓，快快請裏面坐。」

現在三人之中，狄少青是副總教練，單逢春、周友成二人只是教練，自該由狄少青上前答話了，狄少青看到瘦高老者，急忙趨上前去，拱手道：「這位大概就是總教練了，在下狄少青……」

「幸會，幸會！」

霍天來含笑一把握住了狄少青的手，搖撼着說道：「狄兄三位，請到裏面坐下來再談。」

他拉着狄少青走在前面，單逢春、周友成相隨而入。

進入屋中，大家分賓主落坐，狄少青給霍天來介紹了單、周二人。

單逢春，周友成同時拱着手道：「屬下參見總教練。」

霍天來呵呵一笑道：「單兄，周兄毋須客氣，今後大家都是同事，有事大家去做，務必把事情做好爲止，那有什麼上司下屬之分？」

說話之時，一名青衣使者送上三盞香茗。

就在此時，只見從門外走進一個身上穿青布長衫的中年人，朝霍天來躬身一禮，雙手送上封密函。

霍天來只看了一眼，便自收入袖中，一面指指狄少青道：「勝衣，你去見過副總教練。」

一面朝狄少青道：「他叫席勝衣，是一位教練。」

席勝衣慌忙抱拳行禮道：「屬下席勝衣見過副總教練。」

狄少青含笑道：「席兄不可多禮！」

一面也替單逢春，周友成二人引見了，大家說了些久仰的話。

霍天來起身道：「勝衣，你陪狄副總教練，和單兄，周兄談談，我有點事，去去就來。」

狄少青連忙起身道：「總教練只管請便。」

霍天來含笑點了點頭，舉步往裏面行去。

單逢春抬日道：「席兄担任教練大概很久了。」

席勝衣道：「兄弟調來任教練，已有八個月了。」

單逢春道：「現在我們報到之後，不知要做些什麼呢？」

席勝衣笑道：「那要看總館有什麼事了，教練是配合總館五個堂的行動的，我們都在這裏待命，有什麼事，總館自會向總教練調派人手。」

單逢春道：「這麼說，我們要總館有命令才派我們了，兄弟還以爲教練是教人練武的師傅呢！」

席勝衣笑道：「兄弟初來的時候，也是這樣想法，其實教練只是一種職務的名稱罷了。」

狄少青笑道：「席兄不說，兄弟也以爲咱們是奉派來訓鏢局鏢頭的呢！」

席勝衣笑道：「兄弟初來的時候，也是這樣想法，其實教練只是一種職務的名稱罷了。」

狄少青笑道：「席兄不說，兄弟也以爲咱們是奉派來訓練鏢局鏢頭的呢？」

接着回頭道：「這點，周兄也沒有說過。」

周友成說道：「屬下也是初當教練，今天才第一次來報到，副座可別寃枉屬下了。」

正說之間，只見霍天來已經回了進來，大馬金刀的椅上落坐，一手摸着花白鬍子，含笑說道：「狄兄三位來得正好，方才總館來的一道諭令，咱們今晚會有所行動……」

狄少青聽得心中一動，暗道：「這大概就是娟娟說的那件事了。」

一面抬頭問道：「不知總館要我們那裏去呢？」

霍天來深沉一笑道：「目前時還早，總館只是要咱們待命，詳細情形，還要等總館指示，才能知道，三位不如先行回去，午飯之後，本座自會通知你們的。」

狄少青心裏明白，他是因爲目前時間還早，不想多說，說了怕洩露機密，看來此人果然城府極深，一面起身道：「總教練如果別無指示，屬下那就告退了。」

霍天來領首說了兩個「好」字。

狄少青、單逢春、周友成就一起退了出來，回轉天風閣。

中午午飯是娟娟、細細二人送來的酒菜，飯後，狄少青推說自己需要休息一會，就回到房中，掩上了房門。

過了沒好久，只聽娟娟在門外叫道：「狄爺，小婢給你冲茶來了。」

狄少青應了聲：「好，進來。」

娟娟手提銅壺，推門而入，然後又掩上了房門。

狄少青慌忙迎着低聲道：「方才咱們去見總教練，他說今晚會有行動。」

娟娟點點頭，細聲道：「小婢知道，小婢已經把消息傳出去了。」

她在几上冲好了茶水，轉身又細聲說道：「今晚如有行動，狄爺多加小心就是了。」

一手開門，輕盈的走了出去。

狄少青回到床上躺下，心中只是思索着「劍盟」既有一撥人走入了伏牛山區，那麼今晚的行動，自然會和這一撥人接觸，一旦動上手，自己該怎麼辦呢？

這一問題，本來想問娟娟，但看來娟娟也不知道了。

正在思忖之間，只聽娟娟的聲音在樓下喊道：「狄爺，席爺來了。」

狄少青急忙一躍而起，開門出去，走下樓梯，跨出客廳，就看到娟娟領着席勝衣在客室站定，這就問道：「席兄，可是總教練見召麼？」

席勝衣連忙垂手道：「回副總教練，總教練已經走了，要屬下追隨副總教練同行，這是總教練要屬下面呈副總教練的一封手書。」

說完，雙手呈上一封密封的信來。

這時單逢春、周友成也走下樓來，單逢春問道：「咱們可是要出發了麼？」

狄少青抬抬手道：「席兄請坐。」

立即撕開封口，抽出一張信箋，只見上面畫的是一幅山勢路徑，上面註明了由何處入山，至何處和霍天來會合，但自己對這裏地理並不熟悉，不知上面所寫的地名，是什麼地方，這就抬目問道：「兄弟初來，對這裏的路徑不熟，席兄看，這張地圖，是不是知道，如果席兄知道，那就

請席兄担任响導了。」

席勝衣雙手接過信箋，仔細看了一遍，就點點頭道：「這段路，屬下知道。」

狄少青點着頭道：「總教練眞已走了，不知他可曾交代，咱們何時動身呢？」

席勝衣道：「總教練臨行時，交代屬下，轉報副總教練，咱們也得即刻動身，才能在傍晚時光，趕到二郎廟，屬下已經在門外準備了一輛馬車，副總教練和單兄、周兄，可以上車了。」

隨着話聲，把地圖奉還給狄少青。

狄少青心中暗暗冷笑，忖道：「霍天來分明是全都安排好了，就是要席勝衣來領路的。」

一面含笑道：「席兄是咱們的响導，這張地圖，就由席兄收着好了。」

接着回頭道：「單兄、周兄，咱們走吧！」

當先舉步朝外行去。

席勝衣收好地圖，慌忙跟隨狄少青身後，亦步亦趨的走了出去。

剛出了花園門口，席勝衣就叫道：「副座請留步。」

狄少青回頭道：「席兄有什麼事？」

席勝衣側身搶到面前，說道：「咱們的馬車就留在小天井裏，副座請在這裏上車。」

他朝右邊小天井打了個手勢。

原來小天井中果然停着一輛馬車，車把式看到他的手勢，立時駕着車馳來，停到走道上，然後一躍下車，打開了車門。

席勝衣躬着身道：「副座請上車。」

狄少青也不客氣，當先跨上車廂，接着單逢春、周友成、席勝衣一齊上車，車把式闔上車門，就駕着車往外馳去！

大家坐在車中，馳出客店，外人自然不知道車中是什麼人了，由此可見今晚的行動是如何機密了。

狄少青問道：「席兄不告訴他馳到那裏去麼？」

馬車馳出客廳，馳上了街道，一路都行駛得並不太快，直等出了城門（李青店，即南召縣），車行才逐漸加快，但也顛簸得很厲害，敢情路面極爲崎嶇了。

但行駛不久，車子忽然停了下來。席勝衣道：「副座，咱們該下車了。」

狄少青應了聲「好」，大家一起躍下車去，車把式不待吩咐，揚揚長鞭，車子轉了一個圈，驅車往來路疾馳而去。

狄少青擧目四顧，這時差不多已是申酉之交，四面山勢綿連，已是身在羣山之中，忍不住問道：「席兄，這裏離二郎廟還有多遠！」

席勝衣道：「就在前面不遠了，屬下給副座帶路。」

說完轉身朝一條小徑走去。

狄少青、單逢春、周友成三人緊隨他身後而行，四人展開脚程，一路奔行，天色逐漸接近傍晚，夕陽銜山，羣鴉歸林，他們也正好趕到一座山麓間的廟宇「二郎廟」。

席勝衣脚下一停，回身道：「到了，這裏大概已經給咱們準備好了一桌素齋，副座請隨屬下來。」

他一脚跨入山門，門內已迎出一個和尚，合十道：「施主高姓是席吧？」

席勝衣點頭道：「在下正是姓席，請問大師父可曾準備好素齋麼？」

那和尚道：「早就準備好了，四位施主請到東廂奉茶。」

說畢，合掌一禮，領着四人走入東廂，一張八仙桌上，果然早已放好了四副碗筷。

那和尚請四人入席，立即有兩名和尚送上菜來，接着陸續端上大盤素餚，一大碗湯，和一桶白飯，那和尚連連合十道：「四位施主請用齋吧，貧僧告退。」就退了出去。

狄少青也不客氣，載了一碗飯，就居中坐下，大家匆匆吃畢。

狄少青沒下筷子，就朝席勝衣問道：「席兄，總教練可曾和你說過，今晚咱們的任務，到底是些什麼？」

席勝衣聞言站起身，從懷中取出那張地圖來，就着燭光，攤在桌上，才道：「副座請看，咱們這裏是二郎廟，往西地名紬子，再循山嶺向北，是龍王廟，再往北是任嶺，咱們到任嶺爲止，在這條路上，如果遇到江湖上人，最好能把他們生擒，如是對方出手頑抗，就一律格殺勿論。」

狄少青聽得作色道：「霍總教練接獲總館指示，狄某雖是初來，也總是副總教練，這樣重要之事，方才隻字未提，如今卻要狄某率人前去殺人，咱們雖是江湖人，也不能這般草菅人命。」

席勝衣臉色大變，急忙說道：「副座絕不可如此說法。」

周友成也道：「副總教練，席兄說得極是，這是總館的命令，總館一定有理由的。」

狄少青道：「狄某難道說得不對，今晚行動，縱是總館的命令，但要咱們殺人，至少也應該把今晚行動的前因後果，說清楚了，須知人命關天，咱們總不能如此糊裏糊塗的去殺人。」

席勝衣已經脹紅了臉，囁嚅的道：「總教練也許怕機密洩漏了，才沒跟副座說的……」

狄少青沒待他說完，就沉哼一聲道：「這就不對了，狄某這副總教練，是上面派的，他如果不信任狄某，狄某可以不幹這副總教練。」

周友成駭然道：「副座這話千萬說不得！」

狄少青道：「爲什麼？」

席勝衣接着道：「這是屬下的不是，總教練因怕機密外漏，是以囑咐屬下，等上路之後，再由屬下向副座報告……」

狄少青目中神光湛然問道：「他怎麼說的？」

席勝衣道：「事情是這樣，據總館得到的消息，鄭州廣武鏢局有一趟鏢，前往長安，在汝州出了岔子，護送的三名鏢師，十六名趟子手，全數遇難，據說這批賊人可能隱伏在熊耳山和伏牛山之間，所以總館要咱們今晚搜山，就是爲了此事。」

狄少青心中暗道：「他們顚倒黑白，把劍盟進入伏牛山調查的人，說成了賊黨了！」

一面故意點頭道：「原來如此。」

他剛說到這裏，耳中忽然聽到走廊上似是有人閃動的聲音，這就回頭道：「周

兄出去看看，是什麼人？」

周友成應了聲「是」，起身走出，差點和一個人撞了個滿懷！

只聽那人啊了一聲道：「阿彌陀佛，原來是施主。」

周友成一看原來是那個知客僧，這就問道：「大師父有什麼事嗎？」

那和尚合十，說道：「貧僧是來看看四位施主用過了素齋，可要在小廟客房休息？」

席勝衣站起道：「多謝大師父，咱們還要趕到李青店去，不在這裏打擾了。」

狄少青也站起身道：「席兄，咱們走吧！」

一行四人出了二郎廟，仍由席勝衣領路，循着一條山嶺的小路，一路朝西奔行而去。

此時天色早已昏暗了一會，山林間披上了一層黑霧般的夜色，看去隱濛濛的，幾乎伸手不見五指，除了林間不時傳來一二聲夜梟的啼聲，可說萬籟俱寂。

尤其這一段山路，更是崎嶇難行，四人施展輕功，一路飛掠，由紬子往北，經過龍王廟，趕到任嶺差不多已是三更稍過，一路上別說是人，連半個鬼影子也沒遇上。

席勝衣走在最前面，奔到嶺下，便自脚下一停，說道：「副座，這裏就是任嶺了。」

狄少青問道：「現在，咱們該當如何了？」

席勝衣道：「總教練交代屬下，咱們一行，就在這裏等候了。」

狄少青道：「在這裏等什麼人？就是那些刦鏢的賊人麼？」

席勝衣道：「咱們一路行來，既未遇上什麼人，那就是說，賊人走的並不是咱們的這條路了，但咱們也不能掉以輕心，只有在這裏等候，大概天亮前，總教練會趕來和咱們會面的了。」

狄少青道：「好吧，咱們就在這裏，找地方坐下來歇息吧。」

大家就在路邊找了大石坐下，狄少青心中只是盤算着待會遇上劍盟的人，自己該當如何？因爲劍盟的人也不認識自己，自己也並不認識他們，自己只是奉師父之命，來協助他們的而已！

時間在大家沉默中悄悄溜走，因爲他們等的是敵人，也有會合的人，自然不好交談，只是默默的倚劍坐着，現在已經快子夜了。

狄少青等得漸漸不耐，問道：「席兄，總教練從那一條路來？」

席勝衣道：「總教練是從大栗坪，小栗坪，廟子那條路抄過來，和我們這一條路是鉗形包抄。」

狄少青問道：「他們有多少人？」

席勝衣道：「不知道，總教練沒和在下說。」

狄少青氣憤的道：「霍天來欺人太甚，什麼都不讓我們知道，我這副總教練明天不幹了。」

單逢春道：「對，狄兄不幹，我也不幹了。」

周友成聽得大吃一驚道：「副座，單兄，快不可如此說，二位相信只是氣話能了……」

狄少青道：「怕什麼，我不幹了，難道還怕他不放我走麼？」

正說之間，只見右首山林間，正有四五道人影，一路奔行而來。

狄少青目光一注，低聲喝道：「有人來了。」

席勝衣站起身來，走到狄少青身邊，說道：「副座，從這條路來的，大概是自己人了，屬下先出去招呼一聲。」

話聲一落，立即長身掠起，搶到路中間，大聲道：「南山之石。」

來人中爲首一人，答聲道：「北辰拱之。」

席勝衣連忙雙手往上一叉，欣然道：「諸位老哥，快來見過副總教練。」

來人一共有五個，此時業已奔近，聽了席勝衣的話，立時刹住身形。

狄少青和單逢春、周友成三人也同時站了起來。

席勝衣引着五人，來到狄少青面前，說道：「這位就是咱們新任副總教練狄副座了。」

五人各自抱着拳，道：「屬下見過副座。」

席勝衣一面又逐一介紹，爲首漢子是言柏春，其次四人是張振宇、婁良、鮑叔寒、馬樹椿。

狄少青一一抱拳爲禮，接着席勝衣又給單、周二人引見。

狄少青道：「言兄五位來了，總教練呢？」

言柏春恭聲道：「總教練已經先回去了，要屬下等人會合了副座，大夥也可以回去了。」

狄少青問道：「這麼說，今晚咱們是一無收穫了？」

言柏春道：「是的，屬下聽總教練說，好像對方已經先得到消息，才被他們脫逃了。」

狄少青點頭道：「好，咱們那就快些走吧！」

一行人仍由席勝衣領路，展開輕功，朝來路奔行去，回到李青店，天色剛吐魚白。

大家因街上已有行人，不好越牆進去，堪堪走進後園，就看到細細姑娘站在園門口，看到狄少青領着衆人走入，急忙躬身道：「霍爺諸位都回來了，總掌櫃要小婢在這裏恭候，請狄爺諸位快去。」

周友成怕狄少青出言憤慨，連忙低聲道：「副座，咱們回來了，自該去向總教練覆命，這件差使就算了了。」

狄少青沒有說話，只點了點頭。

周友成忙道：「細細姑娘還快給狄副座領路。」

細細朝狄少青嫣然一笑道：「狄爺諸位，請隨小婢來。」

果然走在前面領路。

行到樓前，細細脚下方自一停，只見霍天來早已面含微笑，鵠立在階前，看到狄少青，連忙趨了上來，呵呵笑道：「辛苦，辛苦，狄副總教練，諸位老哥快請裏面休息，兄弟比諸位早回來了一步，已命他們準備好了酒菜，就請入席了。」

（未完・七）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六月暑天，驕陽似火，旱情畢露，河流乾涸，禾苗枯黃，赤地千里，全無生氣，三寶莊富戶史耀祖是當地大善人，樂善好施，見此情景，聘請清蓮寺高僧圓眞，眞清觀道長清竹設壇求雨，僧、道二人，各不相讓，都想顯示自己的法寶，互相指責，各設法壇一座，看誰求得雨水多，結果圓眞的法寶，只是雷聲霹靂，雨量甚少。清竹求的，油然烏雲，沛然下雨，而且雨勢頗大，三寶莊全村村民，莫不歡欣鼓舞，史耀祖更是高興，設筵慶賀，可惜雨勢不止，下得太多，頓成澤國，史耀祖一家逃避水災，失散妻兒，不幸落在壞人之手……





女媧古琴

緊張恐怖神奇俠情故事

西門丁・文
可　飛・圖

下山行俠義　懲戒不法徒

暮春時節，連雲山上一片綠油油，七八個小道人正在樹林中玩耍，那大的已有十八歲，最小那個才十四歲。

那年紀最大的叫太光，道：「師弟們玩够啦，現在要辦正事了！今日由誰洗草藥！」他指一指林下的一大堆新摘的草藥，原來他們每日都要採草藥，晒乾之後，拿下山去販賣，賺錢買米。

一個叫太虛的道：「那還用問，老辦法，誰輸的誰就去洗！」

年紀最小的那個叫太清，聞言立道：「師兄又要欺侮小弟了！不如由小弟拿去洗吧！」

太虛道：「不，你拿去洗，給師父知道又要罵咱們了！」

太清苦着臉道：「但若比武功，小弟一定輸給你們！」

太儀道：「那是你學藝不精，怪不得咱們！」

太清說道：「比就比吧，今日比些甚麼？」

太光在地上劃了兩道綫，相隔十五丈，道：「誰走到對面那條綫最慢的，便算輸！」

衆人沒有異議，只有太清道：「不行，你們的腿長，我一定輸，這不公平！」

太儀道：「太清就是沒種！」

太清瞪了他一眼，道：「你欺侮師弟，便叫有種？」

太光道：「你們不要爭吵，咱們讓太清兩丈，你們同意不同意？」他說着向幾個師弟眨眨眼。

太清雖然看見，但却猜不出他們的用意：「我平日只輸他們一點點，他們肯讓我兩丈，大師兄那有這般好心的？唔，一定有古怪！」

他心念未了，太光已道：「太清，大家都同意讓你兩丈，你敢不敢？」

太清暗道：「輸掉大不了去洗草藥而已，怕甚麼？」當下便答應了，隨即走前兩丈，變成他一個人在前，背後四位師兄由左至右，是太光、太虛、太儀和太和。

太光叫道：「一、二、三！」

五個小道士立即提步急跑，太清為了爭取勝利，一起步便急跑。

太光他們四位跟在背後，眼看太清只差兩三丈便到達目的地，而他們尚在他背後一丈。不由都急了起來，太光早有主意，邊跑邊唸咒文，忽然喝聲：「疾！」手指向太清下身一指！

只見太清的褲子突然自動溜下，太清想不到師兄出此兇毒的計謀，虞不及此，給褲脚一絆，登時跌倒地上！

太光等人乘機衝前，太清咬一咬牙，提高褲子爬了起來，可是由於他提着褲脚，速度慢了許多，結果他還是最後到達！

太光等人哈哈大笑，太和道：「原來太清年紀雖小，屁股却大！」

太清心中暗怒，嘴上却道：「師父說十個胖子九個富，只怕胖子沒屁股！屁股是倉庫，倉庫大的才會發達！」

太儀笑得連眼淚水都滴了下來。「原來師弟想發達，怪不得他武功不行，原來他專練屁股功！」

太清大怒，暗中唸着咒文，忽然把手一指，喝道：「疾！」只見太儀的褲子「刷」地一聲脫了下來，太光等人大笑。

太儀老羞成怒，忽然一拳直向太清擊去！

這一拳十分突然，太光等人都呆了一呆，料不到太儀會反臉，但太清似早有準備，輕輕一閃便讓開了。

太儀見打不着太清，臉上更加掛不住，大喝一聲：「再吃我一拳試試！」他右拳未收，左拳再度擊出！

太清仍不招架和回擊，輕輕一跳，再

度讓開，太清標前一步，倏地一脚掃出！

太光忙道：「太儀，不要打傷他！」

太清輕笑一聲，一躍而起，太儀與他同門學藝，如何不知他的身法，右手五指如鈎，如旋風般向太清胸膛抓去！

那知太清人雖在半空，但左臂如弓，倏地在太儀右臂上一格，未待對方五指合攏，他已借力退飛落地！

太儀打不着太清，實在心有不甘，而且恐怕要吃師兄弟們的恥笑，他進門比太清早，年紀亦比他大了兩三歲，假如打不中他，實在也說不過去！因此，太清一落地，他立即標前，瘋狂般向太清攻去！

太光等人見狀，亦覺得太儀有點過份，紛紛在旁開解，但後來發現太清雖然不回手，太儀依然打不着他，便仔細觀看起來。

一忽，太和輕聲道：「大師兄，太凊的身法有點古怪！」

太虛接道：「不錯，這種步法，師父好像還未教過咱們！」

太光忍不住問道：「太清，你用的是什麼步法？」

太清不答他，却道：「三師兄，小弟已讓了你三十招了，就算是泥做的人也有火氣！」

太儀冷笑一聲：「你可以回手呀，就怕你沒種！」

太清見他說話分神，又只一味死攻，下盤空虛，心中有了主意，只見他雙臂一展，將太儀攻來的一拳一掌抖開，同時左腿一蹬，踢在太儀的膝頭上，太儀猝不及防，應聲跌倒地上！

太清伸手去扶太儀，不料太儀抬手摑了他一掌，太清掩臉而退：「三師兄，你怎地摑我？」

「你這般狠毒，踢我的膝頭，存心要我的腿斷，哼，我不殺你，已是念在師兄弟的情份了！」

太清自小被無賴拐走，飽受凌辱，因此能忍人所不能忍，道：「三師兄，小弟若是狠毒的話，你的腿早瘸了，但現在你有事沒有？」

太儀在地上一跳而起，戟指道：「再來再來，你有種的便光明正大跟我打一場，一味閃避，算是什麼好漢？」

太清再也忍不住，反唇相稽，說道：「你以師兄的身份，欺侮師弟，又算是什麼好漢？」

太光道：「你們何必爭論，再打一場，看誰強誰弱，豈不簡單？」

太清道：「打就打，你們以為我會怕他麼？」

太儀喝道：「不怕最好！」說着猱身而上，又向太清攻去，這一次太清不讓他，兵來將擋，太儀一口氣攻了十多招，都讓他一一化解，同時開始反擊。

太儀越攻越急，太清或格、或閃，進退自如，不一陣，太清又瞧到一個破綻，將太儀掃倒！

太儀一躍而起，道：「這一仗不算，再來！」說着又攻了過去。

大清心中忖道：「我有心讓你，你却不知死活，就給點苦頭你吃，諒你還不知好歹！」當下道：「三師兄，拳脚無眼，若不小心會打傷了你，請你原諒！」

太儀道：「這句話，我也正想說，打傷了不許到師父那裏哭鼻子！」

話音一落，太清雙掌一引，太儀雙臂不由自主被圈了出去，他知道不妙，但太清比他更快，右腿一抱，已一腳踢在太儀的小腹上！

這一腳他用了不少力，痛得太儀彎下腰，連氣也喘不過來。太清有點過意不去，正想去扶他，不料卻讓太光三人圍住，太清吃了一驚，忙道：「大師兄，剛才三師兄的話，你也聽見，而且……而且我已一忍再忍！」

太光冷冷地說道：「愚兄等都沒有聽見！」

太和道：「是的，咱們都沒聽見！」

太清怒道：「原來你們聯合起來，要對付我！」

太光笑嘻嘻地道：「你要咱們不將你打傷三師弟的事告訴師父也行，快把步法敎與咱們！」

太虛接道：「你不說，咱們今日便給你好看！」

太和則問：「是不是師父偏心，私自敎你的！」

太清道：「你們不用問，這件事我絕不會告訴你們！」

太光把臉一沉。「你眞的不說！」

「當然是眞的！」

太和又問道：「師兄，咱們如何懲罰他？」

太儀已緩過氣來，道：「師兄，請你們圍住他，待小弟來！」

太清驚問道：「師兄，你們想要幹什麼？」

太儀道：「將你縛起來！」他解開縛住草藥的繩子，將五條短索接起來，成爲一條長繩，四人發一聲喊，將太清按倒，太儀立即將他雙手反到後面，結結實實地紮住。

太清知道自己一個人鬥不過他們四個，放棄抵抗，任由他們胡爲，太儀將太清吊在樹上，道：「你說不說？」

「不說！打死我也不說！」

「打死你？這豈不便宜了你？」太儀道：「打死你師父還要責罵咱們……大師兄，你有什麼好計謀？」

太光抬頭向四周看了一下道：「有了，你們看到麼？他頭上便有一窩螞蜂，咱們只要拋一塊石頭去，就有他受的了！」

太虛叫妙，太儀口中唸着咒語，忽然大喝道：「脫！」只見太清的內外褲自動滑了下來，接着他手指向上一指，上衣也敞開了。

太和道：「五師弟，所謂君子不吃眼前虧，你還是乖乖說了吧！」

太虛說道：「是啊，被螞蜂釘的滋味可不好受啊！」

太清雖然害怕，但仍倔强地道：「我就算死也不會告訴你們！我已受了你們十年的氣了，有朝一日，一定要報仇！」

「眞是痴人說夢話！」太光道：「師弟，你們怕不怕他報仇？」

太虛等人一齊笑了起來，太儀道：「你今日不說也行，但日後師父若私自敎你武功，你便得傳授給咱們，不准藏私！」

太清咬牙道：「你們在做夢，終有一日我也要讓你們嚐嚐被螞蜂釘的滋味。」

太儀大怒，道：「大師兄，別跟他磨嘴皮了，咱們給他一點苦頭吃吧！」

太光道：「三師弟，咱們只是看不過眼助你而已，一切由你決定，而且師父若知道了，咱們陪你受罪可不化算呀！」

太儀一拍胸膛，道：「師父那裏小弟一力承担，請你們退開一點！」他彎腰拾起一塊石頭，脫手飛出，擊中螞蜂窩！

只聽「嗡」地一聲，數百隻大螞蜂湧了出來，太清又驚又怒，只看了一眼，便立即閉上雙眼。那些螞蜂在半空飛了一圈，便向太清飛去。

太儀哈哈大笑，道：「五師弟，等下請你告訴咱們，那滋味如何！」

他認爲那窩螞蜂，起碼也會有數十隻釘着太清，不料那些螞蜂飛至太清頭上兩尺，忽然一齊散開，太光等人正在奇怪，那些螞蜂忽然向他們飛過來！

太光大吃一驚，叫道：「快跑！」轉身撒腿便跑，但螞蜂來勢極快，眨眼間，在他們四人的頭上，各自釘了二三十口，頭臉都腫了起來。

四人跑了好遠，見螞蜂不再追來，才停步喘氣。太和苦着臉道：「咱們如何回去向師父解釋？」

太光道：「這還不容易？就說咱們採山藥時，不小心踹着螞蜂窩！」

太虛道：「這事奇怪！那些螞蜂最接近太清，他爲何反而無事？」

太和撫着臉道：「莫非太清有驅蜂之能？」

太儀咬牙道：「師父太過偏心，有他在，咱們便沒有好過日子，得想個辦法，把他趕掉！」

太光冷冷地道：「趕掉有什麼用？要令他失歡，咱們再慢慢折磨他！」

太和道：「師父爲什麼會私自敎他武功及法術？」

太儀恨恨地道：「誰知道！」

忽然背後有人道：「因爲你們老是欺侮他年紀小，爲師若不敎他些防範的工夫，他豈不是要讓你們折磨死？」

太光等人一驚，連忙回首，只見抱琴道長就站在他們背後，目光冷峻，四人低着頭，輕聲叫道：「師父……」

「跪下！」抱琴道長一反平日慈祥和藹的神態，語氣嚴厲之至！太光等人不由雙腳一軟，跪倒地上。「被螞蜂釘的滋味如何？」

太光等人頭面又熱又痛又癢，難受之至，但怎敢作聲？抱琴道人道：「沒我的命令，不許站起來！太清呢？」

太儀看了師兄一眼，道：「他，他在樹林裏……」

抱琴入林，遠遠見到太清，便將手一抬，繩子中斷，太清輕輕巧巧地落在地上，連忙拾起褲子穿上。「師父，他們……」

抱琴慈祥地一笑，道：「不用說，爲師一早便知道一切了，你做得對！」

「原來師父早已來到，難怪那些螞蜂會反釘他們！」太清不解地道：「師父，他們老是欺侮我，爲什麼你不許我露出你私自敎我的武功？」

「第一，他們終是爲師之徒，若讓他們知道，一來爲師不好意思，二來反會令

他們憎恨你！第二，你們終是同門師兄弟，豈可動武？」

太清憤憤不平地道：「每次都是他們迫徒兒動手的！」

「他不仁，你不能不義！」抱琴輕輕撫弄他的頭髮，道：「孩子，其實這對你也是個鍛煉啊！」

「師父，他們品性既然不好，你爲何又收他們爲徒？」

「他們跟你一樣，都是無依無靠的孤兒，師父不忍見他們餓斃，二來也想盡點心力，敎導他們成材，事實上亦已有點成績！」

太清道：「師父，那徒兒以後如何跟他們相處？」

抱琴道：「你不用担心，師父准許你下山！」

太清又驚又喜：「師父你肯讓徒兒下山？那師兄他們……」

「他們不同！他們惡根未除，下山只會貽害世人！不過，你在冬至之前，就得回山！」

「是！」太清高興過後，又有點担憂：「師父，徒兒下山去那裏？」

「隨便你！」抱琴道：「你可以先去找你父母！」

「徒兒父母是誰？」

「爲師只知你養母姓汪，住在三星鎭，你去那裏問問她，也許她會告訴你！」

太清搖頭道：「她一向待我很兇，一定不肯告訴徒兒！」

抱琴笑道：「你自然有辦法令她告訴你！還有一點，江湖上人心險惡，你要小心！更不可恃强凌弱，否則讓爲師知道，便追回你的武功！」

太清忙道：「這個徒兒知道，師父還有什麼敎示？」

「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不要輕視任何敵人！」抱琴道：「等下你收拾一下之後，便到爲師丹房來，爲師有些東西送給你！」

× × ×

初夏，三星鎭忽然來了一個背後掛着一頂草帽的小道人，他便是太清。

太清找到鎭上的一座城隍廟，可惜廟太小，沒有廟祝，他只好截住一個行人，問道：「請問貴鎭，有沒有一個姓汪的女人？」

那人問道：「這女人多大年紀？嫁了沒有，夫家姓什麼？」

「大概三四十歲，小道不知她夫家姓什麼？」

那行人搖搖頭，太清扯下領子，露出頷下的一隻八卦玉墜，道：「施主可認得這是誰家之物麼？」

那人看了幾眼，驚訝地道：「這是翡翠，好生貴重的，你再去問別人，也許有人認得！」

太清一連問了好幾個人，都表示不知道，三星鎭跟十年前比較，變化不大，但太清當時的年紀實在太小，印象極其模糊，在鎭上走了幾遍，都認不出當年的舊居，看看天色已晚，便到飯館買了幾隻饅頭，然後到城隍廟去。

他吃了饅頭，只因路上走累了，便倚着牆睡着了，睡了一陣，忽被一陣腳步聲驚醒，有人道：「老大，這廟俺知道晚上沒人，咱們不如到裏面歇一夜吧！」

太清心念一轉，便藏在布幔後面，接着便有四五個漢子走了進來，一個粗啞聲音的道：「老七，看看還有沒有未燒盡的紅燭，點一根！」

過了一陣，廟內便有一點光綫，太清悄悄掀開一角布幔望出去，只見地上坐着五個大漢，最威武的那個，年紀還不到三十，滿臉青慘慘的鬍鬚茬子，神態十分嚇人，兩個年紀已近四十，另外兩個則只有二十餘歲。

那神態兇煞威武的道：「他奶奶的，這幾年十分倒霉，老是找不到羊牯，俺已有三天沒喝過酒了！你們呢？」

年紀輕的道：「俺還不是？找到羊牯，那知身上又沒幾個錢，還不够老子買酒喝！」

「老七你呢？」

一個面上有刀疤的道：「老大別提了，俺最近運氣背得很！」

老大問道：「老包，你以前吃過老子不少酒肉，今日該請俺樂一樂了吧？」

老包嘆了一口氣，道：「俺比老七更背，連老婆也跟人跑掉了！不是俺不請老大，實在俺今天晚上也還未吃飯！」

老大罵了一聲：「他奶奶的，指望你們關照，那知道都是難兄難弟！」

另一個道：「若不是難兄難弟，又怎會跑到一起？」

老大道：「猴子，你素來是咱們的軍師，快替咱們想想辦法，就算不能發達，也得賺點銀子花花！」

那人尖臉猴腮，果然有點像猴子。「你們靜一靜，待我想一想！」

「快點，你再慢，俺們都餓死了！」

過了一陣，老大又問道：「想到了沒有？」

猴子道：「有了，你們該知道楊家寨那個楊大財主是怎樣發達的吧？」

老大罵道：「操你娘的，你別賣關子，快說個清楚！」

「楊大財主本來也只是個小混混，不過他自小便到外面去，後來富了起來才回祖家，建宅修路顯威風，其實他以前跟幾個拜把弟兄合謀勒索了一個姓黃的財主一筆錢，這姓楊的沒義氣，事後毒斃了三個拜把弟兄，把贖金全吞了！」

老七道：「想不到楊長倒是個人物，要得！但他發了跡，可不曾跟咱們這種人來往，咱們去求他，他肯接濟麼？」

「當然不肯！」「猴子」道：「發財立品，這是一般人的通性，而且人做了虧心事，到底有點不自在，所以楊長變得虔誠起來，老是往神廟裏鑽，咱們大可以利用這一點，敲他一筆！」

「妙！」老大問：「但如何敲他？」

「咱們先到他家去扮鬼，然後再假扮遊方道士經過他家，最後……」「猴子」說話聲音越來越低，太清只能聽到一半。

老包道：「但咱們這幾個人，也許他都認得，只怕他不上當！」

「猴子」道：「俺有一個朋友，是做道士的，俺可以找他來，大家跟他會議一下，不過一定要分一份給他！」

「這個自然！」老大道：「他懂得抓

鬼麼?」

「懂個屁！幼年跟個道士學了些咒文，後來便專替人家辦喪事，搖搖招魂鈴糊口！」

「刀疤」老七問：「這人在那裏?」

「這便是俺約你們來這裏的目的了！他有個表姐住在本鎮，他最近來她家作客，俺就是要去找他！現在有了這個計劃，正好打鐵趁熱！」

老大道：「那你還不快去！」

「猴子」道：「你們在這裏等我，若說得入港，俺便來引你們去！」說着便出去了。老大他們沒酒喝，沒肉吃，都提不起精神，紛紛倒在地上，太清連忙放下布幔，免得被他們發現。

他心中暗道：「瞧這幾個漢子，九成九是歹人，哼，他們要扮鬼嚇人，我何不也去看看熱鬧，說不定還可以……」

過了頓飯工夫，「猴子」便回來了，他興高采烈地道：「老大，他肯了！就請你們過去仔細商量一下！」

老大他們都是精神一振，自地上爬了起來，跟「猴子」走了，城隍廟內只剩下一個太清，他知道他們要去什麼地方，找什麼人，也不着急，心想慢慢再起程也來得及，是以又進入夢鄉了！

次日早上，太清到鎮上問人，有人告訴他，楊家寨離三星鎮七里，又指了方向給他，太清找不到汪氏，便向楊家寨進發，他知道「猴子」他們沒這般快進行陰謀，所以在附近鄉鎮蹓躂，一是打發時間，二是碰碰運氣。

這天他來到一爿賣點心的店舖前，肚子餓正想伸手拿錢，忽然有人問他：「喂，你是不是要買包子?」

太清轉頭望去，只見路旁停着一匹川馬，一個穿紅衣的姑娘拉着馬，好像在等人，太清見她年紀跟自己差不多，臉上有點發燒，呆呆地道：「是的，女施主喚我麼?」

「這裏還有別的小道士麼，不喚你喚誰?」

太清有點氣，道：「女施主也不比小道大，怎地口口聲聲喚我小道士?」

「不叫你小道士，難道叫老道士?」

太清忍住氣問道：「女施主喚小道有何指教?」

「你不用買包子了，我這裏有，你拿去吃吧！」

太清不由有氣，哼了一聲，道：「小道身上有錢，爲何要吃你的！」

那紅衣少女不悅地道：「你看不起我麼?我本是要買給師父吃的，不想她老人家失約，所以才給你！」

「對不起，女施主留下自己吃吧！」

「眞是好心不得好報！」紅衣少女忽然將包子拋在地上，旁邊幾頭黃狗，立即搶前，將包子叨走，她笑道：「早知餵狗還好！」

太清冷笑一聲：「你身上多了幾個臭錢罷了，有什麼好神氣的！」

紅衣少女臉色微微一變，道：「你怎知道我有錢?」

「若是知道粮食得來不易的，就不會這般糟蹋，也不會說那種話！」太清端錢買了兩個包子，將一個塞進嘴巴。

紅衣少女大怒，走了上前，道：「你這算是教訓本姑娘?」

太清瞪了她一眼，道：「是又怎樣?你這般兇，將來去那裏找婆家！」

紅衣少女臉上泛着紅暈，忽然伸手一掃，把太清的包子掃落地上，一隻伏在旁邊的黃狗，標了過來，叨住包子，搖着尾巴跑掉了！

太清不由也怒起來道：「快賠我的包子！」

少女雙手叉腰，道：「姑娘不賠，你又奈得我何！」

太清一向在山上，不曾與女子打過交道，心中雖然氣個半死，但仍忍住，暗道：「女人果然不是好東西，難怪師父叫我小心！」他忍着氣，又掏錢買了兩個包子，轉身走去。

那少女見他不發一言，反倒有點不好意思，訕訕地說道：「好吧，我賠錢給你吧！」

太清冷冷地道：「誰稀罕！」言畢大步而行，那少女拉着馬跟在後面，到了郊外，仍然如此，太清不由轉頭道：「你跟着我幹甚！」

少女臉上一紅，反唇相稽道：「這條路是你的麼?」

太清板下臉來，道：「不是我的，但不準你跟着我，你若不是跟我的，你就走在前面吧！」

「臭道士，你別臭美，誰要跟你?哼，你叫我走在前面，莫非你想跟我?」

太清哈哈笑道：「除非你有意讓我跟你，否則，你大可以騎馬急馳，我追得上麼?」

少女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她自小便讓人寵壞了，幾時受過這種氣?不由怒道：「今日姑娘便教訓教訓你！」

說着放下馬韁，搶前幾步，揮掌向太清臉上摑去！

太清哈哈笑道：「要打架?那你是自討苦吃！」他縮頭聳肩，退了幾步，少女那一掌登時落空！她再標前幾步，一招「鐘鼓齊鳴」，撞擊太清左右「太陽穴」！

太清立即回以一招「野馬分鬃」，將對方雙臂盪開。少女道：「原來你還是會家子，姑娘看走眼了！」

太清道：「你看走眼，我却沒看走眼！」原來那是抱琴在他臨下山時告訴他，大凡單身婦女行走江湖，十個有九個是會家子，這姑娘年紀輕輕，獨自一人，還會騎馬，若不是身懷武功，又怎會如此?不過太清只怕她難纏，不怕她武功高，因爲他自信可以打贏她！

不料那少女竟得名師指點，身法靈活，拳脚齊施，鬥了好一陣，太清竟贏不了她，心中暗暗詫異，那少女也十分煩躁，當下抽出劍來，喝道：「看劍！」二尺半的一柄青鋼劍，指向太清的心窩！

太清身上只帶了柄桃木劍，不敢拿出來應敵，只得展開小巧的輕身功力跟對方周旋。少女笑道：「你現在知道姑娘的厲害了吧?」

太清道：「我只知道你的劍厲害，要是我有兵器在手，十個你也死掉了！」

少女大怒，說道：「今日姑娘便先殺了你！」

太清見她劍勢越來越凌厲，將周圍的退路全部封死，使他身法難以展開，不由暗自驚道：「不好，想不到我太清今日要死在這裏！」他心思靈活，忽然把手一揚，喝道：「看鏢！」

少女吃了一驚，見他揚手，立即閃開，太清轉身便跑，氣得她咬牙道：「臭道士，下次碰到你，叫你知道姑娘的厲害！」其實她話說得兇，眞要她殺人，她可不敢，也樂得太清挾着尾巴逃掉，省得自己下不了台！

她走了一陣，已不見太清的身影，便爬上馬背策馬前進，走了里餘路，路旁都是茂密的樹木，她也沒有在意，不料胯下馬兒忽然一蹶，她冷不及防，當堂被拋下馬背！

只聽一個笑嘻嘻的聲音道：「臭女人，你如今知道道爺的厲害了吧！」

少女一抬頭便見到太清在樹上向她扮鬼臉，她又羞又怒，急忙跳了起來，這才發覺有一條繩子縛在兩端樹幹上，將路攔住，只怪自己沒看見，才讓馬兒絆着繩子，她抽出寶劍，斬斷繩子，雙脚一頓，抱劍飛向樹上！

太清見她上來，便一個後翻，跳落地上，少女緊追不捨，太清抄起地上的一根樹枝，道：「你不是要殺死道爺麼?」舉起樹枝向少女，劈頭劈臉掃去！

這樹枝頗粗，而且很多橫枝，太清使來雖然毫無法度，但那少女也甚難抵擋，不斷後退，太清哈哈大笑：「到底道爺勝你一籌！」

那少女又急又氣，被他迫得退出路上，偏生那馬又停在一旁。「你叫我一聲道爺，我便放過你！」

少女罵道：「臭道士，臭道士！」罵着她眼淚竟撲簌簌淌了下來。

太清一怔，問道：「你哭什麼?」不由住了手，那少女轉身跳上馬背，拍馬而去。

太清抓抓頭皮，道：「女人眞是奇怪！」他嘆息了一陣，也開始上途了，他在附近遊玩了三天，可惜却找不到陪他玩的人，不由想起那個少女來，可是一想起她，他又暗自罵自己：「那妖女害得道爺丟失了一塊銀子，倒霉之至，我還想她作甚?還是趕緊去楊家寨吧！」

× × ×

楊家寨因爲建在山腰上，爲了防盜他們在四周築了一道木柱牆子，有如山寨，寨內的人全都姓楊，故以此爲名。

楊家寨約有四五十戶人家，但由於楊家寨的人都擅於做生意，是以富裕之家頗多，連帶商業繁盛，附近的小販也喜歡挑貨到那裏賣，不過酉時過後就得離開，因爲寨門要關閉。

太清到了楊家寨，見那裏的房舍大都用粗木柱建造，甚覺新奇，便在寨內走了一遍，寨內的人見一個小道士走來走去，也十分奇怪，不過見他年紀輕輕，也沒放在心上。

太清走進一家小食店吃點心，見店裏的食客，都在低頭議論，他聽不到他們說什麼，不過却猜到幾分，不時轉頭望出店外。

小食店的對面便是一座大宅，唯有這座宅子是磚屋，他估計必是楊家寨大財主楊長之家，店家見他久坐不去，忍不住問道：「小道長，你來咱們這裏作甚?」

太清道：「小道最近藝滿下山，雲遊四海，路經貴寨，覺得這裏的屋子很新鮮，所以上來看看。」

店家道：「敝寨並不大，也該看齊了吧！」

太清道：「施主不是要趕小道吧?」

店家忙堆下笑容道：「不不，小道長喜歡坐，但請坐吧！」他替太清斟了一杯茶：「不過老朽又有點奇怪，你老是看對面，有甚麼好看的！」

太清暗道：「這掌櫃眼睛好利！」當下問道：「對面那大宅是誰的家?」

「敝寨首富楊長楊財主。」

太清故意搖搖頭，說道：「奇怪，奇怪。」

店家臉色一變，道：「小道長覺得有什麼奇怪?」

「眞是奇怪之至！」太清裝成一本正經，搖頭擺腦地嘆息着，此刻不但店家奇怪，連那些食客也都圍了過來。

「小道長你能說得出奇怪的地方，這些點心俺們請你。」

太清反問：「楊財主家這兩天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店家臉色一變，道：「小道爺，你如何知道的?」

「你不用問，所謂天機不可洩漏。」太清道：「你們不要四處張揚，免得人心惶惶。」

店家又問道：「小道爺，你懂得捉鬼麼?」

太清笑着道：「捉鬼的人來了。」他手向外一指，衆人沿着他的手背望去，果見一個道人正在楊長家外，與一個家丁說話，家丁忽然進內，不久又將這人引了進去。

店家道：「那是你師父。」

太清哈哈一笑道：「他做小道的徒弟也不配。」衆人見他大言不慚，都有點不以爲然，太清忽然道：「這道士沒有眞材實料，直到交鋒的時候，還得我出手才行呢。」

一個食客道：「那你大可以向楊財主表明一切，他絕對不會虧待你！」

「這便是我要跟店家商量的事了。」

店家問：「你要跟我商量什麼?」

「小道想在你這裏躭下去，到半夜你才帶我到楊家，包有你的好處，若是我現在去，他們一定不相信我，誰叫小道生來矮小，其實小道今年已經三十四歲啦！」太清胡吹起來，食客們都聳然色變。

店家道：「假如你是個混混，老朽豈不要被你害苦。」

「你不用怕，若小道沒法解除楊財主的災難，便任由你們處置。」

店家見他說得斬釘截鐵，便答應了他的要求。

× × ×

楊長雖然害心病，但仍掙扎起來，陪着廣通道長飲宴，廣通道長「仙風道骨」，但胃口奇佳，酒量更豪，杯到酒乾，楊長忍不住問道：「道長等下要施法，不用齋戒麼?」

廣通笑道：「法力不够的人，才要齋戒，以貧道之本事，提幾隻小鬼，若也要齋戒豈不笑壞人了。」

楊長陪他笑了一聲，仍有疑問：「道長怎會到敝寨？」

廣通道：「貧道本是要去打虎嶺，在貴寨下面經過，便發現寨上有妖氣冲天，所以忍不住來看看。」

楊長一怔，「怎麼鬼也有妖氣！」

廣通哈哈笑道：「那是因爲鬼跟妖怪聯成一氣，所以也沾上妖氣了，楊施主只管放心，這件事就包在貧道身上。」

楊長道：「只要道長能驅鬼除妖，楊某便依諾言送五十兩銀子與你。」

廣通酒醉飯飽，伸了一個懶腰，才說道：「貧道叫你準備的東西，都辦齊了沒有？」

「辦齊了，是不是現在就開始。」

「那有這般簡單的，請施主着人弄一盆蘭湯，貧道得先洗個澡淨個身。」

楊長慌忙說道：「楊某這就去着人準備。」

× × ×

子時，天上無月，只有三三兩兩的星星，楊長的巨宅一片漆黑，只有後花園點了一根蠟燭，一個家丁跑了進來報告：「老爺……那些東西好像又來了……」

楊長臉色一變，忙道：「請道長施法了。」

廣通道：「你們都躲在房中，嘿嘿，爲了讓你們看看貧道的本事，就破例准你們在房中偷看。」

「是是！」楊長叫道：「你們都回房去。」

× × ×

廣通披頭散髮登上法壇，只點起香燭，口中唸唸有詞，忽然花樹後升起一個骷髏頭，嘴骨嗡動，發出沙啞的聲音：「廣通，誰要你多管閒事？」

廣通大喝一聲：「呔，你們是那來的野鬼，速速報上名來。」

骷髏頭道：「咱們是楊長的拜把兄弟，十年前被他用毒藥害死，現在請准閻王，特來找他報仇！咱們與你陰陽隔絕，無冤無仇，你不要做他的替死鬼！」

廣通哈哈笑道：「貧道會做楊長的替死鬼？笑話，不管你們跟他有什麼仇，總之有我在此，你們便休想進去！」

「那就別怪咱們先把你的魂拘走！」骷髏頭嘴角一張，一股綠色的火焰，直噴過來。

廣通立即燒了一道符咒，喝道：「黃巾力士，速速將惡鬼拘回。」

忽然遠處傳來「蓬」的一聲響，似是雷聲，廣通桃木劍迎空亂劈，花樹搖幌，啁啾之聲不絕於耳！

房內的楊長只看得臉色青白，冷汗涔涔，跪在地上，悄悄禱告：「林老大，是小弟不對，小弟以後一定多燒些金銀紙錢給你們，你們放過小弟吧……小弟寧願下世結草銜環……」

廣通又燒了一道符咒，含了一口酒，噴在燭火上，「蓬」的一聲，升起一團火焰，花樹後忽然傳來一道尖銳的叫聲，接着一個沙啞的聲音道：「楊長，我不會放過你的，一個時辰之後，待我拿了閻君手令，再來拘你的魂。」……

話音一落，花樹後湧起一團幽幽的烟霧，楊長縮在窗後，不敢再看，一顆心緊張得幾乎從口腔中跳出來。

良久，房門「篤篤」地敲響，楊長心頭怦怦亂跳，沙着聲問道：「誰呀？」

外間傳來廣通的聲音：「楊施主，是貧道。」

楊長舒了一口氣，慢慢走前將門拉開，只見廣通手上提着一枝火熠子，頭臉全是汗珠，連道袍也濕了，他吃了一驚，問道：「道長，你怎地……」

廣通嘆了一口氣，道：「好厲害呀，原來這些野鬼跟施主有仇！」

楊長聲音發顫地道：「萬望道長慈悲，救救楊某。」

「不是貧道不救你……」廣通走了進來，以火熠子引亮手上的油燈，長嘆一聲：「楊施主，有一件事你必須知道，所有來報仇的野鬼，最兇的莫如冤鬼，其實是他們來報仇的時候，更難制服。」

楊長更驚：「請道長設法，將他們拘走。」

「不是貧道不肯，只是……咳咳，你剛才諒必也聽到，他們是得了閻王的批准來報仇的。」

「道長有什麼條件，但請開口，只要楊某辦得到的，一定答應。」

廣通心中暗暗高興，臉上卻裝出爲難的神色，沉吟了一陣才道：「咱們出家人，爲世人解除苦難，本是宗旨，不過貧道若替你將那幾隻野鬼趕回陰間，我自己起碼得損失五六年的功力……這五六年貧道及徒弟們的生活，可就成問題……」

楊長忙問：「道長要多少銀子？」

廣通想了一下，道：「兩張五百兩的銀票？」

楊長「啊」地叫了一聲，道：「要一千兩。」

廣通不悅地道：「剛才那些野鬼已經告訴了貧道，你曾謀財害命，反正你得來的也是不義之財，何必吝嗇。」

「不是楊某吝嗇，但一時之間去那裏籌集得這多銀子。」

廣通站了起來，道：「那就等你籌集齊了，貧道再來吧！」

楊長連忙將他拉住，說道：「道長千萬要救救弟子，弟子手頭上實在沒有這許多銀票。」

「那有多少？」

「七八百兩吧！」

廣通想了一會，說道：「好吧，出家人慈悲爲懷，也不與你計較，你叫人去拿吧，貧道便拚着回去大病一場，爲你解了這場災難。」

楊長立即叫道：「來人！」一個家丁應聲跑來，楊長道：「萬壽，你不在前院，跑來這裏作甚？」

楊萬壽道：「啓稟老爺，楊連城帶着一個小道人說要來見你！」

楊長一呆，問道：「那老傢伙來此作甚？」

「他說他替老爺你帶了個會捉鬼的道人來。」

楊長大喜，道：「快請。」

廣通臉色一變，不悅地道：「楊施主

是不相信貧道的本事?」

「怎敢?不過多一個總是好的!」

貧道施法一向不得有人在旁，否則法術不靈！」

「道長莫急，也許是招搖撞騙的也未定，而且楊某也還沒說要他捉鬼，光祿，到大夫人房中，叫她取七百兩銀票來。」

廣通本來要走，但一聽到這七百兩銀票，登時又坐了下來，他冷哼一聲：「等下待貧道考考他的經文咒語，便知道他是眞的還是假的！」

說着楊萬壽已帶着那食店的老掌櫃及太清進來了，老掌櫃楊連城道：「老爺萬福！」

「免了，連城叔，你這時候來找我何事？」

「老朽有個朋友的兒子今日來看我，就是他！」楊連城指一指太清，他說你宅上有妖氣，叫老朽帶他來的！

廣通冷笑一聲：「道兄今年幾歲?」

「三十四。」太清淡淡地道：「道兄呢?」

「你三十四歲?」廣通幾疑是自己聽錯。

「不錯，因爲貧道在十四歲便練成了『太乙永春功』，所以再過三十四年，也是這個樣子！」

「貧道倒不曾聽過有此種神功的！」

太清冷冷地道：「你不曾聽過的事多得很，何止此項！」

「哼！那你看出這宅有什麼妖氣?」

太清轉首道：「大叔，你請出去，待小侄跟楊財主說話！」

楊連城出房，太清將房關上，道：「那是幾隻來找楊財主報仇的冤鬼！」

楊長大驚，身子像篩米般亂抖，廣通也猛吃一驚，心中詫異不已，極力保持鎮定，問道：「還看到什麼?」

「黑氣之中有血光，說明這些冤鬼當年是七孔流血而死的！」

此言一出，楊長與廣通更驚，楊長霍地跪下，道：「請道爺救救弟子。」

太清故意看了他幾眼，道：「貧道瞧你的額，便知道你少年是幹些沒本錢的勾當，也應破財擋災，這位道兄要拿你多少錢?」

楊長道：「七百兩銀子。」

太清心頭一跳，道：「想不到『猴子』他們心這般狠，好，我也樂得敲他一筆！」當下道：「捉這幾隻冤鬼，也得花七百兩銀子，太多了，若是貧道三百兩便可以。」

楊長慌忙應道：「行行，弟子決定請你！」

廣通忙道：「且慢！楊施主，你便相信他的話?莫以爲有便宜可撿，須知法力稍爲不够，冤鬼進屋，屆時菩薩也救不了你！」

楊長又吃起驚來，說道：「這如何是好……」

廣通道：「小道，你懂得唸什麼經文，且唸幾句給我聽聽！」

太清冷冷地道：「你不過是個專替人家辦喪事的蹩脚道士而已，懂得什麼經文?我也問你，你懂得什麼法術?」

廣通哈哈大笑道：「貧道若要你考，豈不笑死人?你連一首經文也不懂，也敢來招搖撞騙，難道不怕楊施主捉你去見官麼?」

「見官有什麼可怕?」太清說道：「你是不是聽我唸經文，好，貧道便唸一道咒文給你聽聽！」說着飛快地唸了數百個字！

廣通寒着臉道：「這是什麼咒，不是你胡謅的吧?」

「這咒叫做脫褲咒！」

廣通大笑：「楊施主，你也聽見了吧，他分明是來撞騙的，可憐你病急亂投醫，却找了個喪門星！」

楊長怒道：「連城叔，你進來！」

太清不慌不忙地說道：「慢來，請道兄站起來一下，屆時便會相信貧道所言不虛！」

廣通果然站了起來，道：「貧道就看你還有何種花樣！」

不料太清又唸了幾個字，忽然把手向廣通下身一指，喝道：「脫！」只聽「卜」的一響，廣通褲帶忽然斷裂，褲子「刷」地滑落地上，幸好道袍够長，否則可眞要出醜露乖乖。

廣通滿臉通紅，連忙把褲子提起，怒道：「你這是什麼妖術?」

太清又唸了幾句咒文，手指向窗子一指，那窗子「格」的一聲，自動打開，一陣風吹了進來，太清手指指向廣通的頭頂，廣通頭上的道冠登時被吹落地，他得意洋洋地道：「道兄認爲是什麼法術?」

廣通又驚又怒，說道：「是……是妖術！」

「好，那你就使一下妖術給貧道看看，使不出來的，你才是招搖撞騙的！」

廣通一張臉忽青忽白，登時呆在當場，不知所措，楊長道：「道長你便讓他開開眼界吧！」

太清笑道：「他的法術若高强過我，貧道願將頭上的人頭送給他！」

廣通道：「捉鬼要傷元氣，你喜歡捉，貧道便讓給你就是！」他見來了個「眞傢伙」，便想脚底抹油，不料太清已攔在他身前，他又驚又急，喝道：「貧道已將生意讓給你，你還待怎地?」

「貧道想請你下來，看我捉鬼！」

話音未落，廣通已一拳望太清擊去，太清身子一蹲，回了一拳，直奔其小腹。廣通一急之下，左臂提起一格，褲子已滑了下去，太清哈哈一笑，一仰身，一脚踢出。

廣通急忙一退，不料他一時忘記雙脚給褲子絆住，退得急，登時跌倒地上。

太清忽然伸手在他腰上麻穴戳了一下，廣通登時不能動彈，楊長見狀知道太清有點本事，連忙跪在地上。「道長，請恕弟子無知，剛才言詞無禮，請原諒！」

太清道：「你叫人拿條繩子過來，把他綑住！」原來他自知功力不足，雖然點住廣通穴道，但只片刻有效，過了一陣，氣血暢通，穴道自解。

楊長連忙打開房門，叫人把廣通縛住，那個叫楊光祿的家丁已將銀票拿了過來，楊長道：「只要道長能驅走那些野鬼，弟子願送三百兩銀子給你！」

太清說道：「好好，那些冤鬼幾時再

來？」

「他們說一個時辰之後！」楊長將剛才的事說了一遍。

太清笑道：「包在貧道身上，不過你得聽貧道吩咐，如此這般……」

× × ×

丑時剛屆，後院上空忽然多了些綠色的烟霧，太清點了香燭，縮在桌後，只見綠烟之中有幾個骷髏頭在飄動，發出沙啞的聲音：「廣通，你還不走？」

太清忍住氣不答，那骷髏頭叫道：「你害怕了是不是？」

太清仍不現身，骷髏頭嘹嘹笑道：「你也縮起來最好，咱們可要進去找楊長報仇了！」

太清在香案後站了起來，道：「隨便，請吧！」

骷髏頭道：「你是誰？」

「貧道是專捉妖魔、鬼怪、無賴、流氓的活神仙！廣通已被貧道抓住了！」

骷髏頭忽然停住，綠烟仍然飄動着，太清冷笑道：「你們商量好了沒有，我可要唸咒了！」他唸了一陣咒，喝道：「疾！」烟霧太濃，情況難明，太清又道：「點火！」

剎那間，屋內湧出十七八個提着火把和鋼刀的青壯家丁，那些家丁有點驚，太清却道：「怕什麼，貧道現在才發現，原來他們不是鬼，是人！人扮的鬼！」

這句話一落，只見烟霧翻騰，那幾個骷髏頭也不見了，太清大聲叫道：「守住圍牆，不要讓他們逃掉，誰敢逃走便亂箭射死，亂刀砍殺！」

烟霧中有人叫道：「饒命饒命，請莫放箭！」

太清喝道：「老包、『猴子』、『刀疤』老七，你們都給貧道滾出來！」

一忽，只見濃烟中走出幾個手提褲頭的漢子來，神態十分狼狽，楊長自房中衝了出來叫道：「你們眞的是人扮的啊？」

太清道：「你若還不相信的可到烟霧中找一找，那幾個骷髏頭一定在地上！」

待家丁把骷髏頭拾來，楊長問道：「道長，你如何知道他們是人不是鬼？」

太清故意嚇他：「貧道若連這個也分不出來，還敢行走江湖，與魑魅魍魎爲敵，楊施主，銀票！」

楊長只當他是活神仙，那敢不給？乖乖送上三百兩銀票。太清道：「若有碎銀的替我準備幾塊，夜深了，施主有沒有靜室，貧道要休息了，明天再找你說話！」

楊長連忙帶他到靜室，太清也不客氣，和衣躺在床上，睡了個好覺，他一下山便做了一件這般痛快又省力的事，在夢中也幾乎笑出聲來！

次日，太清直睡至午時才下床，他走出房外，便見到外面立着兩個丫頭，太清問道：「你們在作甚？」

丫頭道：「老爺問道爺有何吩咐？」

太清抓抓頭皮，道：「沒有沒有，他在那裏？」

丫頭道：「老爺還問道爺要不要洗臉洗澡？」

「那敢情好，替道爺送水進來！」太清見她們一副必恭必敬的神態，不禁有點飄飄然，端起架子來。

待他到飯廳，楊長早已坐在那裏等候，見到太清連連作揖問好，又叫人送上早點，早點之豐盛，令太清目不暇給，心中暗道：「可惜這胖子不好玩，要不然在他家多呆幾天，吃個痛快才走！」

吃過早點，太清乾咳一聲，道：「貧道昨夜吩咐你的事，你都辦妥了？」

楊長忙道：「弟子已備了一包碎銀，給道長路上使用！」說着把碎銀遞上。

太清解開拈了三塊碎銀，重新包好放進懷中，又咳了一聲道：「楊施主，你以前所作所爲，逃不過貧道的法眼……」

楊長臉色大變，道：「是是……但弟子早已改過向善！」

「若人人學你搶了錢，發了財再來改過向善，這世間還有好人和歹人之分？」

楊長額上冷汗涔涔，唯唯喏喏，不敢吭一聲。太清道：「貧道昨日上山，發現那條路多已損壞，貧道當然沒問題，但是寨內那些老弱，可就……」

楊長截口道：「道長放心，弟子立即僱人修路！」

「這才像話！」太清忽然覺得自己高大了不少，心中得意之情，筆墨難以形容，他哼了一聲，長身道：「好啦，貧道也要下山了！」

楊長道：「道長何不多住幾天，是不是嫌弟子服侍不周？」

「貧道濟世爲懷，可不是貪圖安逸的，叫人帶我出去！」

楊長親自送太清出門，太清到食店，把那包碎銀送給楊連城，然後飄飄然下山去。

（未完…）

無情國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可飛·圖

爲求長壽　損人利己

吐高并沒有動容。「司馬洛。」他說，「你的戰略還不錯，但是，別忘記，我已經活了這許多年，我的腦袋裏積蓄了無限的智慧，我是沒有那麼容易受激的！無論你怎樣激我，我也不會把你拖上來，讓你和我決鬥的，我只是會就這樣站着，看看你滑下去跌死！」

司馬洛咬着牙。怎麼好？他的手脚已經開始發軟，雖然他的體力比平常人是高一點的，但是，無論體力怎樣的人，都不能夠長期用力而保持不倦的。他的體力終有盡的時候，那時，雖然他的心裏是十分之不願意的，他也會滑下去的。

吐高在那上面等着，等着看他跌下去，但是，他却等得不耐煩了，顯然，司馬洛是支持得比他想像中的久，於是，他拾起了旁邊一塊石頭，格格地笑起來：「對了，司馬洛，我差點忘記了，我欠你一些債，你們中國人有一句話，就是，來而不往非禮也，我領過你一塊石頭，不能不還你一塊的！」他把那塊石頭遞到崖邊。

「不！」司馬洛尖叫起來：「不要！不要！」

他也是一個很少求人的人，但是這一次，他也不能不發出哀求了。

「祈禱吧！」吐高說。他一放手，那塊石頭便沿着斜坡滾下來。

「不！」司馬洛尖叫着：「不要！」

他不能移動身子避開這塊石頭，因爲他一動的話，他首先就要跌下去了，他只能夠看着這塊石頭直向他的頭部打下來，當石頭到達的最後一秒鐘，他只能盡人事把頭一側。

那塊石頭瞄得很準，也許就是因爲太準了，所以司馬洛的頭一側，就沒有擊中他的頭了，只是擊中了司馬洛的肩。

這一擊也已經够了，他雖然沒有暈過去，但是他的肩部却中了一擊，這一擊使他一邊身子都痲木了，於是他是不由自主地放了手。

吐高哈哈大笑，看着司馬洛滑下去，滑到了那斜坡的盡處，便不見了，那斜坡盡頭的下面可能是垂直的，因此吐高便看不見他了。

× ×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吐高讓司馬洛觀看了一場血淋淋的豹與山羊之間的娛樂，並揚言若是司馬洛不按照吐高的主意去辦事，那麼他就會讓司馬洛的女朋友莉莎去代替山羊作那血淋淋的表演，司馬洛答應吐高辦事，吐高要司馬洛設法，使羅定永遠不能回來，司馬洛答應了，並與一位啞巴啓程……吐高給莉莎喝下一種藥物，使她精神旺盛，充滿活力，是一種青春長駐的藥物……莉莎告訴吐高羅定巳死的眞相，並說司馬洛不是去對付羅定的，而是對吐高長生不老的秘密感興趣，吐高聽了大怒，立即啓程到崖頂上找到司馬洛和啞巴，啞巴在與司馬洛激鬥中，滾落崖下跌死……

當司馬洛醒過來的時候，他還以爲他是在地獄裏，但是，地獄裏怎麼會這麼冷呢？

他張開眼睛，首先看見的是藍色的天空，因此他知道現在已經是白天了，他的身子動了一動，但是他馬上就發現他失去了重心，於是他忙定着身子。

他再張大眼睛，看清楚，他就發覺，他定着身子是明智之舉了，因爲，他現在是躺在一塊石頭上，這塊石頭的面積不超過五十呎，大約有十呎長，五呎寬吧了，而它的旁邊是什麼都沒有的，全部都是空間。

因爲，這塊石頭是一條天然石柱的頂上。司馬洛向上望，看不到他跌下來的那塊斜坡。

他知道他是很幸運的，當他跌下來的

時候，他滾完了那塊斜坡，就剛好跌在這石柱的頂端，這裏離斜坡的盡頭大約十呎左右，那即是說，他實在不過只是跌下了十呎左右吧了，他只是跌得震暈了過去，並沒有死掉，當然亦未受傷。

如果他不是跌中了這石柱的頂，那後果就很難講了，他小心地爬起身來，向那平面的邊緣外向下窺望，那高度使他微感暈眩，因爲，這根石柱看來是足足有二百呎高的，如果跌不中這石柱而跌到底，那他就等於下跌十幾層樓那麼高了，甚至，假如他剛才不愼在這上面打一個滾，他也會跌下去而跌死的。

目前，他是安全了，但是，他總不能永遠留在這裏的。

他再較爲仔細地四面望望。左面是空曠的，他可以看見植物及山石在二百呎下面小如玩具，有兩隻食人鷹正在低過石柱的高度飛行，也許正在等着吃他的肉吧？這些食人鷹，在這個方面倒是很聰明的，死屍就是牠們的糧食，牠們知道什麼動物在什麼環境之下，就很快會變成死屍的。

司馬洛再扭開頭望向右邊，右邊則是懸崖了，是接續着他跌下來的那片斜坡的，不過在這裏已經不是斜坡，而是垂直而下的了。

司馬洛不會飛，他不能飛回上面去，他也不能喊救命，這山中是完全沒有人居的，如果有人聽到他的呼救聲，那也只可能是吐高而已。吐高當然是不會救他的！

因此他的唯一逃路，就只有左邊的懸崖了。

他扭轉頭，打量着那懸崖，雖然垂直，但倒並不是光滑如鏡的，也有不少凹處和凸處，而且，司馬洛鬆了一口氣地發覺，差不多與他的高度齊平之處，就有一個相當凹入的地方，就像一個山洞似的，只要他能跳過去，進入這個凹處，他就可以沿着其他凹凸的地方爬下去了，爬山雖是他最專長的運動，但他也不是從來沒有做過的，對這一門玩意，他實在也有相當的經驗。

但這石柱的頂端，與那個凹入的地方，距離有十呎之遙，他能不能安全地跳過去呢？他必須試一試！十呎並不是很容易，也不算太困難，不過問題却是，如果他一跳不中的話，那就沒有機會再試了。

由於這是唯一的一條逃生之路，司馬洛就根本不去考慮幹不幹了。他是一定要幹的，問題只是做不做得到，他小心地觀察着再下面那些一凹一凸的地方，把凹凸的情形在心裏記清楚，他必須記清楚的，否則，他就可能走錯路，而不能到達崖底了。

司馬洛花了大約一個鐘頭的時間去記清楚那些凹凸的情形，以及決定應該走那一條路。

然後，他就站起來，後退，退到石柱頂那塊平地的盡頭，站在那裏，作立定跑步三分鐘。這是用以試驗一下他的筋骨有沒有失靈，同時也是一種熱身運動。在這上面困了一夜，他已經快冷僵了。

後來，他忽然急步向前奔跑，跑到了邊緣處，雙脚一撐，整個人就凌空飛了出去，一直飛向十呎之外的崖壁。一時，他的心臟緊縮得像就要爆炸似的。如果他不是到達那凹處，他就完蛋了，他不會有機會回頭的，他只會直墮下去。

那崖壁向他迎過來，司馬洛的膝蓋在一塊大石上一撞，人就仆倒了！不過他是仆進了那個凹處，仆在那崎嶇不平的石上，他舒了一口氣，只是伏在那裏，享受着那種甜美的，得慶重生的感覺！

差不多十分鐘之後，他才站起來，開始向下爬。

這也不是容易的工作，雖然和爬山運動大致相同，但他沒有繩子和釘子。

爬山家如果失足跌下去，繩子會把他吊住。但是司馬洛却不同，他沒有繩子也沒有釘子，如果他失足跌下去，他就完蛋了，不過也沒有辦法，他總不能夠因爲危險就不爬下去的。

×　×　×

吐高緩緩地策着馬，從那密林中出來，他是在一天亮的時候就起程的，走了一整個早晨，他才走完了那片密林，當他從密林中出來時，已經過了中午，太陽正在開始向西方沉下去了，他在一處較爲平坦的崖邊停了下來，準備煮食作晚餐，因爲他知道在天黑之前，山路一直都會很崎嶇，可能連容他坐一坐的空位也沒有。

他生了一個火，燒着一壺水時，靈敏的耳朵忽然聽到山石滾動的聲音來自脚下不遠之處，他望下去，首先看見了一塊足球般的大石頭正在大約一百呎下面的山坡上滾動着，最後一彈離開崖邊，便直墮向下面那無底的深谷。他馬上一驚而呆住了，他是一個有經驗的人，他馬上就知道，這是人爲的，因爲如果是動物的話，動物是不會踏在鬆的石頭上的，動物自小在山中長大，牠們決不會在山中失足，就因爲牠們絕對不會踏在鬆的地方。

一塊石頭被踢而滾了下去，那一定是人爲的。

吐高好像石像似的定在那裏，十分謹愼地向下面張望着，不久，就看到使這塊石頭掉下去的人了，這個人就是司馬洛，司馬洛正在沿着那險惡的山崖爬下來，很辛苦地爬着，爬着。

「媽的！」吐高喃喃地駡着：「他是怎麼弄的？」他不明白司馬洛怎麼會仍然活着，他明明看見司馬洛跌下去的，他以爲司馬洛一定已經死掉了，但，現在司馬洛却明明活着。

吐高的嘴唇忽然又展開，展成一個微笑，這個微笑是充滿了兇狠和誘惑的，他蹲了下來，拿起了一塊大石，等着。

接着，司馬洛的頭就出現在他的視綫中了，這時，司馬洛的頭距離他大約有二十呎吧，吐高手中那塊石頭丟了下去。

他雖然積二百年的智慧，却也做錯了一步，他應該等司馬洛爬到上來的時候才動手，那麼，他就有把握得多了。可是，他却操之過急，當那塊石頭飛到半路的時候，幸運之神剛好看顧司馬洛，因爲他剛好抬起頭來，他看見那塊石頭直飛下來，就連忙把頭一縮，那塊石頭就在他的頭上飛過去了，距離他的頭頂不過只有一吋。

接着司馬洛一縮縮回下面去，就不見了。司馬洛並沒有機會看見吐高，但是，和吐高一樣，他也猜中了那塊石頭是從何而來的。

他知道不會是野獸所踢的，第一因爲野獸決不會踢着鬆的石頭，第二因爲野獸決不會踢得那麼準確。

當吐高看了一會仍然找不到司馬洛的蹤跡時，他便暴跳如雷了，他的長壽秘訣似乎是有一個大缺點的，那就是使人變得脾氣暴躁，很可能這是因爲長久不接近女人的緣故，如果不是前夜接近過鄭莉莎，說不定他會更加暴躁一點的！

他用脚踢滅了那堆野火，然後再把幾十塊石頭踢到崖下去。這些石頭當然不會打中司馬洛，只是會給他更進一步的證據，證明了崖上是有人正在企圖對他不利而已。

隨着，吐高就跳上了馬背，催着馬沿着那險峻的路飛馳着，向崖下而去，然而，他的一隻手則在不耐煩地撫弄着腰間那把刀子的刀柄。他很心急在司馬洛的身上應用這把刀子。

他那匹馬在險惡的山巖之間躍來跳去，經過好些似乎不可能立足的地方，終於到達了他剛才所在之處的崖下。他知道，司馬洛剛才就是在這裏的，但是，他現在望進這個地方，却看不見司馬洛了！

吐高幾乎七孔生烟！他又催動胯下的坐騎，沿着那條窄窄的山隙前進。司馬洛雖然不在，但是他是步行着，決不會逃得遠的。

那地方實在太過崎嶇險惡，吐高無法走得快，事實上，那匹馬走起來，也不會比一個步行的人快多少的。

後來，他在轉了兩個山坳之後，就看見司馬洛了。司馬洛已經在對面的山崖上了，他也不知道是怎樣過去的，總之，他已經到了對面的山崖上。吐高要追上他的話，必須再繞一個大圈子。

「司馬洛！」吐高叫道，「留在那裏，不然我會殺死你那個女人！」

司馬洛是相信他的。

司馬洛回頭瞥了一眼吐高，又繼續在對面山坡爬着，他是徒手徒脚的，但如果他懂得走在一些什麼地方，方便自己，則騎馬的人是不容易追得上的。

「司馬洛！」吐高又大叫，「那女人！想一想那女人！」

司馬洛還是沒有回答，因爲他知道，如果吐高是要殺死莉莎的話，他投降也是沒有用的，而且，他不相信吐高會殺死莉莎，他不是很喜歡莉莎的嗎？他反正是要把莉莎佔有的了，佔有不是還比殺死更好嗎？

「我要殺死你！司馬洛！」吐高又在狂吼。

司馬洛還是對他不理不睬，跟着，司馬洛已經繞過了一個山坳，不見了。

吐高氣急敗壞的把馬催動，他到底是一個在這裏活了許多年的人，司馬洛在這裏和他捉迷藏，並不會佔上太大的上風，半小時之後，當司馬洛坐在一個他認爲不可能會有危險的地方休息着的時候，忽然聽見頭上傳來一陣雷鳴的馬蹄聲，很接近到大概距離他不會超過十呎，就是在十呎的上面吧！

接着，就有一件黑色發亮的東西直飛下來，飛向他的頭部。司馬洛沒有多少可以閃避的空間，他只能够盡他的能力在那山崖上一靠，那件東西在他的臉前掠過，「鏗」一聲擊中了他脚下的巖石，又再彈起來，直飛下山去了。

司馬洛發覺那是一把刀子！吐高的刀子。他是又驚又喜了，驚的是他自己的頭顱差一點就給吐高劈去了，喜的則是吐高少了一件武器，不過，少了一件武器的吐高，威脅力還是一樣大的。吐高的力氣是那麼厲害。

司馬洛的頭頂之上一定是有一條路了，而吐高的馬蹄聲，就是沿着這條路遠去。接着轉了彎，司馬洛就可以看見他了。他看見吐高把馬一勒，而那馬前足提起，發出一聲長嘶。

吐高的臉上露着猙獰的表情，把馬勒轉了，又沿着那條路跑回來，由於角度關係，司馬洛很快又看不見他了，只是聽見馬蹄聲在頭上接近，只看見許多被馬蹄踢鬆了的石碎飛濺出來。

司馬洛奇怪吐高回來了又如何？吐高連刀也飛出去了，難道他爬下來嗎？

如果爬下來，那就太好了，因爲這一來，就會變成是司馬洛佔了優勢！司馬洛拾起一塊石頭，在手中緊握着。

吐高不像是打算爬下來的，那匹馬跑得太快了，他一定是打算再向司馬洛丟下來一件東西。

丟下來什麼呢？司馬洛現在已經緊貼在山崖上一處凹進去了的地方，丟什麼下來都很難丟中他的。

接着，吐高叫了一聲，一條長蛇忽然竄現在司馬洛的眼前。在這條長蛇蜷住了他的腰間時，司馬洛才發覺，那是一根長鞭子。然而，發覺也已經遲了，那鞭子以強大無比的勁力把他一揪揪了起來，於是，恐怖地，司馬洛就懸空了，而那鞭子拖着他在空中移動着。

在崖上，那馬背上的吐高一手持着鞭子，一手催着馬，有着釣到了一條大魚的感覺。也只有他那麼大氣力的人才可以這樣做的。因爲，要用一條手臂提起一個人，並非一件易事！接着他的鞭子就「拍」一聲斷了。

他的力氣雖然提得起一個人，但是那鞭子却吊不住一個人的重量。再加上在那粗糙尖利的巖石上揩擦着，更加吃不消，於是鞭子就斷掉了。

司馬洛既然已經離開了踏脚之地，當然就會直墮下去了！

吐高把馬勒住，傾聽着，他聽不到司馬洛跌在巖石上的聲音。也許是跌得太高，他還沒有機會聽見吧？他小心地觀察一下周圍的形勢，他記得鞭子是在那一個地方斷的，而他就在那個地方下了馬，伏下來，把頭伸出去，向下面窺望。

他看見司馬洛的一隻脚。司馬洛的一隻脚靜靜地擱在那裏。顯然是跌在一塊突出來的巖石上了，司馬洛的身體的其餘部份則被巖石遮着，看不見，不過，他可以看出，司馬洛並沒有跌了很高一段高度，他相信司馬洛一定並未跌死！

這一次，吐高決定不能再犯與上一次同樣的錯誤了！他必須肯定司馬洛是巳經死掉了的，他要下去看清楚，如果司馬洛還沒有跌死，那麼，他只要把司馬洛推離那塊大石，讓他再跌下去一層，如果還是

不死，他可以再使他跌一層，那山崖那麼高，司馬洛是不愁沒有機會跌死的。

吐高拍拍那匹馬的馬頸，安慰牠，使牠會甘心情願地留在那裏，然後便小心地爬下山崖，那山崖是那麼險惡，普通的爬山家，即使帶齊了爬山的儀器，也要三思才敢爬下去的。

但吐高是在這裏出生，在這裏長大的人，而且，他累積了二百年以上的智慧、胆色和力氣，他就能夠毫不畏懼地，而且迅速地爬下去。

司馬洛伏在那塊突出的大石上，一動也不動。每爬下一段，吐高就回頭望望他。愈爬得低，他就愈可以多看見司馬洛，後來，到了最後一段，也是最險惡一段了，那裏的崖壁不但成九十度角垂直，而且幾乎是光滑如鏡的，那上面雖然有些凸紋，但是每一條凸紋的寬度都不足二吋，有些還只有半吋。

而且，那些凸紋隔得很開，吐高爬到的這一段，當他的手扳住一條凸紋的時候，雙脚就要懸空了，他必須單單用雙手之力，扳着那些凸紋爬下幾層，然後他的脚才可以到達另一條凸紋。

當他最後一次回頭看過了司馬洛之後，他便集中精神爬這一段。

就在這時，司馬洛忽然在那塊石上坐了起來。

「吐高！」他叫道，「我在這裏等着你！」

吐高全身都在打震，因爲他現在是在毫無還擊之力的，但幸而，他還未爬得太低，起碼，司馬洛還不能碰着他。他連忙用力向上面爬上去，他現在是不能爬下去的，如果他現在爬下去，司馬洛會得到先動手的機會，於是司馬洛就佔上風了。

「記得來而不往非禮也那一句話嗎？」司馬洛又笑着叫道。

吐高一時不明白司馬洛的意思，接着「托」一聲，右手手肘後面的骨節上忽然一陣碎烈似的痛。他那隻手馬上就脫離了他扳着的那凸處了，是一塊石頭擊中了他的手肘骨。這當然就是司馬洛所指的有來有往了！

他尖叫一聲，身子就墮下了一吋。但是，他的左手仍死扳住那條只有一吋多寬的凸處。

他的身子仍然懸在那裏，不過就是只靠左手幾隻手指之力懸在那裏了。他的脚仍然找不到另一個凸處，不能分散左手的負担。

他想再提起右手去扳住那凸處，但是，右手的關節已經有了毛病，不能屈曲，而且，整條右臂都痲痹了。

「吐高！」司馬洛在下面叫道，「我手上還有一塊石頭！」

「不！」吐高尖叫起來。再來一塊石頭，他就完了。

司馬洛却絕不留情。他是逼於無奈的，如果大家都是空着手的話，他根本就無法制服吐高這個人，因爲，他必須把吐高殺死的。

他其實並沒有暈去。當鞭子斷了之後，他跌下去時，他就是扳住了這塊大石，然後就在那裏裝暈，他知道吐高必然會爬下來的。

現在吐高果然爬下來了。

司馬洛那塊大石旁是有兩塊較小的石頭的，一塊是拳頭般大小，另一塊則是兩隻拳頭般大小。

小的一塊巳經擲出去了，現在司馬洛擧起的是較大的一塊，這一塊似乎大了一點，沒有那麼容易瞄準，司馬洛擧起了這塊石頭，向吐高的左手擲去。

他瞄準的是左手。如果中了左手，吐高一定跌下來了。

這塊石頭由於太重了，果然失準，沒有打中吐高的手，而只是打中了吐高的背脊，蓬的一聲，那塊石頭彈開，而吐高的身子明顯地大大震了一震，司馬洛緊張地看着他，嘴巴在低低地叫着：「掉下來呀！媽的！掉下來呀！」

吐高的身體在那裏搖搖幌幌着，有點像一條幼綫懸着一塊大石，可是這條幼綫似乎很夠韌，總是斷不掉，結果，吐高又安定下來了，他只用一隻左手扳住一條凸紋，就能夠吊在那裏，而且，他還開始運動右手，加速右手復原，當他的右手也復原了之後，他就可以兩隻手一齊扳住那條凸紋了。

司馬洛慌張地四面望望，手邊巳經沒有可以用的石頭了，這個地方，鬆的石頭並不多，大部份都是與山崖吃緊了的大石，可以脫下來的小塊石頭，都巳經脫了下來，跌下去了。

司馬洛找不到石頭，只好拿起了他可以拿起的武器，那就是，仍然纏在他的腰間的那半根皮鞭，司馬洛不是一個神鞭手，但是，他也未至於不會用鞭，事實上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各種武藝，他都曾經涉獵過了。鞭法也是一種他曾經學習過的武藝，現在他揮鞭，那半截鞭子便像一條靈蛇一般直竄上去，纏住了吐高的一隻脚。

「不要！」吐高尖叫起來。

司馬洛用力拉。吐高連掙扎也不敢，因爲他只有一隻手支持着了，掙扎是會消耗氣力的，所以他只是在叫。

司馬洛並不是不斷地用力拉，而是一扯一扯的。沒有規定的節奏，有時用力點，有時輕一點，這巳使吐高無法應付了，他只有左手的幾隻手指在支持着自己的體重，很難應付這忽重忽輕的拉動。

終於，他大叫一聲，手就從那條凸邊滑脫了，直墮下去。司馬洛看着他，感到毛骨悚然。吐高很快就跌過了司馬洛所在的地方，而那條斷鞭也拉盡了，司馬洛連忙放手，於是鞭子也給拖了下去了。吐高一直在尖叫着，在脫離了司馬洛的視綫之後，他仍然在尖叫，直至叫聲忽然中止。

司馬洛用不着往下去看，他知道吐高是必定巳經死了的，沒有人能跌這麼高，而仍然能活着，即使一個二百歲的老人也不能。

也許，有點可惜的是，長生不老的秘訣，也隨吐高之死而消失了，不過，如果長壽長到這個樣子，也沒有什麼好處的。

司馬洛在那裏歇息了一番，等那陣毛骨悚然的感覺過去了，然後他就開始向上爬，終於爬到了吐高的馬停留的地方，那匹馬仍然很乖巧地等在那裏等着。司馬洛拍拍馬頸，放下了一塊心頭大石，現在巳

經沒有了吐高，他應該可以回到那山洞裏去，把莉莎救出來了。

不過，司馬洛所做的第一件事，却是把吐高馬背上的行囊解開來，從行囊中找出了吐高的乾糧，狼吞虎咽，這是他目前最需要的東西，在寒冷的地方，食物是特別重要的。

然後，他就小心地跨上了吐高那匹馬的馬背，那是一匹很好的馬，很服從驅策，司馬洛就騎着那匹馬，慢慢地覓路下崖而去。

回到山洞去的路並不是通到崖下去的，司馬洛並不是迷了路，他知道回山洞去要走那一條路，但是他沒有走回去的路，因爲他在回去之前要先做一件事，就是到吐高的身邊去。

他花了差不多三個小時才能到達崖底，不錯，吐高巳經死了，而且食屍鷹巳然開始在他的身上大快朵頤，再加上那高高的一跌，司馬洛幾乎無法辨別，那一邊是吐高的頭，而那一邊是吐高的脚。

他忍着那嘔心的感覺，蹲了下來，在那一團血肉模糊中揀着，終於揀出了一件東西。就是那隻奇異的香蕉形哨子。

他從附近一條石縫中揑下雪來，搓溶成水，把哨子上及他手上的血都洗去了，然後把哨子放進袋裏。

司馬洛抬頭望望天，又是下午了，天又開始暗下來，而且在山谷陰影的部份，天是特別黑得快的，他相信他爬上山坡之後，天就會黑下來了。

× × ×

司馬洛花了兩天時間才回到那峽谷的口頭，那時是早晨，司馬洛沒有直接進去，他只是在峽谷的頂上紮營，等待着。

他必須等到天黑。

那下面整個白天都沒有動靜，但這不是司馬洛應該下去的理由，他仍然守在那崖上，到暮色開始四合的時候，他才從藏身的地方起來，爬下山崖。

他的第一站就是那架飛機的殘骸，好像一隻老鼠似的，他蛇行鼠伏地走近那飛機，無聲無息地，就像一隻大老鼠一樣。

沒有人阻止他，因爲那外面根本沒有人，他相信這裏是根本沒有人守衛的，那些黑豹，使這裏的人可以肯定他們是不會受到騷擾的。

司馬洛到達了那飛機的殘骸，一閃身便鑽了進去，那飛機破得很厲害，相信就是最佳的技師，也沒有能力可以把它修復到可以飛起來的程度，但是，因爲它並未着火焚燒過，所以司馬洛相信，他是可以找到他要找的東西的。

他在那些如揑皺了的錫紙般扭曲着的金屬板之間找尋着，害怕光綫會把人引來，不敢亮起吐高在馬上留下的那隻電筒，所以就只能夠用手去摸索。

終於，在一條僅可以容他的一隻手伸進去的裂縫中，他摸到了一把槍的槍柄，他小心地把這槍取了出來，這槍是他起飛之前放在什麼物架中的，他現在是正在做着一件工作，所以，他總是携帶着一把手槍，但是，由於坐在飛機上，担任駕駛工作時需要靈活的身手，有一把槍在身上是會影响他的動作的靈活程度的，因此他就把槍放在什物架中了，當飛機開始撞下地面時，他當然不會有時間把這槍取出來了，他自顧都不暇呢！

他希望這槍沒有跟隨着飛機一起撞壞，不過，這種情形是比較少的，如果一把槍是壓壞了的話，用手一摸也摸得出來，但司馬洛還是試驗一下，他把槍內的子彈都褪了出來，試一試那槍的機掣，果然是油滑而靈活的，這是一把並沒有毛病的手槍，手槍的體積是比較小的，飛機雖然撞下來，手槍也沒有機會受到傷害。

司馬洛拿着這手槍，得意地微笑着，因爲，他知道那裏面的人是沒有槍的，雖然有很大的氣力，但是沒有槍，空有强大的氣力是沒有用處的，不論氣力多大，那無法擋得住一顆子彈。

司馬洛忽然覺得自己的氣力也很大了，他覺得，他的氣力大過他們每一個人。

他只是可惜，這槍中只有幾顆子彈。

有了這槍在手之後，他就悄悄地爬入那山洞的進口，那個進口是隱蔽得那麼好，在黑暗中，他幾乎找不到，但結果，他還是踏進了洞口，槍在手中緊緊地握着，而牙齒也緊緊地咬着一件東西，就是那隻香蕉形的哨子，這隻哨子是最重要的，他不辭勞苦，爬下山崖去從吐高的身上取得這隻哨子，就是因爲這隻哨子能夠減除那些黑豹對他的威脅！

騎馬進去是沒有用的，馬跑得再快，也快不過一隻飛撲中的黑豹，反而步行而前，安安靜靜的，那些黑豹也許會放過他，而且，這也使他有時間動用那隻哨子。

他在那黑暗的山洞中小心地前進着。

那山洞漆黑如墨，進了一段，他巳經無法再進了，於是就把電筒開亮。

他也亮得及時，因爲，他的眼睛雖然看不見，那些黑豹的眼睛却是看得見的，就在他偷偷摸摸地前進着時，他巳接近了一隻黑豹，那隻黑豹看得見他，他却看不見黑豹，就在他開亮了電筒一照的時候，這隻黑豹正蓄勢要撲。

司馬洛的第一反應就是要扳動槍機，但是他連忙把這反應制止住了，一槍，兩槍甚至三槍都未能制止這隻黑豹的，只有那哨子能夠。

他轉而吹响哨子！古怪的哨聲在洞中迴响着。

那隻黑豹明顯地軟了下來，好像一隻洩了氣的皮球似的，這哨子眞有效，它能夠制止一隻黑豹進行任何正在進行中的動作！

司馬洛舒了一口氣。

那隻黑豹懶洋洋地在地上一躺，不再理睬司馬洛，於是司馬洛繼續前進。

這之後他沒有再遭遇黑豹了，直至他進入了那座廣場，他是在這座廣場上馬出發的，現在，電燈把這座廣場照亮着。

司馬洛憑着他臨走時拚命的印進腦海中的印象，記得回到山洞內部的路，是在左邊那個洞口的，於是他就向那邊走過去。當他他走到大堂的中間時，一陣黑豹咆哮的聲音，使他毛骨悚然，連忙轉身。

在稍上一點地方，貼近着石壁，有一條突出來的石邊緣，好像一座露台似的，那上面就站着瑪嘉烈妲，和兩隻黑豹，那咆哮之聲就是來自那二隻黑豹的，現在，牠們正在怒目看他。

司馬洛把手中的槍舉了起來，對着瑪嘉烈妲，冷然地說：「你叫牠們撲過來，我就先殺死你。」

但瑪嘉烈妲似乎並不打算這樣做，起碼，她的神態是冷靜的，她並不是處於激動狀態之中。

「吐高，」她冷冷地說：「吐高是出去殺你的。」

司馬洛聳聳肩：「是嗎？」

「他沒有找到你嗎？」瑪嘉烈妲問。

司馬洛想了一想，點點頭。「他已經找到了我！」

「他——已經死了，你殺了他！」瑪嘉烈妲的表情是很複雜的，說不出是驚，是喜，是哀還是愁，也許四者都兼具的。

「總之，吐高是不會回來的了！」司馬洛說：「聽着，瑪嘉烈妲，我不願和你麻煩，我只是要找回鄭莉莎，你把莉莎還給我就走，而且以後也不會回來的！」

「羅定，」瑪嘉烈妲冷冷地說：「羅定在那裏。」

司馬洛凝視着她，一時也不能肯定應該怎樣回答她。

「羅定，」她開始表示激動了。「我必須知道羅定的眞相，不然我不會放過你的！我們就一齊死好了。」

司馬洛遲疑一下，終於說：「羅定也不會回來了，因爲，他已經死了！」

只是這樣簡簡單單的一句話，瑪嘉烈妲卻信以爲眞，也許因爲司馬洛的聲調够誠懇，也許因爲司馬洛在這種情形之下是不會騙她的，也許，因爲這是她早已懷疑的眞相，總之，她信以爲眞，而她就用兩隻手掩着臉，彎下了腰無聲哭泣起來。

司馬洛慢慢地走到那座「露台」的下面，到了那度從石上鑿出的梯級，拾級而上，一直都很慢很慢地，很溫和地，那兩隻黑豹只是困惑地看着他們。

「你要不要我告訴你詳細的情形？」司馬洛問。

瑪嘉烈妲點點頭。

於是司馬洛就告訴了她，告訴了她全部的眞相，當他說完了之後，瑪嘉烈妲的哭聲已經不再是靜靜的哭聲，她是搶天呼地的大聲哭了起來。

她的哭聲，把無情國中的人一個一個地從那些山洞中引出來了，但他們沒有接近，只是保持着距離，似乎，除了羅定及吐高之外，瑪嘉烈妲在這裏是第三位的權威人物了，瑪嘉烈妲沒有叫他們過來，他們就不過來。

「哭是外面世俗人的要不得的感情！」司馬洛說。

「現在——」瑪嘉烈妲抽泣着，聲音壓得很低。「我們都會老死了，因爲，沒有了羅定和吐高，再也沒有人懂得長壽的秘密了，我們的藥會用完，我們就會老死了！」

「死有什麼可怕？」司馬洛說：「如果人不會死！生活就根本沒有意義，你不會趁着自己的生命還未完結而多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因爲時間還多着，失去了一個機會還有下一個機會，永遠都有下一個機會！」

「但我……不願意死！」瑪嘉烈妲搖搖頭：「不過……也沒有什麼值得我活下去的了！」

「你愛羅定嗎？」

瑪嘉烈姝點點頭。

「世俗人的感情。」

瑪嘉烈妲苦笑。「人就是人，沒有人能避免感覺到人之愛情的！」

司馬洛看着這個女人，覺得憐憫。

「我們怎辦好？」她問。

「活得久有什麼好處？」司馬洛又說：「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只能這麼幾十年，再活下去，你就會對這個世界厭倦的了！」

「我們會死的！」瑪嘉烈妲嗚咽着。

「瑪嘉烈妲！」司馬洛叫她。

她似乎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對他的呼喚是完全聽不見了，司馬洛又不敢太大聲，而且在那一隻黑豹的面前，亦不敢動手去搖她，他只好繼續叫她，叫了好幾聲，瑪嘉烈妲才如夢初醒地抬起頭來。

「瑪嘉烈妲，」司馬洛說，羅定已經死了，不是我殺死他的，他死之後我才知道他這件事，而我並不是要來求長生藥，我只是來找一個多年以前被你們殺死了的老人！」

他把瑪莉尋父的那件事說出來，也告訴了她，那隻鍊牌怎樣引起了他追查羅定的來處，這當然並非絕對的眞相，其實，他對長壽的秘訣最感興趣，不過，長壽的秘訣已經失去，也沒有意思再提了。

「我——要死了，」瑪嘉烈妲說：「我——要老死了！」

司馬洛溫和地說：「如果你不反對，我現在就接莉莎走吧，我不會再來的！」

她又如夢初醒地抬起頭來。「莉莎，不要！你——她不會跟你走的！」

「爲什麼？」司馬洛問。

「她——已經和吐高睡過覺。」瑪嘉烈妲說。

「這沒有關係！」司馬洛說：「她不能抵抗他的暴力，我也不想她因爲抵抗他而自殺。」

「你不知白，」瑪嘉烈妲說：「她是自願的。」

「別對我說這種謊話。」司馬洛憤怒地道。

「我不是在說謊！」瑪嘉烈妲說：「我親眼看見的，當他們——一起的時候，我在牆洞看着！」她忽然露出了一個狡猾的，帶點兇狠意味的微笑。「你要不要聽我對你詳細地說？」

「不！」司馬洛說：「我不會相信你的！」

但瑪嘉烈妲還是詳細地說出來了，司馬洛在發抖，抖得愈來愈厲害，而且覺得冷，人像陷進了冰窖中似的。「我不相信。」他還是堅持着，喃喃地，近乎呻吟似的。

「莉莎想永遠美麗，」瑪嘉烈妲說道：「我也不怪她，要是我也像她這麼美麗的話，我也會不惜一切代價保存我的青春的！」

「我自己去問她：」司馬洛說：「她在那裏？」

「別去問她！」瑪嘉烈妲搖頭。

「媽的，帶我去見她，」司馬洛上前一步，執住她的兩肩，拚命地搖她。「告訴我，她在那裏？」

「不要——」

一隻黑豹咆哮一聲，就向司馬洛撲過來了，司馬洛把瑪嘉烈妲一推，兩個人一起滾在地上，槍已經拔了出來，那隻黑豹轉身，司馬洛不停地放槍，子彈使那黑豹的身上出現了幾個洞，鮮血如泉湧出，但也阻不了牠，她又向司馬洛一撲。

司馬洛敏捷地一滾，那豹從他的身子的上空越過去了，而司馬洛向他的下頷放了一槍，牠的下頷也噴血。

這隻黑豹越過了司馬洛的身上，噴了司馬洛一身的血，隨即，牠就到達了那「露台」的邊緣，一隻在正常狀態中的黑豹，是可以收住去勢的，但是這一隻豹已經中了幾槍，身體上受了影响，牠再也支持不住，就滾了下去，一面，牠發着怨恨的哀鳴。

那另一隻豹也向司馬洛撲過來了，而且，從眼角裏，司馬洛看到，另外一隻黑豹也正在紛紛向他疾衝而來了。

瑪嘉烈妲應該是可以制止牠們的，但是她沒有動，她只是袖手旁觀着，也許她很樂意於看到司馬洛給那幾隻黑豹撕成片片碎了。

但是司馬洛在最後一秒鐘記起來了，用槍實在是愚蠢的辦法，於是他又把那隻奇怪的哨子吹了起來，一吹，果然很有效，這一下哨聲，使那幾隻黑豹全部都定住了。

司馬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再呼出來，手上的槍抬起來，指着瑪嘉烈妲。「好了，瑪嘉烈妲，」他說：「帶我去見莉莎！我可以就在此處把你槍殺的，你已經看到了，不單是你一個人可以控制那些豹，我也可以的！」

「我反正是要死的了，」瑪嘉烈妲說：「我並不害怕！」

司馬洛的手指在槍機上扳緊了一點，指節發白着。「我遲幾十年再死，和現在死，卻有很大的分別，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是終於要死的，但是每一個人都怕死，而且怕得要死！」

瑪嘉烈妲深呼吸着，眼睛狡猾地，邪惡地轉動着，不知道在打着什麼主意，終於，她點點頭，說：「好的，司馬洛，我帶你去見她！」

× × ×

瑪嘉烈妲推開了那度石門，那裏面亮着明亮的燈光，而莉莎在鏡子的前面一跳轉身，連忙抓起一件衣服遮掩着身體，她是完全赤裸的，她顯然是正站在鏡子前面顧影自憐，欣賞着自己的美麗。

「這就是吐高的房間，」瑪嘉烈妲說：「你也可以看到，門是沒有上鎖的，她可以自由進出！」然後，她便離開了。

司馬洛站在那裏，愕愕地看着莉莎。

「你……回來了？」莉莎啞然地。

司馬洛仍然是呆在那裏，說不出話來，現在，他完全相信，瑪嘉烈妲所說的話是眞的了。

「吐高……吐高呢？」莉莎問。

「死了！」司馬洛冷然地。

「死了！」莉莎喃喃着半嘆息地：「你殺了他！你殺了他，司馬洛，你可知道你是殺死了一個怎樣的人嗎？他是唯一知道長生秘訣的人，你却殺死了他，現在，我不能永遠活下去了，我的青春不能永遠保持……」

「閉咀！」司馬洛喝道：「你在做夢，莉莎，醒來吧！」

莉莎的眼睛還是夢一般。「你殺了他！我——還肯定他能够殺死你的！」

「什麼？」司馬洛的眼睛凸了出來，「你在說什麼？」

莉莎忽然自悔失言地掩着自己的胸。

「你，莉莎！」司馬洛叫道：「是你把羅定的眞相告訴了吐高，是你叫吐高去殺我的！」

莉莎和吐高合謀時的對話，瑪嘉烈妲聽不到，所以她也不能告訴司馬洛，但是司馬洛自己已經猜到了。

司馬洛退後一步：「你瘋了！莉莎，你完全瘋了！」

莉莎慢慢地把遮着身體的衣服拿開。「看着我，司馬洛，看着我，你不覺得，我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嗎？你不覺得，我是有權把這美麗永遠保存着嗎？」

司馬洛感到一陣噁心，一個女人，爲了美麗，眞的什麼都做得出來。

莉莎向司馬洛一步一步走過來。「司馬洛，」她說：「抱着我，和我做愛，因爲你會老，我會青春長駐，你老了，就沒有能力享受我的青春！」

「你瘋了！」司馬洛喝道。

「司馬洛！」莉莎低聲地說着，向司馬洛挨過來。司馬洛並沒有拖住她，司馬洛只是迅速地揮動手掌，在她的臉上劈拍地摑了兩掌。

莉莎整個飛離了地面，跌到了那張大床上，她睜着眼，呆呆看着司馬洛，一副如夢初醒的表情。「司馬洛，」她嗚咽着說：「司馬洛！」

司馬洛的咀唇鄙夷地蜷曲着。「這是一個意外，莉莎，我以爲我很會看女人，我以爲我是不會看錯的，但是原來我看錯了！錯得很厲害，你叫人殺我，我想不到你會這樣做！」

「我——錯了，」莉莎說。

「一個女人，」司馬洛說：「爲了保持青春和美麗，眞的什麼都敢做出來！」

「我——錯了。」莉莎說。

「我仍然可以帶你出去的，」司馬洛說：「但我們不是朋友了！出去之後，你走一路，我走另一路！」

「別這樣，」莉莎委屈地：「我很抱歉！我眞的很抱歉！」

「用不着向我道歉！」司馬洛說：「我又不會向你報復。我只是不能再和你做朋友了！你企圖殺過我一次，我無法肯定你不會再來第二次的！」

莉莎又從床上下來，慢慢地上前，一隻手搭在司馬洛的肩上，輕輕地，溫柔地撫下去。「司馬洛，你不能原諒一個無知的女人？」

「你不是無知的女人，」司馬洛鄙夷地說：「你是一個知道得很多的女人，這正是可怕的地方，你知道得太多了！」

莉莎嘆了一口氣。

「我現在要走了！」司馬洛說：「你要走的話，你就跟着我來，否則的話，你就要自己走了！」

（未完・七）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雲天躡踪余獨非、公孫炎，懷疑他們與殺父母之仇有關，見他們竄入八王子隱居的大宅中，八王子求他們尋找獨龍叟的行踪，跟着大內殺手蕭乾潛至，想將八王子的隨侍朱寒蓉、吳黛青殺害，凌雲天隨手將掛在房中的寶劍將蕭乾斬殺，二女遵八王子送凌雲天出門外，並將寶劍贈送，說出八王子的爲人殘暴，叮囑一番告別，凌雲天出來後，見八王子派出高手葛厚麒想將蕭乾同來的幾位江湖高手龐仲堯等人殺害，知道他們並非大內殺手蕭乾所爲，並不知道，故出手相救，雖然脫離險境，但其中白雲谷、沙鎮岳二人卒被葛厚麒所害……

鋤奸解危難　誘過斥其非

落魂谷主皇甫天彪宛如墜入萬丈冰窟中，半晌做聲不得，越想越覺活喪門賈慶之言委實合情合理，自己未來之前，已有甚多武林高手相繼到來，如非獨龍叟事先已聞風遁去一塲撲空，就是紛紛知難而退，余獨非等四人極似恃強遭受骷髏幫主毒手斃命。

忖念及此，不禁對白鹿洞望而卻步，沉吟良久，轉身電飛離去。

凌雲天一直守候着天黑，見久無江湖人物至白鹿洞，才電閃穿入洞徑。

洞中曲折崎嶇，昏暗潮濕，他蛇行驚伏，不覺深入二百餘丈，突感無法再進一步，狹窄不過兩尺方圓，石鐘乳犬牙交錯，稜角尖銳。

他不禁暗忖道：「入探之人諒均是到此爲止，看來獨龍叟事先已聞風去了。」油然泛起一種惘然若失的悵觸，微微一嘆道：「他老人家往何處去了，人海茫茫，無處尋覓……」

忽聞傳來獨龍叟語聲道：「孩子，是你麼？」

凌雲天不禁一呆道：「老前輩是你！你老人家由何處進入的？」

獨龍叟說道：「老朽身雖受重傷，但老朽從軒轅經內找出自療傷勢之法，將傷瘀逼往數處重穴內，得以不死，行動自如，尙可保留一部份的武功，卻不能與人搏門。」

凌雲天忖道：「軒轅經內並無自療傷勢武功嘛！」

獨龍叟似有所覺，忽笑道：「孩子，軒轅經內共十九章，老朽傳習於你是前十二章，後七章並未傳授，並非老朽存有私心，因軒轅經博淵精深，文理晦奧，恐你囫圇吞棗，忙於速成，不能融滙貫通，反爲所誤……」說着語聲一頓，響起了爽朗低笑聲，可見獨龍叟心情愉快，只聽獨龍叟又道：「老朽用縮骨術進入，這縮骨法在軒轅經十五章內，趁此良機，老朽索性將後七章傳授於你。」

凌雲天忙說道：「晚輩並非爲此事而來。」

「這個老朽知道。」獨龍叟笑了一聲，道：「你莫非騙得了骷髏幫主紫煞指獨門解藥是麼？」

凌雲天道：「正是，老前輩服下解藥後，便可掃平妖氛，澄平武林，也用不着晚輩習那後七章了。」

獨龍叟冷笑道：「這談何容易，老朽縱然服下了解藥，也要等過了三年才可與人動手，而在此三年時間，老朽要你代我行道江湖。」忽然語音轉爲和善，道：「孩子，你把解藥拿過來吧。」

凌雲天遞出解藥，忽感一陣微風由掌心刮過，解藥已從掌中飛去，不禁暗驚道：「這那裏是受了重傷之人，武功已臻神化境域。」

「孩子，你聽着。」只聽獨龍叟將軒轅經後七章一字一字沉勁誦出。

凌雲天凝耳靜聽，全神貫注。

約莫一頓飯光景，獨龍叟道：「孩子

，你去吧，此後三年端賴你的智慧，克服艱危，須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宜忠恕如一，上體天心，勿戮無辜。」說罷寂然無聲。

洞徑內恢復如死沉寂、幽暗、陰森。

凌雲天跪下拜了三拜，道：「老前輩，晚輩去了。」

並無回答，凌雲天轉身依依不捨緩緩走出。尚未抵達洞口，只聞洞外忽傳來人語聲道：「白雲谷與小弟雖非莫逆，但交情並非泛泛，他家居夏口蛇山北麓，母老子幼，慘死此處，也該捎個口信……」

忽聽冷笑聲接道：「話是不錯，但在我等未來之前，不知幾許江湖人物抵此，均未敢稍觸屍體，爲了什麼，你不怕惹禍上身，你就將白雲谷屍體掩埋吧。」

傳來一聲輕微的嘆息道：「那麼我們離開這是非之地吧？」

衣袂破風，颼然而去。

凌雲天疾掠而出，望了四具屍體一眼，朝九江口奔去。

晨光熹微，九江口碼頭上却人聲嘈雜，凌雲天竚立江岸，目注滔滔江水清流，似有所思。

忽聞身後傳來朗笑聲道：「凌少俠尙在此麼？」

轉面望去，只見是流星追魂劍龐仲堯滿面流露歉疚之色道：「兄弟昨日臨時爲要事覊絆，不克與燕老師及少俠說明，趕回後天色已晚，兩位亦離去，你我一見如故，不由怏怏若失，幸虧少俠尙留在九江口未走。」

凌雲天微笑道：「在下正意欲離去，一覽嵩洛之勝。」

龐仲堯哈哈大笑道：「兄弟離家日久，倦鳥知返，正好與少俠同途，如少俠不棄，可否結伴隨行。」

凌雲天道：「在下孑然一身，四海飄萍，有少堡主作伴，可時受少堡主教誨，以匡不逮。」

龐仲堯大笑道：「少俠忒自謙了，兄弟觀察少俠精華內蘊，一身所學已臻爐火純青境界，兄弟望塵不及。」

凌雲天赧然笑道：「少堡主謬譽過甚，在下不勝汗顏。」

龐仲堯右手一擺，笑道：「咱們肝胆相照，再說反落俗套，目前武林大勢已移往關中，少俠可風聞秦中九怪之事麼？」

凌雲天道：「略是耳聞，不過與在下無涉，也就不置之於懷了。」

龐仲堯道：「世事如浮雲，人生百年不過彈指光陰，無奈江湖中人難得勘破，少俠如此淡泊極其難得，你我就此登程如何？」

凌雲天頷首微笑道：「願隨少堡主之驥尾。」

龐仲堯發出爽朗笑聲，伸手一拉凌雲天左臂，向郊外走去。

× × ×

千山落木，萬里飛霜。

驛道上西風捲起落葉黃塵，雖是麗日晴空，却掩不住深秋蕭瑟寒意。

兩匹黃驃疾馳在驛道上，滾滾塵烟中隱現出凌雲天龐仲堯兩人。忽聞龐仲堯驚噫一聲，勒馬停鞍，目中神光凝注着道旁一株凋殘半禿梧桐樹幹上。

凌雲天坐騎已衝出三丈開外，聞聲勒轉馬頭奔回，見狀詫道：「少堡主你看出什麼可疑之處麼？」

龐仲堯舉手指在樹幹，道：「少俠，你瞧。」

凌雲天抬目望去，只見樹幹上刻着不規則綫紋，既不似蟲鳥，又不似文字，不禁茫然不解，笑道：「在下初涉江湖，不知所以，請少堡主賜教。」

龐仲堯眉頭微皺，道：「此乃江湖黑道中人暗記，示意前途即爲動手所在，想此去蘄州不過八十餘里，官道坦途，莫非有人想在途中翦徑不成。」

忽見來路絕塵飛馳而來三騎快馬，騎上人均是身懷兵刃，勁裝捷服，面目森冷的黑衣江湖人物。

這三人似瞧看樹幹上刻記，面色頓現緊張，忽有一中年漢子望了凌雲天龐仲堯兩人冷笑一聲道：「朋友如想保全性命，最好途中少管閒事。」語畢揚鞭叭的一聲，三騎絕塵飛馳而去。

龐仲堯臉色一變，意待發作，倏又忍了下去，微微一笑道：「眞象未弄明白之前，兄弟不願多事。少俠，咱們趕過他們頭裏去吧。」一抖韁繩，兩騎飛雲掣電疾馳而去。

兩騎雖是迅快，卻未趕上那三人三騎，但見前途隱隱現出一處鎮集。

龐仲堯冷笑道：「點子就在這鎮上，咱們瞧瞧去！」

凌雲天忖道：「龐家堡也是黑道巨擘，難怪他對黑道中人行事瞭若指掌。」他因初涉江湖，意欲在學習中取得經驗，諸事也不多問，沉默寡言，鋒芒太露，未必是福。

一抵鎮口，即見一家昌隆客棧外站着五名鏢局模樣趟子手，門外插着一隻鏢旗，白綾爲底，上繡五隻蝙蝠。黑質鑲紅，栩栩如生。

龐仲堯詫道：「這不是金陵五福鏢局麼？局主蜈蚣鞭桂松奇人緣頗廣，武功又高，不知與什麼黑道人物結怨，竟看中了他的鏢貨了。」翻身下騎，向趟子手略一抱拳，神色倨傲道：「速通禀桂老鏢頭，就說甘凉龐家堡龐仲堯求見。」

有道是樹的影兒，人的名字，龐家堡威震甘凉西北道上，五鏢夥齊現出肅然敬畏之色，一人疾向客棧內奔去。

片刻，客棧院內傳出響亮豪笑聲道：「少堡主什麼風吹到此處，桂某不知，出迎來遲，望乞海涵。」話聲中，一個身材魁偉，霜眉虎目，銀髮白鬚的老者疾趨而出。

龐仲堯抱拳笑道：「不敢，在下路經此處，一見五福鏢旗，即知鏢頭親身護鏢，自應趨訪。」

桂松奇豪笑道：「少堡主好說。」目注凌雲天一眼，道：「這位是……」

龐仲堯忙道：「是兄弟莫逆之交凌雲天少俠，你須多親近才是。」

桂松奇笑道：「這是當然！」只覺凌雲天英秀挺拔，一臉正氣，怎會與龐仲堯結識，龐家堡行事狠辣，威震甘凉，雖然龐仲堯名揚邊疆，譽多毀少，人也頗爲正派，比其父作風較爲良善，但究竟是黑道梟雄，見龐仲堯竟作不速之客，途中又不

時出現敵踪，不禁暗暗憂慮，揣摸不出麻仲堯來意。

凌雲天只覺桂松奇目光中含有疑慮之色，不由瞧出幾分。

麻仲堯也是個聰明絕頂之人，當下正色道：「在下途中曾發現黑道人物暗記，似衝着老鏢頭而來，老鏢頭與家父因是舊交，不願見危不顧，是以在下意欲拔刀相助。」

桂松奇聞言不由心中一塊大石方始落下，頷首道：「老朽也發現情勢嚴重，匪徒動手之處似離鎭外不遠，故而老朽將鏢車暫駐在鎭街，派出鏢頭四人偵查匪徒是何來路……」繼而大笑道：「鏢局生涯，原是刀尖上舐血勾當，値不得如許憂慮，難得兩位光臨，老朽借地權作東主，與兩位接風。」右手一引，趨前領路。

客棧內是一四方大院子，五福鏢局十數輛鏢車圍成垛子，由五名鏢頭及二十四名鏢夥守護，個個面色沉重，如臨大敵。

老鏢頭桂松奇招待麻符二人，殷勤備至，尤其爲凌雲天俊秀不羣之氣度暗暗傾心，頻頻敬酒，絕口不提憂慮之事。

忽聞院外起了喝叱聲，麻仲堯霍地立起，冷笑道：「大概匪徒見老鏢頭滯留不行，不禁憂急，恐夜長夢多，意欲在此處動手，容在下瞧瞧去。」回身一個箭步，迅如離弦之弩，疾掠了出去。

只見一個短衣中年漢子，塌鼻爛眼，目中充滿紅絲，口角噙着獰笑在與鏢頭們爭吵。

麻仲堯沉聲道：「朋友，你白生了兩隻招子，此處是你發橫之處麼？」

短衣漢子爛紅眼突射出兩綫精芒，冷笑道：「大爺有錢住店，憑什麼你們說包下了，大爺沒有三分三，也不敢在此發橫了！」

五福鏢局一個鏢師趁着短衣漢子說話時，右腕蓄勁，倏地一刀揮出，寒光電奔，疾捲而至。

短裝漢子乃內家高手，眼看四面，耳聽八方，冷笑一聲，右臂迴環疾伸，篤的一聲，五指如鈎，一把扣着刀背，左掌疾揮。

叭的大響，一掌擊實在鏢頭前胸，慘嗥騰起，身形震飛撞在牆上，口吐鮮血而死。

麻仲堯大喝道：「朋友好辣手！」右臂疾挽出肩頭長劍，一道銀虹飛捲，劍尖射出六綫流芒。

短衣漢子面色一變，身形疾拔，落在牆頭，冷笑道：「原來是麻家堡少堡主，難怪……」

話尚未了，只覺膝蓋上一麻，身不由主地栽下牆來。

麻仲堯不禁一怔！

桂松奇更是一呆，他倆都是老於江湖，知有人暗中相助，雖疑心凌雲天，但凌雲天負着雙手，似若無其事般，委實瞧不出有什麼能人在旁。

麻仲堯竄前一把抓起那短衣漢子，冷冷笑道：「朋友，你我無仇無怨，尊駕如說出奉何人指使來此踩綫，在下可釋放尊駕。」

短衣漢子獰笑道：「某家並非敗在麻少堡主手下，實則另有能人暗襲，少堡主之話某家全然不懂……」話此，突面色大變，臉膚青紫，嘴角溢出一絲黑血，毒發氣絕而死。

顯然短衣漢子自知無倖，暗中一橫心，將置於牙縫內劇毒硬囊咬破。

麻仲堯不禁一怔，跺足嘆息道：「在下一時大意失愼，讓他從容自絕。」

這時，客棧外疾似飄風掠入四個面目森冷兇惡青衣老叟，目睹短衣漢子毒發身亡，不禁面色一變。

一個右手多出兩個指頭，花白長鬚老叟，響起刺耳炸音冷笑道：「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客棧內謀害人命……

久不做聲的凌雲天突然冷冷喝道：「住口，此人是否四位的朋友？」

那老叟沉聲道：「不錯！」

凌雲天微笑道：「既是四位的朋友，諒必該知他的來歷姓名，此人因何而死？四位均是江湖高手，目光銳利，在下無須解釋。」

此言一出，那老叟竟楞了眼，面色蒼白。

麻仲堯暗道：「看他不出有如此犀利的詞鋒。」

忽地凌雲天面色一沉，冷笑道：「原來四位無是生非，覬覦五福鏢局金珠而來，金珠在此車內，不妨取去。」

說眞的，四老叟確爲凌雲天從容神態懾住，不禁互望了一眼，深感進退兩難，只覺凌雲天是一辣手强敵！

麻仲堯哈哈大笑道：「諒你等也不敢伸手！」說着一劍飛瀉而出，劍勢迅如魚鱗密浪，帶出一片悸耳嘯風之聲。

七指老叟目中暴射兩道兇光，大喝一聲道：「你就是麻烱的孽子麼？難怪這麼狂。」右掌疾伸，閃電般向麻仲堯劍勢中抓去。

麻仲堯只覺來掌逼出一股黏勁，竟將他劍勢幾乎膠滯奪出手外，不禁大驚，右腕一凝勁，疾展一招「石破天驚」，劍勢化作流亡萬點，震開對方掌勢，身形疾飄五尺，冷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鬼爪子陳兆蒙。」

陳兆蒙獰笑道：「既知老夫之名，還不棄劍束手。」喉中吐出一聲悸人厲嘯，身形猛騰奔竄，七指怪爪向麻仲堯抓去，爪影漫空，遮天罩襲而下。

其餘三老叟亦同時發動，撤出兵刃，迅如奔電，撲向老鏢頭桂松奇及凌雲天兩人。

凌雲天大喝道：「且慢！」

三老叟似爲喝聲所懾，身形倏地倒翻了出去，一個老叟陰陰笑道：「閣下是否要留下遺言不成？」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三位且瞧瞧你那同伴如何？」兩指駢戟向鬼爪子陳兆蒙一指。

原來陳兆蒙與麻仲堯已打上了，倏忽之間，雙方已攻出十數招，招式的確凌厲辣毒。

三老叟不禁一怔，眼神同向鬼爪子陳兆蒙望去，忽見陳兆蒙右掌緩得一緩，麻仲堯劍勢迅如虹飛電捲而來，揮向陳兆蒙右臂。

只聽陳兆蒙口中發出一聲厲嗥，一截斷臂帶出一股血雨叭噠墜地。

麻仲堯動作迅快，左脚猛抬，踢中陳兆蒙膝蓋穴道，身形被踹得飛了出去。

三老者不禁胆寒魂落，六臂同伸，接住陳兆蒙身形，穿出牆外遁去。

凌雲天道：「少堡主功力高絕，重創陳兆蒙，足使盜魁亡魂喪胆，諒再也不敢輕捋虎鬚。」

麻仲堯目注了凌雲天一眼，搖首笑道：「鬼爪子陳兆蒙功力只在兄弟之上，武學怪異，而且有罡炁護體，兄弟一劍實無法斷其右臂，心疑另有能人暗助，莫非是少俠暗中在陳兆蒙身上弄了手脚麼？」

凌雲天道：「在下武功不及少堡主萬一，如在下有此曠絕武學，早將四老賊打發上路了，何必枉費唇舌。」

麻仲堯暗道：「這話不錯。」他從未眼見凌雲天展露武功，怎知凌雲天武學深淺，赧然笑道：「老鏢頭，在下從不願在自己臉上貼金，依在下看來，客店中隱藏着一位武林異人。」

桂松奇不禁目露駭容，道：「鬼爪子陳兆蒙看來並非首腦，前途實堪憂慮。」

麻仲堯略一沉吟道：「有此武林異人暗助，他既然伸手，絕不會半途而廢，老鏢頭，依在下之見，不如起程吧。」

老鏢頭只覺此話委實有理，手捋銀鬚哈哈大笑道：「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用手一擺，傳令鏢車上路。

輪聲轆轆，鏢車啓行。

老鏢頭桂松奇、麻仲堯、凌雲天三騎隨着鏢車後面，蹄聲得得而去。

一路行去，竟然坦途，非但未見可疑人物，而且匪徒亦未留下什麼暗記。

殘陽啣山，暮靄四起。

五福鏢局一行趕了四五十里，行至一片荒山野嶺，毫無人烟之處。

麻仲堯目光四巡了一眼道：「此處正是匪徒動手好所在。」

桂松奇搖首道：「匪徒未必敢在此處下手，翻過山嶺便是九宮金環高鴻晚居之處，老朽派遣四名鏢頭拜莊，九宮金環高鴻面冷心熱，必不致坐視，除非四名鏢頭途中已遭匪徒毒手……」

話尚未了，突見前途遙處一騎飛馳而來，騎上人騎術甚高，翻山越嶺如履平地，兩手緊抓着韁繩，身形幾乎是懸虛在鞍上，不禁面色一變。

只見來騎電疾，轉眼即至，騎上人是個貌像精悍的中年漢子。

鏢車一行立即停住，鏢頭們都在車周護住，那中年漢子縱騎如飛，在鏢車旁掠過，尙距老鏢頭三丈左右，吆喝一聲，馬奔停住，高聲道：「桂老鏢頭麼？在下奉高老爺子之命相迎桂老鏢頭駕臨敝莊。」說時身形從鞍上拔起，身化風中落葉，悄無聲息飄落在老鏢頭騎前。

桂松奇忙翻身下鞍，抱拳笑道：「何勞尊駕遠迎，貴上可好？」

中年漢子誠敬無比答道：「貴局四名鏢師途中遭受匪徒暗襲，傷重垂危，爲敝上救回，現在敝莊內調養傷勢，深恐老鏢頭惦念，故奉命在下趕來，現敝上已出莊探覓匪徒巢穴，意欲查明是何來歷。」

桂松奇聞聽四鏢頭受傷沉重，不禁憂形於色。

中年漢子道：「老鏢頭請登騎吧，在下前爲領路。」扭身一竄，穿起三丈來高，沉落在鞍上掉首馳去。

麻仲堯忽向凌雲天問道：「少俠可曾聞聽過九宮金環高鴻其人麼？」

凌雲天搖搖首道：「在下孤陋寡聞，不比少堡主名動江湖，交遊廣闊，恕在下不識。」

麻仲堯微微一笑，心說我非要查出眞實來歷不可。

鏢車一行，浩浩蕩蕩，在暮靄深垂之際，進入高鴻所居莊宅，深壘高牆，廣厦千間，儼然富豪。

中年漢子領着五福鏢局一行進入一座獨院，一廊長簷不下二十餘間廂房，雕花長窗，漆朱髹金，氣派宏偉。

院落中黃菊金桂飄香，沁人肺腑。

中年漢子抱拳向桂松奇笑道：「家主人片刻即回，如有什麼需要只管吩咐，在下已吩咐準備酒飯，稍時即可送上，用膳後在下自當領老鏢頭去探視貴局四名重傷鏢師。」

老鏢頭抱拳一揖，謝道：「多謝尊駕了！」

凌雲天目送那中年漢子身影消失在院外時，忽低聲道：「在下只覺得室中氣象蕭沉，高府中人目光中隱含敵視之意，老鏢頭與少堡主還須保持警覺才是。」

桂松奇與麻仲堯聞言心神大震，麻仲堯道：「少俠瞧出什麼蹊蹺不成。」

凌雲天道：「在下只是心靈上有種不吉的預兆而已。」

桂松奇皺眉笑道：「高鴻人極正派，乃當代形意門中名宿，高風亮節，仗義疏財，只怕是少俠心疑所致。」

麻仲堯道：「凌少俠所疑絕非危言聳聽，但我等並非內憂，却是外患，恐爲高莊主帶來一場無窮禍害。」

桂松奇不禁憂形於色，長嘆一聲，在簷下來回踱步。

厨下已送來五挑豐盛酒筵，在簷下擺設五張八仙大桌，滿院內外燈火如晝。

桂松奇低聲道：「若凌少俠之言是實，這酒菜中必下有毒，正好一網打盡。」

麻仲堯搖首道：「高鴻未必有此胆量，若弄巧成拙，徒貽話柄，盛名將一旦付之流水，我等只管放心飲用。」

他們雖然寬心飲食，但那往日的豪情歡愉却消失無蹤，面色沉重，匆匆果腹了事。

夜寒似水，夜風忽送來兩聲長嘯，嘯聲雖起自天際遙處，却刺破寧靜如水的夜空，令人心悸。

凌雲天倏地立起，道：「在下意欲四處走走。」不待桂松奇麻仲堯答話，玄鶴冲天拔起，身法疾逾閃電，轉瞬隱入沉沉夜色之中。

麻仲堯暗道：「好快的身法。」也自出聲道：「在下也要出外偵察敵踪。」身法迅如奔電冲空掠去。

凌雲天身形落在一幢高樓勾簷上，他那身法奇快，藉勾簷隱起，凝目望去，只見屋面上屹立着三條黑影，勁裝捷服，手握兵刄。

他對九宮金環高鴻疑心不是無因，五福鏢局一行而來，那有主人不在之理，並且高宅似除九宮金環高鴻外尙有其他武林

高手在，並無一人相陪桂松奇，過於冷淡，大違常理，諒必有隱情。

天際遙處不時斷斷續續傳來兩三嘯聲，奇怪的是屋面上屹立三人竟無動於衷。

凌雲天發現其他屋面上均有明樁，忖道：「高鴻此舉表面上戒備嚴密，如我臆料不差，實際上乃監視五福鏢局，高鴻本人亦在宅內。」猛一動念，暗中施展「粟米打穴」上乘武功，檢取屋面砂礫打去。

那三人只覺腰間微微一麻，立即失去知覺，但仍屹立原處不倒。

凌雲天如法施為，制住數重屋面明樁，發現一處假山圍繞，伏樁嚴密，一幢石砌矮屋，一扇窗內映現幢幢人影，傳出低聲談話語音。

他打出十數顆砂礫，將守着假山的伏樁定住，矮身疾閃在窗前，由窗隙內望，可見四個老者立着商議，迎面是一紫銅膚色，目中威稜逼射，黑鬚飄拂胸前高瘦鳶立老者，肩後插着一對紫金砂緬鋼合鑄打造的九宮雙環。

無疑地，此人正是形意門耆宿九宮環高鴻，凌雲天暗忖，道：「果然我所料不錯。」

只聞另一人沙沉語聲道：「如今飛鳥入了樊籠，遲早總是到口之食，不過我等必須查明在昌隆客棧暗助桂松奇的那位武林能手是誰？」

九宮環高鴻答道：「龐仲堯與凌姓小輩雖不足為慮，但風聲若有絲毫走漏開去，我等將與龐家堡為敵，未免弄巧成拙，必須穩住他們再說，老朽憂慮的却是隱名强仇，或係骷髏幫主門下沽名釣譽，探出我等隱秘……

「杯弓蛇影，徒增困擾，莊主無庸多慮，怎麼陳老兒還不見趕來。」

陡地，九宮環高鴻濃眉一皺，道：「陳老兒最遲明晨必然趕來，」說着右掌一擺，沉聲道：「走！」率着三名老叟向門外走去。

凌雲天恰好探覷是一扇與門相背的窗戶，迅疾轉身解開制住的匪徒穴道，掠回那所獨院。

身形飄然落下，只見老鏢頭桂松奇立在院中仰面沉思，見凌雲天返回，問道：「少俠探聽如何？」

凌雲天搖首微笑道：「在下並未發現有什麼可疑之處！」

正說之間，忽見龐仲堯偕同途中相迎的中年漢子跨入院中，朗笑道：「少堡主，此宅屋宇雖不下千間，與威震甘涼的龐家堡却不能相比……」

只見一個莊丁模樣人奔入，向中年漢子禀道：「莊主已在趕返途中，距此約莫五里之遙。」

桂松奇道：「老朽出迎。」與龐仲堯凌雲天隨着中年漢子急趨出莊。

凌雲天暗嘆一聲道：「江湖險惡有至于此，令人不勝浩嘆。」

一至莊外，星光之下隱隱只見一人一騎飛奔而至；翻身落鞍，正是那九宮環高鴻。

凌雲天暗暗冷笑道：「老奸巨猾，做作得逼真。」

桂松奇趨前一揖至地，道：「為了桂某之事，連累高兄捲入是非漩渦中，桂某問心難安。」

九宮環高鴻哈哈大笑道：「你我是什麼交情，說此未免令人齒冷，高某尚未封刀歸隱，說什麼也不能袖手不顧……」忽面現憂容道：「高某出莊雖發現可疑敵踪，却未查出是何來歷，倘是吳中三星鏢局飛天鷂子桑龍所遇，恐高某也未能保全，桂兄最好能在舍下打住幾天再說。」說時目注龐仲堯凌雲天一眼，抱拳微笑道：「少堡主，令尊可好，老朽盛年曾與令尊不時過從，交誼頗篤，如今地北天南，不覺睽隔數十寒暑，少堡主英風挺秀勝過令尊當年，可見雛鳳清於老鳳聲。」

龐仲堯一聽高鴻提及其父，忙抱拳道：「託前輩福庇，家父甚好。」

高鴻微微一笑，轉望凌雲天道：「這位是凌少俠麼？幸會，幸會。」抱拳一拱，暗送一股暗勁。

凌雲天抱拳還禮道：「不敢。」身形搖撼了兩下，撤出半步。

高鴻讚道：「凌少俠好功力。」

驀地！篤的一聲，朱漆門楣上釘着一支骷髏箭，箭柄上絮着一封緘函。

九宮環不禁面色大變，長身一躍，伸手摘下那封信函，拆閱之下，面色變得鐵青，目中逼吐兩道怒焰懾人，沉聲道：「果然不出老朽所料，骷髏幫主竟找上了老朽。」

桂松奇說道：「如是為了敝局鏢貨，桂某情願離去，以免連累高兄，使桂某終生歉疚。」

高鴻面色激厲道：「桂兄把我高鴻看作過橋抽板，落井下石的小人麼？哼！我倒要見識骷髏幫主有何眞才實學。」

忽聞不遠處傳來一聲陰惻惻冷笑道：「好大的口氣！」

高鴻面色猛變，身形暴射循聲撲去，肩頭一雙九宮環已撤出！

忽見暗中一條人影騰起，怎奈高鴻身法迅如奔電，雙輪一式「日月合璧」，輪影如虹，盪起一片悸人響聲，將那身形捲入其中。

只聽一聲淒厲刺耳慘嗥，那人被絞成一團肉醬，血雨飛洒。

高鴻電疾掠回，向中年漢子喝聲：「徐壽，傳命下去嚴加戒備。」

中年漢子應了一聲是，飛奔入內。

凌雲天暗笑道：「好做作！」

龐仲堯低聲道：「如是骷髏幫主，倒是棘手得很。」

凌雲天道：「少堡主已萌退志麼？」

這時高鴻與桂松奇已併肩低語，緩緩向內走去，龐仲堯將手一拉凌雲天隨着走入，低聲道：「少俠你似無動於衷。」

凌雲天道：「骷髏幫主如志在必得，此宅四周現已在嚴密監視中，現在退出未免過遲。」

龐仲堯暗忖，道：「此人眞個莫測高深。」

數十輛鏢車在九宮環高鴻指揮下，均推入複壁地穴中，凌雲天與龐仲堯守着一間廂房，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夜深人靜，天際遙處忽送來森厲嘯聲，令人不寒而慄。

郊野中起了應和嘯聲，此落彼起，不絕於耳，益增了幾分恐怖氣氛。

龐仲堯道：「他們人數似不少！」

凌雲天道：「誰是他們？」

龐仲堯不禁一呆，道：「骷髏幫主手下。」

凌雲天冷哼一聲，道：「眞是骷髏劍主門下，情勢也無這般複雜了。」

龐仲堯更是一呆，只覺凌雲天之言耐人尋味，茫然不解，詫道：「少俠此話何解？」

凌雲天說道：「此刻言明非但尚屬過早，而且於事無補，稍時少堡主自然會明白。」

饒是龐仲堯絕頂聰明，却忖不出凌雲天話中用意。

一盞茶時分過去，叭的一聲，長窗為一强風震開，兩條黑影疾如飛鴻掠入，顯出一雙蒙面黑衣人，烱烱眼神凝視着凌雲天龐仲堯兩人，各執着一柄奇形兵双仙人掌，橫胸凝立不動。

龐仲堯面色大變，倏地撤出肩頭的長劍。

凌雲天喝道：「且慢。」身形掠阻在龐仲堯之前，道：「兩位可是骷髏幫主門下。」左手當胸比劃了兩下手式。

一雙蒙面人目睹凌雲天左手舉動怪異，認為凌雲天欲施展獨門武功，面色暗中頓形緊張，一人冷笑答道：「正是，你等不如束手就縛，免遭喪身之禍。」

凌雲天心下已然明白來人並非骷髏幫主手下，哈哈大笑，手出如風。

左側蒙面人不料凌雲天如此之快，仙人掌正待封出，已是不及，只感腕脈要穴如中利刃，痛徹心脾，仙人掌脫手嗆啷墜地，身形癱軟倒下。

另一蒙面人不禁大驚，暴喝一聲：「你在找死！」仙人掌一式「星雨漫空」攻出。

龐仲堯見凌雲天出其不意，動作迅快，制住一人，不禁雄心陡生，長劍淒厲一招攻向另一蒙面人。

一陣金鐵交鳴聲中，龐仲堯長劍射出流芒萬點。

那蒙面人似感腰際一麻，封架不住，竟為龐仲堯劍勢罩住胸腹要穴，悶嗥一聲仰面倒地。

龐仲堯想不到骷髏幫主手下武功如此稀鬆，一擊而出，右腿一抬，踹在蒙面人胸前，冷笑道：「骷髏幫主何在？」

凌雲天道：「他們都自絕死去了。」

龐仲堯聞言，不禁一怔，用長劍挑開兩人蒙面紗巾，只見兩匪已是七孔流血斃命，道：「他們眞是骷髏幫主手下麼？風聞骷髏帮網羅的均是黑白兩道高手，一身武功卓絕，怎麼……」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我倆先發制人，他們再好武功也無法得逞，少堡主一身所學，超凡入聖，何懼骷髏帮匪徒，倒是骷髏幫主如親身前來，令人憂慮。」

龐仲堯正待再言，忽見三條迅快人影掠入室中，內中一蒙面老叟語聲沙沉冷笑道：「老夫只道是誰？原來是龐少堡主，難怪老夫手下喪在流星追魂劍下，常言道血債血還，你納命來吧！」

龐仲堯大喝道：「那來的這麼多廢話。」振腕「唰」「唰」「唰」三劍疾逾奔電攻出，招式辣毒精奇，攻向對方要害重穴。

他那劍招幾乎包括了崑崙、青城、點蒼三大門派絕學，凌厲玄詭，每一劍均帶有風雷嘯聲，最厲害處即是他那流星劍尖有三點粟米小孔，掣動劍柄上機鈕，射出牛芒飛針，專破氣功橫練。

蒙面老叟冷笑道：「龐老三有子如此，也可傲視武林了。」腰中一搭，掣出一條蟒筋軟鞭，呼地一招擊出。

這軟鞭却似活蟒一般，昂伏起揚，靈活無比，迎着龐仲堯劍尖迎去。

龐仲堯暗感驚駭，知蒙面老叟是一棘手强敵，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劍招宛如汪洋大海，滔滔不絕。

此刻，其他兩個蒙面老叟亦動手聯臂攻向凌雲天。

凌雲天雙掌一錯，使出一套「迷幻」掌法，奇離幻變，掌影飛絮般攻向二人。

他為的不逞露鋒芒，遭人之嫉，一盞熱茶時分過去，忽見龐仲堯為那蒙面老叟鞭勢所制，雖未落敗，但求勝已不易，暗道：「兵貴神速，免得夜長夢多。」身形突變，右掌疾向肩頭一挽。

只見寒光一閃，兩蒙面老叟已倒臥血泊中。

與龐仲堯對手的蒙面老叟只覺腕脈一麻，鞭勢破綻大露，龐仲堯長劍乘隙而入，蒙面老叟右胸被刺，一股鮮血箭一般的射出，身形踉蹌跌出數步，倒在壁角，手按住傷口，慘笑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老朽因對你輕視，不慎失手……」說至此突然止口，只覺腕脈穴麻得太過突然，猛然瞥見兩同伴慘死劍下，不禁黯然長嘆一聲，目注了凌雲天一眼道：「欺人者必然自欺，老朽自招死禍，悔恨何及。」

凌雲天冷冷說道：「閣下未必眞是骷髏幫主門下。」

蒙面老叟張口似欲說話，忽頭一歪，嗒然喪命。

龐仲堯察覺有異，面色一變，凌雲天忙以手制止，龐仲堯不禁一怔。

窗外風送一聲森厲長嘯，刺破寂靜的夜空，極為淒厲刺耳。

忽聽門外傳來九宮環高鴻語聲道：「少堡主在麼？」

龐仲堯與凌雲天互望了一眼，答道：「在下在此！」

一條人影疾掠而入，道：「情勢異常危急……」唰地燃着了松油火摺，一道熊熊火光亮起，映現出九宮環高鴻。

但九宮環高鴻目睹五具血肉狼藉的屍體，不禁臉色大變，倏又故作驚愕道：「來犯匪徒俱被老朽驅退，這五人是否漏網的骷髏帮匪徒？」

凌雲天道：「這五人諒與莊主原是舊識，口稱莊主係昔年故交……」說着撿起一柄仙人掌，迅速無倫挑開三蒙面老叟紗巾，現出本來面目。

高鴻面寒如冰道：「老朽與他們陌生不相識。」

院中忽生出踉蹌步聲，只見一黑衣中年勁裝漢子渾身浴血跌跌撞撞奔來道：「莊外告警，骷髏帮匪徒連傷十數高手。」

九宮環高鴻怎麼也料不到裝鬼竟惹上眞鬼登門，身形急踹出室掠去。

凌雲天身形閃出室趕去，龐仲堯呆得

一呆，身如凌弦之弩疾射出外。

但見涼風習習，寒星漫空，那有九宮環高鴻及凌雲天人影，天外迸來陣陣刺耳長嘯，猛一跺脚，穿空騰起，掠撲莊外，去勢迅如流星，轉瞬消失於夜色沉沉中。

凌雲天却未與九宮環高鴻同途，循着嘯聲傳來方向飄風撲去，掠至一處山巒起伏處，只見四個骷髏帮匪徒與三男一女拚搏猛烈，尙有三名蒙面黑衣人屹立旁觀。

他目光銳厲，星光照耀下，依稀辨認出那三男一女正是海棠與趙士雄、雲文耀、井光四人，不由大感困惑，忙用紗巾紮住面目，躡身近前仔細辨認，更感一怔。

旁觀三蒙面人似確是骷髏帮人物，其中一人神似葉勝，而與海棠等拚搏的却非骷髏帮中人。

凌雲天擊指傳聲，夜風中傳聞清脆指聲。葉勝聞聲驚覺，忙與同伴低聲囑咐兩句，疾向凌雲天處撲來，問道：「凌少俠麼？」

凌雲天手指着拚搏激烈的四蒙面人道：「他們是誰？」

葉勝低聲道：「多臂如來陳冠球。」

「竟是他麼？」

「葉某無意探出九宮環高鴻與多臂如來陳冠球暗中勾結，坐地分贓，此次覬覦五福鏢局三十萬金珠，竟喬裝敝幫中人所為。」

凌雲天道：「這個在下知道。」隨即附着葉勝耳內密語一陣。

葉勝領命疾掠回原處，率着兩同黨撲向九宮環高鴻莊院而去。

多臂如來陳冠球本是手辣心黑，却礙於葉勝三人在旁冷眼旁觀，心懷忌意，佯裝打成平手，盡量捱延時刻，思忖着如何脫身之計。

一見葉勝三人突然離去，不禁心中狂喜，厲喝道：「好賤婢，還不納命來。」

突聞耳後傳來陰沉懾人冷笑道：「未必見得！」

多臂如來陳冠球不禁大駭，身形倒翻出去，揚腕打出九支白虎釘，抬目望去，只見是一背劍黑衣蒙面少年。

海棠眼尖，已看清來人是誰，星眸中泛出愉快的神光，暗呼道：「是他！」

其餘三蒙面匪徒亦住手不攻，身形猛撤，與陳冠球併肩而立。

凌雲天冷森森鼻中哼了一聲道：「四位請除下蒙面紗巾！」一橫掌一揮，九支白虎釘震飛落地。

陳冠球冷笑道：「尊駕何必逞强伸手，須知刀劍無眼，莫怨老夫手黑心辣。」

凌雲天道：「閣下已是垂死之人，尙敢大言不慚，四位既不願自己揭下紗巾，在下不妨代勞。」身形緩向陳冠球逼去。

陳冠球大喝一聲，四般兵刃向凌雲天凌厲無匹攻去。

凌雲天身形疾轉，輕靈無比的閃開數尺，右手向肩頭一探，迅如電光石火撤出「冰魄」神劍。

寒虹電捲，只聽藕切微響，血光飛洒，三隻斷臂墮在塵埃，陳冠球驚覺得快，身形疾仰，將手中兵刃騰蛇槊硬生生地撤了回去，旋身倒竄出丈外。

凌雲天如同附骨之蛆般跟踪而至，却未出劍，冷電眼神逼射在陳冠球面上，冷冷說道：「你是多臂如來陳冠球麼？」

陳冠球心神巨震，答道：「老朽等與尊駕無怨無仇，為何辣手斃命？」

凌雲天沉聲道：「你在金陵富甲一方，表面上樂善好施，其實聚斂得來的均是非分之財，勾結官府，坐地分贓，這次為了五福鏢局三十萬金珠，暗中與九宮環高鴻朋比為奸，嗾使高鴻手下扮作骷髏帮人物……」

陳冠球越聽越心驚，高聲道：「此乃空穴來風謠言，老朽不過為了孽子慘遭那賤婢毒手傷殘，不惜千里追踪。」說着手一指海棠四人。

凌雲天冷笑道：「在下如非罪證確鑿，絕不妄自出手。」右腕疾振，寒光電奔飛出。

陳冠球大驚，身形倒踹飄了開去，口中喝道：「且慢！」

凌雲天如影而至，劍勢閃舞，流芒閃爍，寒氣襲人眉宇。

多臂如來陳冠球生性陰沉，武功卓絕，却懍於凌雲天手中「冰魄」神劍，道：「尊駕若憑恃手中神兵，老朽當然無話可說？」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依你之見又如何？」

多臂如來陳冠球從未有此悸懼過，只覺凌雲天神威懾人，竟是訥訥說不出口。

突然天外傳來一聲長嘯，播廻夜空。

陳冠球不由自主地機伶伶打一寒顫，道：「尊駕莫非是骷髏幫主麼？」

凌雲天倏地振胸，洒出九點寒星，迅快絕倫。陳冠球竟無還手之能，只覺九處穴道一麻，不禁面色慘變，身形如軟蛇一般癱軟倒地。

多臂如來見多識廣，這一劍招委實震爍武林，利劍點穴，竟然絲毫無傷，心中益發認定了凌雲天就是骷髏幫主，不由黯然長嘆道：「老朽敗得心服口服？」

「那麼陳當家也認罪了麼？」

陳冠球泛出一絲凄然笑容，道：「事至如今，陳某有何話說。」

凌雲天身形如電掠至海棠四人身前，道：「四位請速去蘄州東城門上相候在下，自必將陳冠球押交海棠姑娘報却血海大仇，但此處刻正是是非之地，請即速離。」說畢連聲催促。

海棠目露幽怨之色，道：「少俠請勿失信，賤妾就此拜謝了。」說罷，檢衽一福。

趙士雄說道：「姑娘，少俠人已離去了。」

海棠猛抬螓首，那有凌雲天人影，多臂如來陳冠球軀體亦不知何往，芳心不禁無限幽怨，星眸微紅。

井光也是個中過來人，知男女之間絲毫都勉强不得，微笑道：「姑娘我們走吧，不要誤了少俠的大事。」

海棠點點頭，低弱說道：「走吧！」一掠雲鬢，蓮步姍姍而去，星眸中含有淚光。

趙士雄心頭滿不是滋味，默然隨着海棠身後。

夜色更沉，秋風嘯林，落葉飛舞漫空，山野中平添了無盡的蕭瑟凄涼。

且說九宮環高鴻聞得驚訊，心神大震，只覺方寸已亂，疾奔山莊。

淡淡星光下，莊外沿途發現倒着不少斷肢缺腿手下，奄奄一息臥身血泊中。

一路奔去，始終未發現敵踪，知身已陷在危境，無如騎虎難下，不惜作孤注一擲。

忽聞不遠處一個清朗聲傳來道：「來者可是高大俠麼？」

高鴻不禁一怔，答道：「是那位朋友呼喚老朽。」

「在下長白石去病。」說時人影疾閃而來，顯出一年約五旬開外老者，接道：「高大俠為何與骷髏帮結怨，幸虧骷髏帮來犯的是二三流脚色，石某同行五人趕奔嵩山，路經此處伸手拒敵，此刻雖已遠去，但未必不再捲土重來。」

九宮環高鴻聞言略為心寒，抱拳相謝，道：「高某此刻尙在夢中，息隱家居，絕意江湖，是非恩怨早如雲烟飛逝過眼，但骷髏帮無事生非，找上門來，高某也不甘示弱。」語聲略頓，又道：「石老師同行四位朋友呢？」

石去病道：「他們追踪骷髏帮匪徒去了，片刻即回。」

驀地——

天際遙處迸來一聲激越長嘯。

石去病不禁臉色一變：「怎又有强敵到來？」身形疾拔，獨鶴冲天拔起。張臂斜掠，穿空電飛，刹眼間，身形已遠在二十餘丈外。

九宮環高鴻雖有十餘載未與石去病相見，但石去病為了自己拔刀相助，却不能袖手不顧，仰面四望了一眼，似又無限重憂，展開草上飛輕功趕向石去病身後。

天際忽又騰起一聲尖銳刺耳長嘯，嘯聲遠曳而去。

九宮環高鴻心靈上忽起了一種不吉的預兆，似覺危機四伏，愈想愈後悔，不該在此動亂江湖之際覬覦五福鏢局金珠，無異於飛蛾撲火，怨得了誰。

他恃念之間，已奔出三四里，忽聞石去病語聲傳來道：「高大俠，在下發現一名受傷之人，自稱姓陳，與高大俠有八拜之交，在下迸往崖洞調息養傷。」

高鴻聞言循聲奔去，只見石去病立在崖下，忙道：「他人在何處？」

石去病回身一指，指着崖下一處山洞，道：「他人在洞內，在下現須尋覓四位知己，不知他們處境如何？在下不久自回。」話未落音，人已冲霄拔起，瞬眼便即杳失。

九宮環高鴻望了洞口一眼，見是土著挖掘的一所儲藏薯芋乾糧的土穴，右手撤出一柄九宮環，左手燃開了松油火摺，緩緩走入，道：「陳兄何在？」

只聞多臂如來微弱的語聲傳來道：「小弟在此！」

高鴻急趨前兩步，熊熊火光，映照下只見多臂如來陳冠球身軀靠着一堆山芋坐着，面色慘白如紙，額角冒出豆大的汗珠，目光黯然無神，嘴角泛起一絲凄然笑容，不禁問道：「陳兄傷得怎樣：」

陳冠球滯重地搖了搖首，說道：「小弟曾修書遣人趕來高兄處，囑高兄不可在途中伸手，須計誘桂松奇暫棲寶莊，再殺人滅口，何故為骷髏幫主風聞，才有此一敗陣。」

高鴻面現愧容，長嘆一聲道：「高某並未在途中伸手，一切皆如陳兄所囑，怎奈迭遭變故，莫可逆料，非人少使然，現桂松奇與金珠俱在舍下，桂松奇迄至如今尙矇在鼓中，你我如能不死，正好昭告天下武林，將罪行一切諉之于骷髏帮。」

陳冠球黯然一笑道：「天數如此，小弟倘非孽子無故重傷，舍下不愼慘遭回祿，已早趕抵寶莊，此事亦不能發生。」

高鴻冷笑道：「你我已無把柄在骷髏帮手中，懼他則甚。」

突聞洞外傳來陰惻惻冷笑道：「這倒未必，自吐兇謀，罪證確鑿，高鴻！你還不俯首認罪。」

高鴻聞聲面色大變，霍地九宮環向陳冠球劈去，竟欲殺人滅口。

洞中忽起了一陣狂風，將高鴻手中的松油火摺立時吹熄，洞中立呈伸手不見五指。

高鴻九宮環劈下去，只覺劈在山芋堆上，似非血肉之軀，火摺又為强風吹熄，不禁大驚，嗖地回身，掠出洞外，但見厐仲堯與桂松奇屹立在丈外之處，目中噴出如熾怒焰。

桂松奇冷笑說道：「想不到武林耆宿，名俠實盜，竟與多臂如來陳冠球狼狽為奸……」

高鴻厲喝道：「住口，老夫殺你兩人，不過舉手之勞。」他已萌殺機，將厐桂兩人殺了滅口，以免無窮後患。

突聞一聲冷笑道：「你敢殺却桂老鏢頭麼？哼，更使罪證顯然，諒你也不敢動手。」

高鴻聞言不禁大驚失色，循聲望去，天色已現濛濛曙光，只見厐仲堯桂松奇之後五六丈並肩立着七個蒙面黑衣人，寬大黑衫在晨風中習習飛舞，宛如山魈鬼魅，令人不寒而慄。

這時高鴻面色灰白，忖道：「話倒是不錯，我何不將厐桂兩人一擊而斃，俱諉之於骷髏帮。」

驀然，七蒙面黑衣人凌風騰起，超越厐仲堯桂松奇頭頂，飄然落在高鴻身前，其中一人向桂松奇厐仲堯道：「兩位請勿置身是非漩渦中，敝帮當有制裁高鴻之法，並昭告天下武林，明正典刑。」

厐仲堯深諳江湖規矩，知骷髏帮不願他們目睹酷刑手法，忙與桂松奇示了一眼色，抱了抱拳，轉身疾離而去。

這時，高鴻猛一咬牙，一雙九宮環振腕交錯攻出一招「天地混沌」，環影滿空如天羅地網，向七蒙面人凌頭罩下。銳嘯悸耳，勁風如山，威勢駭人。

一條人影橫空撲下，高鴻只覺虎口巨震，一雙九宮環脫手飛起半空，身形踉蹌倒出三步，胸口氣血翻騰……

那人身手迅快絕倫，脚未沾地，右手疾如電光火石，一把扣住了九宮環高鴻脈腕。

（未完・六）

百貫錢答案：

小孫女說：「既然約定必須三個人同在塲才能付錢，就是違約的，叫他們三人到齊，我們才付錢！祇要三人到齊，錢就可以追回來了。」

十君子傳奇故事

夜探廢紅樓 枯井遇伏擊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仇如海正爲過清照相贈一把寶刀的事而煩惱，不知如何去處理這些兒女情事……雷嘯天和仇如海來到古存文家，卻不見古存文等人，地上也有血跡，雷、仇兩人大驚，急往過府探望，原來古存文等均已來到過家，展翼雲更因遇上一位灰衣蒙面人，雙方互鬥而身受重傷，身上的駝鈴也被蒙面人刼去，而林猛卻失了踪，衆少俠均爲此事煩惱，文卿更焦慮不安，仇如海斷定林猛的失踪，可能是與駝鈴的事有關連，他們決定在城內搜索一番，經一夜的搜索，一無所獲，仇、雷回到「天下武林店」歇息，次日中午，過萬乘來訪，說是林猛已被人送回，爲何林猛被捉去又放回，卻百思不得其解……

此間既已無事，本應歸去，仇如海卻總想再等上幾天，自然，這全是爲了曉梅姑娘不在的原故。

雷嘯天自然瞭解此情，悄對仇如海道：「伯父既已留言，歸期難定，二弟不如回蘇州的好，也許蘇州分店，已有四妹的消息。」

仇如海認爲有此可能，遂決心次日動身。

當夜，過萬乘在府中設宴，此宴並非慶賀什麼，而是研討什麼，因此自入座之後，氣氛就十分嚴肅。

過萬乘首先開口道：「諸位兄弟，萬乘要問諸位兄弟一句話。」

仇如海道：「過兄請講。」

過萬乘道：「身爲人子而懷殺父之仇時，當得如何？」

仇如海慨然道：「雪恥復仇！」

過萬乘頷首道：「對！小兄身懷此仇，又知諸兄弟亦然，是故有今夜之宴，要與諸兄弟共商索仇之事！」

古存文道：「萬乘兄，小弟早有此志，不過另外有件事情，也同樣緊要，前數日曾經談起過，彼時……」

過萬乘道：「存文弟可是指『黑石船』而言？」

古存文道：「正是，小弟深信，以先父所論，『大先生』之仁厚智謀及功力而論，對其後代必已早有安排，況……」

展翼雲接話道：「存文，小兄因親奉先嚴數載，時時面聆教示，言及『蕭大先生』時，曾說大先生後代自幼失踪……」

仇如海强忍着心中的悲慟，道：「有關『黑石船』主，及未來武林盟主之事，小弟有個消息，敢保證十分確實，沒有失誤！」

衆人聽了不由同聲說道：「仇兄弟請快說。」

仇如海道：「小弟自然要說，但說出之後，諸兄請莫追問消息的來源，不過小弟保證，總有一天會詳作解釋。」

衆人互望一眼，雷嘯天開口道：「二弟，內情莫非關係重大？」

仇如海道：「與小弟操行信義及生死，都有關係！」

雷嘯天慨然道：「既是如此，愚兄將不發一問！」

其餘衆人也道：「仇兄弟說吧，我們決不多問。」

仇如海道：「小弟先向諸兄道謝。」

說着，仇如海十分嚴肅的對衆人一揖，這一揖，使大家神色穆然，個個端坐而目射光芒，靜待下文。

仇如海以沉重的語調，接着說道：「昔日『黑石船主』蕭大先生夫婦，身遭不幸之前，已有警兆，將其獨子，先一步送至平安地方」。

古存文道：「這就好了，是誰保護此子的？」

仇如海微一皺眉，文卿卻白了乃夫一眼，道：「你是怎麼了？」

古存文話說出口，已然懊悔，忙道：「心急而忘所，仇兄弟原宥。」

仇如海一笑道：「人之常情，古兄不必自罰」

話鋒一頓，接着說道：「蕭氏孤兒，十數年來業已長成，並有一身出衆的功力，以目下來說，他或許在海角天涯找那仇人！」

衆人神色飛舞，雷嘯天獨現疑容。

仇如海又說道：「昔日『十君子』生死相共，有不諭之誓，後來卒致彼此生心，遭人謀算，就爲了『大先生』的這個孩子！」

說不發問，談何容易，過萬乘已不自覺的說道：「原因何在？」

清照低聲喚道：「哥哥。」

過萬乘臉上一紅，對仇如海道：「仇

兄弟請說下去。」

仇如海道：「十君子曾以十年之久，採奇藥而煉成靈丹，這粒靈丹，就是令十君子斷義忘仁而成仇的東西！」

文卿忍不住了，道：「不是我忘了諾言，實在是因爲仇兄弟剛剛說，十君子成仇是因孤兒，怎又說是靈丹……」

仇如海不答所問，道：「那粒靈丹，人人欲得，豈料卻被『大先生』之子，無心服下，這孩子遂成了衆矢之的！」

衆人哦了一聲，這才恍然大悟，文卿紅着臉把頭低下。

仇如海接着道：「事後，這孩子被大先生最最知己的盟弟，悄然携走，這是經過大先生同意的，所以……」

展翼雲插言道：「小兄並非詢問所諾之事，而是另有所問，可否？」

仇如海道：「展兄儘管說。」

展翼雲道：「小兄由先父口中得知，是說那孩子突然失踪，乃是被十君子中那個兄弟所刼擄而去，現在……」

仇如海道：「令尊的話並沒有錯。」

展翼雲道：「那與仇兄弟所說的，豈非不同了嗎？」

仇如海道：「本來不同。」

展翼雲一楞，雷嘯天卻問道：「二弟，這種事不應該有不同的呀？」

仇如海道：「若非不同，那孩子又怎會還活在世上呢？」

清照聰慧，哦了一聲，道：「大概一眞一假，對嗎？」

仇如海頷首道：「被大先生盟弟悄然帶走的孩子，是眞的人，留在大先生夫婦身旁的那個孩子，是經易容後的替身。」

衆人互望一眼，彼此點頭，咸認這是可能的事實。

仇如海已接着說道：「因此，小弟才敢保證說，蕭秋風業已踏入了武林！」

衆人對「蕭秋風」三個字，俱皆陌生，個個露出了訝然之色，過萬乘想了想，方始問道：「大先生這位公子，就叫『蕭秋風』？」

仇如海尚未答話，雷嘯天卻已說道：「不錯，是……」

話說出口，方始悟及自己不該證實此事，倏然而停。仇如海卻暗自心動，但也沒有現形色。

展翼雲開口道：「現在是找尋蕭秋風，和遍搜那姓卜的兇手並重，抑或是先找到蕭秋風，結聚諸兄弟之後，再去搜卜老賊？」

過萬乘道：「以愚兄的看法，這都不是當前最重要的事情。」

古存文皺眉道：「萬乘兄似有他指，是什麼事？」

過萬乘道：「十君子除『顚神僧』外，無不慘死兇手陰謀之下，這兇手姑不論是誰，我們當然不會放過他去！先父之諭，與諸叔伯之遺訓於諸兄弟者同，因之找尋蕭秋風，尊其爲令主之事，也急不能緩。但今日相聚諸友，謹愚兄等五人，其餘尚未謀面之諸兄弟，亦當設法尋覓，然後聯合行事。在聯聚諸兄弟之前，愚兄認爲，雖重要的是先選施令之人，然後吾等兄弟，遵令行事，諸兄弟意爲如何？」

衆人咸認這是最對的措置，蛇無頭不行，鳥無翅難飛，但談到這施令之人，卻又變成意見分歧！

古存文夫婦和清照姑娘，認爲這人選，應是智謀功力在高出他人的一位，當然是暗示非仇如海莫屬。

展翼雲和仇如海，卻表示這施令人選，應是目下年紀最大的人才對，因爲這是道義相結，而非利害之爭！

過萬乘沒有表示意見，但他深服仇如海的功力智慧，不過長幼之序，卻也有牢不可破的信念。

當衆人的心意，逐漸接近仇如海爲合適人選的時候，仇如海卻突然以無比誠摯的態度，道：「小弟鄭重推舉雷大哥，小弟認爲，長幼之序斷不能廢，况江湖中事，也只有雷大哥能駕輕就熟。」

由於仇如海的堅持，事情轉了個大彎，雷嘯天雖曾推謝，焉得如願，終於成了衆人之首。

不過雷嘯天鄭重說明，當有朝一日，尋覓到蕭秋風的時候，以先人之志，之諭，諸兄弟當奉彼爲主，那時，雷嘯天則退而禮讓，諸兄弟不得異議。

自然，此事無人說不，事乃決定。

首先在共研得失利害下，決定了行止，過氏兄妹，和古家夫婦及林猛，分道而行，聯絡十君子其餘的後人。

展翼雲先回一趟家，將事稟明慈母，然後在北五省着手，自分別日起，一百日後的那一天，蘇州會齊。

事既決定，雷嘯天和仇如海立即告辭，次日一早，他兄弟給曉梅留下了話，揚鞭催馬，馳向蘇州。

蘇州分店，生意興隆，雖說這買賣是只賠不賺，但人都有個怪脾氣，不管什麼事，越忙越高興。

鳳陽四醜，早到多日，雷嘯天和仇如海回轉，四醜可說是欣喜異常，歡聚、暢談，不在話下。

仇如海首先悄問店中人，可有曉梅姑娘的消息，結果大失所望，當然，仇如海並非先知，自不知曉梅姑娘已失自由，被困在那銅牆鐵壁的地下秘室之內。

當夜飯後，四醜因恐雷、仇二人旅途勞頓，告辭退出，使雷、仇得早些休息，室內遂只剩了他們兄弟。

仇如海在金陵時，由過、展、古等人，有心無心的話語中，發覺了雷嘯天似乎與十君子也有關聯，並早已看出雷嘯天自「子午嶺」歸後，即心事重重，此時無人，仇如海不由想起了這些事情。

他瞥目看了雷嘯天一眼，發覺雷嘯天呆呆坐着，似在沉思心事，遂緩步而前，笑着說道：「大哥累不？」

雷嘯天仍在沉思着心事，信口答道：「不累。」

仇如海道：「哥在想什麼心事？」

雷嘯天抬頭看了仇如海一眼，道：「二弟，你在蘇州住了十幾年，雖說未曾出過大門一步，但愚兄想，不會沒有一兩位朋友吧？」

仇如海道：「爲避大禍，師命難違，並無一個朋友……」

雷嘯天長歎一聲，道：「看來愚兄要再想別的辦法了！」

仇如海道：「大哥到底有什麼心事，

何不說出來……」

雷嘯天道：「二弟是住蘇州城裏，還是城外？」

仇如海道：「城外。」

雷嘯天臉上現出一絲笑意，道：「城外什麼地方？」

仇如海問道：「這和大哥的心事有關嗎？」

雷嘯天道：「沒有關係，不過我要在城外找一座房屋。」

仇如海道：「什麼樣的房屋？」

雷嘯天道：「說來應該非常好找，但也十分難找。」

仇如海一笑道：「大哥在打啞謎。」

雷嘯天道：「不是，從前十分好找，現在却困難了。」

仇如海皺眉道：「是何原因？」

雷嘯天道：「從前十分顯明，如今早已被火焚毀，倒坍多年。」

仇如海又是一笑，道：「火燒過而倒塌的房子，太多了，四鄉八鎮這樣遼闊，未經大火的時候，也不見得好找。」

雷嘯天說道：「我要找的這所房子不同。」

仇如海道：「有何不同？」

雷嘯天道：「是樓，並……」

仇如海道：「蘇州城外的樓房，何止千百？」

雷嘯天道：「這一所不同，是座紅色的樓房，人稱『紅樓』！」

仇如海神色陡變，道：「大哥找這座『紅樓』作甚？」

雷嘯天已然看出仇如海變顏變色，道：「二弟知道這座紅樓？」

仇如海道：「不但知道，並且還很清楚。」

雷嘯天虎的站了起來，道：「二弟當眞？」

仇如海道：「小弟怎敢欺騙大哥？」

雷嘯天道：「二弟不是說，未出過居所一步嗎？」

仇如海道：「是的。」

雷嘯天道：「那又怎會對這紅樓十分清楚？」

仇如海沉重的說道：「大哥，你一定要問？」

雷嘯天霎霎眼睛，道：「不，我不問了。」

仇如海道：「大哥，你找這座紅樓幹嘛？」

雷嘯天道：「二弟，我要找的這座紅樓，現在已經倒塌了，並非完整的紅樓，二弟不會弄錯了吧？」

仇如海道：「決沒有錯，這座紅樓是因火而倒塌的！」

雷嘯天道：「那就對了，二弟，此樓在什麼地方？」

仇如海問道：「大哥必欲找這塌樓作甚？」

雷嘯天道：「可否容愚兄到這樓址之後，再作說明？」

仇如海道：「小弟怎敢說不可以。」

雷嘯天道：「告訴我此樓的所在。」

仇如海說道：「小弟要親自替大哥帶路。」

雷嘯天濃眉一皺，道：「這……這自然更好。」

仇如海道：「大哥什麼時候去？」

雷嘯天道：「若二弟不覺勞頓，愚兄恨不得現在就走！」

仇如海道：「大哥準備好火把，咱們就去。」

雷嘯天欣然道：「好極了，愚兄就去準備。」

說着，雷嘯天出了「維」樓，刹那，以油紙包着兩支火把進來。

仇如海業已脫落長衫，背劍，勁裝相候。

雷嘯天暗自心驚，也將長衫落脫，揹好他那柄奇特的寶劍，兄弟二人頷首示意，吹滅燈，縱身而出，越過圍牆，直撲紅樓！

今夜，露華濃重，雲影淡薄。

鶴，乃唳於長空，虫，亦鳴自四野！

正二更，蘇州楞伽山麓的石湖畔，出現了兩條人影，他們立於那殘敗倒塌的碎石斷垣下，靜峙而默然。

當然，這兩個人正是雷嘯天和仇如海了。

他們默然，默然到變作嚴肅，嚴肅到令人喘不出氣來！

不過，他倆的心情却大不相同。

「紅樓」被焚雖不能說久，但日子也不算少了，風吹、雨打、太陽晒，殘垣、枯木、碎瓦，都早變了顏色。

雷嘯天神色嚴肅，而心情却十分激動，人是峙立如泰山般一動不動，但那兩隻手，却不停的緊握起又鬆開。

他強壓着激動的心情，使心中漸漸平靜下來，自混亂中，慢慢地思忖着一切，從初見仇如海那天開始。

他始終沒有懷疑過這結拜的二弟，但自今偶然談到「紅樓」之後，他不能不重新估計二弟的出身和來歷了。

二弟曾說，他住在蘇州十幾年，其間連大門都沒有出過，但對這無人能知的已毀「紅樓」却如此熟悉？

當然，以經年的朝夕相處，他始終是欽佩着仇如海的爲人處世，尤其對仇如海那身罕奇的功力，自更心服！

不過……

不過他對「十君子」，却是在小一輩的人物中，最熟悉的一個，自然對「癲神僧」也不例外。

「癲神僧」功力故然不錯，但在「十君子」中，却是居於蕭、任、雷、古諸人之後，算不得最高的高手。

但蒙「癲神僧」所傳授十數年的仇如海，其功力却非但高出了「癲神僧」多多，甚至已有昔日蕭大先生的火候！

雷嘯天身懷家傳奇異之學，深藏不露，始終以普通功力對敵或示人，究其實，在當代武林中，能受他那絕學一擊而不死傷者甚少，其經驗豐富，亦非他人能知，故對仇如海師承「癲神僧」一事，早已存疑，祇是不問罷了。

若無「紅樓」之事，雷嘯天對仇如海並無其他疑嫌，可是現在不同了，「紅樓」一關係着雷嘯天今後的生死！

但是，雷嘯天實在不願意對仇如海懷有二心，因此，雷嘯天心中十分矛盾，祈求着自己所怕的事情，是場虛驚。

仇如海却是因爲憶及昔日的事情，木楞在殘垣之下，恩師的容顏，當年的歲月，和被迫離開「紅樓」時的情景，一幕幕出現在腦海之中。

終於雷嘯天打破了沉寂，道：「二弟，就是這裏？」

仇如海悲傷往懷，心不在焉的說道：「嗯，這裏。」

雷嘯天暗自一凜，疑、誤加深，突然轉念忖道：「設若二弟萬一就是仇人門下，今朝……」

疑心自生暗鬼，左手不自覺的一揳長劍，但又突然記起，紅柳莊中，仇如海神劍顯威的事情，越法驚心。

提一口眞力，決定當二弟突然反顏相向時，說不得以家傳奇絕的功力，作護命之一擊！

雷嘯天一面暗中準備，一面問道：「二弟，愚兄是問，此處就是昔日的『紅樓』嗎？」

仇如海收轉思維，道：「不會錯的大哥！」

雷嘯天試探着說道：「愚兄總覺得，似乎有什麼事情不對！」

仇如海說道：「大哥放心，決錯不了的。」

說着，仇如海先踏着斷瓦殘磚進去，雷嘯天提高警覺，步步相隨，但隔着一些距離，以便應變。

仇如海邊走，邊似自語，又像是對雷嘯天似的說道：「我永遠不會忘記，這裏本是樓下的屋門哪！那兩根焚殘了的巨木，就是門的支柱！

「這裏的樓下窗戶，雕花漆紅，美侖美奐，雪白的縷簾，垂着金色絲穗，是卍字的窗格，點塵不染。

「此處是那登樓的牙梯，淡黃色，還舖着厚厚的紫紅毛氈，恩師曾說，那是道地的西域製品，十分貴重！

「登樓，雅室三間，一是臥房，一是書室，另外一間，作了『行功』的靜室，這些……我永遠不會忘記！

雷嘯天越聽越心驚，不由低沉的問道：「二弟，你不覺得對這『紅樓』，是太熟悉了些？」

仇如海苦笑一聲，道：「不！小弟反而覺得，已經有不少事淡忘了！」

雷嘯天濃眉一皺，道：「愚兄却是認爲，二弟不應該這樣熟悉此處！」

仇如海道：「爲什麼？」

雷嘯天道：「除非二弟所說，十數年未出大門的話，是推托愚兄，否則自然不應該如此熟悉這個地方。」

仇如海看了雷嘯天一眼，道：「大哥，小弟可曾有過謊言？」

雷嘯天暗道一聲「慚愧」，說道：「沒有，因此愚兄才覺得奇怪。」

仇如海苦笑一聲，道：「大哥，個人有個人的難言之隱！」

雷嘯天沒有接話，仇如海突然問道：「大哥，您要找這座已經塌敗的『紅樓』，小弟已經帶到地方了，大哥請隨意的各處看看吧。」

雷嘯天心中一動，道：「二弟不問愚兄找這座『紅樓』何故？

仇如海道：「小弟不想問。

雷嘯天道：「爲什麼？

仇如海道：「這是大哥的私事，大哥若能說的時候，早就告訴小弟，既是沒有告訴小弟，小弟自然不應多問。」

雷嘯天又暗道一聲「慚愧」，沒有開口，却四顧地上的斷瓦殘木，半晌之後，突然問道：「二弟要愚兄帶來兩支火把，有用嗎？

仇如海道：「小弟現在還不敢說用得着不。」

雷嘯天哦了一聲，道：「二弟要愚兄準備火把時，愚兄錯當此處有什麼地窖之類，如今一眼可見，不知這火把……」

仇如海道：「火把是用得着！」

雷嘯天道：「二弟剛剛還說，不知用得着否，現在……」

仇如海道：「大哥，用是一定用得着，祇是小弟尙未決定，今夜是不是一定要用它，但良機不再，既來了……」

雷嘯天接口道：「二弟今夜好怪！」

仇如海道：「也許，但大哥也不很怪嗎？」

雷嘯天道：「愚兄怪在那裏？」

仇如海道：「大哥爲找這座『紅樓』，自金陵城時開始，已急不可耐，如今找到目的，却毫無動靜，豈不極怪？

雷嘯天聞言一凜，道：「愚兄就要開始……」

他自動的停下了話鋒，暗忖道：「開始作什麼呢？說實情好，還是……」

立即有了決定，話鋒一變道：「夜深大黑，很難看清一切，還是……」

仇如海突然說道：「大哥，此處並非善地，今夜既已來了，最好能辦完所辦的事，當然，再找個深夜來一次，沒有什麼不可以，但却也極可能就惹下殺身大禍，尤其是要在白天來的話，危險也就加了一倍！」

雷嘯天已有不悅之意，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仇如海道：「是小弟的由衷之言，無法再詳盡解釋了。」

雷嘯天道：「祇要愚兄不說，二弟守密，誰能……」

仇如海道：「小弟自離開蘇州日起，就無時無刻不想再來這『紅樓』看看，但因深知危險，忍耐至今……」

雷嘯天道：「二弟一再提到危險，難道這裏是鬼魅之地？

仇如海道：「正好相反，此處是忠孝仁義之所！

雷嘯天哼了一聲，道：「那這危險二字，從何說起？」

仇如海道：「有人監視此處，來者不論是誰，若被發現……

雷嘯天道：「監視的人何在？」

仇如海一笑道：「小弟若知此人何在，焉有不逼他出來的道理？」

雷嘯天道：「二弟，你怎知道有人監視？

仇如海道：「恩師遺示……

雷嘯天霍地身形一轉，面對着仇如海道：「二弟，愚兄想和你懇切的談談！」

仇如海道：「大哥吩咐就是。」

雷嘯天說道：「你我兄弟，誓共生死，天地爲憑，日月作證，結義之日有言，

除雙方身世暫不說明之外，餘應坦誠，可對？」

仇如海道：「是的，大哥。」

雷嘯天道：「自結義至今，愚兄對二弟功力、爲人，可說敬佩萬分，但在無心之中，對二弟却也生出了疑念！」

仇如海道：「大哥眞的是個磊落的漢子，有所疑也示知小弟，越法令小弟感懷，不知大哥疑及小弟些什麼？」

雷嘯天說道：「二弟有一天在無心中，說出『先師』二字，愚兄動問，二弟矯飾過去，金陵得遇古存文弟，證實『癲神僧』果已西歸，那時愚兄冷眼旁觀，二弟當時不現悲容，二弟，你是何故隱瞞這個消息？」

仇如海道：「小弟深知大哥所疑之事甚多，請大哥全說出來，然後小弟再按大哥所疑者，分條相答。」

雷嘯天道：「二弟既如此說，恕愚兄直言了！」

仇如海道：「有疑當問，小弟也當釋答，大哥請說吧。」

雷嘯天道：「一、愚兄深知『癲神僧』的功力，按二弟目下火候和修爲來說，昔日的『癲神僧』，也差了許多！

「二、神僧向不用劍，愚兄雖不敢斷定神僧不通劍術，但神僧絕不會身懷像二弟在紅柳莊所施展的那種奇奧劍法！

「三、二弟對『十君子』後人，非常虛心接交，但本身既非『十君子』傳人，又非『十君子』後代，何也！

「四、對這『紅樓』的熟悉，令愚兄不能無疑！

「五、今夜談吐，在在暗示着什麼？

「六、對普天之下，少有人知的『黑石船』事，却知之甚詳，祇這六件，已使愚兄心中難安了！」

仇如海誠懇的道：「大哥，你疑此六事，可有解答？」

雷嘯天已然決定要和仇如海說明一切，立刻道：「有！」

仇如海道：「小弟願聞。」

雷嘯天道：「一、二兩項，證明二弟絕非『癲神僧』的弟子！」

仇如海慨答道：「大哥判斷不錯，小弟從未見過『癲神僧』！」

雷嘯天雖說已決心弄清黑白，但當親耳聽到，仇如海自承果非「癲神僧」弟子時，却也不由心頭猛震！

他暗自戒備着，又道：「愚兄推斷，二弟也是『十君子』的後人！」

仇如海道：「這一點也不錯！」

雷嘯天猛退一步，聲調轉爲沉重，道：「四、五兩條，使愚兄疑及，二弟曾經來過此樓！」

仇如海道：「對，小弟來過！」

雷嘯天聲調不由提高，道：「還有，你暗示此處危險，聲言另有人監視，並非出言虛嚇愚兄，而是有心所知方始這樣聲明！」

仇如海道：「可以這樣說。」

雷嘯天目射寒光，說道：「第六條，二弟，你似乎要比任何一人，都想早些發現那艘『黑石船』，和蕭大先生留下的一切！」

仇如海道：「大哥，這是小弟日夜所念着，沒有錯！」

雷嘯天試探着，突然沉聲問道：「還有另外一件事！」

仇如海道：「還有什麼事？」

雷嘯天道：「二弟，你根本不姓仇，也不叫仇如海！」

仇如海神色陡變，雷嘯天已看在眼中，立即提足眞力，但衷心却已悲痛至極，全身止不住怒顫！

仇如海隔了刹那，道：「大哥認爲我是誰？」

雷嘯天鄭重而沉痛的說道：「目下……二弟，你我可還是同盟生死的兄弟，對不？」

仇如海道：「不論何時也是！」

雷嘯天道：「難說了二弟，在我沒有回答二弟你，我認爲你是何人之前，想先告訴你一件我獨得的秘密！」

仇如海道：「小弟願意聽聽。」

雷嘯天說道：「十君子之中，有兩位非但功力高超，並身懷特殊技藝的人，這種特殊的技藝，能夠使年華倒流，歲月不老！」

仇如海回答道：「小弟無法信大哥之言。」

雷嘯天道：「有什麼道理？」

仇如海緩緩說道：「『十君子』已死其九，這九人中，當然至少包括大哥剛才所說的兩位之一，人既已死，歲月不老之言……」

雷嘯天哼了一聲，接口道：「所謂歲月不老，年華倒流，另有原故！」

仇如海哦了一聲，道：「小弟不能不好奇了！」

雷嘯天又是一聲冷哼，繼續說道：「這兩位，皆有『整形易容』神術，可令人父不識其子，妻不認其夫，老而變小，似歲月……」

仇如海再次哦了一聲，接口道：「這種技藝，小弟相信是有的！」

雷嘯天哈哈一笑道：「二弟也已相信了？」

仇如海道：「這是有的事情，小弟自然是信。」

雷嘯天道：「二弟可知，愚兄爲何在答覆所問之前，說出此事？」

仇如海說道：「這一點，小弟想不明白。」

雷嘯天道：「不要緊，稍待你就會明白了，現在愚兄要答覆二弟，你問愚兄認爲你是那一個的話了！」

仇如海道：「大哥能夠答的對？」

雷嘯天道：「按所疑諸事來說，愚兄應該回答不錯，不過愚兄却誠心祝禱上蒼，願愚兄所答覆二弟，是錯了。」

仇如海道：「就請大哥說吧！」

雷嘯天道：「二弟還稱我大哥？」

仇如海一楞，道：「當然囉。」

雷嘯天淒然一笑，道：「二弟呀！你年紀不比我大的太多了嗎？」

仇如海又是一楞，道：「這怎麼可能，小弟……」

雷嘯天突然問道：「二弟屬什麼？

仇如海道：「牛！」

雷嘯天仰面長歎一聲，似自語般道：「多此一問，若眞是他，他焉有不早想好答對話語的道理？」

仇如海似已有所聆悟，問道：「大哥，你把小弟當作了誰？」

雷嘯天道：「你難道不應該姓『卜』嗎？」

仇如海苦笑出聲，沉痛的說道：「大哥，這次誤會，却使小弟心如刀絞！」

雷嘯天心中一痛，道：「是錯誤，愚兄當難原諒自己了！」

仇如海長歎一聲，道：「大哥既已將小弟認作『卜』賊，什麼話都可以說了，大哥，小弟不避嫌疑，要問大哥來意！」

雷嘯天道：「找一個人。」

仇如海回答道：「斷瓦殘垣，焉有人在。」

雷嘯天道：「那就要找一具屍體！」

仇如海低吁一聲，道：「和小弟來意之一相同！」

雷嘯天似有所悟的說道：「那是巧合極了。」

仇如海道：「既便眞是巧合，也足令人悲傷！」

雷嘯天默然無言，兄弟二人又變作不言不動！

半晌，仇如海開口道：「大哥，點起一支火把來吧。」

雷嘯天道：「這樣豈不是使暗中監視的人，發現我們？」

仇如海道：「現在顧不得這許多了，小弟寧願被暗中監視的人發覺，甚或身遭毒手，也不願大哥誤會加深！」

雷嘯天沒有接話，但却點燃了一支火把，火把的光亮，將丈大地區照明，一切現得十分清楚。

仇如海接着說道：「我們開始找吧，不過小弟斷定，找不到什麼！」

雷嘯天陡地一凜，暗忖道：「夜登『子午嶺』頭，親自聽到那灰衣人說過，紅樓中未見屍體，如今二弟竟也這樣斷定，是巧合嗎？」

想着，高擧火把，一寸一寸的細搜起來。

地上已橫生雜草，不過高僅數寸，是故無法隱藏什麼，紅樓舊址不廣，刹那已經搜遍，果無屍體或骨骼。

雷嘯天神色喜憂參半，仇如海却道：「請大哥將另外那支火把給我。」

雷嘯天默然遞過火把，仇如海將它引燃，彼此相距極近，在兩支火把的照明下，雷嘯天發現仇如海正無言而泣！

一顆顆英雄淚，順腮流下，就像一柄柄利刃，一次次扎透雷嘯天心肝，一陣疼接一陣痛！

雷嘯天猛地上步，悲澀地道：「二弟，愚兄……」

仇如海搖頭，阻止了雷嘯天的話鋒，道：「大哥請隨小弟來！」

雷嘯天頷首爲應，仇如海帶路而行，穿越過殘瓦斷垣地區，步向昔日美侖美奐的「紅樓」後院。

後院，殘牆未被火刦，大半矗立，那後角門，雖已殘敗，却仍有門在，正隨着夜風，一開一闔發出淒涼的聲音！

右角上，雜草數尺，仇如海火把低壓，雜草燃斷，刹那，露出了一方紅石井台，正當角落！

雷嘯天心中一動，道：「此處原來有井！」

仇如海道：「若是無井，當年紅樓住客，何處取水！」

雷嘯天道：「不是枯井吖？」

仇如海道：「幸而不是！」

雷嘯天濃眉一皺，道：「二弟，這句話可有原故？」

仇如海道：「有，不過現在小弟不敢決定能否找到！」

雷嘯天道：「能否找到什麼？」

仇如海道：「地下的門戶。」

雷嘯天一驚，說道：「哦？『紅樓』還有地室？」

仇如海頷首道：「嗯，有！」

雷嘯天道：「既有地室，出入口應該在『紅樓』之下才對，二弟不在那邊着手找尋，爲何却來這井旁？」

仇如海道：「若是地室出入門戶，在『紅樓』中可以找得出來的話，大哥，今夜我們就用不着來了。」

雷嘯天道：「我聽不懂。」

仇如海道：「和大哥及小弟，懷着同樣意思，要在此殘樓斷垣中，找些什麼東西出來的人恐怕不少。」

雷嘯天道：「這我相信。

仇如海道：「那就是了，大哥請想，設若地室出入地方，當年就安置在『紅樓』之內的話，人家豈不早已找到了？」

雷嘯天頷首道：「對！對！」

仇如海沒再開口，將火把遞於井中，可是火把照明距離不遠，井底深淵，仍難看到，不由搖了搖頭！

雷嘯天也並立一旁，向井下窺探，突然道：「二弟，你怎知道地室門戶，是在井中？」

仇如海道：「恩師遺訓中，曾經示知此事。」

雷嘯天道：「咱們怎麼下去呢？」

仇如海看看雷嘯天，道：「小弟先下，找到門戶之後，再通知大哥。」

雷嘯天道：「不，愚兄先下！」

仇如海說道：「不，小弟對此處比較熟悉……」

雷嘯天接口道：「恐怕這井中要例外吧。」

仇如海道：「大哥，小弟先下是對的事。」

雷嘯天正色道：「二弟要說得出對的道理才行！」

仇如海道：「我們是兄弟！」

雷嘯天道：「愚兄不瞞二弟說，至今對二弟依然疑團未解，但在同盟之約尚未割絕前，有事愚兄當首先……」

話尚未完，火光突暗，仇如海已縱身井中！

雷嘯天急忙高叫道：「二弟當心，當心！」

仇如海沒有答話，身形疾驟下降，雷嘯天手扶着井台，提着心胆，注目那疾投而下的一團火光。

火光漸小，人影却相反的漸漸清楚！

突然，火光停頓下來，人影也靜止不動，雷嘯天放下懸心，知道二弟業已施展功力，停於深井中間。

利那，火光漸漸上移，借火光微亮，

雷嘯天看見井中一處地方，似乎是略凸出一些，仇如海就停在那裏了。

果然，從井中傳來一聲清楚的鐵門開啓聲響，接着仇如海的影子、和那火把化成的一團光芒，倏忽消失！

雷嘯天長吸一口氣，靜待仇如海呼喚，但相隔約有盞茶時間，仍不見仇如海的招呼，也不見那團火光！

雷嘯天不由漸漸不耐，自那團火光消失之後，井中又成了一片漆黑，什麼也無法看清！

他又等了刹那之後，濃眉一挑，下了決心，首先將可能碍事的長劍重新紮妥，然後高擧火把，湧身縱落。

詎料當他身形縱起，下半身已投落井中的時候，突覺左臂一痲，知中暗算，大吼一聲，喝道：「好匹夫！」

話聲中，知覺頓失，人如斷綫風箏般跌下井去了。

這昏死前的一聲怒吼，井中傳音，聲如巨雷霹靂，一團火光適時出現，恰好接住了雷嘯天摔落的身軀！

一股熱流，貫通了雷嘯天的每個經脈，使他受震醒來。

人是坐着，左臂傷痲已失，但却很難挪動，祇覺得後心被一隻極熱的手掌所緊抵着，那一股熱流，就是發自那隻手掌之上！

雷嘯天看不到後面的那個人，但却深知那人是在療治自己的傷勢，祇是不知道這人是誰。

剛要側目，身後那人適時開口道：「大哥別動，你中了人家的暗算，小弟正在替大哥將所中的毒迫出體外，大哥若能稍提眞力，與小弟的眞力相合，則傷勢復原的更快！」

雷嘯天才叫出一聲「二弟」，仇如海已接着說道：「大哥現在不說話最好，再有盞茶光景，便大功告成了，那時再詳細的說說經過吧。」

雷嘯天遂不再多言，緩緩提聚眞力，覺得十分吃累，不由暗自凜懼，不知所中是何暗算，如此嚴重。

眞力終於提聚成一團，緩送於經穴之中，當他的眞力與仇如海眞力所化熱流，相合的刹那，心神一震，接着相合一處，頓感全身舒暢無比，就這樣經遊百骸，週而復始，循行不已。

突然，傳來隆隆不絕之聲，接着化爲一聲聲巨響，震得雙耳嗡鳴不止，約隔盞茶時間，震響仍未停止。

此時，雷嘯天已覺得左臂酸痲若失，並且已能挪動，才待開口告訴仇如海，仇如海却在一聲歎息之後，收轉眞力，道：「萬幸療治得快，總算將餘毒全部迫出體外了！」

雷嘯天這才扭頭探看左臂傷處，祇能看到一小半地方，仍然十分紅腫，傷口似是已經療治塗藥，知係二弟所爲。

緩緩回轉身子，臉色不由一變，祇見仇如海面色蒼白，額頭汗滴，正在行功調氣。

雷嘯天心中一酸，幾乎要伸手打自己個嘴巴，自己疑心生鬼，二弟却拚了性命救治自己，相較之下，自己豈不愧煞？

這時，隆隆之聲依然不絕於耳，雷嘯天有心順聲音來處一探究竟，但因仇如海正在行功，祇好作罷。

又隔了頓飯光景，隆隆之聲方始消失，而仇如海也恰在這個時間醒來，看到雷嘯天站於面前，立刻說道：「大哥的傷怎麼樣？」

雷嘯天慚愧的說道：「若非二弟拚耗眞力相救，愚兄怕不……」

仇如海誠摯的一笑，接口道：「小弟份所應當，大哥千萬別說那些客氣話！」

雷嘯天越法覺得汗顏，道：「二弟諒宥愚兄些，先時……」

仇如海苦笑一聲，道：「先時難怪大哥有疑，好在事已過去，不提也罷。」

雷嘯天低吁一聲，道：「愚兄祇當二弟所謂有人監視之言，是虛搪之辭，沒想果然遭到暗算，想起來令人恨煞！」

仇如海道：「小弟先前也僅是根據恩師遺訓，說說而已，不想果被恩師料中，萬幸大哥業已復原，否則……」

雷嘯天接口道：「二弟，愚兄覺得似是中了奇毒的暗器！」

仇如海沒有開口，却伸手探囊取出一物！

雷嘯天乍見此物，心神一陣顫抖，驚呼出聲道：「啊！是這種東西！」

仇如海頷首道：「就是這麼一根小小的玩意兒，但却惡毒霸道！」

雷嘯天道：「二弟可認識此物？」

仇如海搖頭道：「不認識！」

雷嘯天長歎一聲，道：「這東西名叫『快活疔』，是武林中毒藥暗器內，名列第二的霸道玩意兒，二弟，愚兄不能不深感恩情！」

仇如海道：「怎麼大哥又說這個？」

雷嘯天道：「二弟，你是不知道這東西的惡毒啊！」

仇如海道：「既是毒藥暗器，自然惡毒厲害。」

雷嘯天搖頭道：「不然，這東西能使人亡魂喪胆而瘋狂！」

仇如海道：「有這等事？」

雷嘯天道：「二弟試猜，此物是鐵是鋼？」

仇如海道：「重量似是鋼鐵，不過本質却又不是。」

雷嘯天頷首道：「這也就是，換一個人，決看不出這些。」

仇如海道：「小弟猜，這可能是一種奇異的堅木所製！」

雷嘯天訝然道：「二弟，你眞叫行，竟然一猜就中。」

仇如海道：「也是僥倖，先恩師曾經說過，苗疆有木，名叫『鐵石』，堅逾精鋼，重若銅鐵，適才偶而憶起它來。」

雷嘯天道：「二弟，這『快活疔』，正是『鐵石木』所製！」

仇如海皺眉說道：「先恩師曾說，『鐵石木』本就極毒，此木刀劍難傷，却沾不得鮮血，滴血即溶，但沒有這樣歹毒的呀？」

雷嘯天道：「有人以豬、羊、犬血，溶此木之根，採歸後，將其以畜血溶鍊至釘狀，然後泡於瘋狗唾涎及五毒之水中！

「約須一日，毒入木中，再任其風乾，作爲暗器，人若不幸身中此物，非但一

身皮肉化盡，並將狂笑……」

說到這裏，雷嘯天似是難禁餘懼，全身一抖，停下了話鋒，隔了刹那，方始在一聲微吁後接着道：「說起來，愚兄向且難禁胆怯心凜，豈料却身先受此毒嚙，設非二弟救治得快，此時愚兄早已失性瘋狂了！」

仇如海一笑，道：「大哥吉人天相，小弟何功之有。」

雷嘯天自嘲道：「二弟捨命救我，我却疑心二弟，調換個立場想來，二弟也會自咎自罰，唉！心賊難防呀！」

仇如海不願再談這些事，故意改變話題道：「大哥既知『快活疔』此物，當然也知道這是那一個門戶慣用的暗器了，我們只要……」

雷嘯天搖頭道：「沒有用，和二弟在紅柳莊所遭的暗襲是一樣！」

仇如海道：「也是和『蟠龍谷』有關的？」

雷嘯天點頭道：「祇有『蟠龍谷』，才能製鍊這種東西！」

仇如海劍眉一挑，道：「想來這『蟠龍谷』，必是個淫惡地方！」

雷嘯天搖頭道：「這未必然，此谷不見男兒，據說凡是男子，進谷則死，谷中人，又向不在江湖走動……」

仇如海冷哼一聲，說道：「這裏面有鬼！」

雷嘯天道：「二弟此言似有所指，何也？」

仇如海道：「傳聞不足人信，此謂男子入谷則死之言，怕不盡然，至於谷中人向不在江湖走動一節，怕也不盡不實！」

雷嘯天道：「可是這傳說，已百餘年了。」

仇如海一笑道：「一錯千年的事也有的！」

雷嘯天道：「自愚兄幼年，就聽得老父如此深信不疑……」

仇如海道：「前人都認爲對的，不見得是眞對！」

雷嘯天道：「但是非却祇一個，眞理不容矯情！」

仇如海道：「因此前人之是，未必就對，前人之非，也未必是錯，眞理在大多數盲目之下，成了殺人的劊子手！」

雷嘯天道：「不是愚兄願意抬槓，你說衆人皆曰對的，不一定對，最好能擧一個例子，使愚兄心服。」

仇如海道：「那眞是如海濱砂石，擧不勝擧了！」

雷嘯天道：「二弟何不擧出一個來聽聽？」

仇如海道：「爲了避免『辱侮先賢』的嫌疑，小弟擧一個『字』的例子，不過由此也就可以知道，人皆曰對的不見得眞對！」

雷嘯天一笑，說道：「擧別的例子，愚兄因爲見仁見智不同，還無法和二弟抬槓，若要擧一個『例』的話，咱們有槓可抬了！」

仇如海也一笑道：「大哥，咱們抬不得槓。」

雷嘯天道：「不一定，你說吧！」

仇如海道：「司馬公……」

雷嘯天擺手道：「慢慢，你知道愚兄書唸的不多，可別引經據典，此公彼公的，這樣咱們就抬不成槓了。」

仇如海一笑，道：「大哥放心，小弟也祇是略識之無，眞談學問，學無止境，小弟何許人也，焉敢狂妄。」

雷嘯天道：「好，你說下去吧。」

仇如海道：「滑稽別傳，大哥可曾讀過？」

雷嘯天道：「這你可眞問着了，唸過，怎麼樣？」

仇如海道：「剛才小弟是說的什麼書名？」

雷嘯天一楞，道：「滑（華）稽別傳呀！」

仇如海笑了，道：「對了，第一個字，大哥唸什麼？」

雷嘯天道：「滑（華）呀，這誰不認識，譬如『這人眞滑（華）稽』，我從小就會，難道還有什麼問題？」

仇如海道：「大哥可曾聽前人們怎樣唸它？」

雷嘯天道：「一樣，我記得很清楚，沒有錯！」

仇如海道：「看來，多數的人是唸一滑（華）了。」

雷嘯天道：「本來唸滑，自然人人唸滑！」

仇如海道：「這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大多數說對的事情，不見得對，這個滑字，根本就不應該唸滑（華）！」

雷嘯天一楞，道：「我還是第一遭聽說，這個字不唸滑（華）呢！」

仇如海道：「這個字唸滑（骨）！」

雷嘯天道：「什麼？唸骨？唉，骨是骨，左旁沒有三點水唸骨，多了三點水，這個字就唸滑（華），沒聽有人說『骨稽』的，祇聽人家說『滑（華）稽』！」

仇如海正式頷首道：「對，這就是小弟剛才說過的，眞理有時在大多數的盲目下，變成殺人的劊子手！」

雷嘯天道：「二弟，你是說這個字眞唸古（骨）？」

仇如海道：「本來唸（骨）！」

雷嘯天笑道：「還是沒有唸滑（華）順口！」

仇如海也報之一笑，說道：「非但大哥唸着不太順口，小弟還怕別人聽到的話，要說大哥不知所云呢，這……這就是眞理？」

雷嘯天搖頭無言，突然，想起一事，道：「二弟適才行功正緊之時，此處突有隆隆之聲傳來，約有半個時辰始止，愚兄想……」

仇如海接口道：「小弟當時也聽得清楚。」

雷嘯天道：「何不前往一探，聽聲音似起自井……」

仇如海道：「不錯，暗算大哥的那人，已將此井堵塞！」

雷嘯天神色一變，道：「此非枯井，何能堵塞？」

仇如海道：「此井已廢置年餘，井水已極淺，上面有現成的殘瓦碎磚，堵塞甚易，小弟由隆隆之聲判斷，對方人手可不少！」

雷嘯天急忙道：「若眞被堵塞，我們如何出去？」

仇如海道：「目下剛剛進來，目的未達，正好借此機會把要辦的事情辦完，到時候再研究出去的問題。」

雷嘯天見仇如海毫不驚慌，認爲必有良策，遂也將出路被阻之事，拋置腦後，一心探查要查明的大事。

此時，雷嘯天方始注目四外，也首次發現仇如海早將火把熄滅，但却依然有燈照明的原因。

原來這是一間寬敞石屋，東西約有七丈，南北五丈有餘，四壁皆安置着粗如人臂的牛油蠟燭，現在皆已點燃。

另外一條室內通道，不知通向何處，這石屋積塵數寸，一望即知，已有很多年沒人住着。

因爲祇有一條通道門戶，二人自自然然是順着通道而去，每人取了一支牛油蠟燭，照明緩行。

甬道長僅丈餘，寬有五尺，左右皆無其他門戶，祇有另外一端，開有一門，遂步入了甬道。

乍出甬道，在兩支巨燭照明下，不遠處赫然仆臥一具屍體，二人俱皆一震，彼此互望一眼，大步跑向前去。

雷嘯天稍遲，仇如海業已到達，這具仆臥的屍體，下半身臥仆地上，上半身却爬在一張長石櫈上！

按這情形看來，死者生前仍想爬於櫈上，中途因傷、或因病重不支，遂這樣仆臥下來死去！

仇如海在心急之下，竟以眞力透傳巨燭之上，向石櫈一掩，生生將石櫈插穿一洞，故而巨燭依然放射光輝！

仇如海首先仰望室頂，點了點頭，他暗自計算，這具屍體仆臥之處垂直而上，應該是那紅樓樓下的廳內左方，再上，必然是自己的書房，想起書房，自自然然記起了雷叔父，霍地將屍體翻轉！

雖然已經年餘之隔，但因地室通風而陰涼，屍體尚未腐爛，雖說因血已流乾，致面目下陷，却仍能看出輪廓！

仇如海目光一掃死者胸腹，立即發現那處致命的傷痕，虎目中難禁英雄淚落如雨，悲呼一聲：「雷叔父！」

猛然，雷嘯天一把將仇如海推開，一因仇如海心悲往事，根本未傷，再因雷嘯天用力極大，仇如海被推出了兩步，幾乎摔倒！

他身形一定，霍地站起回顧，祇見雷嘯天神色慘變，雙手抱着雷叔父的屍體，全身簌簌顫抖，淚如湧泉！

奇怪的是並無聲音，但雙唇却上下抖動，目紅如火，仇如海恍然大悟，猛一頓足，到了雷嘯天身後！

此時的雷嘯天，因突然而來的意外變故，心神受了重大刺激，業已神智失常，若再這樣耗下去，必然瘋狂！

仇如海深知這一點，況已悟及雷叔父和雷大哥的關係，悄沒聲的暴然出指，將雷嘯天點昏地上！

然後將雷嘯天雙膝盤起，一掌震開穴道，並迅捷無倫的左掌壓於雷嘯天命門之上，揚聲道：「大哥請儘情痛哭一場吧，哭過之後，小弟有很多話講！」

雷嘯天神智復原，悲由衷生，抱起屍體號啕大哭不止，久久之後，仇如海以奇特的敲穴之技，使雷嘯天恢復了平靜，道：「大哥，原來你是『霹靂震天』雷鳴叔的長子！」

雷嘯天霍地一躍而起，倏忽轉身，厲聲道：「二弟，你到底是誰？快說！」

仇如海說道：「先時小弟深受遺訓及雷叔父之諭，故而始終沒有說出內情，小弟曾說，十數年內未出大門一步，並不虛假！」

雷嘯天沉聲道：「我沒問你這些，你是誰？」

仇如海道：「大哥請莫激動，聽小弟從頭說起……」

雷嘯天厲吼道：「那個要聽你從頭說起，我祇問你是何人？」

仇如海面色一寒，怒叱道：「大哥乍見雷叔父慘死的屍體，故然難免激動，但激動就能替雷叔父報這血海寃仇嗎？」

雷嘯天初次看到仇如海暴怒，不由一楞，仇如海已接着說道：「大哥若有人子孝心，若想代雷叔父報仇，就請忍耐片刻，壓制怒火和激動的心情，聽小弟從頭說起！」

雷嘯天氣勢被仇如海正氣所服，業已逐漸冷靜下來，聞言點了點頭，但仍難止悲哀的說道：「二弟可知這……這……」

仇如海走向近前，以誠坦的面目相對，道：「小弟知道，雷叔父就是大哥朝夕要找的尋人！」

雷嘯天一指乃父致命的傷處，道：「這……這下手的惡賊，太狠毒了些！」

仇如海悲澀的說道：「先父母之死，還勝過雷叔父多多！」

雷嘯天道：「二弟，你到底是誰？」

仇如海道：「大哥原有小弟經年未敢吐露眞情，實因怕消息外洩，仇家遠遊或暗中以毒計謀算小弟……」

雷嘯天接口道：「愚兄也沒能說出身世……」

仇如海道：「這是上蒼的安排，若小弟早知大哥是誰，至少在初見面後，即可來此『紅樓』了，又何必等到現在！小弟曾說，久居蘇州，但却未出大門一步，這是實話，大哥，這『紅樓』就是小弟的居所呀！」

雷嘯天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唉，二弟怎麼不早說！」

仇如海低吁一聲道：「大哥，小弟恩師姓伍！」

雷嘯天驚呼一聲，道：「什麼是……是盟伯？」

仇如海頷首道：「正是他老人家！」

雷嘯天說道：「二弟，這眞是從何說起，彼此要能早將身世說明了，豈不省了多少事，二弟，你可知道『子午嶺』頭的孤墳……」

仇如海急忙問道：「難道那是先恩師葬處？」

雷嘯天道：「不錯，是他老人家！」

仇如海悲聲淚下，道：「爲我一人，使九位父摯及自己的雙親，皆遭毒手，這一身罪孽，用什麼東西才能滌淨！」

雷嘯天一驚道：「二弟何出此言？」

（未完・十七）

新華旅行社・新系機構

聯合主辦

藍皮書讀者「泰國巨獎逍遙遊」



藍皮書藍玫瑰俱樂部主持人鑑於82年的泰國情人晚會盛況空前，聯同新華旅行社主辦泰國巨獎逍遙遊，歡迎讀友參加，在最佳最美環境歡渡繽紛的一週。

泰國除了芭堤雅風光明媚，還有新發現的旅遊勝地七岩，與世界知名的芭堤雅遙遙相對，海灘延綿數十里，金沙綠波，景物如畫，足以怡情悅性。

五星級的麗晶港灣大酒店，面對浩瀚碧海，環繞着兩個泳池構成的建築物，匠心獨運，房間附有欣賞海景露台，燈飾設備，幽雅別緻，使人有遠隔塵囂的快感。

無論在酒店的大堂、走廊、沙灘、泳池……或任何一個角落，都充滿浪漫氣息，有美相陪，更覺情趣倍增，最容易編織如詩如畫的愛情美夢……

至於"全家福"的大大小小親人，則家長固然可以在良宵美景裡忘掉一切煩憂，兒童亦不愁缺乏玩意，各適其式，爲平淡的假日增添姿采。

藍皮書總編輯偕藍玫瑰俱樂部主持人及本刊掌相專欄作家朱子丹隨團出發，免費替讀友看相。

全程住宿五星級酒店，遍遊曼谷名勝佛寺、華欣海濱勝地、七岩、芭堤雅、珊瑚島、東芭文化村、水上市場、鱷魚潭、皇宮……並欣賞泰國豪華夜總會的表演。

八月十八日晚上在曼谷最夠氣派的凱悅巴喇沙大酒店（HYATT CENTRAL PLAZA HOTEL），舉行盛大晚會（音响及燈光一流，足容三千嘉賓），司儀由藍玫瑰俱樂部主持人及泰國皇室司儀担任。出席嘉賓有泰國旅遊局首長、一九八四年度泰國小姐等。

全晚演出由泰國著名大樂隊伴奏，港泰名歌星及影視藝員表演助慶。

精彩節目還有泰國著名模特兒介紹時裝泳裝、芭堤雅人妖大會串、泰國各地土風舞、泰拳、劍擊、神秘表演、幸運大抽獎及致送紀念品給到會嘉賓，壓軸節目大放七彩烟花。

獎品豐富，包括新華旅行社送出：豐田牌STARLET三門轎車（價值港幣46950元）、日本本州六天豪華遊一名（3630元）、台灣環島七天豪華遊一名（2400元）、菲律賓七天豪華遊（1990元）。

港九著名酒家送出現金獎的，包括北園野味海鮮酒家、東海海鮮酒家、佳寧娜精品菜、香滿樓海鮮酒家、美麗宮酒樓夜總會、潮州城酒樓及鏞記酒家，各送出二千銖（筆劃序）。

曼谷送出的第一批獎品有，福安堂純正龍眼蜜（參加者每位一樽）、廣東生鍋禮劵一萬銖、廻來寺富貴佛（每位一尊）、清邁THAI SHOP紀念品（每位一件）、曼谷皇冠珠寶行名貴寶石介指、十一間泰國豪華酒店雙人房三晚……等。



將贈送讀友的STARLET轎車

泰國七天巨獎逍遙遊（七岩、芭堤雅、曼谷），成人收費2630元、小童收費2430元（根據七月一日航空公司調整機票售價後的公價訂定）。出發日期由八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分批啓程。

藍皮書讀友巨獎逍遙遊

報名參加表格

姓名：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

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

香港讀友報名處：



新華旅行社有限公司

九龍尖沙咀星光行1106—1110室 3-678083-5 3-690283-6

香港德輔道中22號永安人壽大厦701室 5-210177-0

九龍旺角彌敦道636號銀行中心1408-9室 3-322627-0

泰國讀友報名處：

46/1, NANA NORTH ROAD. SUKHUMVIT 3, BANGKOK, THAILAND.

